

道藏精華第十集之一  
文山遊覽著天石三編

青島出版社印行

# 道藏精華

歷代真仙體道經卷下



道藏精華第十集之一  
文山遯叟蕭天石主編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下

自由出版社印行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陳興明

眞人陳興明修行於南嶽元陽宮宮在廟東北登山五里與上清中宮如鼎峙時晉武帝太始中也眞人少遊名山因訪眞迹於天柱峯上遇二神人年十八九自云吾歷行四海度有志之士世人修道暫能精專中道而廢不至勤久何得擢形雲天飛沖霄衢汝之積功亦可佳也第勿退轉何慮不列名金闕玉堂前苦後樂者苦則有極樂則無窮何者林谷幽棲禽畜爲侶飢渴必至寒暑辛勤割世離榮辭親舍愛可謂苦矣壽同天地變化無窮策空乘虛坐生羽翼可謂樂也得免於修勵乎興明拜手曰永佩聖言必至於道不敢怠忽也神人遂授以明鏡之

道修之十有八年二仙降而告之曰吾昔授子至道果能勤行  
今則登躡九天游宴八極積功之報也前苦後樂今子至矣晉  
武帝太康元年三月初一日煙霞遶室天樂浮空山下居人競  
往觀之惟有空室至於雞犬悉皆騰舉至重和元年宋徽宗賜  
號致虛守靜真人

尹道全

真人姓尹氏名道全天水人也修洞真還神之道佩五帝六甲  
左右靈飛之符天仙降而謂之曰飛昇者當有其材而後成其  
道昔漢武帝親受金母靈飛十二事及五嶽真形圖纔得尸解  
而不能使形骨俱飛爾得一而有昇天有望豈非積功宿分所  
植耶道全曰淺學無聞願示十二事之目天真曰一者五帝六  
甲左右靈飛之符二者太一混洞東蒙之文三者丙丁入火九  
赤班符四者太陰六丁通真遁靈玉女之籙五者六戊太陽招

真天光策精之書六者六已石精金光藏景錄形之訣七者六  
庚素招攝役之律八者六辛致黃水月華之法九者壬癸六遁  
隱地八術十者子午卯酉八稟十訣六虛威儀十一者丑辰戌  
未地真曲素訣辭三五順行十二者寅巳申亥紫度炎光內視  
中央也一者五嶽山符安鎮方嶽檄召萬靈太上真文也二者  
五嶽山蹠神仙倒景俯視山川之蹠寫其曲折蟠薄在地之勢  
也三者五嶽山形取其峯巒洞室之所在神芝靈草之所生高  
下丈尺等級之數東西南北里舍之限也四者五嶽山骨取其  
骨體之所像枝榦之所分上法星文下主人事之所起也五者  
五嶽山水穴貫之圖取其泉液之所出金寶之所藏地脉之所  
通而爲之圖也主符圖吏兵官屬各數萬人五嶽之所總大山  
三百六十小山千二百並列仙曹職宰可謂衆矣武帝雖得其  
法而不能專其戒窮武玩兵自毀其福故不得與黃帝同功今

爾遇之乃知文始之裔大和之族世有其人吾當與汝期於九清之上太無之中言訖而去真人以晉懷帝元嘉元年三月九日有白雲起於室中三日不散散而視之已失真人所在但聞香氣襲人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通真觀妙真人知潭州張茂宗留題衡岳觀詩云靈嶽峯前遊古觀此中何別藥珠宮五雲仙客形皆異十洞煙華景不同鍊藥爐香金石氣醺星壇冷薜蘿風因聞大道修真訣咫尺三清路可通

施存

衡嶽洞門觀在石廩峯西石榴峯南下去廟二十里昔施真人諱存自號胡浮先生或云婉盆子師黃盧子得三皇內文役御虎豹之術遁變化景之法或隱或顯數百年慕石廩洞門是其冲真之地乃居之又於峯西石室造閣互空十餘丈出乘白豹或步還山豹卽迎之海嶽神仙時來聚會里域有景慕之者罕

得親迎以晉惠帝永康元年四月七日乘豹舁天宋徽宗重和  
元年賜號冲和見素真人又有蜀人李昌利棲隱數年而遊天  
寶洞今但有控豹岩餘基真誥云施存者齊人也自號婉盆子  
得道變化景之道今在中嶽或說少室  
斧往軍火壺符具其所受之枝條未受施存是孔弟子真焉其行數

### 了然子

了然子者遼東人也不顯名氏因遊西蜀二十四治後居太白  
山出入虎豹馴繞亦不知其所修後遊三楚僅百餘年友善者  
吳猛陸修靜郭璞謝靈運僧慧遠前後相繼庾亮嘗師之謂曰  
先生觀諸賢者可以脫於濁世乎曰功有淺深道則一致雖各  
得其趣未能了然曰先生如何又曰子出此月再爲汝道後亮  
不逾月卒先生自西山訪南嶽謁青玉白璧二壇尋於前洞門  
訪李昌利先生劇飲數日而李前之蜀山先生歸隱前洞宋高  
僧宗炳訪之不遇

鄧欲之

鄧欲之字彥達，隱於南嶽洞臺，夜誦大洞經，上感魏夫人降告之，曰：「君有仙分，特來相訪。」一日忽見三青鳥如鶴，鼓舞飛鳴，移時方去。欲之謂弟子曰：「青鳥既來，期會至矣。」遂解化。

徐靈期

徐真人名靈期，吳人也。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宮去廟東北七里。真人幼遇神人，授以玄丹之要，含日暉之法，守泥丸之道，服胡麻飯，故得周遊海嶽，來往南山，積有年矣。採訪山洞巖谷，作衡嶽記，敘其洞府靈異，言紫蓋、雲密二峯，皆高五千餘丈，而雲密有禹治水碑，皆科斗之字，碑下有石壇，流水縈之，最爲勝地。而紫蓋常有鶴集，有頂而神芝靈草生焉。下有石室，室有香爐，杵臼丹竈，祝融峯上有碧玉壇，方五尺，東有紫梨，高三百尺。乃夏禹所植，實大如斗，赤如日。若得食，長生不死。晉安帝義熙中山

人潘覺至峯西石裂有物出如紫泥香輒可食覺不知其石髓竟不食棄去忽悟而還已不見此君之所記聖異又能役使鬼神降伏龍虎以宋蒼梧王元徽元年九月九日沖真唐代宗大曆七年玄和先生張大空者李泌之師居之得道後入元陽宮尸解大中元年韓威儀慕其風而居之修行亦得道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明真洞微真人今宮基見存石碑傳云舊有仙雞報曉因喫仙草不死間有樵人見之而不能捕

### 鄧郁之

衡嶽紫蓋峯石壇九仙宮鄧郁之字元達南陽新野人也幼有飛鳥銜印之夢後得驅邪馘毒之符卽救治無不愈與徐靈期結方外友周遊名山尋訪上士遇至人傳金鼎火符之術於宋蒼梧王元徽二年徐既上昇郁之隱洞門久之乃徘徊湖外洞天福地無不徧歷所患丹材無力可致因採藥夜宿石穴夢神

人曰汝有功將徵召宜應時出衆仙候汝覺而驚喜於梁天監初臺司奏少微星見南楚長沙分武帝勅監軍採訪詔之問所修曰貧道修煉金液而闕丹材帝賜金帛許於南嶽洞真福地選其幽勝置上中下三宮以修內外丹一夕神人謂之曰大洞之鄰乃招福之鄉延生之里蓋記勿忘後君丹成復遷紫蓋之東以天監末十二月三十日有八真人乘羽蓋雲車降于室中卽前得道者八真人也於是就自然石壇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超真集妙真人衡州刺史張覲具奏置觀額

陳惠度

陳真人諱惠度潁川人初居茅山採靈異草貨之飲酒不食僅數年南遊挑兩笈盡是金石之類至南嶽選其幽勝居玉清觀在石廩峯南去廟登山二十五里乃告天而盟鍊丹深夜被鬼所擾三搗丹爐運石摧壓唯冥心蟠坐石上誦黃庭經佩五嶽



眞形圖其志愈恪陰有感通道力潛扶獲擒魍魎妖氣漸散其  
鬼散慄悲號眞人復令肩石爲誓免戮鬼形遠逐他界後丹成  
光氣滿山明徹遠近後服之以齊武帝永明三年五月十三日  
沖天唐張九齡題丹臺詩云雞頭西畔便門開陳氏丹昇劫仞  
臺魍魎昔年誠誓否至今猶說鬼肩栽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  
沖虛元妙眞人今觀基頂有丹臺鬼栽石雷泓風穴誦經壇浴  
丹泉近代有僧於觀基創寺號光明不久復廢之孝宗乾道中  
有道士鄧時永道人黃守正開山伐木誅茅募化賢善之士新  
創殿宇祈雨禳災並有感格野人庵居重治道化

### 張曇要

衡陽招仙觀在廟東八里舊記云啓基劉宗卜字蕭齊又記云  
晉武帝咸寧中建昔張眞人諱曇要居之感通天眞密降傳內  
養元和默朝大帝之道行之十二年神遊太空面朝皇極大帝

賜以瓊寶琅膏混神合景之液餌之變化莫測神用無方以齊廢帝延興元年七月初三日忽然雷吼天地震動俄有鸞鶴丹詔迎之昇天重和元年宋徽宗賜號葆光襲明真人

張如珍

衡嶽九真觀在廟東十里舊記云晉太康中新野先生建梁武帝天監初有如珍真人居之張乃先生鄉人鄰也幼而少語淡泊不羣壯歲幽棲而宿稟靈骨過神人降於崑室傳明鏡洞鑑之道曰夫燭物理者天也鑒物形者道也天之道以清鏡之道以明審而無差形定於此物應於彼故川嶽之狀鬼神之情無所逃而隱矣天以清而容萬物鏡以明而鑒衆形若修天清鏡明澄心靜神而得內外洞徹則至道成矣倘外役於物內勞於神神心昏濁不能澄清則去道遠矣此法吾昔受之於長桑公子長桑公子受之於太微天帝君得之者能洞達玄通遐照八

極夫洞真法中有四規之道依四時而行亦與此同體矣古人所謂虛其室白自生定其心道自至信矣哉如珍修之九年徹視千里無一物可隱以梁天監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獨行遊山三日不反弟子求之見如珍方衣仙衣駕雲輿簫鼓擁之縹渺而昇天宋徽宗重和元年賜號全真達道真人

### 廖冲

廖冲字清虛梁武帝大通三年居連山郡以才德見稱爲本郡主簿後辭其印綬遊探道要居嵩高山久之過荊渚公安二神作妖起風浪阻船因除伏之令護船而渡至南嶽於祝融頂遇太平真君傳道要復謂二神曰吾居郴陽作丹可爲吾守爐他日丹就汝亦有分丹成歸鄉常乘一虎執蛇爲鞭年一百餘唐睿宗先天二年風雲晦冥而昇

### 由吾道榮

北齊由吾道榮幼而少語不通文常愛獨處因遊南嶽遇赤君授符水禁呪緯候之數無不畢備一云少爲道士聞晉陽有人大明法術尋訪得之其人道家符水禁呪陰陽曆數天文藥性無不通曉悉授道榮歲餘謂曰我本恆嶽仙人有少過天官所謫今限滿將歸鄉送吾至汾水至遇水暴漲橋壞是人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絕俄頃水卽至二人徐自沙上過道榮爲文宣追至晉陽遼陽山中中夜初馬驚有猛獸去馬止十餘步道榮徐以杖畫地成火坑猛獸遽走

賈自然

賈自然於衡嶽太平觀焚修遇南嶽真人陳少微自子明而禮之真人曰子之所修吾知之矣將有高真必傳其妙後遇青城丈人降室授九一飛仙之祕白日冲舉

蕭靈護

蕭靈護字天佑廬陵人也生而七歲能詩凡所作皆塵外意十五好道壯遇至人傳金液丹胎息周訪名山負道書百餘卷常云欲昇南宮先度朱陵迤邐訪洞陽過岳麓瞻鄧真人之像曰此山乃朱陵之一福地夜遇真人傳火鼎之術唐太宗貞觀二年泝瀟湘躬禮注生行法驅邪邦鄉得濟者不可勝計後居招仙觀煉火鼎之術化黃白而外鬻之修理觀宇爲之一新侯王禮敬請爲法主皆北面事之五年創尋真閣六年壬辰於桂州鑄銅鐘一口重五百斤歸觀凡五更不敢扣擊蓋驚地神故也後選其幽勝煉神丹於山北凡經三壇方始煉就後服之於高宗弘道二年中秋謂門人曰吾行期已至當有所適不可淹留汝等精勤將有所繼遂尸解香氣滿室似有清音聆於戶外經時而止宋太宗端拱末一日五更初觀中忽聞鐘聲衆皆驚訝起而視之鐘破裂不旬日有一道人以掌心鎔銅汁就其裂處

換之其紅燄自暗衆視之而憚道人入溪洗手忽失所在其鐘至今有摸之迹此爲靈異

張惠明

張惠明趙郡人結廬於中條山受法於元真觀常行呪禁驅馳精魅後往長安遇混元子受高奔之道行之功濟德備道學超羣凡諸就席皆章甫之徒唐太宗詔之內殿致醮有感後乞歸山林上允勅住南嶽封妙濟大師忽一夕遇南嶽石英夫人傳抱一守真三五混合之要行之一紀復詔之西嶽以便問事後尸解

李思慕

李思慕成紀人與東楚董練師白先生結煙霞之友周遊三湘名山後訪南嶽五峯雖師範不同而各有指歸白旣於石鼓上昇思慕入京師高力士嫉吳筠而進之於明皇答問稱旨後乞

歸山上厚賜餞行註清靜經行於世後玄化於紫蓋峯惟董混迹於衡陽後洞常以咒術治人病苦有酬之者惟酒一醉爲妙於是無醒時醉臥衢路或溪谷遇雨而衣不濡凌嚴霜而皓如也數年巡門告人曰各好將息人皆訝之亦於洞後尸解如蟬蛻也唐杜甫有憶昔行詩末句云更訪衡陽董練師南游早鼓瀟湘柁

### 申泰芝

申泰芝字廣祥其先洛陽人也因守官湖外世代寓居長沙後散徙四方其遠近欽慕泰芝卜居邵州仁風村柳塘數世皆修慈惠自幼負處不與親友交好讀書常清儉遊息南嶽訪神仙之事一夕於祝融頂遇真人傳金丹火龍之術歸煉丹雲山北余胡之頂積有年矣大藥已成功行俱備而能乘虛神遊隱顯出入綽有神異人不可測唐開元二十六年歲在戊寅八月十

六日明皇詔近臣曰朕昨宵中秋夜寢夢神人告朕言湖南邵州雲山有道人煉丹得仙若禮遇之可爲國師

○張太空

先生姓張名太空隱衡嶽上清宮修行得道唐代宗大曆七年爲唐相李泌之師後隱元陽宮於德宗貞元四年六月十三日尸解於靈隱峯御製詞文云夫至道無名強假名而崇道至真無諡必求諡以明真惟其可稱實在全德故南嶽元陽宮道士張太空混元育粹玄之又玄煉骨三清存神八景衡峯養德時近百年依罔象以冥搜挾鴻濛而沖用棲遲浩氣太古真形頃在先皇敷崇道妙望乎玄鶴之駕錫以紫霓之裳我有輔臣格言高躅永懷仙子恨不同時聊申嘉尚之情式降昭旌之命策名表德庶永無窮可贈玄和先生其宮宋淳化天聖政和三經修葺宣和元年徽宗改賜崇明觀後三里有伏虎岩



柳實

唐憲宗元和中，有柳實，元微者，居於衡嶽。二公俱有從父爲官，浙右爲理，庶人連累，各竄于驩。愛之州，二公俱結行，邁而往省焉。至於廉州白浦縣，登舟而欲越海，將抵交趾。艤舟合浦岸，夜有村人饗神，簫鼓喧譁。舟人與二公僕使咸往觀焉。夜將半，俄颺風起，斷纜飄于大海，莫之所適。俄抵孤島，而風止。二公愁沮而陟焉。見玉天尊像，瑩然于案。所有金香爐，而別無一物。二公周覽，次忽覩東海上有巨獸出首，四顧若有密聽。良久，乃沒去。逡巡有紫雲自海而湧出，蔓衍數百步，有五色芙蕖，高百餘尺，葉葉而綻，內有帳幄，若綺繡，雜錯耀奪人目。見虹橋忽展，直抵于島上。俄有雙鬟侍女，如捧玉合，持金爐似蓮華，而至于天尊所。易其殘燼，炷以異香。二公見雙鬟叩頭再拜，辭理哀酸，求反人世。女不答。二子請益良久，女曰：「子何人而至此？」二子以事告。

女曰少頃有玉虛尊師當降此島與南溟夫人會約子堅請之將有所遂言訖有道士乘白鹿馭彩霞直降于島上二子拜而泣告尊師憫之曰子隨此女而謁南溟夫人當有歸期無慮尊師告女曰子暫修真畢當詣彼二子受教至帳前行拜謁之禮見女子未笄衣五色文章二子告以姓字夫人哂之曰昔時天台有劉晨今有柳實昔有阮肇今有元微莫非天也設二榻而坐俄頃尊師至夫人迎拜遂還坐有仙娥數輩奏以笙竽簫笛傍引鸞鳳雅合節奏二子恍惚若夢中人世罕聞見也遂命飛觴忽有玄鶴銜彩牋自空而下曰安期先生知尊師赴南溟會暫請枉駕尊師讀之謂玄鶴曰尋當至彼尊師語夫人曰安期先生間闕千載不值南遊無因訪話夫人趣侍女進饌玉器光潔與夫人對食而二子不得饗尊師曰二客未合饗然爲致人間之食而食之夫人曰然別進饌乃人間常味也尊師食畢懷

出丹篆一卷而授夫人夫人拜而捧之遂告回謂二子曰子有道骨歸不難然邂逅相遇合有靈藥相貺但子宿分自有師吾不合爲子師爾二子拜尊師遂去夫人命侍女曰可送二客去曰所乘者何侍女曰有百華橋可馭二子感謝拜別夫人贈以玉壺一枚高尺餘夫人命筆題玉壺詩云來從一葉舟中來去向百華橋上去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俄有橋長數百步欄檻之上皆有異華二子於華間潛窺見千龍萬虬迤相繚繞爲橋柱石有使者曰吾不當爲使而送子蓋有深意欲奉託強爲此行出襟帶間一合子中有物隱隱然如蜘蛛形狀謂二子曰吾輩水仙也水仙則陰也而無男子吾昔道遇番禺少年情之至則有子未三歲合棄之夫人命與南嶽神爲子其來久矣中間南嶽回鴈峯使者有事于水府回日憑寄吾子所弄玉環往而使者隱之吾頗爲恨二君子爲持此合子到回鴈

峯下訪使者廟而投之當有異變儻得玉環爲送吾子吾子亦當有報效爾慎勿啓之二子受之謂使者曰夫人詩云若到人間扣玉壺鴛鴦自解分明語何也曰子歸有事但扣玉壺當有禽應之事無不從意又曰玉虛尊師云吾輩自有師師復是誰曰南嶽太極先生爾當自遇之遂與使者別橋之已盡達昔日合浦維舟處回視之無橋矣二子詢時代已十年也驅愛二州親屬殂矣二子惆悵問道將歸衡山中途因以手扣玉壺遂有鴛鴦語曰當飲食前行自遇俄頃道左有孟餽饌羅列二子食而飽數日尋卽達家昔日童稚已弱冠然二子妻各謝世已三日家人輩悲喜不自勝人云郎君已沒大海服闋已九秋也二子似厭世體亦清虛觀妻之喪不甚悲戚因相共抵回鴈峯下訪使者廟以合子投之條有黑龍長數丈激風噴雹折木拔屋霹靂一聲廟宇立碎二子戰慄不敢熟視空中乃有擲玉環者

二子取之而送于南嶽廟及歸有黃衣少年持二金合子各到二子家曰郎君持此藥曰返魂膏二君子家有斃者雖一甲子猶可塗頂而活已而少年忽不見二子遂以活妻後共尋雲水訪太極先生無有其人因雪中見老叟負薪而賣二子哀其年老而寒飲之以酒睹薪檐上有刻太極二字乃疑異之禮爲師持玉壺以告之叟曰吾貯玉液者此壺也甚喜遂拉二子同上祝融峯更不復出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三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陳法明

衡嶽洞陽宮在石廩峯西北乃施真人伏鬼會眞之所唐陳法明應詔回於此峯下開岩建壇山人爲之陰助南望雲陽旦夕朝眞誦大洞經後服丹而玄化今尙存基舊亦有庵宇

王十八

唐宰相劉公名晏少好道術精懇不倦而無所遇嘗聞異人多在市肆間以其喧雜可混迹也因遊長安至一藥鋪偶聞人曰常有三四老人紗帽拄杖來取酒飲訖卽去兼覓藥看亦不多買某意非凡俗者劉公曰早晚至否曰明日合來劉公平旦輒往俟之少頃果有道流三人到引滿飲酒談謔極歡傍若無人

良久曰世間還有得似我輩否一人云王十八遂去自後每記之不可求及作刺史往南中過衡山縣時初春風景和暖喫冷淘一盤香菜茵陳之類甚爲芳潔劉公異之問郵吏曰側近莫有衣冠否此菜何所得答曰縣有官園子王十八能種所以館中常有好菜蔬劉公忽驚記所遇道人之說乃曰園近遠去得否曰卽館後是遂往問之見王十八衣犢鼻袴灌畦狀貌山野望劉公趨拜戰慄漸次問其鄉里家屬曰飄蓬不省亦無親族劉公益異之令坐索酒與喫固不肯受及歸乃詣縣自請同往嶺外縣令不解其意當時發遣之王十八破衣草履登舟而行劉公漸與之熟令妻子見拜之同茶坐飯王十八形容衣服日益穢弊家人並竊惡之夫人曰豈得有異何爲如此劉公不懈去所詣數百里患痢朝夕困極舟船隘窄不離劉公之所左右掩鼻罷食不勝其苦劉公更無厭忌之色但憂慘而已勸就湯



粥數日遂斃劉公嗟嘆涕泣送終之禮無不備焉乃葬於路隅  
後年官替歸朝却至衡山縣令郊迎既坐曰使君所將園子去  
尋却來應是不堪驅使劉公驚問何時歸曰後月餘日卽歸云  
奉處分放回劉公大駭當時步至園中茅屋雖存皆無所睹隣  
人曰王十八昨夜去矣劉公怨恨加甚向屋再拜泣涕而反審  
其到縣之日乃途中疾卒之辰也遣人往發冢瘞空存衣服爾  
數月至京城官居朝列偶得重疾近至屬續家人妻子圍侍號  
叫俄聞扣門甚急聞者走呼曰有人稱王十八令報家人懼躍  
迎拜王十八微笑而入其臥所盡令去其障蔽及湯藥等乃自  
於腰間一葫蘆中出藥三丸如小豆大用葦筒引水半甌灌而  
搖之少頃腹中如雷鳴逡巡開眼蹙然而起都不似先有疾時  
夫人曰王十八乃涕泗交下再拜若不勝情妻女及僕使並泣  
王十八悽然曰奉愧舊情故來相救此藥一圓可延十載至期

某却再來遂啜茶一碗而去劉公因請少留不可又欲與之金帛復大笑後劉公拜相兼領鹽鐵坐事貶忠州三十年一旦有疾王十八復來曰要見相公劉公感嘆頗極延入閣中又懇求之王十八曰所疾卽愈且還某藥乃以鹽一兩投水中飲之遂吐出藥三圓顏色與三十年前服者無異王十八索香湯洗之劉公堂姪侍疾在側遂攫其二圓吞之王十八熟視笑曰汝有道氣我固知爲汝掠也趨出而去不復言別劉公尋痊復數月有詔至乃卒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人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善長嘯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恙怒嘗往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不應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康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

乎登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乎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果在於用才乎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康又請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康辭去登遂白日昇天晉書阮籍傳云籍嘗於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至半嶺間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岩谷乃登之嘯也南嶽總勝集云孫登昇棄榮位棲遁求仙以至露寢忍凍茹草充飢切求至道感赤君得玉砂膏久之入會稽故記云孫登居之祝版留之於虎山也

嵇康

嵇康字叔夜向北山從道士孫登學琴登不教之曰子有逸郡之才必當戮於市康遂別去登乃冲昇康向南行至會稽王伯通家求宿伯通造得一館未得三年每夜有人宿者不至天明

卽死伯通見此凶遂嘗閉之至是康留宿館中一更後乃取琴彈二更時見有八鬼從後館出康懼之微祝乾元亨利貞三遍乃問鬼曰王伯通造得此館成來三年每夜有人宿者死總是汝八鬼殺之鬼曰我非殺人鬼是舜時掌樂官兄弟八人號曰伶倫舜受佞臣之言枉殺我兄弟在此處埋主人王伯通造館不知向我上築牆壓我悶我見有人宿者出擬告之彼見我等自懼而死卽非我等殺之今願先生與主人說取我等骸骨遷別處埋葬期半年主人封爲本郡太守今賞先生一廣陵曲天下妙絕康聞知大悅遂以琴與鬼鬼彈一遍康卽能彈彈至夜深伯通向宅中忽聞琴聲美麗乃披衣起坐聽琴音深怪之乃問康康答曰主人館中殺人鬼我今見之矣伯通曰何以見之康具言其事明日伯通使人掘地果見八具骸骨遂別造棺就高潔處遷埋後晉文帝時伯通果爲太守康爲中散大夫帝令

康北面受詔教官人曲康不肯教帝後聽佞臣之言殺康於市中康遂抱琴而死葬後開棺空不見尸晉書云嵇康字叔夜譙國鉅人其先姓奚會稽上虞人以避怨徙焉銍有嵇山家于其側因而命氏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負羣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爲龍章鳳姿天質自然博覽無不該通與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養性服食之事彈琴詠詩自足於懷以爲神仙稟之自然非積學所得至於導養得理則安期彭祖之倫可及乃著養生論每思郢質惟陳留阮籍河內山濤豫其流者向秀劉伶籍兄子咸王戎遂爲竹林之遊世所謂竹林七賢也戎自言與康居山陽二十年未嘗見其喜愠之色康嘗採藥遊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爲神至汲郡山中見孫登康遂從之遊登沈默自守無所言說康臨別去登曰君性烈而才雋其能免乎康又遇

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卽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爲石又入石室中見一卷素書遽呼康往取輒不復見烈乃嘆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山濤將去選官舉康自代康乃與濤書告絕大略云聞道士遺言餌朮黃精令人久壽意甚信之遊山澤觀魚鳥心甚樂之一行作吏此事便廢安能舍其所樂而從其所懼哉今但欲守陋巷教養子孫時時與親舊敘離闊陳說平生濁酒一盃彈琴一曲志意畢矣此書旣行知其不可羈屈也康性絕巧而好鍛宅中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圍之每夏月居其下以鍛東平呂安服康高致每一相思輒千里命駕康友而善之後安爲兄所枉訴以事繫獄辭相證引遂復收康康性慎言行一旦縲紲乃作幽憤詩曰雖曰義直神辱忠沮澡身滄浪曷云能補初康居貧嘗與向秀共鍛于大樹之下以自贍給潁川鍾會貴公子也精練有才辯故狂造焉康不爲之

禮而鍛不輟良久會去康曰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會曰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會以此憾之及是言於文帝曰嵇康臥龍也不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爲慮爾因譖康欲助母丘儉帝遂害之康將刑東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爲師弗許康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昔袁孝宏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每靳固之廣陵散於今絕矣時年四十海內之士莫不痛之帝尋悟而恨焉初康嘗遊洛西暮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辯因索琴彈之而爲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康善談理又能屬文撰上古以來高士爲之傳贊又作太師箴記纂淵海云南海太守鮑靚通靈士也東海徐甯師之甯夜聞靜室有琴聲怪其妙而問焉靚曰嵇叔夜甯曰嵇臨命東市何得在此靚曰叔夜雖示終而實尸解也

東郭延

東郭延者山陽人也服靈飛散能夜書在冥室中身皆生光照耀一室又能望見平地數十里小物知真形色又凡見人不計識與不識能逆知其生死一如其言在鄉至四百歲不老一旦有數十人乘迎之比隣盡見與親故辭別而去云詣崑崙山也

樂子長

潛山真君是樂史之遠祖按總仙記曰真君名子長齊人也少好道到霍林遇仙人韓衆受靈寶符傳巨勝赤松散真君服藥年一百八十歲色如少女妻子九人皆服此藥入勞盛山昇仙住方丈之室於神州受太玄生籙以五芝爲糧太上補爲修門卽位亞神次唐玄宗夢二十八仙稱星二十八宿內真君是星宿於潛山得道號潛山真君

鳳綱



鳳綱者漁陽人常採百草華以水漬封泥之自正月始盡九月末止埋之百日煎而丸之卒死者以藥納口中皆立活綱長服此藥至數百歲不老後入地肺山中仙去

### 趙翟

趙翟者字子榮上黨人也得癩病將死人或告翟家云及其生棄之若使死於家則後世子孫常有此病於是家人爲辦一年糧送之置於深山石室中又恐虎狼食之外以木砦欄之子榮悲傷自恨晝夜泣涕如此百餘日夜中忽見石室前有兩人並立問子榮曰子何人也子榮度深山窮林之中非人所行之處必是神靈乃自陳說叩頭乞哀其人行諸砦中有如雲氣了無所礙於是問子榮曰汝必欲疾愈者卽當服藥能服藥否子榮曰宿業多罪嬰此惡疾已見流棄死在旦夕若刖足割鼻而可得活猶所甘心況於服藥乎唯乞神人丐其餘生神人乃以松

子脂五升賜之語曰服不惟愈疾而已得長度世矣子榮服之未盡癩瘡盡愈身體輕強乃歸家家人疑之是鬼具陳說其由乃喜遂更服之經二載顏色轉少膚肌光澤走及鳥獸時已年七十餘食雉兔皆嚼其骨能負重檐終日不疲極百七十歲夜臥忽見屋間光大如鏡者以問左右左右云不見後夕漸大數十日間一室盡明能夜書後夜臥見面上有二人長三寸許乃美女也甚端正但小耳戲真鼻口之間如是復一年許此女稍長大至於如人不復東面上出在其側又常聞琴瑟之聲欣欣然獨樂在民間三百餘年色如童子乃入抱犢山仙去

。王玄甫

王玄甫沛人也同吳人鄧伯元學道於赤城霍山受服青精石飯吞日精丹景之法內思洞房積三十四年乃內見五藏冥夜中能書晉穆帝永和元年正月十五日大帝遣羽車迎之玄甫

與鄧伯元乘雲駕龍白日昇天今在北玄圃臺受書爲中嶽真人

尹思

尹思晉人正月十五夜坐室中遣兒視月中有異物否兒曰今年當水月中有人披囊帶劍思出視之曰非水也將有兵亂月中人帶甲仗矛爾

張岳

司空姓張名岳字巴玉齊廣南封州封川縣人也少習儒業衆所推伏以才干祿明帝用之位至司空及東昏嗣位嘆曰夫榮必辱妨我之神遂具表投進退官南歸誓慕長生久視之方願卜棲真養性之地帝留不遂文武百僚餞送司空於東門之上數旬至攸縣文清驛值霖雨月餘忽天色晴霽出驛庭四顧瞥見邑之東有一山首出於衆獨秀標奇平生罕見再三嘆羨遂

召驛吏曹遵問之對云晚生不知令呼市老毛國華至乃言古  
 老相傳云名溫水山又名紫麟山司空聞而異之次日至山下  
 語鄉人曰余在邑中見此山上有瑞雲蓋頂紫氣凝天山中必  
 隱神仙適予平生之志也遂入溫水源放光峯下剏草舍三十  
 餘間居焉全家齋戒誦大洞真經三十九章外日與鄉人治水  
 蔭田持三百大戒僅二十年忽一日見神人持藜杖從山而出  
 來語司空曰吾葛洪子也奉上帝命令授子金丹火鼎之訣汝  
 可祕而行之密濟貧苦他時功滿相見未遲出門復語司空曰  
 吾常與浮丘洪崖赤松子王喬蘇耽丁令威蘇隱嚴真等九人  
 仙侶時時期會仙峯之上仙今峯有會以琴棊酒果用樂元和去住  
 匪常非塵俗所知也大藥金丹得度世爲神仙汝受之勿得輕  
 泄司空蒙教俯伏而謝忽爾神人隱形莫知有所在司空是時  
 勤行齋戒後成火鼎之功點瓦礫爲黃金密濟孤老貧病至梁

武帝天監二年至八月十四日夜半忽聞空中有神人喚名云絕早可領家入山惟留女盧瓊在家至辰巳間女使見有一道流從空而下身生疥癩問曰司空在否曰司空今早入山未歸問酒庫何在女使指示之道流脫衣入酒庫甕中以酒浴身上疥癩及出庫整衣冠出門而去次門首與女使曰司空歸時可與傳語但道葛道士特來相訪司空司空聞之喜聞庫中酒有異香遂令家僮陳席於廳上一宅良賤悉取庫內香酒均飲悉竭唯守宅女使潛見道流浴瘡託疾不飲司空飲罷乃令家僮備湯沐浴更衣而坐令召鄉老諸門徒司空乃再入山焚香升壇語鄉老門徒曰天將詔予非予厭世言訖鸞鶴舞于空中祥雲靄於壇上舉家八十餘口白日輕舉而去惟守宅女使半空從雲而墜司空嘆曰汝無仙分且住下土待吾見上帝爲汝陳奏至十八日帝勅玄武神下降鎮守山界以女使爲土地守護

山壇是日鄉老門徒陳昂等遂具狀申縣縣申州備錄諸事實  
狀奏聞奏頒下所司自此故號司空山焉至陳文帝永嘉初有  
丹陽章馬二先生不通名字來山前語鄉人曰予張司空弟子  
也持來尋司空住處人曰司空已於梁天監二年八月十五日  
拔宅沖天去矣空有遺宅人不敢住二先生聞之悅喜入山齋  
戒修道一旦功就異香滿山樵者聞之莫知其兆唯聆絲竹響  
亮遙空舉目視之二先生各乘瑞雲白鶴沖天而去今有白雲  
白鶴二峯  
唐天寶七年五月十二夜明皇見夢於司空山仙壇立祠堂選  
差道流有德行者住持焚修賜額朱陽觀宋徽宗政和三年七  
月改賜額陽升封張仙爲太素真人是年八月又特封沖昇真  
人

王仲甫

王仲甫者不知何所人少有意好事神明常吸二景餐霞之法

四十餘年都不覺益其子亦服之足十八年白日昇天後南嶽真人忽降仲甫而教之曰子所以不得昇度者子身有大病腦宮虧減筋液不注靈津赤溢雖復接景餐霞故未爲身益仲甫遂依教服藥治病兼修其事又十八年白日昇天今在玄州受書爲中嶽真人

### 王先生

王先生不知何所人有楊晦之者自長安東遊吳楚至烏江聞王先生頗有道術因就門謁之先生玄巾褐衣隱几而坐風骨清美晦之再拜備禮先生拱揖其側語議高暢不覺至夕卽八月十二日也先生召其女曰七娘者乃一老嫗年七十餘齒髮盡衰行步俯偻而至先生謂晦之曰此吾女也情不好道今且老矣旣而謂七娘曰爾爲吾刻紙作今夕之月置于室之東垣上頃之七娘如其言俄而奇光煥發一室之內纖毫盡辯先生

與晦之翫談於室內寒氣逼人如在半天矣及曉將別先生以杖畫其庭塵土暝晦視其所居則崖壑萬仞叢林參天前有積水目之無極晦之與先生立于水濱驚悸嘆駭今日之覩豈非仙家一夕人世千年先生笑曰吾以爲娛耳振衣揮斥逡巡卽門庭如舊晦之馳去莫敢顧盼矣

趙郎

趙郎左慈等皆以氣禁水水爲之逆流一二丈又於茅屋然火煮物物熟而茅屋不然以一大釘釘入柱七八寸以氣吹之釘卽踊射而出燒百沸湯以百許錢投中令人一一探漉取錢而手不灼爛禁水著中庭露之大寒不冰又能禁一里中使灼者不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四終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王履冰

王履冰本未明大道亦不知修行大丹之法惟偶得上清寶經太素真人隱朝禮願上法常以每月各日其夕入靜室燒香北面修行祝之祕行之三十年得乘雲駕歛昇入玄洲其李仲子趙雙成范叔及管平阿李順賢延安生等皆得此道修勤不替俱爲眞仙或處玄洲或昇崑崙之傍或登三元之宮矣

## 岑道願

岑道願江陵人也萬州兩傍多大山江之南林壑尤虛邃有巖砢然甚大隋末先生避難泝三峽至此愛之遂隱巖下常食黃精時百餘歲膚若冰雪浩然莫見喜慍積二十年蛻迹而去唐

太宗貞觀十八年臨江商人至廣陵將還見老人儀冠甚偉以香銖兩囑商人往先生巖然之商人歸隅忘焉舟抵湖灘濤波雷怒不可止商人方驚悟返詣巖然香已而鼓枻平行更無留碇德宗貞元中監察御史段文昌曰先生浩劫士也何乃竦動觀聽爲神奇探其蹟當以浮世聾瞶不省至道故以感發之宋神宗熙寧十年本州禱雨卽應太守聞於朝詔封虛鑒真人

王順

王順採藥於終南山得道今終南山有王順峯靈應昭彰至今不絕

吉留馨

膠東有異人不知姓名常歌舞於市曰吉留馨後於市中白日乘雲而去

王賈

王賈在東海山中詣神仙胡母丘力君受太極上元年紀之術服朱草神芝得仙其山在海中望之甚近而不可到山上多木芝靈朮神草蒼靈龍龜天地奇物不可名字洞中有河洛元命曆等書

王叔明

王叔明不知何所人也少好道居華陽山北與鮑元治同志修道不知感遇何仙修習何術未顯其事皆得仙去

唐若山

唐若山魯郡人也唐睿宗先天中歷官尙書郎連典劇郡玄宗開元中出守潤州頗有惠政遠近稱之若山常好長生之道弟若水爲衡嶽道士得胎元谷神之要常召入內殿壘求歸山詔許之若山素好方術所至之處必會爐鼎之客雖術用無取者皆禮而接之家財殆盡俸祿所入未嘗有餘金石所費不知紀

極晚歲尤篤志焉以潤之府庫官錢以市藥賓佐骨肉每加切諫若山俱不聽納一旦有老叟形容羸瘠狀貌枯槁詣門款謁自言有長生之道見者皆笑其衰薈若山見之盡禮加恭留止月餘所論皆非丹石之旨若山博採萬訣歌誦圖記無不研考問叟所長皆蔑如也復好肥鮮美酒珍饌品膳雖瘦老劣而所食敵三四人若山欽奉承事曾無倦色一旦從容謂若山曰君家百口所給常若不足貴爲方伯力尙多闕一旦居閑何以爲贍況帑藏錢帛頗有侵用誠爲憂之若山驚曰某此不久將有交代亦常爲憂而計無所出若緣此獲譴固所甘心但虞一家有凍餒之若爾叟曰無多慮也促命酒連舉數日若山飲酒素少是日亦飲三四爵殊不覺醉心甚異之泊夜月甚明撒觴徐步庭下良久叟謂若山曰可命一僕運鑪鍋鐵器十數事於藥室間使僕布炭壘爐白鼎鉗之屬爲一聚熾炭加之烘然如審

不可向視，叟於帶間解小瓢出丹二丸，投於火中，闔扉而出。謂若山曰：子有道骨，法當度世，加以馬尙正真性，無忿恚仙家。尤重此行，吾太上真人也。遊觀人間，以度有心之士，憫子勤志，故來相度。爾吾所化黃白之物，一以留遺子孫，旁濟貧乏；一以支納帑藏，無貽後憂，便可命棹遊江，爲去世之計。翌日相俟於中流也。言訖，失其所在。若山凌晨開閱所化之物，爛然照屋，復扃閉之，卽與寮吏賓客三五人整棹浮江。將金山寺旣及中流，江霧晦冥，咫尺不辨。若山獨見老叟棹漁舟，直抵舫側，招揖若山，遂入漁舟中，超然而去。久之，風波稍定，昏霧開霽，已失若山矣。郡中几案收得若山訣別之書，指揮家事，又得遺表，因以奏聞。其大旨以世祿暫榮，浮生難保，惟是登真脫屣，可以後天爲期。昔范丞相泛舟五湖，是知其主不堪同樂也；張留侯之去師赤松，是畏其生不可久存也。二子之志與臣不同，臣運屬休明，累

叨榮爵。早悟昇沈之理。深知止足之規。棲心玄關。偶得丹訣。黃金可作。信淮南之昔言。白日可延。察真經之妙用。既得之矣。餘復何求。是用揮手紅塵。騰神碧海。扶桑在望。蓬島非遙。遐瞻帝闈。不勝犬馬戀軒之至。玄宗省表異之遽命。優恤其家。促召唐若水與內臣齋詔江表。海濱尋訪杳無音塵矣。其後二十年有若山知舊自浙西奉使淮南。於魚肆中見若山鬻魚於市。混同常人。睨其使而延之入陋巷中。縈迴數百步。乃及華第。止使與食。哀其久貧。市鐵二十鋌。明日復相遇。已化金矣。盡以遺之。使姓劉。今劉子孫世居金陵。亦有修道者。南嶽總真集云。其弟若水尸解於南嶽。

王向

王君諱向。杜陵人也。生而持稟奇操。日久望終南高峯。謂父母曰。兒長大必居此山。以求出世。鄉里異之。博採墳典。經目卽誦。

之年既冠與里人鄭爽業文舉進士二年未中第退居南山石門谷以坐忘返照爲事累年神仙孟先生降授三一五千之道能變化飛行分形散影唐明皇開元末其友人鄭爽爲御史奉使揚州既至於途中見向弊衣偃僂側立道隅鄭惻然憫之使人召至傳舍問其遊息向以旅寓困悴爲答明日復來謂鄭曰吾子眷眷有故人之情能易服降貴過予敝廬乎鄭然之卽更衣潛往經歷闐闐復入陋巷若由荒徑殆無人蹤藁榛隘翳者數里乃及所居入門則向請先入爲席久之使侍者引鄭卽進見金樓寶臺朱甍翠殿非人世所睹向霞冠雲衣羽衛嚴盛勢若王者鄭悚悸不敢仰視留宴一夕奇饌仙樂不可目名及曉相送于門謂鄭曰子雖名遂功成而力尙清困使左右樵僮持弊蓋引還傳舍卽以此蓋於市質錢百萬以贈於鄭自此不知所之復往追訪無復舊迹使回京師具以密奏時明皇棲心神

仙亦詔淮海節度使物色訪求竟不能得向與鄭話舊之時云  
已爲太一仙人矣

羅子房

沖虛子姓羅名子房唐玄宗開元中父子修行於玉笥元貞觀  
其父尸解葬空棺於觀側沖虛子久亦功成駕空舟於門外杉  
表騰空而去

王夔

小有洞真人王君諱夔嘗有過謫於人間五年當執房效役南  
陽張茂實家華山下唐代宗大曆中偶遊洛中假僕於南市因  
得夔焉年可四十餘勤幹無私出於深誠苟有可爲者不待指  
使茂實器之易其名曰大寶將厚賞之不受其家益憐之居五  
年一旦辭茂實曰夔本居山家業不薄運於厄會須執役以禳  
之今戾盡也請從此辭茂實不測其言不留聽之今暮當去迨



暮入白茂實曰感君深恩思有以奉報復家去此甚近其中景象可觀能相從一遊可乎茂實曰可復於是截竹數尺於上書符授茂實曰君杖此入室稱腹痛左右悉令去取藥既去潛置杖於衾中抽身出來可也茂實依言爲之復曰君可遊吾居者也相與南行一里餘有黃頭執鞭驅青麟一赤文虎二俟於道左茂實欲退復曰無苦但前行既到復乘麟令茂實與黃頭各乘虎茂實懼不敢前復曰既相信豈必復畏且此物人間之極駿者但試乘之遂凭其上穩不可言於是奴引茂實從上仙掌越壑陵山舉意而過殊不覺險峻如到三更計數百里程矣下一山物象鮮媚松石可愛樓臺宮觀非人間所見將入門揮鞭曰阿郎來紫衣吏數百人羅列道側漸入青衣數十人容色皆殊衣服鮮華不可名狀各執樂器前引遂入中堂宴食畢令茂實坐復入更衣反坐衣裳冠冕儀貌堂堂實真仙之風度也其

牕戶階闌屏幃牀榻茵褥之盛人世非有鸞歌鳳舞及諸聲樂  
 皆所未聞情意高逸不復思人寰之事歡極復曰此乃仙居非  
 人世所到此君宿緣合得見此故有逃屣之遇仙路路殊靜塵  
 難雜君宜歸修心三五劫當復相見復比者塵緣將盡上界有  
 名得遇太清真人召入小有洞中示以九天之樂復令下視生  
 死之海且曰樂非難求苦亦易遣如爲山者掬土增高也自是  
 修歷五六劫及證此身迴認委骸積若山嶽念念修心倏已一  
 世形骸雖改此心不忘修致其功則亦非遠亦時有心達氣清  
 一言而悟者子勉之黃金百鎰爲修身之助令黃頭與茂實等  
 從到乘麟處復令黃頭執之復步送到家人方環泣茂實投  
 金井中復抽去竹杖令茂實潛臥衾中復曰我當蓬萊謁大仙  
 伯明旦蓮華峯上有彩雲東去我乘之也遂揖而去茂實忽呻  
 吟衆驚而問茂實給之曰初腹痛忽若人召遂奄然爾不知其

多少時也家人曰取藥既來呼之不應已七日矣惟心尙暖故未能殮爾明晨望蓮華峯上果有彩雲東去茂實遂去遊名山後不知復所在因號復爲麒麟客焉

### 王四郎

王處士第行四郎洛陽尉王琚之孽姪也少時隨母他適自後或至琚家不復錄矣唐憲宗元和中琚常調自鄭入京過東都大津橋四郎於馬前拜布衣草履形貌山野琚不之識因言其名琚哀愍之四郎乃曰叔今赴選姪有少物奉獻卽於懷內出金五兩色如鷄冠曰此不可與常者等之到京於金市訪張蓬子付之當領二百千琚異之卽請曰爾頃在何處今復何適對曰比居王屋小有洞天今有家往義嶺山知叔到此故來拜候琚曰爾今停泊何處曰中橋逆旅席家琚曰吾卽看爾曰行里有期恐不得祇候琚徑歸易服而往則已行矣因詢席氏乃曰

妻妾四五人皆殊色至於此宿鞍馬華侈非常其王處士肩昇先行去往劍南琚私奇之然未甚信重及至上都謂家奴吉兒曰爾將四郎所留金一訪於市果有張蓬子出金示之蓬子驚喜曰何從得此所要幾緡吉兒曰二百千蓬子遂依前而付曰若更要則可再來吉兒遂以錢歸琚大異之明日自詣蓬子蓬子曰此道者王四郎所貨化金也西域商胡專此伺買且無定價但四郎本約多少爾逾則不可售也琚遂更不取焉自後訪問不復見之

葉千韶

葉千韶字魯聰洪州建昌人少師事西山道士學十二真君道術辟穀服氣嘗獨居忽大風雨雷電有一白衣人拜千韶言君道德臻備仙籍褒陞當在人間役使鬼神更顯功績今神人將降君可以見之無所畏也於是千韶焚香拱默以坐俄頃雲中

有遠遊朱衣真官一人降又神將十餘人皆帶劍佩龍虎符部從鬼神甚衆有黃衣綠衣吏各執簿一卷神將皆列拜千韶真官謂千韶曰天命授君此簿神將吏兵幸備役使以救世人千韶拜授天書捧其簿閱之若人間兵籍也吏掌其簿書請召則應命後自長嘯則風生林壑嚶水則雨流原野足擦地則雷鳴輓輓手畫空則電光爍爍乃遊行天下每佯狂醉傲於城市間忽驅叱以振威人問之則曰我見某處火災某處亢旱使雨以救之耳人驗之果然常經過州縣適逢亢旱人請千韶祈雨卽備香案啓祝須臾雨降有請致雷者脚擦地便鳴從地底發輓輓聲或苦雨祈請不應千韶立爲止雨冬中或旱祈雪千韶乃單衣跣足立於日中嘯詠俄頃風雲會合降雪連宵又以符救人疾苦不俟人之求請見疾者無不憫而救之有邪病者聞千韶之名自愈得符者終身病不再發唐懿宗咸通十一年千韶

遊及濠州聞刺史劉昉忽中風垂命名醫莫療千韶策杖入州  
曰感我此來使君再生矣於是書符三道貼於肩脇腿曰驅風  
從脚出三日當愈於是風颼颼從脚心出三日平復如故昉博  
通文學素好道術歷官得郡善政及人乃謂賓吏曰昉平生師  
道忽中暴風遽感異人以相救度董奉還杜燮之魂今可侔矣  
實道力之所報也郡人皆神於千韶昉乃迎之於郡齋以師事  
之厚以金帛謝之千韶遽捨昉而去尋之無蹤矣後有人於荊  
湘間見千韶話濠州事而笑十餘年後隱於西山時有人見之  
者

王璨

王璨一作璠唐懿宗咸通十三年壬辰歲爲王屋令嘗念黃庭經  
六千遍欲自註解而未了深義罷官居山之下絕穀咽氣乃入  
洞中行三二十里忽然平闊壁立萬仞下嵌室石牀案几儼然

若有人居案上古經一軸不敢輒取再拜言曰臣慕長生竊入洞天是萬劫良會今睹玉案玄經願真仙許塵目一披良久忽有一人坐於案側曰子勤至也吾東極真人王太虛與子同姓黃庭經吾了所註便授於子復以桃核一片予之大如數斗器此桃出融皇澤中食之者白日飛行此核磨而服之不惟愈疾可以延年子未可居此更二十年期言訖不見璨乃攜核與經而歸服核誦經狀貌益少東極真人註黃庭經世或有之

李珣

李珣廣陵江陽人也世居城市販糴自業而珣性迴端謹異於常輩年十五隨父販糴父年老珣繼之人有糴之與糴珣卽授之以升斗俾令自量不計時之貴賤一升只取兩文利以資父母歲月既深衣物甚豐父怪而問之具以實對父曰吾之所業同流者衆無不用出入升斗出輕入重以規厚利雖官司以春

秋較摧莫斷其弊也吾早悟之但一升斗出入皆用之自以爲無偏矣汝今更出入任之自量吾不可及也然衣食豐給豈非神明之助邪後父母歿世及珏年八十餘不改其業值唐李珏出相節制淮南而珏以新節制同姓名避之乃改名寬李珏下車後數月修道齋次夜夢入洞府中見景色正春煙花爛熳翔鸞舞鶴彩雲瑞霞樓閣連延珏獨步其下見石壁光瑩填金書字列人姓名內有李珏字長二尺餘珏視之極喜自謂生於明代久歷顯官又陞宰輔能無功德及於天下洞府有名我仙人也再三爲喜方喜之際有二仙童自石壁左右出珏問此何所也曰華陽洞天此姓名非相公也珏驚復問非珏何人也仙童曰此相公江陽部民也珏及曉歷歷記前事益驚嘆問於道士無有知者始召江陽官屬詰之亦莫知也乃令府城內求訪同姓名者數日軍營里巷相推乃得李寬舊名珏乃以車迎之入



府致淨室齋沐拜爲道兄一家欽事朝夕參禮李寬情性素澹道貌秀異鬚長尺餘皓然可愛年六十時曾有道者教以胎息亦久不食珏愈欽之及月餘乃問道兄平生得何道術服燥何藥珏曾入夢洞府見石壁姓名山童所指是以迎請師事願以相授寬辭以不知道術服煉之事珏復虔拜以問寬所修如何寬以愚民不知所修遂具販糴以對珏再三審問咨嗟曰此常人之難事陰功不可及也復曰乃知富貴之盡有損貧賤用之獲祐名書仙籍以警塵俗之流胎息不食之事亦以實對珏日師其胎息後李寬一百餘歲輕健異常忽告子孫曰吾寄世多年雖然養氣亦無益汝輩一夕而卒三日棺裂有聲視之衣帶不解如蟬蛻焉已尸解矣

○許仲源

唐蜀中酒閣一日有道人過飲童顏漆髮眉宇疎秀酒酣據局

自歌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九轉神丹都謾說惟有斑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時隣坐有許仲源者見之顧其儔曰此非塵俗間人也乃起致敬願解所歌之辭道人曰今日未當說汝必欲知此可於重九日丈人觀相尋許因移席與飲未終而先去許至日絕早往觀中而道人先已在焉乃探懷中出一短卷授許曰此老君返老還童之術也吾餌此藥今壽四百二十三年矣緣汝宿骨有分加之至懇故以相授若能以陰功成就之卽當仙矣言訖化白鶴飛去許乃再拜受歸煉服不忘歲數百而有少容行及奔馬力兼數人後入青城山遂不復見弟子有得其術者因以傳人其歌曰尾閭不禁滄溟竭者謂尾閭乃東海泄水穴也人身泄氣之所亦名尾閭若此不禁雖滄溟亦竭矣九轉神丹都謾說者謂龍虎鉛汞陰陽日月黃芽白雪嬰兒姤女皆不歸一也惟有班龍頂上珠能補玉堂關下穴者謂取

鹿角一雙每三寸截之東流水浸刷去土每一斤用楮實子一兩黃臘桑白皮各二兩盛以金石之器慢火煮三日三夜旋添熱水日足削去黑皮服之

○施無疾

施先生名無疾不知何地人也時往來京素間多不食動經歲月惟日飲少酒人強使之食一飯能盡斗米體有青毛人見則運氣頂髮直立治病以水代藥教人行禮義有狂生馬存隨之數日先生云汝於吾何求存曰某留心爐火有日矣終不有所成願先生略言大槩先生始則仰面長歎終則俛首責存曰子家貨不啻千萬金玉堆積貫朽於庫粟陳於倉然日食不過數盂身衣不過盈疋尙不知足無厭之心可知也有奸者給汝曰得大藥燒異物爲黃金用以爲飲器則神仙可學也乃誑者之私言非通人之至論昔昌黎翁洞賓初學道有人謂之云當得

助道之術我有術用藥煑銅爲銀翁曰有變乎其人曰後五百年乃變歸其元翁曰吾不願學恐誤五百年後人一語感通高厚名藏真府迄今爲神仙存再拜乃去先生多在華山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五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宋愚

宋愚京師人也父顒爲遊商多往來湖湘間顒經三歲不歸其母與愚曰汝父去何久若無故必回吾日夜憂也子可往求之愚乃下入楚至潭州遇跛者與飲跛者取巨甌備酌既飲留半以授愚曰可飲此酒愚乃飲卽聞酒有異香愚一飲而盡跛者喜爲愚曰汝來求父還知音否愚拜對以未知跛者曰吾知之愚乃再拜而請所知跛者曰子明日出清泰門數里有新茅屋數間乃吾屋也吾指示子父所在處乃各散去愚坐以待旦乃出清泰門行十餘里見道左有新屋數間亦甚潔雅有二小青衣童立於門曰子非宋君乎曰是矣乃引入既陞堂卽見跛者

峩冠紫袍有狼虎之姿揖愚坐迤邐酒殺羅列珍品異集雖王公之家不若也既久跛者曰無以爲樂取大飛飛小飛飛來一童自一器中取二彈丸光彩若白銀一置跛前一置愚前跛者喝云二子各小呈伎藝以悅坐客二丸或飛起兩兩相擊卽爲長劍互相擊不止卽爲千餘劍俱利若秋水或散若列星或聚如束帛或驚若駭電或緩若引索或旋若規火或去若流波移時跛者曰汝欲得此道乎卽可吞一丸其變化亦如此愚曰本來求父不願求此跛者曰汝久客甚倦當乏日用吾有一藥銀法可授子愚曰賦命淺薄升斗之限常恐已不任亦不願學跛者驚曰子之道又在吾上乃命左右掇去杯皿曰子之父客死於湘州汝往求之可知矣異日子可復來此愚歸翌日再去卽其室已空矣愚入湘果得父骨愚後舉進士卽遊雲水面色紅瑩至今存焉意其飲餘杯之力也

韋善俊

韋善俊者其先出京兆高祖逍遙不仕祖宣敏嘗爲鞏縣令因家於鞏父昂好山水母王氏初妊每嗽血食則連夕腹痛遂蔬食既生年十三歲長齋誦道德度人西昇昇玄等經人有所惠悉爲賑救之用及壯詣嵩陽觀事黃元蹟參佩道法又從臨汝洞元觀道士韓元最復授祕要常有二青童侍左右唐高宗調露初有劉文兒過山之西見神人長丈餘介甲而坐見善俊來起迓之文兒因訪識者曰此奉戒道之士也文兒欽異遂從善俊歸嵩陽天后嗣聖中寓籍昇仙觀一日復見神人厲聲曰子何人輒來此請速去不爾傷子善俊曰神人試我耶何相逼太甚神人遂遜謝而去又嘗過壇墟店東遇黑駝犬繞旋不去因畜之呼爲烏龍如意中將遊少林寺以齋食食之僧曰人未食而食犬可乎謝曰吾過矣尋出寺而去望之愈遠而犬愈大長

數丈化爲龍善俊乘之歸嵩陽絕迹不復出長壽中忽謂弟子曰吾學道已九十九年今則百矣太上召我當往遂乘龍去

張惠感

張惠感字智元高安人正一真人第十四代孫自崇元觀遷隱于浮雲志修神仙之道時唐武后朝也有游帷觀道士胡惠超壽數百歲因遊高安吳田瀑布致敬吳仙壇道浮雲師惠感長安五年武后召惠感爲國師齋于明堂感慶雲見神龍黃鶴翔集詔往亳州太清宮修金籙齋醮九井井久枯時冰雪凝沍忽有聲如雷水暴湧二龍出戲后異之賜絹五百疋歸浮雲游吳田瀑布東林二賢廟三元觀祭六丁謝七元煉丹浮雲明皇天寶中有神人降于壇曰子修行勤苦諸仙保舉明旦雞鳴當飛昇矣如期雲物異降白日冲昇武后久視元年庚子所鑄鐘記惠感姓名可考高安調露鄉今有惠感故里張毛坊存焉



張志和

玄真子姓張名志和字子同會稽山陰人一云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十六擢明經以策干唐肅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因賜名以親既喪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煙波釣徒著玄真子亦以自號有韋諱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遯世不還爲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梭屨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留表其居曰玄真坊以門隘大其閤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構之人號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對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孰爲往來志和善畫飲酒三斗不醉守真養氣臥雪不寒入水不濡天下山水皆所遊覽魯公顏真卿與之友善真卿爲湖州刺史與門客會飲乃唱和爲

漁父詞其首唱卽志和之詞曰西塞山邊白鳥飛桃花流水鱖  
魚肥青箬笠綠蓑衣斜風細雨不須歸真卿與陸鴻漸徐士衡  
李成矩共唱和二十五首遞相誇賞而志和命丹青剪素寫景  
夾詞須臾成五本花木禽魚山水景色奇絕蹤跡今古無倫而  
真卿與諸賓客傳翫嘆服不已其後真卿東遊平望驛志和酒  
酣爲戲水鋪席於水上獨坐飲酌笑詠其席來去遲速如刺舟  
聲復有雲鶴隨覆其上真卿親賓參佐觀者莫不驚異尋於水  
上揮手以謝真卿上昇而去今猶傳寶在人間者

朱孺子

朱孺子永嘉安固人也幼而師道士王玄真居大箬巖

巖隱居修

巖之語西有此亦名在焉

勤苦事於玄真深慕仙道常登山嶺採

黃精服餌歷十餘年一日就溪濯蔬見岸側有二小花犬孺子  
異之乃尋逐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尋掘乃得二枸杞根形狀

如花犬堅若石洗潔歸以煮之而孺子益薪看火三晝夜不離  
竈側試嘗汁味取喫不已及見根爛以告玄真共取食之俄頃  
孺子忽飛昇在前峯上玄真驚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  
去到今號其峯爲童子峯玄真後餌其根盡不知其年壽亦隱  
於巖之西陶山有採捕者時或見之

### 王老

王老坊州宜君縣人也居于村野頗好道愛客務行陰德意其  
妻亦同心不倦一日有縑縷道士造其門王老與妻俱迎禮居  
月餘間日與王老玄談杯酌甚相歡洽俄患惡瘡徧身王老乃  
求醫藥看療益加勤切而瘡甚大將逾年道士曰此不煩以凡  
藥相療但將數斗酒浸之自愈於是王老爲精潔釀酒及熟道  
士言以大瓮盛酒吾自加藥浸之遂脫衣入瓮三日方出鬢髮  
俱黑而顏復少年肌若凝脂王老闔家視之驚異道士謂王老

曰此酒可飲能令人飛昇上天王老信之初瓮酒五斛餘及窺三二斗在爾清冷香美異於常酒時方與二人打麥次遂共飲皆大醉道士亦飲云上天去否王老曰願隨師所適於是祥風忽起綵雲如蒸屋舍草樹全家人物雞犬一時飛去空中猶聞打麥聲數村人共觀望驚嘆惟貓鼠棄而不去風定其賃打麥二人乃遺在別村樹下後亦不食皆得長年今宜君縣西三十里有昇仙鄉存焉

### 侯道華

侯道華自言峨嵋山來泊於河中永樂縣道靜院若風狂人衆道士皆輕易之又云陝州芮城人詣中條山道靖觀事周尊師名悟仙居常如風狂人凡觀舍有所損自持斤補完之登危立險人所難及處皆到又爲事賤劣有客來不問道俗凡庶悉爲擔水汲湯濯足浣衣又淘淘灌園辛苦備歷以資於衆衆益賤

之驅叱甚於僕隸而道華愈忻然又常好子史手不釋卷一覽必誦之於口衆或問之要此何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衆咸笑之經十餘年殿梁上或有神光人每見之相傳云唐開元中有劉天師嘗煉丹成試犬犬死而人不敢服藏之於殿梁人皆謂妄言矣混元寶錄云按宣室志云唐文宗時道士鄧太玄錄煉丹成留一合藏於院內因殿宇損壞道華葺之登梁陷中得小金合有丹遂吞之擲下其合吞丹訖遽無變動忽一日入市醉歸其觀素有松樹偃蓋甚爲勝景道華乃著木履上樹悉斫去松枝羣道士屢止之不可但斫曰他日斫我上昇處衆人以爲風狂怒之且甚適永樂縣令至其吏人觀其斫松深訝之衆具白於官官於是責辱之道華亦忻然後七日道華晨起沐浴妝飾焚香曰我當有仙使來相迎但望空拜不已衆猶未信須臾人言見觀前松上有雲鶴盤旋簫笙響亮道華忽飛在松頂坐久之衆甚驚忙永樂縣官道俗奔馳

瞻禮其責辱道華縣官扣磕流血道華揮手以謝道華云我受  
玉皇詔授仙臺郎知上清宮善信院今去矣復留一詩云帖裏  
大還丹多年色不移前宵謾喫却今日碧空飛慚愧深珍重珍  
重鄧天師昔年煉得藥留著與內芝吾師知此術速鍊莫遲爲  
三清相對侍大羅的有期俄頃雲中音樂聲幢旛隱隱凌空而  
去時唐宣宗大中五年也遺一云辭衆云去年七月一日蒙老君  
上清善信院乃脫履松上而昇鄭雲叟題中條道靖觀詩云松頂  
留衣上玉霄永傳聖迹化中條不知揖徧諸仙否豈累如今隔  
兩霄節度使鄭公光按視以事聞奏詔賜絹五百匹并賜御衣  
修飾殿廊賜名昇仙院

臣道一曰侯道華勞謙養道屈已事人觀其躬持斧斤完葺  
宇舍至於汲湯灌園等事若僕隸以實於衆倘其後來不獲  
飛昇人肯以仙視之乎蓋真仙闡化必有深旨道德經曰天

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形而形存非以其無私邪故能成其私侯道華以之

馬湘

馬湘字自然杭州鹽官縣人也世爲縣之小吏而湘獨好經史攻文學一日縣宰令湘往西川湘方以爲憂行至縣北一十二里忽遇一道人與同入一石井中移時已到西川取訖回書不覺又從石井出矣至縣投落回書莫不駭異人因號爲石井仙存井見焉乃隨道士天下徧遊後歸江而南常醉於湖州墮雪溪經日而出衣不濕坐於水上而來言適爲項王相召飲酒欲醉方返溪濱觀者如雲酒氣猶衝人狀若風狂路人多隨看之又時復以拳入鼻及出拳鼻如故又指溪水令逆流食頃指柳樹隨溪水走來去指橋令斷復續後遊常州遇馬植出相任常州刺

史素聞湘名乃邀相見迎禮甚異之植問道兄幸同宗姓欲爲兄弟冀師道術可乎湘曰相公何望曰扶風湘戲曰相公扶風馬湘則風馬牛但且相知毋徵同姓意言與植風馬牛不相及也然植留之郡齋益敬之或飲會次植請見小術湘乃於席上以瓷器盛土種瓜須更引蔓生華結實取食衆賓皆稱香美異於常瓜又於徧身及襪上摸錢所出不計多少擲之皆青銅錢撮投并中呼之一一飛出人有取者頃復失之又植言此城中鼠極多湘書一符令人貼於南壁下以筋擊盤長嘯鼠成羣而來走就符下俯伏湘乃呼鼠有一大者近階前湘戒曰汝毛蟲微物天與粒食何得穿穴屋宇晝夜撓於相公且以慈憫爲心未欲殺汝宜便率衆離此大鼠乃回羣鼠前皆扣頭謝罪遂作隊莫知其數出城門去自此城內便絕鼠後南遊越州經洞巖禪院僧三四百人方齋而湘與婺州永康縣牧馬巖道士王知



微弟子王延叟同行僧見湘知微到踞而食略無揖者但使人以飯湘不食趣知微延叟速食而起僧齋未畢及出門又趣速行到諸暨縣南店中約去禪院七十餘里深夜聞尋道士聲主人遽應之乃二僧願求見道士及引見湘但禮拜哀鳴曰僧衆不識道者昨失迎奉致貽怒責三數百僧到今不能下牀某二僧是主事且不坐所以得來願乞捨之湘惟睡而不對知微延叟但笑之僧愈哀乞湘起曰此後毋以輕慢人爲意回去入門僧輩當能下牀僧回果如其言湘翌日又南行時方春見一人家好菰菜求之不得仍聞惡言命延叟取紙筆知微言求菜見阻應無訟理況在道門詎宜施之湘笑曰我非訟者也作小戲爾於是延叟捧紙筆湘畫一白鷺鷥以水噴之飛入菜畦中啄菜其主人趕起又飛下再三湘又畫一獼子走趕捉白鷺鷥共踐其菜碎盡不已其主人見道士戲笑求菜致此慮復爲他術

卽來哀求湘曰非求菜也固相戲爾於是呼鷺鷥及獮子皆飛走入湘懷中視菜如故悉無所損又南遊霍童山入長溪縣界夜投旅店宿舍少而行旅已多主人戲言無宿處道士能壁上睡卽相容已逼日暮知微延叟曰祇能舍宿爭會壁上睡湘曰爾但俗旅中睡我坐可到明衆皆睡而湘躍身梁上一脚挂梁倒睡適主人夜起燭火照見大驚異湘曰梁上猶能壁上何難而入壁久之不出主人祈謝移時請知微延叟入家內淨處睡臥及旦主人留連嘆悔不已知微延叟辭行及數里間見湘已之路傍候之自霍童回永康縣東天寶觀駐泊觀前有大枯松湘指之曰此松已三千年餘將化爲石自後果化爲石忽大風雷震石倒山側作數截揚發自廣州節度責授婺州刺史發性尙奇異知之乃徙兩截就郡齋又致之龍興寺九松院各高六七尺徑三尺餘其石松皮鱗皴今猶存焉或有告疾者湘無藥

但以竹杖打病處腹內及身上百病以竹杖措之口吹杖頭如雷鳴便愈有患腰駝脚曲持拄杖而來者亦以杖打之今放拄杖應手便伸展時有以財帛與湘阻讓不免留之後散與貧人所遊行之處或宮觀巖洞多題詩句其登杭州秦望山詩云太一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謾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後歸故鄉省兄適兄遠出嫂姪喜見湘歸湘告曰我與兄共此宅今歸要分我惟愛東園爾嫂姪異之曰小叔久離家歸來兄猶未見面何言分地骨肉之情必不忍如此駐留三日嫂姪訝之湘不食但飲酒而待兄不歸及夜遽卒明日兄歸問妻子具以實對兄感慟乃曰弟學道多年非歸要分宅是歸託化於我以絕思望爾乃棺殮之其夕棺忽然有聲一家驚異乃葬于東園

去縣北九里今名馬墓

唐宣宗大中十年也明年東

川奏劍州梓桐縣道士馬自然白日上昇湘於東川謂人曰我鹽官縣人也新羽化於浙西今又爲玉皇所詔於此上昇以其事奏之遂勅浙西道覆之發塚視棺乃一竹杖爾

鄔通微

鄔通微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神氣清爽靜默虛夷或吟或醉多遊於洪州名山人見之多年爲十數年不見則顏狀益少於當時人莫測其服煉丹藥遊行定止後於酒樓乘醉飛昇而去

許碯

許碯自稱高陽人少爲進士累舉不第晚學道於王屋山周遊五嶽名山洞府後從峨嵋山經兩京復自荊襄汴宋抵江淮茅山天台四明仙都委羽武夷霍童羅浮無不徧歷到處皆於懸崖峭壁人不及處題云許碯自峨嵋山尋偃月子到此觀筆蹤者莫不嘆其神異竟莫詳偃月子也後多遊廬山嘗醉吟曰闔

苑華前是醉鄉泊切以冉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好事者詰之曰我天仙也方在崑崙就宴失儀見謫人皆笑之以爲風狂後當春景插花滿頭把花作舞上酒樓醉歌昇雲而去

### 金可記

金可記新羅人也唐宣宗朝以文章賓于國性沈靜好道不尙華侈或服氣煉形自以爲樂博學強記屬文清麗美姿容舉動言談迥有中華之風俄以進士擢第不仕隱於終南山子午谷葺居懷退逸之趣手殖奇花異菓極多常焚香靜坐若有念思兄誦道德及諸仙經不輟後三年思歸本國航海而去復來衣道服復入終南務行陰德人有所求無有阻者精勤爲事人不可偕也大中十一年十二月上表言臣奉玉皇詔爲英文臺侍郎明年二月十五日當上昇時宣宗頗以爲異遣中使徵入內

固辭不就又求見玉皇詔辭以爲別仙所掌不留人間遂賜宮女四人香藥金綵又遣中使二人專看侍然可記獨房靜室宮女中使皆不接近每夜聞室內常有人談笑聲中使竊窺但見仙官仙女各坐龍鳳之上儼然相對復有侍衛非少而宮女中使不敢輒驚二月十五日春景妍媚花卉爛熳果有五雲唳鶴翔鸞白鵠笙簫金石羽蓋瓊輪旛幢滿空迎之昇天而去朝列士庶觀者填溢山谷莫不瞻禮歎異焉

宋玄白

宋玄白不知何許人也爲道士身長七尺餘眉目如畫端美肥白言談秀麗人見皆愛之頗有道術夏則衣綿冬則單衣臥於雪中去身一丈餘周匝氣出如蒸而雪不凝又指燈卽滅指人若隙風所吹颼颼然指庭間花草颼颼而動多遊名山自茅山出潤州希玄觀入括蒼洞辟穀服氣或時食麋肉五斤以蒜滿

一盆撮喫畢卽飲酒二斗用一白梅人有求得其一片蒜食之者言不作蒜氣味如異香終日在齒舌間香不歇得食之者頗多而畢身無病壽皆八九十玄白到處住則以金帛求置二三美妾行則捨之人皆以爲得補腦還元之術三峯所御女之術非白證明飛昇之品者乎惟置妾和一事益啓人之疑惑不然決其爲仙又遊越州適大旱方暴尫樂龍以祈雨涉旬亢陽愈甚玄白見之以爲凡所祈雨須候天命非上奏無以致之乃於所止觀焚香上祝經夕大霑雨告足越人大神異之後復到信州又逢天旱祈禱有道士知玄白能致雨州人乃請之遽作術飛釘釘城隍神雙目刺史韋德鄰誑其貯婦女復釘城隍神此妖怪也將加責辱使健部輩欲向之手脚皆不動悉自仆倒枷鎖亦自摧折玄白笑謂德隣曰使君忤觸劉根欲誅罰祖禰邪德鄰方懼祈謝須臾禮而遣之其靈異屢試不可備錄後於撫州南城縣

白日上昇

建南  
昌城  
府縣  
也今  
屬

賀自真

賀自真莫究其所從來爲道士居嵩山有文學爲事高古常焚  
修精勤年少人亦不知其甲子然道俗相傳見之多年矣皆不  
知其所修一日雲鶴滿空聲樂清亮自真忽飛昇而去時有處  
士陳陶在東都見洛城人觀望瞻禮驚嘆不已乃爲詩曰子晉  
鸞飛古洛川金桃再熟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下五色雲屯御  
苑前朱頂舞翻迎絳節青鬟歌對駐香輶誰能白晝相悲泣太  
極光陰幾萬年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六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酆去奢

酆去奢衢州龍丘人也家住於九峯山下少入道遊學道術精思忘疲年三十餘便居處州嵩陽縣安和觀其觀卽葉靜能故鄉學道之所而觀北五里有卯山高五十餘丈相傳云張天師及葉靜能皆居此山修道去奢慕前事登其山結庵以居後觀中道士相率山下居人爲構屋及造堂殿設老君張天師像及葉靜能眞影朝夕焚修朝禮山東南有一方石闊二丈餘平若砥蓋天然也去奢常坐其上拱默靜想一旦感神人謂之曰張天師有斬邪劍二口并餅貯丹在此石下可以取之去奢謝神人曰此石天設非人力可加自惟荒謬守眞而已託茲山棲獲

安久蒙聖佑丹之與劍詎可輒取神人曰但勤修無怠劍丹自可立致後三年神人以劍丹送於去奢劍乃張天師七星劍丹以石匣藏之一餅貯之傾藥有斗餘如麻子紅色光明去奢自服及施人皆愈時麗水縣人華造因中和年荒亂之後擁土人據岩守浙東連帥具以上聞朝廷議欲息兵乃授造以刺史而造兇險聞去奢神與劍丹乃以兵圍其山取去奢并劍丹到州奪其劍丹而囚鑊去奢於空窰時方炎暑一月日不與之水造謂去奢已斃矣及開室見神色儼然顏狀紅白愈於來時造驚異乃却送去奢歸山劍丹留之一夜風雷飛鳴失所在去奢聞劍却歸石下爾後居山十五年餘每言常見龍虎異鳥行於庭際安和觀道士多寄山頂燒奏見龍虎鳥迹咸驚異之去奢不食多年或有穢觸其山春冬則猛獸來驚秋夏則毒蛇所螫去奢又言每雷雨只在山半常見雲龍雷公電姥神鬼甚衆或到

此相見咸有禮焉又寄宿道士夜聞去奢所居靜室若與人談話竊窺之惟聞異香滿室及環佩聲或見有戴遠遊冠絳服螺髻垂髮碧銷衣男女四人對坐侍從皆玉童玉女光明照身復有神明遠立於側而道士皆不敢驚但虔敬而已一日去奢告道士曰恐當離此山去不長相見也後數日有綵雲鸞鵠聲樂滿空徘徊山頂後有輶輿旛幢靈官駕龍鹿皆五色亦騎鸞鳳迎去奢昇天而去山下道俗觀望者甚衆

藍采和

藍采和不知何許人也常衣破藍衫六銖黑木腰帶闊三寸餘一脚著鞢一脚跣行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於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於城市乞索持大拍板長三尺餘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機捷諧謔人門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行則振鞋踏歌云踏踏歌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歌詞多率爾而作皆神仙意人莫之測但以錢與之繩穿拖行或散失亦不迴顧或見貧人卽與之或與酒家周遊天下人有爲兒童時見之者及斑白見之顏狀如故後踏歌濠梁間於酒樓上乘醉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於雲中擲下鞦衫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鞦衫等旋亦失亡

張果

張果隱於恒州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果有長生祕籙耆老云爲兒童時人見之已言數百歲常乘一白驢日行數萬里休則疊之其厚如紙置於巾箱中乘則以水噀之復成驢矣唐太宗高宗徵之不起則天皇后召之出山佯死於妬女廟前時方炎暑須臾臭爛生蟲於是則天信其死矣

居一豆云後隱於鳳州夏

聘山明皇後有人於恒州山中復見之開元二十三年明皇詔通  
事舍人裴晤馳驛於恒州迎之果對晤氣絕而死晤乃焚香宣  
天子求遊之意俄頃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之乃命中書舍人  
徐嶠通事舍人盧重玄齎璽書迎果果隨嶠到東京其唐明幸  
東都於集賢院安置肩輿入宮備加禮敬公卿皆往拜謁帝問神  
仙不答善息氣能累日不食數飲酒上賜之酒辭以小臣飲不  
過二升有一弟子可飲一斗明皇聞之喜令召之俄頃一小道  
士自殿簷飛下年可十六七美容旨趣雅淡謁見上言辭清  
爽禮貌臻備明皇命坐果曰弟子當侍立於側不可賜坐明皇  
愈喜賜酒飲及一斗不醉果辭曰不可更賜過度必有所失致  
龍顏一笑爾明皇又逼賜之酒忽從頂湧出冠子撲落地化爲  
榼蓋上及嬪御皆驚笑視之失道士矣但金榼在地覆之榼貯  
一斗酒驗之乃集賢院中榼也累試仙術不可窮紀果嘗云我

生堯丙子歲位侍中其貌若六七十許邢和璞者善知人夭壽帥夜光者善視鬼帝令和璞推果壽則懵然莫知密使夜光視之不見果所在帝謂高力士曰吾聞飲堇而無苦者奇士也時天寒因取以飲果三進頽然曰非佳酒也乃寢頃視齒焦縮顧左右取鐵如意擊墮之藏帶中出藥付其齒良久齒復生粲然駢潔上狩咸陽獲一大鹿令庖人欲烹之果曰此仙鹿也已滿千歲昔漢武元狩五年臣曾侍從畋于上林獲此鹿乃放之上曰鹿多矣時遷代變豈不爲獵者所獲乎果曰武帝放之時以銅牌誌于左角下遂命驗之果有銅牌二寸許但文字凋暗爾上曰元狩是何甲子至此凡幾年果曰是歲癸亥武帝始開崑明池今甲戌歲八百五十二年矣上命太史校其曆略無差焉上問葉法善曰果何人耶答曰臣知之然臣言之卽死今不敢言若陛下免冠跣足救臣臣卽得活上許之法善曰混沌初分

白蝙蝠精言訖七竅流血僵仆於地上遽詣果所免冠跣足自稱其罪果徐曰此兒多口過不責之恐泄天地之機爾上復哀懇久之果以水噴其面法善卽期復生帝益神之詔圖形集賢院下詔曰恒州張果先生遊方之外者也迹先高尙心入杳冥是混光塵應召至闕莫知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則將行朝禮爰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果屢陳老病乞歸恒州賜絹三百疋隨從弟子二人給驛肩舁到恒州弟子一人放回一人相隨入山天寶初明皇遣徵詔果聞示卒弟子葬之後發之但空棺而已帝爲立棲霞觀臣道一曰張果超凡入聖坐在立亡變化無窮道德純粹觀其留形住世與廣成子錢鏐輩不相殊得神仙者未易到也道德經曰治人事天莫若嗇夫惟嗇是謂早服早服謂之重積德重積德則無不克無不克則莫知其極莫知其極則可

以有國有國之母可以長久是謂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之道  
張果是也

許宣平

許宣平新安歙人也唐睿宗景雲中隱於城陽山南塢結庵以  
居不知服餌但見不食顏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或負  
薪以賣薪擔常挂一花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  
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時人莫問我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餘  
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人多訪之不見但覽庵壁  
題詩云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翫明月閑朝飲碧泉樵  
人歌隴上谷鳥戲岩前樂矣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好事者多誦  
其詩有抵長安者於驛路洛陽桐華間傳舍是處題之明皇天  
寶中李白自翰林出東遊經傳舍覽詩吟之嘆曰此仙人詩也  
詰之於人得宣平之實白於是遊及新安涉溪登山屢訪之不



得見乃題詩於庵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迷高迹  
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遼天鶴歸當千歲  
餘宣平歸庵見壁詩又吟曰一池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  
餘又被人來尋討著移庵不免更深居其庵後爲野火燒之莫  
知宣平蹤跡後百餘歲至懿宗咸通十二年郡人許明恕家有  
婢嘗逐伴入山採樵一日獨於南山中見一人坐石上方食桃  
甚大問婢曰汝許明恕家人邪婢曰是其人曰我卽明恕之祖  
宣平也婢言曰常聞家內說祖翁得仙多年無由尋訪宣平謂  
婢曰汝歸爲我向明恕道我在此山中與汝一桃食之不得將  
出山內虎狼甚多山神惜此桃婢乃食之甚美頃之而盡遣婢  
隨樵人歸家言之婢歸覺擔樵輕健到家具言入山逢祖翁宣  
平其明恕嗔婢將上祖之名牽呼取杖扑之其婢隨杖身起不  
知所之後有人入山內逢見婢童顏輕身衣樹皮行疾如風遂

入昇林木而去

薛昌

道士薛昌幽薊人唐天寶間棲止于蜀青城洞天觀忽得商陸酒飲之耳鼻血流死經三日蹙然而蘇肌膚潔白容狀頓少身輕目明勢欲飛舉數日之外洞見遠近雖山林崖巘不隔視聽時玄宗宗尙至道節度使延致賓館欲乘以駟騎送京師忽失所在或有見在大面山者

吳筠

吳筠字正節華陰人也通經義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耿不能與時俯仰去居南陽倚常山唐明皇天寶初召至京師隸爲道士籍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南遊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明皇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勅待詔翰林獻玄綱論三篇嘗問道對曰深於道者無如老子五千言

復問神仙冶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  
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  
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於帝筠亦以天下將不治求  
還嵩山詔爲立館未幾漁陽事作乃往茅山復東入會稽剡中  
嘗論谷神之妙則有玄綱論哀蓬心蒿目之遠於道則有神仙  
可學論䟽淪澡雪使無落吾事則有洗心棲巖賦修胸中之誠  
而休乎天君則有心目論契神頌至若遊仙步虛王化雜感之  
作凡四百五十餘篇禮部侍郎權得輿集而爲序始筠見惡於  
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喜孔巢父歌詩略相甲乙代  
宗大曆十三年於宣城道觀中忽焚香返真弟子邵冀元與其  
徒葬天柱之西麓私謚宗元先生

李白

李白字太白唐興聖皇帝九世孫白之母夢長庚星而孕因而

命之生於天后聖曆二年己亥五歲誦六甲十歲通詩書觀百家蘇題異之曰是子天才英特少益以學可比相如十五好劍術游神仙多居岷山游翫山水數有吟詠復登峨嵋游江淮觀雲夢娶許相園師孫女留雲夢三年喜縱橫術擊劍爲任俠輕財重施去之齊魯更客任城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徂徠山耽飲號竹溪六逸玄宗開元十六年上裴史書云制作不倦迄今三十春矣天寶三載甲申白與吳筠善筠待詔翰林白亦至長安見太子賓客賀知章於紫極宮因解金貂換酒爲樂知章見其文嘆曰子謫仙人也薦于明皇召見金鑾殿論當世事奏頌一篇帝賜食親爲調羹有詔供奉翰林白猶與飲徒醉於市帝坐沈香亭意有所感欲得白爲樂章召入白已醉左右以水頰呼內切面稍解援筆成文婉麗精切無留思帝愛其才白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鞵力士恥之摘其詩以激楊妃帝

欲官白妃輒沮白益驚放與賀知章李適之汝陽王璿崔宗之  
蘇晉張旭焦遂爲酒八仙人懇求還山帝賜金放還初出金門  
尋侍御不遇遂詠鸚鵡詩云落羽辭金殿飛鳴叱繡衣能言終  
見棄還向隴山飛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  
師授籙傳籙畢歸北海自此抵趙魏燕晉岐邠商於洛陽游梁  
最久復之齊魯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潯陽皆有詩文  
不記歲月白浮游四方嘗乘舟與崔宗之自采石至金陵著宮  
錦袍坐舟中傍若無人又常一日游華山過縣宰方開門決事  
白乘醉跨驢過門宰怒不知白也引至庭下曰汝何人輒敢無  
禮白乞供狀曰曾以龍巾拭唾御手調羹貴妃捧硯力士脫鞵  
天子門前尙容吾走馬華陰縣裏不得我騎驢宰驚悸起揖謝  
曰不意翰林至此白跨驢而去天寶十四載安祿山反永王璘  
東巡白避地廬山爲璘脅行永王璘兵敗當誅罪連及白郭子

儀請解官以贖白罪白遂得流夜郎時肅宗乾元元年也白先  
有詩自叙云半夜水軍來潯陽滿旌旂空名適自誤迫脅上樓  
船從賜五百金棄之若浮煙辭官不受賞反謫夜郎天至是半  
道承恩放還遂登巫山下瞿塘後過江夏潯陽金陵歷陽宣城  
二郡皆有詩詠不復可考白生平志慕神仙學宗老氏嘗有仙  
學古風云太白何蒼蒼星辰上森列去天三百里邈爾與世絕  
中有綠髮翁披雲臥松雪不笑亦不語真棲在巖穴我來問真  
人長跪問寶訣粲然忽自哂授以鍊藥說銘骨傳其語竦身已  
電滅仰望不可及愴然五情熱吾將營丹砂永與世人別又一  
篇云五鶴西北來飛飛凌太清仙人綠雲上自道安期生兩兩  
白玉童雙吹紫鸞笙飄然下倒影倏忽無留行遺我金光草服  
之四體輕將隨赤松子對博坐蓬瀛後於寶應元年十一月自  
金陵濟采石訪族人李陽冰因捉月赴水而終人謂之水解享

年六十四代宗立以拾遺召而白已解化有唐李太白文集行於世序云李白字太白隴西成紀人梁武昭王暕九世孫蟬聯珪組世爲顯著中葉非罪謫居條支易姓與名然自窮蟬至舜五世爲庶累世不大耀亦可嘆焉神龍之始逃歸於蜀復指李樹而生伯陽驚姜之夕長庚入夢故生而名白以太白字之世稱太白之精得之矣不讀非聖之書恥爲鄭衛之作故其言多似天仙之辭凡所著述言多諷興三代以來風騷之後馳驅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故王公趨風列岳結軌羣賢翕習如鳥歸鳳盧黃門云陳拾遺橫制頽波天下質文翕然一變至今朝詩體尙有梁陳宮掖之風至公大變掃地并盡古今文集遏而不行惟公文章橫被六合可謂力敵造化歟天寶中皇祖下詔徵就金馬降輦步迎如見綺皓以七寶牀賜食御手調羹以飯之謂曰卿是布衣名爲朕知非素畜道義何以及此

置于金鑾殿出入翰林中問以國政潛草詔誥醜正同列害能  
成謗格言不入帝用疎之公乃浪迹縱酒以自昏穢詠歌之際  
屢稱東山與賀知章崔宗之等自爲八仙之遊謂公謫仙人朝  
列賦謫仙之歌凡數百首多言公之不得意天子知其不可留  
乃賜金歸之遂就從祖陳留採訪大使彥允請北海高天師授  
道籙於齊州紫極宮將東歸蓬萊乃羽人駕丹丘耳陽冰試絃  
歌於當塗心非所好公遐不棄我扁舟而相歡臨當挂冠公又  
疾極草藁百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簡俾予爲序論關雎之義始  
愧卜商明春秋之辭終慚杜預自中原有事避地八年當時著  
述十喪有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寶應元年十一月己酉  
也憲宗元和初有人海上見李太白與一道士在高山笑語  
久之道士於碧霧中跨赤虬而去太白聳身健步追及共乘之  
而去其後白龜年至嵩山遙望東岩古木簾幙率地步至其傍



尊俎羅列有一人前曰李翰林相召龜年趨進其人裒衣博帶色澤秀發曰吾李白也子之祖乃白居易也雖不同代亦一時人以其道同今相往復吾自水解放遁山水之間因思故鄉西歸嵩峯中帝飛章上奏見辟於此掌牋奏已百年矣近過潼關有詞曰曾向桃源深洞一曲清歌舞鳳常記欲別時和淚出門相送如夢如夢殘月落花煙重龜年曰吾祖今在何處曰在五臺掌功德所從昔日之志也又出書一卷遺龜年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更修功行可得仙也後龜年遊潞州太守知有異術召而詢之庭下有二雀啾唧而過太守曰彼何言也龜年曰彼城西家開廩有餘粟在地共食之守使人驗之果然又見廐馬仰首而嘶問曰此又何言龜年曰彼言槽中料熟不可食復驗之亦然時近清明人吏驅羊二十餘口後一羊不行鞭之有聲守曰羊不行有說乎龜年曰羊言腹有羔將產乞生

然復就死守乃留羊月餘果產子後龜年放迹方外不知所之  
白海瓊云李白今爲東華上清監清逸真人白樂天今爲蓬萊  
長仙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七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劉玄和

先生姓劉名玄和號混成子其先彭城人也因晉南遷起家寄

于九江之都昌

康今屬南

父祖儒學樂道丘園於唐明皇開元二

年先生降誕幼卽穎悟長而不羣及盡孝養終親之禮年幾四

十有拔俗出塵之志遂入匡廬之龍興觀

卽今觀也

禮住持三洞

法師何子玉爲師天寶二載得度爲道士繼有異遇一棲五老

峯石室五十二年苦節霜露餐餌松檜咽二景之流霞養三田

之玉醴眞璞不琢大器晚成猛獸衛庵靈鶴如畜斯乃道氣眞

淳物我莫干情識兩忘和之至也山之北隅有岩峯然而高先

生手植木瓜於其下至今號爲木瓜岩

其地險峻

先生忽一日

下觀之西自植松檜鑿丹井汲水以療人之疾多獲痊愈庭有  
老杉其高百尺亦先生之手植德宗貞元中吳元濟不臣亂兵  
淮下洪帥命幕府王邁奉表京師爲淮寇所掠邁家人詣山悲  
叩先生乃曰觀中有司命司錄二真君者乃玉皇之侍臣汝可  
精禱當卽爲拜章未幾有二神人導邁車騎疾馳千里由是脫  
難歸家此先生拜章之驗也自是朝野景慕當代名賢順風稽  
首先生惟夷心靜默虛己濟人他無求於世年八十六於貞元  
十年十月十八日忽顧謂門弟子范仙舟曰吾久住五老峰將  
遊金華玄譜有名吾卽往矣汝等各宜勤苦學道無自沈墜言  
訖而化治命藏劍於柏壇門人稟其遺旨當往之日白鶴翔鳴  
晴天雷震異香芬馥驗之則尸逝柩空乃葬其履舄後范仙舟  
等崇立殿堂以昭嚴奉仙舟後亦得道莫知所終

楊泰明

楊孝子名泰明不知何許人也本儒生事父母極孝時呼爲楊孝子嘗爲汾陽王郭子儀幕客性恬淡不貪爵祿每勸子儀曰軍政雖曰尙嚴然人命至重不可輕殺以故子儀掌兵二十餘年不妄誅戮軍士愛之如父兄皆泰明之力也嘗謂終日戰鬪有傷慈心遂出爲長安令唐代宗永泰元年乃易道士衣棄官潛遁初隱茅山以其淺近遂來廬山峯頂結庵造青精飯辟穀造松柏爲香禱于九天使者真王求長生之道積四十年當秋晴月滿之夜天宇清霽忽於虔禮之地見神人金冠絳袍白珠結縫傍有一人執玉斧一人捧玉函神人曰我乃九天使者探訪人間善惡以汝積世有功於民秉心清苦精持道行誠達九天玉清太素三元君命我授汝九天太真道經泰明伏地稱謝神人徐啓玉函授以寶書仍告戒曰始終精勤不替道成之日吾當召汝語訖風雲驟起已失所在開經觀之乃高上大洞經

三十九章一號九天太真道經泰明從此依經行持屏迹塵世  
凡三十六年憲宗元和八年正月一日日中祥雲迎繞於庵前  
泰明遂乘雲昇騰而去

李賀

李賀字長吉系出鄭王後唐之宗子也七歲能辭章韓愈皇甫  
湜始聞未信過其家使賦詩援筆輒就自目曰高軒過二人大  
驚自是有名爲人纖瘦通眉長指爪能疾書每山騎弱馬從小  
奚奴背古錦囊遇所得書投囊中暮歸母探囊見所書多卽怒  
曰是兒要嘔出心乃已以父名晉肅不肯舉進士愈爲作諱辯  
然卒亦不就舉辭尙奇詭所得皆驚邁絕去翰墨畦逕當時無  
能效者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管爲協律郎卒年二  
十七位一云享年二十四賀將終忽晝見一緋衣人駕赤虬持一  
版書若太古篆或霹靂石文者云今奉上命召李長吉賀了不

能讀欵下榻扣頭言阿彌老且病賀不願去緋衣人笑曰帝成  
白玉樓立召君爲記天上差樂不苦也賀獨泣邊人盡見之少  
之賀氣絕常所居牕中勃勃有煙氣聞行車嘒管之聲太夫人  
急止人哭待之如炊五斗黍許焉宣室志云李賀卒其母夢賀  
曰上帝近都丹圓建白瑤宮召我爲新宮記又作凝虛殿使我  
等纂集樂章

軒轅彌明

衡山道士軒轅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湘間九十餘年

南岳總勝

集云靈麓峯卽岳麓也在湘水之西係二十洞真墟福地宋朝改賜景德微廟朝改爲岳麓萬壽宮唐軒轅彌明嘗隱于此

善捕鬼物囚繫蛟螭虎豹人莫知其壽進士劉師服嘗於湘南  
遇之唐憲宗元和七年十二月四日彌明自衡山過太白知師  
服在京夜抵其居宿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與師服擁爐說詩  
彌明在坐貌極陋又作楚語喜視之蔑如也彌明軒衣張目指

爐中石鼎，謂喜曰：子既能詩，可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但貌事之，不知其有文也。喜其說先，題首句云：「巧匠斲山骨，剝中事烹煎。」次傳喜喜踊躍綴其下曰：「直柄未當權，塞口且吞聲。」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卽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師服曰：「我不解世俗書，子爲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菌蠢，豕腹脹彭亨。初非似經意，其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慚駭，復以多窮之師服又曰：「外苞乾蘚文，中有暗浪驚。」喜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復令師服書曰：「謬當鼎鼐間，妄使水火爭。」師服曰：「大似烈士膽，圓如鐵馬纓。」喜曰：「上比香爐尖，下比鑑面平。」彌明曰：「秋瓜未落蒂，凍芋強抽萌。」師服曰：「一塊元氣閉，細泉幽竇傾。」喜曰：「不值輸瀉處，焉知懷抱清。」彌明曰：「方當洪爐然，益見小器盈。」師服曰：「睨睨無刃迹，團團類天城。」喜曰：「遙疑龜負圖，出曝曉正晴。」彌明曰：「旁有雙耳穿，上爲孤髻撐。」師服曰：「或訝短



尾銚又似無足鎗喜曰可惜寒食毬擲此傍路坑彌明曰何當出灰池無計離餅罌師服曰陋質荷斟酌狹中愧提擎喜曰豈能煑仙藥但未汗羊羹彌明曰形模婦女笑度量兒童輕師服曰徒爾堅重性不過升合盛喜曰傍似廢穀仰側見折軸橫彌明曰時於蚯蚓竅微作蒼蠅鳴師服曰以滋翻溢衍實負任使誠喜曰常居顧眄地敢有漏泄情彌明曰寧依煖熱弊不與寒涼并師服曰區區徒自效瑣瑣不足呈喜曰回旋但兀兀開闔自鏗鏗喜思益苦務欲勝彌明每搜索欲出口而聲益悲筆欲下則復止卒亦不奇二子賦十餘韻彌明應之如響皆穎脫含譏諷夜將闌二子思竭不能續起謝曰尊師非世人能屈也某輩服矣願就弟子列不敢更輪詩彌明奮然曰此篇不可不成也謂師服曰把筆吾與汝就之乃曰全勝瑚璉貴空有口傳名雖此俎豆古不爲手所振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晶願君勿譌

誚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訖俾讀之謂二子曰章不已就乎二子齊應曰就矣彌明曰子皆不足與語此寧爲文耶吾就子所能而作爾非吾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吾所聞者子皆不足以聞也獨文乎哉吾語亦不常聞也吾閉口矣二子大懼起立而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聞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解何書卒不應不自得卽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二子怛然失色不敢少喘斯須二子亦困睡及覺已失彌明聞童僕曰天將明道士出門覓之已不見二子驚異攜詩詣韓愈訪其人愈曰聞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爲石鼎聯句序彌明嘗過八桂堯廟有題墨在焉後人已刻諸石云宋理宗朝國史蕭山則撰衡山新剏彌明隱居記云水簾洞南嶽清絕境端平二年七月晦江西蕭山則晨遊嗜其清過午不能去同遊三道人欲困僕色欲食皆棄子坐天旒亭獨吟得老樹仙休影寒泉客漱

飢之句有椎結叟援壑來叩所吟以前句對卽續云此中山廣大輕易莫吟詩貌冷而言寡問所自曰西方白龜所宅白水國問姓名不應拾墮松畫崖石云唐天降我日月照我韓愈知我忽袖出草一株珊瑚狀白子飢乎啗此徑行疑其異人亟追及問適留我何藥不顧子按本草經赤芝生衡山殆芝類會道士羅志真邀翫白龜泉方悟白水泉也愈彌也日月明也必彌明因諗志真泉有是叟否曰無有然詎知不隱此屋於泉上像而祠之或曰彌明卽愈非他人噫叟告我矣或曰叟之傳以石鼎詩以退之序不以祠噫叟逝幾劫語業之結習猶未化高踞傲劉侯之氣亦未除而由唐元和後到今此山乃不知有叟予幸遇叟志真幸聽予安神予棲一也補山闕典二也其數邪隸彌明隱居爲之榜且用楚歌招之詞曰鸞先驅兮駕鴻之太白兮道誰逢石鼎小兮語大名高出兮衡峯仙歸來兮曷年吟不老

兮楚天詩藏山兮卷幾木羽祕兮無傳鼎中句兮仙餘凡骨蛻  
兮仙如薦玉英兮丹溜浩揚靈兮起予淳祐二年又書石鼎聯  
句圖後云唐人譔賈島碣云石鼎聯句所稱彌明卽君也島乃  
浮屠范陽人彌明則道士衡山人全不合碣妄寧可信

劉商

劉商彭城人也家於長安好學強記攻文有胡笳十八拍頗行  
於世兒童婦女悉誦之進士擢第歷臺省爲郎中性耽道術逢  
道士卽師資之煉丹服氣靡不勤切每嘆光景甚促筋骸漸衰  
朝馳暮止但自勞苦浮榮世宦何益於己古賢皆棄官以求道  
多得度世幸畢婚嫁不爲俗累豈劣於許遠遊哉是以託病免  
官入道遊及廣陵於城街逢一道士賣藥聚翫頗衆人言多有  
靈效衆中見商目之甚相異乃罷藥攜手登樓以酒爲歡道士  
所談自秦漢歷代事皆如目覩商頗驚異卽師敬之復言神仙

道術不可得也。及暮商歸，僑止道士下樓，閃然不見。商益訝之。翌日，又於街市訪之道士，仍賣藥。見商，愈喜，復挈上酒樓，劇談歡醉。出一小藥囊，贈商，并戲吟曰：「無事到揚州，相攜上酒樓。藥囊爲贈別，千載更何求。」商記詞，得囊。暮乃別去。後商尋之不復見也。商乃開囊視，重重紙裹一葫蘆，得九粒藥，如麻子。依道士口訣吞之，頓覺神爽，不飢，身輕飄然。過江遊茅山，久之復往，宜興張公洞。當春之時，愛菴畫溪之景，乃入胡父渚，葺居隱於山中。近樵者猶見之，曰：「我劉郎中也。」莫知所止，蓋已爲地仙矣。

### 劉瞻

劉瞻

僑音

小字宜哥，兄瞻也。瞻家貧，好道，常有道士經其居，見瞻

異之，問知道否。曰：「知然。」瞻性饒俗氣，業應未淨，詎可強學道士。曰：「能相師乎？」瞻曰：「何敢？」於是師事之。隨道士入羅浮山，瞻與瞻俱讀書。瞻山棲求道，無巾裹髮，角布衣。事道士爲文，而瞻性慕

榮達瞻謂瞻曰鄙必不第則逸於山野爾得第則勞於塵俗矣然慎於富貴四十年當有驗瞻曰神仙遐遠難求秦皇漢武非不區區也廊廟咫尺易致馬周張喜貞可以繼踵矣自後瞻愈精思於道乃隱於羅浮山瞻進士登科屢歷清顯及陞輔相頗著燮調之稱俄謫南行次廣州潮臺泊舟江濱忽有鬚角布衣少年衝暴雨而來衣履不濕欲見瞻左右皆訝乃語之但言宜哥來也以白瞻問形狀具以對瞻驚嘆乃迎而見之瞻顏貌可二十來許瞻已皤然衰朽爲逐臣悲喜不勝瞻復勉之與爾爲兄弟手足所痛曩日之言今四十年矣瞻益感嘆謂瞻曰可復修之否瞻曰兄身邀榮寵職和陰陽用心動靜能無損乎自非弟奈何況是已昇天仙詎能相救爾今惟來相別非來相救也於是同舟行別話平生隔闊一夕失瞻所在今羅浮山中時有見者瞻乃南行歿於貶所矣

### 羅萬象

羅萬象不知何許人有文學明天文洞精於易節操奇特惟布衣遊行天下居王屋山久之後遊羅浮山歎曰此朱明洞天昔葛稚川曾棲此以煉丹今雖無鄧嶽相留聊自駐泊爾於是愛石樓之景乃於山下結庵以居常餌黃精結庵服氣數十年或出遊曾城泉山布水下採藥及入福廣城市賣藥飲酒來往無定或一食則十數人之食或不食則莫知歲月光悅輕健日行三四百里緩行奔馬莫及後却歸石樓庵竟不復出隱於山中矣

### 殷文祥

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遊行天下人言久見之不測其年壽面光白若四十許人到處或易其姓名不定也曾於涇州賣藥時靈臺蕃漢疫癘俱甚

得藥入口卽愈皆謂之神聖得錢則施之於人而常醉於城市間周寶於長安識之尋爲涇原節度迎之禮重慕其道術還元之事及寶移鎮浙西數年後七七忽到復賣藥寶聞之驚喜遽召之師敬益甚每醉自歌曰解醞須史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爐煉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餘種瓜釣魚若葛仙公術也鵲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唐德宗貞元年中有外國僧自天台鉢孟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建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害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樂從遊連春入夏自旦及暮閭里之間殆于廢業寶一日謂七七曰鵲林之花天下奇絕常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



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鵲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乎七七乃問何人深夜到此女子曰妾爲上玄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卽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拆藥及九日爛熳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落花在地後七七偶到官寮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娼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栗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資於歡笑乃以栗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嘆唯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堪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亂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栗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悉如舊略無所損或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

酒削木爲脯使人退行止船卽住呼鳥自隨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茆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愜爾凡諸術不可勝紀後二年薛玄劉浩作亂寶南奔杭州而寶總戎爲政刑或無辜前上饒收陳全裕經其境作之以禍赤其盡族寶八十三筋力猶壯女妓百數蓋得七七之術後爲無辜及全裕作厲一旦忽殂七七劉浩軍變之時甘露寺爲衆推落北崖謂墮江死矣其後人見在江西十餘年賣藥入蜀莫知所止其鵠林寺花兵火焚寺失其根株信歸閬苑矣

譚峭岩

譚峭岩茅山道士唐敬宗寶曆中遊天台江浙間年貌如二十許人人亦不知其有道務以陰功救物常遺金于途以拯貧乏或報殊不認問其故則曰陰真君化土爲金以賑不足吾恨未

能且無用之物以邀人亦何怪久而知其有術神丹以化瓦礫符篆以制鬼神或者話隋煬帝東巡事峭岩忽失言曰大業年中開丹陽河斷三岡脉其下血流吾嘗往觀之由此知峭岩之壽蓋數百年矣弟子鄧甲久事之授以丹訣符術則不能盡其妙但陸擒兕虎水縛蛟螭而已峭岩謂曰人賦分有定水石能致其熱火不能致其寒雖盡吾之道而汝則止是矣文宗開成中輕舉於南嶽矣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八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三十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葉法善

葉法善字道元處州括蒼人世爲道士母留氏晝寢夢流星入口吞之有娠十五月而生七歲溺大江三年而還父母詢其故曰青童引我飲以雲漿復朝太上故少留爾及冠長九尺性淳厚天然不苟葷遇青城趙元陽授遁甲嵩陽韋善俊授八史由是自能厭劾鬼佐因卜居卯酉山有巨石當路行者迂徑避之遂投符石自起嘗遊白馬山石室中遇三神人皆錦衣寶冠謂法善曰我奉太上命以密旨告子子乃太極紫微左仙卿以校錄不勤謫於人世速宜立功濟人佐國當復元任今以正一三五之法今授於子宜勉而行之言訖而去而後馘滅妖凶靡所

不驗唐高宗聞之故寵以官不拜請度爲道士留內齋禮賜于甚厚時帝悉召方士化黃金治丹法善上言丹不遽就徒費財與日請覈真僞帝然之凡百餘人皆罷嘗在東都淩空祠爲壇以祭都人悉往觀有數十人自奔火中衆大驚救而方免法善笑曰此爲魅所憑吾法攝之爾詢之果然病亦皆愈歷高宗中宗朝五十年往來山中時時召入惟不愛浮屠法常力詆之議者淺其好憎然以術高卒莫之測中宗景龍四年三月九日三神人復降傳太上命云汝當輔我睿宗及開元帝曰未可隱迹山岩以曠委任時二帝未立而廟號年號已先知之所以於睿宗明皇陰有助力士蕃進寶函封題曰請陛下自開無令人知法善奏曰此不祥也宜令蕃使自開之既開果有弩箭自函而發中蕃使而死睿宗先天中拜鴻臚卿員外置越國公舍景龍觀祖國重諡有道先生父惠明贈歙州刺史寵映當世時僚庶

受籙者不可勝數叔祖靖能有道術仍善屬文高祖時直翰林爲國子祭酒汝陽王嘗飲靖能靖能曰有生徒能飲當令上謁翌日有通謁者曰道士常持滿見之侏儒也談胚渾之道飲以酒至五斗許忽醉倒乃一甕也錢塘有巨蜃溺舟經涉者苦之法善以符投水其蜃自斃開元初明皇以元夕觀燈於上元陽宮謂無如此之盛法善曰西涼府今夕之燈亦可亞明皇異之求往則俾合目頃刻而至因以鏤鐵如意貫酒翌日遣使求之果在又中秋夜與上遊月宮聞天樂問其名曰紫雲曲上素曉音律默記之遂著樂府更名曰霓裳羽衣曲時月宮還過潞州俯視城郭悄然但月色如晝法善取玉笛請上奏一曲仍投金錢子城中僅旬浹潞州奏中秋夜有天樂臨城兼獲金錢以進師居四明之下天台之東數年忽於五月一日有一老叟詣門號泣求救門人謂其有疾白于師引而問之曰某東海之龍也

天帝勅我守八海之寶一千年一更任無過者則籍于仙品某已九百七十年矣微勩垂成近有波羅門逞幻術居于海岸晨夕禁呪積三十年法將成五月五日海告竭矣其統天鎮海之寶上帝制靈之物必爲波羅門所取至日乞以丹符相救師既飛符海水復舊其人愧嘆赴海水而死翌日龍輦寶貨以謝師師曰林野棲神之所珠璣寶貨無所用之遂不受謂龍曰巖石之上去水稍遠若致一清泉卽爲佳惠爾是夕聞瀟瀟風雨聲達旦繞山齋石渠泉水環流至今謂之天師渠燕國公張說常與師會飲師曰此有麴處士性謹而訥頗耽酒鍾石可也召至其形侏儒腰數圍拜揖之禮頗樸拙酒至輒盡而神色不動師忽叱之曰曾無高談雅論惟務耽酒何所用哉因扶之乃一巨榼爾至開元八年尸解于景龍觀或言生隋大業丙子卒壬戌蓋百有七歲解化之後明皇思之降制曰故道士具官葉某天



真精密妙理幽暢包括祕要發揮靈符固以冥默難言希夷罕測而情棲蓬閬迹混朝伍保黃冠而不拔加紫紱以非榮卓爾孤芳泠然獨往勝氣絕俗貞風無塵金骨外聳珠光內映斯乃體應中仙名升上德朕嘗聽政之暇屈詢至道公以理國之法屢奏昌言謀參隱諷事宜洪益嘆徽音之未泯悲縣解而俄留何莫愁遺殲良奄及永惟平昔感愴予懷宜申禮命式賁泉壤可贈越州都督勅葬于松陽百官縞素泣送國門之外仍度其姪潤州司馬爲道士師有弟子百餘人惟暨齊物尹惜爲入室矣

### 邢和璞

邢和璞不知何許人隱居瀛海間善筭心術凡人心之所計布筭而知之卜居嵩穎間著穎陽書三篇有筭心旋空之訣復能以法活死者唐明皇開元十二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有

友人居白馬坡下和璞至死已踰日當其母哀之和璞遂置尸于牀引其衾同臥閉戶良久起具湯沐而猶未甦復與之寢須臾卽活又崔司馬者與和璞善因疾篤曰先生何棄我耶已而聞寢壁有穿穴聲窺之有微隙漸大見導從數百人一人紫衣大冠坐車中謂崔曰邢先生令太乙相救言訖而去其疾遂愈隙穴亦尋失矣房瑄爲桐廬宰待和璞甚善暇日因攜手出城不覺行十數里至夏谷村有廢佛堂松竹森映共坐其下和璞以杖擊地令侍者掘之深數尺得一瓦瓶中有婁師德與永公書和璞笑謂瑄曰省此乎瑄髣髴前世嘗爲僧名永和璞曰君當爲宰輔善自愛然其終必食鱸棺以龜茲不在私第不在公館不在寺宇不在外家瑄後果踐台輔謫居閬州臥疾紫極宮稍愈太守召會郡齋進鱸食畢疾復作夢神人曰邢真人之言信矣翌日果終前有賈者拖龜茲板爲老君帳因假以爲棺和

璞廬終南學道者多依之時崔晤與其友恭事左右一日謂其徒曰旦夕有異客子等爲予設具又戒曰謹毋窺伺翌日果一人至其長五尺闊三尺首居其半衣緋執笏鼓髯大笑吻角侵耳作劇談多非人間語崔晤欲見不自正遂趨而過客熟視謂和璞曰此非泰山老師乎曰然食訖而去和璞謂晤曰此上帝戲臣也言泰山老師子能省乎晤垂涕曰少聞先人言某寶老師之後身然前身不甚記和璞後亦不知所之

### 申元之

申元之者不知何許人游名山博採方術得內修度世之道唐明皇開元中召入上都開元觀時張果邢和璞羅公遠葉法善尹愔何思遠史崇尹崇祕希圖佐佑真風翼戴人主帝游溫泉幸東都元之常扈從善談清靜上每延問動移晷刻惟貴妃與內人趙雲容侍晨展得聞其論雲容嘗侍茶桑間輒乞藥以希

延生元之曰我所惜但汝不久世雲容復懇乞不已元之愍其  
恭勤乃與絳雲丹一粒曰汝服此死必不壞但大其棺廣其穴  
含以珠玉疏而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淪胥百年外可以復生  
此太陰煉形之道即為地仙復百年當遷洞天矣雲容從幸東  
洛病于蘭昌宮特以元之之言問貴妃上命中人陳元造如其  
所請而瘞之至憲宗元和末已百年雲容果再生元之亦隱顯  
無常自號田先生識者相傳魏時人已數百歲龍城錄云八月與  
申天師遊月宮寒氣逼人清露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光中笑一  
大府榜曰廣寒清虛府少前見素娥十餘人皓衣乘白光中笑一  
於廣庭善稍同今併存之麗上皇歸製寬裳傳大衣概如此事  
與葉法善稍同今併存之麗上皇歸製寬裳傳大衣概如此事

羅公遠

道士羅公遠一名遠鄂州人也一云彭州九隴縣人修道宇于瀛  
沅化常往青城羅川間歷周隋唐年數百歲乍老乍少韜晦名  
迹唐明皇開元中春三月鄂州刺史燕屬吏于郡之園亭士庶

遊覽者無不至有一白衣長八九尺容儀端偉門吏初疑之俄有一小童見而叱之曰汝何故離本處輒來此宜速去白衣遂攝衣而走吏乃執小童白刺史因問其族云姓羅名公遠幼學道術適見守江龍來此與明公逐之刺史未之信曰須令我見其形曰請俟後日及期於江干穿一小圳僅尺餘以引江水刺史與郡人皆至須臾有一白魚長五六寸隨流而入騰躍漸大煙如線頃之黑氣橫空咫尺不辨公遠白刺史與郡人遽上津亭未至雷電而雨既少霽見一白龍於江心頭與雲連食頃方隱時明皇好方外士刺史具以聞因召見每問無不稱旨劍南有果謂之曰熟子張果葉法善與上以術取之曰午後必至其日擁爐公遠始與坐抵暮不至張與葉相顧曰莫是羅君不公遠笑於爐中撥出一火筴斯須使者持日熟子至葉詰之曰到京城烈焰亘天無路可過通稍息方得到此諸公皆失色上每

召公遠與法善金剛三藏試法而公遠常勝凡出入禁中或以微言規諷或以直道獻替馘崇驅妖召龍致雨尤善自隱上欲傳其術公遠曰陛下玉書金簡已格九清宜襲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豈可以四海之尊萬乘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徇小術耶若盡臣術必懷璽入民間困於魚服也上不悟遂辱罵公遠公遠走入殿柱中數上過上愈怒劈柱追之既見復入玉碣中又擊碣爲數十塊皆有公遠之形上謝之乃如故上強之不已因教焉然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常餘衣帶不爾影迹及公遠自試則驗厚賜金帛然卒不得其妙上怒遂斬之有中使輔仙玉自蜀還遇公遠駕而西謂仙玉曰吾晉成帝咸和年間入蜀棲息林泉以修真爲務聞天子好道乃捨煙霞之樂冒於塵世欲以至道教人主上延我於別殿而索靈藥我告以人間之府藏葦血充積三田未虛六氣未潔請以十年爲約而

受乃不能守，因小術加我以丹頸之戮，一何虐焉！然得道之人，形氣混合，豈能以世俗兵刃水火害於我哉？但念主上列丹華之籍，有玉系之舊，而眷眷之情不能已，因袖出一書，謂仙玉曰：『可以此達上云。』我姓羅，名公遠，靜真先生弟子也。上必悟焉。仍涼曰：『小隱居山，食果飲水，度流年而已。』赴闕，治道惟食三棗，上嘆息，送肅明觀，遣內侍郭道贊送棗二盤。六月，再召見，上引入內閣，賜坐，與觀寢殿蓮池，問比地亢陽有秋，失望奈何？智涼曰：『誠能動天，願陛下秉誠，賜臣夜醮，必致甘雨。』制可。醮竟，雷雨隨應。上大悅，因問治國之要，對以聖人道在心，不在他求。賜紫衣一襲，度爲道士。自是，旬辭闕庭，奉詔歸舊隱，煉丹，賜絹五百疋。二十七年，丹成，詔詣闕，賜資優渥。肅宗至德二載，召不赴。乾元初，享年百有四十，月解于浮雲觀。

薛幽棲

薛幽棲蒲州寶鼎人也。性沈靜，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好聞方外事。唐明皇開元中，及進士第，年始弱冠，調官陵郡尉，秩未滿，有林泉之興，遂拂衣去，服冠褐，出入青城峨嵋間。久之，遊鶴鳴山，訪漢天師治所，修行僅一紀，而道氣愈充。天寶初，復遊南嶽，卜棲真之地，乃晦其名氏於五老峯之下，遊心於自得之場，曠然無所係，而能和光混俗，毀方瓦合，其於三洞真誥，靡不該覽。故幽人逸客，嚮風稟受，日集于左右，而師辯論宏博，隨其根性，各有所發明。進玄微論三卷，上稱賞其達悟，未幾，尸解于墨山。嘗註靈寶度人經，見行世。衡嶽總勝集云：今凌虛宮有天香臺，乃註經之所。曉夕雲煙，如香繚繞。

王柯

王柯字仙柯，青城橫源人也。縣一云蜀州永康母丁氏夢大星照身，及覺，室內有光，因而有孕。生而紫胞綠脉，形狀異常，幼穎異。



拔俗家巨富不以經意長則仁慈好善見老弱窮困者惻然哀之形於顏色周急施惠每大雪時施粒食以濟禽鳥後遇至人傳丹訣於乃居側洞中修煉歷年無成鼎忽破丹乃化爲金線石後因徧行山園一日至味江龍潭又上西峯遇道士煉丹柯乃助其薪炭奉事三年寒暑不移道士嘉其志授以祕訣今內修上道外積陰功丹成復分遺之柯服丹漸覺神爽氣逸身輕意暢門側有大柏數株騰身而舉已在栢杪因此昇天而去今栢猶在乃唐高宗儀鳳三年中得道也其地卽今羅家山道士乃羅公遠云

李聿

李聿唐宗室也羅公遠於明皇燕閒講論道妙出入含元殿曾試之後授歙州刺史與家屬之官甫過大江乃爲鼉所祟拘聿之魂而附其形自其家赴任一日公遠校錄水府見之於是飛

符誅鼉而還聿之魂聿乃棄官入青城山太一洞請符以救其室遂依公遠學道後證仙果今列侍左右云

杜昇

杜昇字可雲自言京兆杜陵人也莫測其年壽不食常飲酒三斗不醉顏甚悅澤若三十許人裹大方巾破帽冬夏常着綠布衫而言談甚高頗有文學人有與換新巾衫必受之舊者竟不脫得新者出門逢人便與常遊城市間醉行能沙書好於水碗及盆內以沙書龍字浮而左右轉或叱之則飛起高丈餘隱隱若雲霧作小龍形呼之復下水中不就人求錢人自以錢予之召入穿檐行少頃之間得錢甚多便散與貧人及酒家如此到處日日爲之人皆不厭以錢予之疑以術惑於衆也冬則臥於雪中三兩日人以爲殭斃矣或撥看之徐起抖擻雪而行猶若醺酣氣出如夏醉睡醒也杜孺休邠國公琮之子也爲蘇州牧

或聞可雲在城市極喜乃延入拜之呼爲道翁賓客僚屬皆訝之孺休曰先君出鎮西川日與此道翁深相喜重常來去書齋中時孺休纔年十餘歲今五十餘歲別道翁四十年而妝飾顏貌一如當時乃留之郡齋咨以道術可雲曰但以政化及人慈愛爲意況今多事尤在保身未能脫屣世塵委家林野宜遠於兵傷道術未可問也時郡人以錢帛與之阻讓不可出城便散與人孺休敬之愈甚可雲或與孺休賓僚聚飲有倡和者而可雲出口成章屬意深遠多神仙旨趣人無以綴之後軍亂孺休果爲兵傷而死人見可雲亦被傷殺頃之但有舊衫一領作三四段斫破痕在地後數日人多見可雲過松江浙江經杭越衢信入江西市醉吟沙書如故又一年人於湖南見之問蘇州事歷歷話而笑復言曾居南嶽卽當去矣詳而究之是得隱形解化之道人莫知也

臣道一曰杜昇得道彌深混俗處世忘情詩酒絕粒麤衣觀其方巾布衫雖舊不脫人予新者必以遺人冬則臥於雪中常日遊於城市蓋亦莫考其年壽幾何矣倘以當時巾服觀其人未必知其得道也真仙隱顯翫世豈易窺哉故道德經曰是以聖人被褐懷玉

羊情

羊情泰山人也以世祿官家于縉雲明經擢第解褐喜州夾江縣尉罷歸縉雲兄忻爲台州樂安令情幽棲括蒼山性惟沈靜薄於世榮志尙逍遙常慕道術一旦妻暴亡曰莊生鼓盆以爲達者今樂矣葬之不亦宜乎男且有業女已有歸永無累也後遊阮郎亭崖上去地十餘丈有篆書刻石字極大世傳阮肇題後盛成使匠人鑿石摸搭之乃唐李陽冰嘗爲縉雲令遊此亭題詩曰阮客身何在仙雲洞口橫人間不到處今日此中行情

於亭側與縉雲觀道士數人花時飲酒日午忽仆地若斃氣息猶暖乃舁還家七日後方醒鄉里之人與道士俱往問之惜曰初爲一人青幘絳服自稱靈英邀入洞府中見樓觀宏麗鸞鶴徘徊天清景暖異於人間須臾一石穴中有物飛出狀如簞青色柄長靈英指之曰此青靈芝也可食之得仙惜覺飢方甚取坐於石上食之味甘美俄而都盡靈英曰爾夙有仙分今日遽得見仙官乃引見仙官戴遠遊冠霞帔羽衣三人文武侍從極多靈英謂惜曰一人小有天王君一人華陽大茅君一人隱玄天佐命君惜歷拜之咸曰有仙骨未能飛昇猶宜地上修煉俄而靈英送出乃括蒼洞西門也惜方悟此身後不喜穀氣但飲水三升日食百合一盞身輕骨節皆動抖擻如竹片及拍板聲又多言語吟詠若與人談話晝夜不已時或以紙二三百幅書之頃刻皆成文字人莫能識惜讀之悉是文章道侶好事者依

口錄之實亦清辭麗句多神仙瀛洲閬苑之意如此經年清瘦輕健及二年漸肥白不食百谷惟飲水三年漆髮童顏行輕似飛飲酒三斗不醉居常衣布褐後往樂安省兄一日到又往天台亦一日到日行三四百里復歸仙都山餌藥養氣二十餘年後南行入委羽山人莫得見矣

○譚峭

譚峭字景升唐國子司業洙之子幼而聰明及長頗涉經史強記問無不知屬文清麗洙訓以進士爲業而峭不然迺好黃老諸子及周穆漢武茅君列仙內傳靡不精究一旦告父出遊終南山父以南山近京都許之自經終南太白犬行王屋嵩華泰岳迤邐遊歷名山不復歸寧父馳書責之復謝曰茅君昔爲人子亦辭父學仙今峭慕之冀其有益於父母父母以其堅心求道不以世事拘之乃聽其所從而峭師於嵩山道士十餘年得

辟穀養氣之術惟以酒爲樂常醉騰騰周遊無所不之夏則服  
烏裘冬則綠布衫或臥於風雪霜中經日人謂已斃視之氣怵  
怵然父常念之每遣家僮尋訪春冬必寄之衣及錢帛峭捧之  
且喜復書遽遣家僮乃厚遺之纔去便以父所寄衣出街路見  
貧寒者與之及寄於酒家一無所留人或問之何爲如此曰何  
能看得爲盜所竊必累於人不衣不食故無憂也常欣然或謂  
風狂每行吟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鞞鞋拋向海東邊蓬萊信道  
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爾後居南嶽煉丹成服之入水不濡  
入火不灼亦能隱化復入青城山去也峭嘗作化書南唐宋齊  
丘竊其名爲已作見行世宋仁宗嘉祐五年夏四月碧虛子題  
化書後序云鴻濛君曰吾嘗問希夷先生誦此書至稚子篇掩  
冊而語吾曰吾師友譚景升始於終南山著化書因遊三茅經  
歷建康見宋齊丘有仙風道骨雖溺機智而異乎黃埃稠人遂

引此篇云，稚子弄影，不知爲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爲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爲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爲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齊丘終不悟，景升乃出化書授齊丘，曰：是書之化，其化無窮。願子序之，流于後世。於是杖輟而去。齊丘奪爲已有，而序之耳。噫！昔向秀述南華解義，未傳而死，郭象偷改成注，誠罪人也。今譚君名刻於白簡，身不老於人間，齊丘敢縱其盜心，蔽其仙迹，其罪大者也。果不得其死，宜乎哉！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薛季昌

薛季昌者河東人

南嶽總勝集云漢州綿竹人也

家世皆以官顯季昌自幼不

好榮不茹葷衣常布素酷好山水一日遊青城遂南如桃源後遇正一先生司馬承禎於南嶽授三洞經籙研眞窮妙勤久不懈故高眞屢降異香妙樂時聞於靜室中唐明皇召入禁掖延問道德乃談極精微上喜恩寵優異尋卽還山上命賦詩贈序曰練師志慕玄門栖心南嶽及登道錄忽然來辭願歸舊山以守虛白不違雅志且重精修若遇至人神藥時來城闕也詩曰洞府修真客衡陽念舊居將成金闕要願奉玉清書雲路三天近松溪萬籟虛猶宜傳祕訣來往候仙輿季昌嘗撰道德玄樞

以總頤真妙注九真降聖觀復華蓋舊隱修煉丹成一日忽謂弟子曰祝融峯今夕有天真之會予被召當往遂凌虛而去不復返後建凌虛宮

田虛應

道士田虛應者字良逸齊國人爲性樸拙吐露無忌諱隋文帝開皇中侍親於攸縣以喧究遷南嶽躬耕於紫蓋峯以盡子職凡五十餘年母既去世乃遊五峯放志自適唐高宗龍朔中州牧田侯於嶽觀構降真堂以居之田千乘贊以粉壁所授上清大洞祕法自正一先生傳薛季昌季昌傳虛應既承道要涉歷雲水爲友善者惟蔣含洪而已時呂渭楊馮皆使湖南嘗就訪高論潭州旱祈之久不獲召虛應虛應繫髮弊衣至郡無言而雨自降又嘗久雨不止郡守建壇于嶽觀亦默然岸幘而坐泊升壇卽霽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不復出憲宗詔不起有歐陽

平者道學亦高嘗兄事之一夕夢三神人各持金爐自天而降若有所召密謂人曰二先生不久去矣我必繼之未幾虛應果羽化蔣亦繼往門弟子達者三人栖瑤馮惟良香林陳寡言方瀛徐靈府

馮惟良

道士馮惟良字雲翼相人也修道於衡嶽中宮與徐靈府陳寡言爲煙蘿友香火之外琴酒自娛久之就降真堂師田虛應授三洞祕訣唐憲宗元和中東入天台會稽廉訪使元稹聞其風而悅之常造請方外事桐栢觀自正一先生完葺以來湮廢之久惟良乃再締構作上清閣降真堂白雲亭脩閑院復正一先生之迹以三洞之道行于江表憲宗詔不赴卽華林谷創栖瑤隱居以止桃源金陵常翛然獨往累月一歸忽一日命湯沐浴冠簡降庭若有所對召須臾陞階遂化年九十傳授弟子僅百

數唯應夷節葉藏質沈觀外他無得其要

陳寡言

道士陳寡言字大初越州暨陽人隱居於玉霄峯號曰華林天台科法有闕遺者拾而補之居常以琴酒爲貺每吟詠放情自任未嘗加飾其山居詩曰醉臥茅堂不閉關覺來開眼見青山松花落處宿猿在麋鹿羣羣林際還又日照水冰如鑑掃雪玉爲塵何須問今古便是上皇人寡言雖補闕科教而不躬行惟傳度弟子有劉介者字處靜捨明經業卽婺州蘭谿事靈瑞觀主吳守素爲道士聞寡言之名遂就華林請教奉几杖香火凡二十年盡寡言之道寡言將尸解謂處靜曰當盛我以布囊置石室中慎勿以木爲也享年六十四處靜與葉藏質應夷節爲方外友久之將坐化以詩示其徒乃返真其辭曰我本無形暫有形偶來人世逐營營輪迴債負今還了搔首索然歸上清別

有詩十篇今在天台道元院

徐靈府

道士徐靈府號默希子錢塘天目山人通儒學無意於名利居天台雲蓋峯虎頭岩石室中凡十餘年門人建草堂請居之弗往而後自廬於石層上喬松脩竹森然在目有環池方百餘步中多怪石若鳥嶼因名之曰方瀛日以修煉自樂於其間嘗爲詩曰寂寂凝神太極初無心應物自雲輿性修自性非求得欲識真人祇是渠又曰學道全真在此生迷徒待死更求生今生不了無生理縱復生知何處生唐會昌初武宗詔浙東廉訪使以起之辭不獲出見廉使獻言志詩曰野性歌三樂皇恩出九重求傳紫宸命免下白雲峯多愧書傳鶴深慚紙畫龍將何佐明主甘老在巖松廉訪奏以衰槁免命由此絕粒久之凝寂而化享年八十二著玄鑑五篇注通玄真經十二篇及撰天台山

記三洞要略門人得其道惟左元澤。

### 劉元靖

道士劉元靖者武昌人師王道宗授正一籙未幾道宗將告寂所有均遺諸門人元靖惟收圖書既葬於東山晴夜有氣出墓中高數文元靖異之遂改葬及發棺但遺衣衾而已始知其師得道元靖感悟泛洞庭遊武陵復入南嶽師田良逸因登魏夫人仙壇乃有卜居意自壇尋峻峯而上六十五里南嶽總真集云十數里見一石穴南向因闢以爲居引泉環流伐木誅茅前構小閣棋局茶竈鑿石而成史君韓曄遊此命其閣曰會仙常以百草芽爲蘂醞酒雖絕粒煉氣而一飲斗餘唐敬宗寶曆初詔入思政殿問長生事曰無利無營少私寡慾修身世世之旨也上不悅而難作放令歸山明州刺史唐仲妻病求符於元靖元靖戒來使曰此符當示史君母先於夫人使還仲已殂夫人自愈武宗

會昌中復召入禁中上請授法籙問三盟歆血事對曰世之所重者髮膚天子之尊止可飲丹以代之齋戒陞壇授籙賜銀青光祿大夫崇玄館大學士號廣成先生別築崇玄觀以居之乞還山詔許宣宗大中五年冬十月有雲鶴屢降未幾去世聞天樂浮空及遷神日惟杖屨在弟子呂志真得其道兵部侍郎萬鄴文碑吏部員外郎趙櫓爲傳盧璠作石室銘道士張堅白爲內傳

### 葉藏質

道士葉藏質字含象處州松陽人法善之裔也初隸安和觀爲道士詣天台馮惟良授三洞經籙於玉霄峯選勝創道齋號石門山居其前有二峯聳峭對峙故曰石門日誦道德度人二經晚年尤精符術請之者如識婺州牧爲邪物所撓詣請符至中路犯以穢忌失之牧親造見案上有筒封檢甚固乃前之符也

因焚香置匣捧歸崇物遂絕由是獲驗之家有所施不得已則少留之悉爲葺壇宇功德之費收乃表其賢唐懿宗優詔石門山居爲玉霄觀忽命酒召其友應夷節同飲語及生平事然後告以行日及期題於門曰鷄鳴時去門人遂聞珠珮雜鼓樂聲于空中須臾鷄唱視之已化矣年七十四

○應夷節

應夷節字適中汝南人也唐明皇開元中高士應凝之曾孫累世不仕窮道養性母何氏夢流星入牖驚覺室有光因而孕焉既生不喜茹葷年七歲而性敏慧詣蘭谿靈瑞觀吳尊師受老莊文列及周易十三歲與道士籍持十戒而勤焚誦師友見之肅如也久之遊天台龍虎山受正一紫虛都功等籙而後復受昇玄上清迴車畢道及紫文素帶藉地騰天符且上清大法自陶隱居傳王遠知王傳潘先生潘傳司馬練師司馬傳薛季昌



薛傳田良逸田傳馮惟良馮傳夷節也師行之精謹故動有神靈之默助與葉藏質劉處靜爲林泉友唐武宗會昌中就天台桐柏觀之西南別建淨壇以居觀察使李褒間來問道因奏請院額因詔以道元爲名拾遺張穎撰記而栖真此地五十餘年吳越之人瞻風稽首願侍巾几者莫知其數每入靜行道登壇閱籙或爲人致福數有感應居常誦黃庭大洞二經至於八道望雲三元受事迴風隱地攀斗藏天之術尤勤行之時公卿以師名聞奏詔賜服號固辭嘗謂門弟子曰吾以維持教法不能滅迹匿端雖道不違人而勤行方至然玉京金闕泉曲酆都相去幾何唯心所召爾等勉之昭宗乾寧中忽一日沐浴入靜凝神如有所待至翌日昧爽解化春秋八十有五夕清香馥郁猿鳥悲鳴及遷神就窆但空棺而已東陽羅隱爲贊

左元澤

道士左元澤永嘉人也賦性耿介不俯仰於時事方瀛徐靈府因卜居香林峯石室中去方瀛一里許晨夕省奉雖祁寒暑熱未始不至靈府愍其勤恪遂授以祕要後陟玉霄峯有人設黃籙齋元澤列纂以草履登壇或詰之曰三境尙擬去此何土堆也後歸松房絕粒不語忽攜一布囊貯木屨古鑑入山莫知其所止或一月兩月卽出訪其友應夷節談論清虛外嘗言所居有一岩室左右有大竹數十根前有池於曲渚中有碧芙蓉數十朶又有文禽數十隻類鸕鶿游泳其間嘉其趣因宿室中至夜有物環其身旣覺惟瞑目坐忘達旦方解去視其布褐惟聞涎腥是夕復坐室中布網步以伺之果一物自池中出長數丈兩目光射人若蛟螭之狀俯岩呵噓徐而蹙縮入池因戒曰後學輩無術謹勿栖岩穴也溫州青障觀有土地里人常以血食祀之苟祀不至則爲祟元澤以杖笞神背三下翌日有大狸死

于庭背有杖痕者三里人復夢神告曰託附吾者爲仙官答死  
謹勿血食祀我也元澤一日勿謂主觀者曰某將他適請置湯  
沐復祝之掩蓋日但請隨香氣而去盡處卽止是夕有風雨雷  
電交作光中有兵衛皆介甲將曉聞唱珍重聲往視之已化矣  
遂襲香氣盡處如其言瘞之果得一自然石壙不知其甲子嘗  
製真一頌題於方瀛石壁曰大道杳冥不可致詰含太虛爲廣  
舍總萬字于真一以道守真真亦非一言之以自然任之以萬  
物胎根旣斷三界迥出九祖得度三官息筆實賴無功之功其  
功妙而難匹

### 呂志真

呂志真者不知何許人廣成先生劉元靖之弟子也內潔而外  
和似不能言者居石室中十餘年其後每歲一至京師遊瀟湘  
訪諸門人之家常荷二大瓢藥物服飾經籙道具皆貯之喜以

藥石救人入林谷則有虎豹隨之人問其道則默然無所對出  
商山道中忽失色不前人皆訝之且者前有剽掠者來果見兵  
刃志真謂賊曰此行者皆吾弟子毋得干之其徒斂衽避路不  
復敢前又至一谷口曰此有害人之物同行遂入林中以繩繫  
二虎而出由是知志真深得廣成之道嘗云先初居石室時所  
處甚隘一夕致醺忽山開數十步其中平敞復有黑豹馴繞其  
側

杜光庭

道士杜光庭字賓聖號東瀛子本處州人青城山記云博極羣  
書志趣超邁唐懿宗朝與鄭雲叟賦萬言不中乃奮然入道事  
天台道士應夷節常謂道法科教自漢天師暨陸脩靜撰集以  
來歲月綿邈幾將廢墜遂考真偽條列始末故天下羽襴永遠  
受其賜鄭畋薦其文於朝僖宗召見賜以紫服象簡充麟德殿

文章應制爲道門領袖當時推服皆曰學海千尋辭林萬葉扶  
宗立教海內一人而已中和初從駕興元道遊西縣適遇術士  
陳七子名休復灑然異之披榛穴地取瓢酒酌之曰以此換子  
五藏爾先生知國難未靖上表勾游成都喜青城山白雲溪氣  
象盤礴遂結茅居之溪蓋薛昌真人飛昇之地也未幾駕將復  
都詔光庭醮二十四位會王建霸蜀召爲皇子師建謂曰昔漢  
有四皓不如吾一先生足矣光庭不樂宮中薦許寂徐簡夫自  
代因老于成都相國徐光溥志學之年執弟子禮事之光庭嘗  
謂曰予初學於上庠而國子監書籍皆備先讀天文神仙之書  
次覽經史子集一月之內分布定日而習之一日誦經書二日  
覽子史三日學爲四日記故事五日遊息凡五事每月各六日  
如此不五七年經史備熟韋藹學士以兄之相國莊之文集請  
爲序光庭曰相國富有文辭若集中不刪落小悼浮豔等詩不

敢聞命建用張格乃唐相濬之子其才術高於時而於故實未  
通治蜀初小大事每令咨稟蓋光庭非止善辭藻而已有經國  
之大才時有道士感庭秋謁之而不遇一日忽謂門人曰青城  
方創真宮工未畢昨夢朝上帝以吾作岷峨主司恐不久於世  
門人皆霑襟及真宮成時後唐莊宗長興四年癸巳十一月光  
庭八十四歲一旦披法服作禮辭天陞堂趺坐而化顏色溫晬  
宛若其生異香滿室久之乃散光庭有一白犬目之曰吠雲令  
以麻油塗足繪布裹之曰吾聞油塗犬足可日行萬里逡巡吠  
雲亦號叫數聲而斃光庭嘗撰混元圖紀聖賦廣聖義歷帝記  
暨歌詩雜文僅百餘卷行于世凡所著述未嘗不以經濟爲意  
蜀橋机云有文二千餘卷皆本無爲之旨如山居百韻詩及蜀主  
紀道德懷古今二篇有一言至十五言頗有益於教化王建初賜號廣德先生又欲優於名秩詢于故事毛文錫獻言  
唐武德初祁平定爲金紫大夫開元中尹愔居諫省於是以爲

諫議大夫封蔡國公進號廣成先生延之玉局化通正初遷戶部侍郎衍襲位尊爲傳真天師特進檢校太傅太子賓客兼崇文館大學士

閻丘方遠

閻丘方遠字大方舒州宿松人也幼而辯慧年十六通經史學易於廬山陳元晤二十九歲問大丹於香林左元澤元澤奇之謂方遠曰子不聞老子云吾有大患爲吾有身蓋身從無爲而生有爲今却反本是曰無爲夫無爲者言無卽著空言有則成礙執有無卽成滯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庶幾乎道且釋氏以此爲禪宗顏子以此爲坐忘易云無思也無爲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其歸一揆又經云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是何物也子若默契神證又何求焉所惜者子之才器高邁直可爲真門之標表也方遠稽首致謝而去復詣仙都

山隱真岩事劉處靜學修真出世之術三十四歲受法籙於天  
台山玉霄宮葉藏質真文祕訣盡蒙付授而方遠守一行氣之  
暇篤好子史羣書每披卷必一覽之不遺於心常自言葛稚川  
陶貞白吾之師友也銓太平經爲三十篇備盡樞要其聲名愈  
播於江淮間唐昭宗景福二年錢塘彭城王錢鏐深慕方遠道  
德訪於餘杭大滌洞築室宇以安之昭宗累徵之不起方遠以  
天文推尋秦地將欲荊榛唐祚必當革易侔之園綺不出山林  
竟不赴召乃降詔褒異就頒命服俾耀玄風賜號妙有大師玄  
同先生闡揚聖化啓發蒙昧真靈事跡顯聞吳楚由是從而學  
者無遠不至弟子二百餘人會稽夏隱言譙國戴隱虞滎陽鄭  
隱瑤吳郡陵隱周廣陵盛隱林武都章隱之皆傳道要而陞堂  
奧者也廣平程紫霄應召於秦宮新安聶師道行教於吳國安  
定胡謙光魯國孔宗魯十人皆受思真煉神之妙旨其餘遊於



聖迹藏於名山，不復得而記矣。天復二年二月十四日沐浴焚香，端拱而坐，俟停午而化。顏色怡暢，屈伸自遂，異香芬馥三日不散。弟子以從俗葬舉，以就棺，但空衣而尸解矣。葬於大滌洞之傍，白鹿山復有道俗於仙都山及廬山累見之，自言我捨大滌洞歸隱，瀞山天柱源也。

臣道一曰：左元澤答閭丘方遠之問，善則善矣。然末云：但於有無一致，泯然無心，則學者猶未知有無之辯也。夫能識無中不無，有中不有，方契乎道。方遠之所得度，不止此也。道德經曰：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埴埴以爲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爲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爲利，無之以爲用。此論無也。又曰：孔德之容，惟道是從；道之爲物，唯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

寂兮寥兮。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爲天下母。吾不知其名。字之曰道。此論有也。知此則親見左元澤。亦必曰斯言盡之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終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聶師道

聶師道字通微新安歙人也性聰淳直言行謙謹養親以孝聞深爲鄉里所敬少師事于方外卽德誨之從兄也德誨自省郎出牧新安乃於郡之東山選勝地構室宇以居之目爲問政山房而師道事之辛勤年十三披戴冠裳十五傳法籙修真之要後出遊績溪山自言嘗覽內傳見服松脂法乃與道侶上百丈山採松脂崖石迴聳百丈遂以名之其四望高千餘仞夜宿於崖頂松下天清月朗忽聞仙樂起自東南紫雲上遙遙而來遲緩過於石金山石金與百丈其高相等雖平地隔三十餘里山頂相望咫尺間乃聞仙樂到彼輟少時敲小鼓三通復通奏金

石笙簫絲匏響亮擊鼓而拍莫審其曲調聲揭而清特異人間之樂自三更及雞鳴而止後問於山下人是夜皆聞之其同侶嘆曰方採靈藥遽聞仙樂豈非有感此亦君得道之嘉兆矣其後遊行歸南岳禮玉清及光天碧玉二壇後泊招仙觀入洞靈源時當春景聞蔡真人舊隱處不遠有花木甚異採樵者時或見蔡真人在其間師道喜之乃辟穀七日晨起獨往山中漸行聞花有異香不覺日晚忽到大溪傍見一樵人臨水坐於沙上師道驟欲親近方乃負樵將下溪迴顧師道却駐樵檐問獨此何往應之曰學道尋仙深心自切聞蔡真人隱此山願一禮謁爾樵人曰蔡君所居極深人不可到師道曰攀蘿登崖已及於此有山通行豈憚遠近樵人又曰日將暮矣且行過此山東有人家可宿師道欲隨樵人去樵人遽入溪水甚淺及師道入水極深而急不敢涉樵人曰汝五十年後方過得此溪目送樵人

步水面而去不見師道迴山東十餘里遙望見草舍三間有籬落鷄犬漸近見一人青白色似農人年可三十獨居見師道到甚訝師道深山自行忽曰家累俱出何爲主人又問師道此來何之應曰尋蔡真人隱居主人曰路上見樵人否曰見主人曰此蔡道者適過也師道聞之禮祝曰凡愚見仙聖不識亦命也已逼夜山林深黑投宿無地又問曰從何來具以發迹新安尋真之由以對乃許入其舍復指師道令近火爐邊牀上坐曰山中偶食盡求之未歸師道曰絕粒多時却不以食爲念見火側有湯鼎復有數箇黃磁合主人曰合內物可喫任意取之乃揭一合是茶主人曰以湯潑喫及喫氣味頗異於常茶久之復思茶更揭之合不可開徧揭諸合皆不能開師道心訝不似村人家而不敢言主人別屋睡日高不起又無火燭睡中曰此孤寂之處忽病無以相待前村人家甚多可以往彼師道遂行數里

不見人家悉是崖險乃迴盼已迷向宿之處復行約三十餘里忽逢見一老人欣喜邀於石上坐問入山之意具以前事對之老人曰蔡君父子俱隱此山昨夜所宿之處卽其子也又曰爾道氣甚濃仙骨未就入山饑渴曷能久留此哉俄折草一莖與師道形若薑苗而長尺餘嚼味甘美復令取泉水喫次舉頭已失老人所在師道悲嘆不已而覺食茶草之後氣力輕健愈於來時却欲沿山路尋宿處其路已爲棘蔓蔽塞前去不通却迴招山觀衆道士驚異曰此觀雖靈岳側近蟲獸甚多人罕能獨行何忽去月餘日實久憂望師道曰昨日方去始經一宿具言見樵人及宿處又逢老人道士皆嘆曰吾輩雖同居此觀徒爲學道知有蔡真人無緣一見吾子夙有仙分已見蔡君父子其老人者昔聞彭真人亦隱此山豈非彭君乎子一入山遽逢三仙人一日一宿人間月餘矣其實積習之命也師道深自嘆異

駐招仙觀修煉逾年後以親老思歸却迴問政山每入諸山拾薪斲藥或逢虎豹見師道則垂耳搖尾俯伏於地師道以手撫而呼之乃起隨行或以薪藥附於背上負之送歸而去昔郭文舉居大滌洞伏虎亦如之歛之近山頗有猛獸而不爲人之害者自師道之感也其親時問師道遊學所益具陳其事親聞之而喜曰汝以孝養我以道資亦幸爲汝母矣此蓋宿慶之及也後又出遊復思往南岳九嶷山早聞梅真人蕭侍郎嘗隱玉笥山時人多見之梅卽南昌尉梅福也蕭卽梁之公子蕭子雲也自東陽太守避侯景之亂全家入山二人俱得道於此師道且止玉笥清虛觀思慕梅蕭特遊郁木坑或冀一見堅心而去山行極深忽見一人布衣烏紗帽顏若五十許人師道體敬問之初自稱行者問師道何往乃以尋梅蕭爲答行者曰聞爾精勤慕道遍訪名山誠亦非易欲見二君行者可以相引爾宿業甚

淨已應玉籍有名雖未便飛昇當亦度世爾行者又曰我謝通修也恐爾未識故以自言本居南岳與彭蔡同隱已三百年知爾嘗遊洞靈源我適爲東華君命主玉笥山林地仙兼掌清虛觀境土社令爾與我素有道緣是得相見然梅蕭日中爲小有天王所召恐未便還未可俟也師道於是虔拜曰凡世肉人謬探大道凝神注想以朝繼夕未知要妙若浮于海詎識其涯不期今日獲見道君實曠劫之幸也通修曰丹心懇苦深可憫哉爾世事未了且當送爾出山路往我所止隨行數里忽見草舍兩間甚新潔有牀席小鐺然火煎湯儼若書生所居而無人通修命師道入坐於木馬上通修自坐於白石鹿上俄有一鬚角童以湯一盃與師道呷之神氣爽然又指令架上取書一卷通修曰此素書也但習之無怠當得真旨師道意欲求住師學之未啓言而通修已知曰爾有親垂老雖有兄能養若欲更南遊



此未可言住我有弟子號紫芝在九嶷山若往彼見之爲我傳語兼出素書示之得盡其旨矣或不見但投素書於毛如溪上洞中仍題石壁記我傳語之意紫芝當自授爾要道言訖乃發遣師道迴俄不見通修已在郁木坑外師道入清虛觀矣衆道士驚之曰一去七日而返何之也師道具以對之有道士二人欣躍乞與師道共入郁木坑到舊處岩石草樹歷歷宛然但失其草舍竟日悵望而迴師道得素書文字可識皆說龜山王母理化衆仙祕要真訣也他仙習此當得昇天世人授之跡參洞府其間有疑義不可究者後到南嶽九嶷山湘真觀月餘尋問紫芝蹤迹咸言毛如溪有一隱士莫知姓名人或見者師道累入山尋之不見乃如通修之言投書題石壁後嘗夢神人稱紫芝教之以釋凝滯意乃醒然經歲餘復還問政居二十餘年每焚修卽以二蔡彭謝真形畫像瞻禮仍自以管幅編異傳於道

俗其後吳太祖霸江淮間聞師道名跡冀其道德乃勅廣陵建  
玄元宮以居之每陞壇祈恩禱福水旱無不應致感動天地慶  
雲呈祥乃降褻美爲逍遙大師問政先生師道道以資孝遠不  
違親親之在堂九十有五丁憂之日匍匐奔喪負土成墳絕漿  
過禮便謀遁迹冀遂初心無何駟騎繼來詔命難拒太祖見待  
益重舉國莫不傾依門人鄒得匡王處訥楊匡翼汪用真程守  
朴曾景霄王可儒崔繹然杜崇真鄧啓遐吳知古范可保劉日  
祥康可久王栖霞等皆爲入室弟子傳上清法散於諸州府襲  
真風而行教朝廷皆命以紫衣光其玄門至秦吳荆齊燕梁閩  
蜀之士咸來逾紀勤苦奉事師道常謂之曰我無道術何以遠  
來若此弟子皆曰若張君居蜀天下之人悉往師之隨其所修  
各授以道要羣弟子執奴僕之役久而不去者方得成仙今悉  
是枯骨子孫日暹朽腐思避短景希度長生願無却懇切也然

師道以仁慈接衆言不阻違隨其性識指以道要若久行霧露  
餘潤漬衣近羅沈檀輕香襲體由是居廣陵三十餘年有弟子  
五百餘人而師道胎息已久煉丹有成常欲歸彼故山爲逼睿  
恩有違宿願逮乎歲在辛未秋月夢一人黑幘朱衣曰先生道  
成久矣天命迎之先生寤而爽然乃謂門人曰我爲仙官所召  
處世非久以其年十月二十三日異香滿室雲鵠立庭若真靈  
所集言別解化於都下紫極宮春秋六十有八叛玄墟於太平  
門外弟子歛之棺忽有聲視之若蟬蛻矣後數日人自豫章見  
之領一鬢角童隨行道俗多識之咸問何爲遠遊曰離南嶽多  
年今暫往爾所在多泊舊遊宮觀半年後有人自長沙來亦如  
豫章所見復言衡陽路見歸洞靈源去樵人言五十年後過此  
溪果足驗矣順義丁亥三月大丞太師東海王恭按典禮奉還  
新安立玄壇給田莊改故居爲歸真院仍表薦追贈鴻臚卿賜

冠劍法服等恩禮優渥

○張氲

張氲晉州神山縣人一名蘊字藏真父居欽母楊氏感黑光而娠十有八月乃生於唐高宗永徽四年四月十六日身長七尺五寸風神秀逸志性條閑眉目如畫語言若鐘工琴書善長嘯好黃老方士之說父死有欲以女妻之卽棄去曰吾慕古洪崖仙人遂自號洪崖子游青蓋山遇褐衣老人曰此岩景成子汝師也如其言訪之有被髮卉服踞盤石者氲再拜景成子曰誰遣汝來氲具道老人語遂盡傳其方又曰姑射之南有古洞汝當居之若得五藥童役之則仙去遂往姑射有神人指洞所果得五童曰橘栗朮葛朮役使左右隱洞中十五年仙書祕典九經百氏靡所不通有樵夫竄而嘆者氲酌杯水覆之石上視之錢也往輒獲之書生劉會怪之與俱來失氲所在氲常乘青驢

從五童入靈夏訪崑崙游終南泰華往來青城王屋太行之間  
與葉羅二天師爲侶每究金丹華池之事易形煉化之術人莫  
能究其妙聖曆中武后召之不至嘗醉臥洞口酒欲醒髣髴見  
神人長丈餘形甚偉衣冠儼然指之曰子何不學大隱曰何謂  
大隱神人曰九衢三市稠人翕然誼譁於前復問曰何謂小隱  
神人曰獨臥林泉曠然自適昔夷齊居首陽是曰小隱耽伏混  
世俗是曰大隱氤稽首從命而神人忽隱已而寓洛陽給事李  
嶠家凡十三年詞人逸客爭相求見明皇開元七年屢召辭不  
獲乃來見於湛露殿上問曰先生善長嘯如何得聞於是應聲  
而發則幽韻蕭蕭清人心耳上曰朕何如堯帝先生何似許由  
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昔堯帝召許由而不至今陛  
下召臣而臣來上嘉之拜氤太常卿累遷至司徒皆不受曰陛  
下何惜一山一水不令臣追迹巢由是歲八月聽還山氤嘗在

禁中指白驢云此乃千歲雪精也因賜之詔本州葺其孝義里  
居名其鄉曰洪崖里曰徵君仍賜牧驢草地於汾水邠王守禮  
嘗問曰淮南雞犬皆仙去有之乎氲曰學道求仙如同睡異夢  
父子夫婦莫相及也守禮曰神丹可餌黃金可成乎氲曰富貴  
聲色伐性之斧點化烹煉天命之斤草木金石腐腸之藥不可  
學也守禮曰我輩非仙材邪氲曰毋勞汝形毋搖汝精恬淡寡  
慾可以久生可以盡年守禮曰謹奉教氲雅好古物時天下名  
賢往往有所贈開國公李太一遺書曰僕聞先生有好古之癖  
欽仰之久近有張生者晉司馬華九世孫不遠千里以孔子木  
履一枚見遺云傳寶已二百年觀其先聖所踐之物非敢匿之  
是用馳獻太子洗馬田遊岩贈尹喜龜王戎如意杖侍御史郭  
翰贈王烈石髓孔子二儀履楊炯贈孔子石硯楊雄鐵硯僧惟  
恭贈筇竹杖楊齊哲贈嵇康鍛鎚陳平和階元亭贈謝靈運鬚

數莖僧智遠贈蔡邕焦尾琴葛洪刮樂篴僧條然贈迦葉陀頭  
鉢秦休莊贈河上公註五千言草本劉守章贈四皓鹿角枕司  
馬子微贈淮南王藥臼杵周子恭贈古帝王圖一卷節度使張  
守珪贈海蝦蟆牙長一尺八寸魏肅贈陶潛鳴琴芙蓉冠劉長  
新贈王喬笙氲竟入山絕粒服氣隱姑射山不復出久之河東  
巡撫使李嗣真與晉牧郭正一往姑射尋之數日方遇於松下  
戴角巾披鹿裘而臥乃曰朝客何用逼野人乎二子嘆曰真高  
士巢由之輩也嘗註老子周易三禮穀梁又著高士傳十卷神  
仙記二十卷河東記三十卷大周昌言十卷皆未行世十六年  
洪州大疫有狂道人跨驢從五童施藥市中病者立愈州以上  
聞土意其氲驛召之果氲也然三召卒不至乃栖息於洪崖先  
生之古壇出入跨雪精常服烏方帽紅蕉衣黑犀帶短勒靴五  
童分執六角扇鐵如意筇竹杖長盈壺常滿杯文榴酒楹自然

榴杓

書一云常服如意魏惠山六角扇杓垂雲童出方木梵之二

往來城市

酣笑自若人莫知其所言二十五年范陽人得二大牙皆一尺八寸以獻上上遣使就問氲答曰頃見崑崙之下有蝦蟆大者踰百尺殆是邪天寶四載年九十三以四月八日黎明大霧尸解榻上郡人見其從五童冉冉上騰而去是歲八月復於晉州與里人劇飲留衣履爲別至六日尸解騰去亦如之晉人藏其蛻於北源祿山之亂以靈響助肅宗乾元中因申泰芝言豫章伏龍山有異氣詔立應聖宮塑肅宗像以先生配焉今紫清宮是也德宗時繼於晉州卽其宅立廟又於洪崖山尸解處立廟祀之今皆爲棲真觀氲有詩三章傳于世其一曰去歲無田種今春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臥樓臺其二曰下調人無采高心又被噴不知時俗意教我若爲人其三曰入市非求利過朝不爲名有時陪俗物相伴且營營今自豫章水西沿洄數里至



隋唐西昌縣故此數百武間爲小石頭有石磯曰洪崖釣臺有石池曰洪崖硯池相傳爲氺書堂處蓋氺來豫章十八年舊跡可考僅如此太平廣記云唐憲宗時韓愈謫潮州行次商山有甥慕雲水得道久不知所之忽迎立馬前送至鄧州曰某師在此山玄扈倚帝峯爲東園公柔全水玉作九華丹火候精微難於暫捨請從此辭問其師曰洪崖先生也丹霞翁曰洪崖先生聞於古洪崖子生於唐其爲二人明甚然洪崖子者玄宗亦嘗稱先生矣韓甥所遇果洪崖子耶抑古洪崖耶是未可知也世必有知之者

臣道一曰張氺混俗養真名動朝野觀其答明皇之問曰陛下道超堯帝臣則德謝許由謙之至也夫自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而帝王殊品明皇豈真道超堯帝張氺豈真德謝許由哉道德經曰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故

能爲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人必以言下之欲先人必以言後之張璠之謂也

傅仙宗

煉師傅仙宗長安人父倫資陽令仙宗幼聰明而好道家學年十二隱資陽山未幾有神人告玉案山乃福地可往修行既至建玄齡觀以居之僅一紀一日又有介甲士數人告曰某主山神也自師居此身不遑安況此未爲修真之所卽州之西有平岡山可居仙宗然其說乘青驪赴平岡山聞鬼神侍衛而至建星壇靜室創老君殿於其間唐明皇詔赴闕利州梏栢江每年舟楫爲水所害仙宗抵其江津人說其苦難仙宗乃以二石板篆符投水中翌日果有二大魚曝於灘腹下有丹字曰赤鯉赤鯉生居河水不避仙官宜得其死刺史具以聞詔立仙宗祠於其浹已而至都所對稱旨命賜優厚俾于上清宮設醮上躬詣

之仙宗拜請東方青帝青童從官將神及諸位列宿等皆儼然來降上恐懼既罷問卿修何道而致此曰臣修道務以安人利物節食儉衣守之以恬淡行之以簡易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以此自勝故一切神靈應召而至又問金丹曰金液之丹未可便服須功滿行圓惠及民物然後服之卽長生也上大悅久之乞還山詔修葺舊觀賜額爲應真上親書之後亦遣使齎香燭就設醮席不絕唐肅宗乾元三年十月十四日忽聞空中云太上有勅乃索沐浴遂登榻而化邑人王念自成都還道中見仙宗乘青驪入簡州去而後亦莫知其所之御史中丞宋渾撰碑

### 成道士

成道士者不知何許人晦名隱迹唐明皇開元末中使謁金天廟聞成真人之名遽候之有道士弊衣負布囊而來詢其氏曰姓成延於傳舍問所習不答以騎與之至成都密奏之明皇異

其說召入館于蓬萊院問道術及所修皆不對未幾乞歸山上  
允乃挈布囊而去人見皆笑之而後因徹幙壁上有題曰蜀路  
西行燕師北至本擬白日昇天且看黑龍飲渭其字刮洗愈明  
上聞之亦莫知其意不數月果狩蜀

趙惠宗

道士趙惠宗者硤州宜都人隸籍久之得九天仙籙三洞祕法  
皆通曉後居郭道山唐明皇天寶末還硤忽於郡之東北積薪  
自焚僚庶悉往觀之惠宗怡然坐火中誦度人經斯須化爲瑞  
雲仙鶴而去火既燼其下草猶綠得遺簡有詩二首其一曰生  
我於虛置我於無至精爲神元氣爲驅散陽爲明合陰爲符形  
爲灰土神與僊居衆垢將畢萬事永除其二曰吾駕時馬日月  
爲衛洞曜九霄上謁天帝明明我衆及我間人僞道養形真道  
養神懋哉懋哉餘無所陳

翟法言

翟法言字乾祐夔州雲安人也身長六尺少喜老子說志清修  
斥五辛不食居玉石鄉之精舍唐玄宗天寶十四載乾祐年四  
十一矣忽夢一童子曰二真人令我語汝翌日可至溪上乾祐  
遽悟質明至溪上則是有偶坐磐石者神宇超然乃二真人也  
乾祐趨謁恭甚俄而雲霧晦冥真人乘之而去顧乾祐曰吾近  
閱靈異經知有若名故持籙來亟往雲昇宮吾授若也乾祐卽  
往真人乃授以寶笈靈文三科一曰三將軍祕術二曰紫虛祕  
術三曰太上正一盟威祕法并賜神圓一百二十使正月朔旦  
取一餌之壽當如其數且戒曰西有涪池五龍居之若可召而  
役焉以利濟羣生乾祐拜受其言已乃更築靜居恪行三科於  
是真入與日月星君夜數降其室邑人取汲於江夏苦濁飲乾  
祐鑿井其廬傍召一龍主之雖隆暑水亦甘冽乾祐以考召著

名每念雲安一邑江流之險有一十五處一日作法召其灘神俾悉平之是夕應召而至者一十四灘獨有一灘召不能至乾祐大怒必欲召之既至乃一女人峨冠大袖慨然進辭曰天師稟天行化妾乃一水神何敢抗拒第有未安不容不稟觀君之意不過欲便舟楫而不知從事舟楫者日常倍利縱有少費不足爲損沿江小民三四百家無田可耕無桑可織全仰爲人挽負以資其生今若盡平灘險在舟楫固甚便在彼小民其於衣食爲如何太上之意必不如此深恐異時獲罪不免負累更宜裁之乾祐嘆曰汝之所慮非吾所及於是復命十四灘之神各復其險是夕風雨哮吼雷霆震擊明日視之一十五灘驚波怒濤宛然如故荆南節度使王玘者聞其名親從受籙是夕代宗夢玘從三神人遊卽遣黃門謁者馬承靜問狀玘以乾祐對代宗因曰朕有六甲殿七寶所成中有金箱玉簡頻使法師啓之

而鑰不可動乾祐有道者宜能啓也詔玘趣延乾祐辦裝旣至  
長安以酒饌六甲殿門卽洞開代宗悅賜乾祐號通靈大師少  
焉辭歸代宗會其流餞之乾祐取帨置玉几上他道士不知所  
以乾祐曰吾法高者爲先有能舉是帨者吾師也衆道士莫能  
舉乾祐徐取置諸道士盡皆不能興代宗曰奈何乾祐曰今起  
不難聊爲諸公少覩爾卽叱之遂起代宗大異之乾祐遂去三  
日至江陵及歸所舍則母已死於虎乾祐召虎至地神從之曰  
天師母九厄八難天符殺之爾乾祐鞭虎數十釋之自是尤務  
拯人疾苦煉黃白遇窮者施之文宗太和十年十二月朔告其  
徒曰後五日吾將朝天至時而化其徒葬之晡時聞雲中有鐘  
鐸之音雲五色爛然乾祐在其上俯謂其徒曰勉旃毋忘吾道  
尋冉冉而去發視其棺惟有衣履而已後十五年有李文盛見  
乾祐於益都曰吾暫遊青城行返雲昇矣益州新津縣繫龍江

有繫龍樹方輿記云仙人翟石自峨嵋山來繫一龍於此恐卽  
乾祐也俟後博覽者幸訂其是非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一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舒虛寂

舒虛寂字得眞開州人也世業農虛寂獨喜林泉好黃老術事建陽翟乾祐天師天師嘗泝江游仙都觀洞中得鎮光策靈書乃葛稚川於羅浮山神仙降授之文也乾祐謂虛寂曰吾先師宋沖元所祕得者名在仙格汝雖得之未知其要因指授之且曰二氣之前道爲祖道以一氣生三才故天有九陽人有九元地有九陰人之稟生苟能歸其祖守其元則感通變化無所不適此書昔西靈金母授漢武帝武帝傳李少君而後太極左仙公得之葛稚川又得之於羅浮山先師於洞庭君山復得之於葛仙公因戒曰鎮元之道乘大魁履北極視瑤光躡丹元倚靈

田蹈閬陽運元綱握天樞執持六氣指揮萬靈外可以召神內  
可以延生虛寂如所戒而修之無不神驗忽謂人曰蜀多名山  
爲神仙所會吾將遊焉既至則常持灰數勺貯紙囊中或問之  
曰此可治百病有請者以津液調與之疾無不愈又嘗患口瘡  
謂人曰視吾口中乃張之如箕五藏悉露視之者無不驚訝後  
入新繁銅馬觀久之常與人言昔黃帝與甯先生天真皇人會  
衆真於此號其地爲三會臺有銅馬隱於林間今龍橋乃其舊  
迹後之人於銅馬隱處築臺以誌之秋夕澄霽銅馬忽騰躍嘶  
鳴見之者得道予往來此三十年幸一見之居歲餘忽謂鄰母  
曰旦夕將他適欲以後事相託因指視其地囑曰瘞我於此當  
深三尺餘吾必有厚報是夕卒鄰母如其言而瘞之果得金一  
鎰以聞官驗所瘞但杖屨而已乃知神仙解化報答鄰母遂復  
予之母有子自臨卽歸見虛寂以二甘瓜於新津上命坐分食

其一又一使遺其母謝曰積年所擾一旦遠別再會無期寧免憶快其子還舍始知化去進士馮道爲傳

### 向道榮

道士向道榮不知何許人爲人朴畝事虛寂授鎮元策靈書而名聞於蜀嘗欲以金三十兩鑄白馬老君三分已備其二嘗以未成功未懈意一日焚誦忽有物墮地開視之乃十兩金也遂畢其願與華陽丞呂翼友善置酒數斗令翼飲達曉不醉自言去世月日謂平生之故當送我於東郊巨松之下以薪火燎棺爲惠翼異其記託時語其友章昇常榮數十輩共誌其日以伺之前一夕道榮徧詣知友家飲酒言笑至暮宿於逆旅翼使人密視之見寢處如常黎明則已化而顏色不變翼與昇榮具棺櫬於砂坎之西巨松下致薪舉火已發棺中烈焰不可近見道榮出煙焰上冉冉凌虛而去矣

任可居

道士任可居不知何許人年四十木訥愿慙負囊笈事向道榮道榮憐其志以鎮元策靈書訣付之戒曰十八年後方可以示人災福之驗勿窺榮利毋妄傳授此道得之者神仙泄之者天枉昔宋沖元傳翟乾祐乾祐傳舒虛寂虛寂傳予予今傳汝五世矣必付人則當察其志行而後授之毋自貽咎可居遂祕之常以他術自給人亦莫能知凡二十年漸言人休咎或爲禳醮每占先今人齋戒向壁列燈爲斗魁之像坐其前禍福吉凶歷如見唐昭宗大順中忽謂華陽令高魯思曰某旬日間當去世公爲我戒門弟子毋爲俗禮蓋道家之所忌及期無疾而終魯思如其言而戒之其鎮元策靈書不復傳焉

程太虛

程太虛者果州西兌人幼好道節操不類於常人年十五登所

居之東山飄然有淩虛意尋有五色雲霞擁其身俄而天樂羽蓋合沓而至太虛默念未辭親友忽雷震一聲竟無所睹退而刻志修誦愈勤年十八恃怙俱失棄資產居南岷山絕粒坐忘動逾歲月有二虎侍左右若備呼使因名爲善言善行乃撫背授以三歸之戒遂跪伏而聽自是呼名則至忽一夕大風拔木雷電而雨砌下坎陷中水如沸湧因以杖攪之得碧玉印兩鈕每歲農人乞符籙祈年以印印之則授者愈豐阜凡有得以惠施之外皆以構祠設像無所私已有女道士謝自然授法籙印訖則密收之一日失所在唐德宗貞元十年自然白日昇天憲宗元和四年太虛解化五年二月遷神子玄官貌不變而輕若空衣所化之地忽生皂筴一本柯葉下垂俗謂之披頭皂筴宣宗大中十年有命使自峽入蜀道由南岷訪太虛之祠謂其門人曰去年冬過商山宿逆旅出門見嶺上花木稍繁忽忽躋石

躡險幾五六十步至其下異花夾道約一里餘有居第如公館青童引入見一道士自云姓程名太虛祖居西兌今憩此已而留連極勤厚囑曰明年君自蜀入岷無忘訪我今熟視其像果與見者無異

俞靈瓚

俞靈瓚者河間人居衡山九真觀學道十餘年南岳赤君異之授迴風之道及守明梁之法行之二十年能坐見天上事如視諸掌然自晦不爲異以驚俗而人亦不知其有靈也與人談說多及四海九州遊歷事跡其貌常若三十許人唐憲宗元和中郴州官吏見靈瓚說其祖父名氏狀貌嗜性職掌年壽皆中衆驚異而禮之但曰我偶然爾非所知也遂入閉關不出雖懇請亦不復有言方知其是異人常誦大洞經或絕粒或飲酒有潘老仙遊岳與靈瓚交甚密養一元龜廣四五尺力可敵十人見

者畏之靈蹟因乘入九嶷山去採樵者時見之

趙知微

道士趙知微不知何許人結廬於九華山鳳凰嶺日誦道書草衣木食數十年由此得道人多從之皇甫元真爲弟子凡十五年唐懿宗咸通中知微煉丹遣元真市藥於京師寓玉清觀之上清院時皇甫枚日相訪詢及知微事元真曰門人自事師以來未嘗有惰容嘗云分杯結霧及化竹釣鯢之術吾皆得之但小戲術爾去歲中秋霖雨門人皆歎佳夕不得賞月吾師忽命侍童備酒徧召諸生謂曰能昇天柱峯翫月否諸生雖應諾而竊訝之少頃吾師曳杖而出諸生從行旣闢扉天已廓清皓月如晝捫蘿援篠立峯之巔吾師危坐諸生列侍舉酒詠郭景純遊仙詩數篇諸生有清嘯者步虛者鼓琴者以至月落方歸旣就榻而風雨如初元真善棋無敵得點化術久之歸九華山不

復出矣

劉道平

劉仙師名道平居玉笥崇仙觀卽今乾元觀也漢武帝時東方朔已奏云後有當天曹選舉者唯彭城劉道平爾以此知劉仙非偶然者仙師幼時趣造出處已異於常人每有疫癘之家則以竹爲角以蒹書符奮臂呼叱頃刻皆愈以至旱暵蟲蝗叩之輒應于時黃巢竊發銳然南來所至皆破邑人懼其殘賊故布寨峯岡然尙患形勢兵力之弱奔赴崇仙告急於仙師仙師愍之爲出峯岡之陰遣神兵以禦不揮一戈不發一矢而大敗巢賊此神仙之力明驗也爾後靈感尤多已而輕舉今岡頭上昇處有黃石世傳爲飛仙石唯存雙履痕作白色以表異云

聶紹元

練師聶紹元字伯祖母程氏有娠畏葷茹嘗夢天人指其腹曰



此子當證道果及生而穎達自不與童稚羣既長雅好書史尤精老莊文列一日詣金陵師道士高朗昭受戒籙是夕夢入一城官府甚嚴肅中其朱衣者凭几謂紹元曰此司祿之所也可自閱籍籍云聶紹元十八入道二十授上清畢法二十六又往南岳遂掩卷而寤久之自金陵還問政山築室以居不偶世俗自號無名子作無名子草堂見世多以練師稱之是時南唐後主酷好事佛待縉纔加禮怒冠褐輩苟其榮利往往落鬚髮以趨之練師上疏切諫厥後以母老侍溫清極勤悴一日晨起沐浴曰我伯祖有云吾家世世宜修煉可各率勵勿忘太上教俄有四鶴集于屋又神光從空而下赫赫四照城中望見者疑爲火所焚卽之則闐然無他但紹元已化矣四鶴與神光冉冉而去先一夕告其母曰胡將軍至可備二七人酒果已而影響間若有就坐者及旦莊隸來云練師與三道士衣緋綠乘馬從者

數十輩冠帶曄曄南去練師迴首曰吾往南岳矣常撰宗性論  
修真秘訣學士徐鉉徐鍇俱稱歎嘗曰吾筠施肩吾無以加焉

徐佐卿

徐佐卿者不知何許人唐天寶十三年重陽日明皇獵于沙苑  
雲間有孤鶴徊翔上親射之其鶴帶箭而墜將及地丈許欻然  
矯翼首于西南衆極目久之不見益州城西十五里有道觀其  
流非修習者莫得居之東廊第一院尤爲幽寂左卿常自稱青  
城山道士風格清古一歲凡三四至觀宿於德虛正堂以俟其  
來至則三五日或旬朔言歸青城甚爲人所仰一日忽自外至  
神采不怡攜一箭謂人曰吾山中偶爲此物所加已無恙矣然  
此箭非人所有越明年箭主到此當付之遂留於後壁復題其  
時云十三載九月九日也明皇狩蜀至觀因幸道院見其箭命  
取閱之卽御箭爾上驚異詢之道士以實對卽前歲沙苑中所

射之鶴乃徐左卿也復覽其題則又知當日自沙苑一翥而至  
此後蜀人亦無復有遇左卿者武興之東勤三十里溪山可愛  
而南北之峯峙然聳秀名之曰飛仙嶺耆舊相傳云昔左卿帶  
流矢飛泊之所今嶺之下有飛仙觀遺址存焉宋仁宗皇祐中  
北作訪使郭諮題云翠嶺標仙迹雲間碧樹開每聞巖鶴過疑  
是羽衣來絕嶠時飛石寒潭忽起雷必應苑中箭猶寄在丹臺

### 李遐周

李遐周者不知何許人有道術隱顯不能測唐明皇開元中嘗  
召入禁掖久之求出住玄都觀宰相李林甫往謁之遐周謂曰  
公在則家大歿則家亡林甫拜泣求救遐周笑而不答則曰戲  
之爾天寶末祿山豪橫跋扈遠近憂之而上意未悟一旦遐周  
遁去不知所之但於其居壁上題詩數篇識祿山僭竊及幸蜀  
之事人莫能曉而後皆有所驗其末云燕市人皆去函關馬不

歸若逢山下鬼，環上繫羅衣。燕市人皆去者，祿山假幽薊之衆而起也。函關馬不歸者，哥舒翰潼關之敗，匹馬不還也。若逢山下鬼者，卽鬼字馬驛名也。環上繫羅衣者，貴妃小字玉環，馬嵬時高力士以羅巾縊之，其所先見者皆此類。

謝通修

謝通修者，本宜春郡人，稟性和雅，不好妝飾，聞善則喜，見惡如探湯。奉母至孝，常懷悅色。唐代宗太曆初，一夕忽夢一人冠褐而至，謂通修曰：「予骨非凡，何不學道？」既覺，以其語白母氏。母氏然其言，許訪道，乃詣衡岳求度爲道士。久之歸寧，而值荒歉，凡五載，親屬離散，知識流亡，忽一夕又夢嚮之冠褐者，謂通修曰：「廬陵分野有玉笥山，是洞天福地，中有清虛館，乃司命之別府，卽真人遊宴之境。子宜往彼修行，翌日母復諾之，因肩輿入玉笥山，不構庵室而居于岩穴林木之下，甘旨之奉，卽榛栗桃杏。」

芝朮而已。如此僅半紀。母老乃棄世塋葬。封植訖。草屨筇杖。歷覽羣峯。尋訪靈迹。不出山洞。惟草衣木食。或有人見者。必解衣衣之。凡三十餘年。林宿岩居。謝絕人世。一日深入溪源。見一碑石長三尺許。苔封雨漬。披剝而視之。字不磨滅。乃蕭侍郎清虛館之文也。復行百餘步。遇一舊址。碎瓦殘磚。雜然在地。林泉清潔。花卉芳馨。乃於此結庵。卜爲登真之所。未幾里人知之。相率爲剏觀宇。榜曰清居。或云清虛。由此探玄挾奧。開傳道法。而四方門人接迹而至者。莫知其數。通修入山洞。或五日或旬日而歸。所說者皆異事。穆宗長慶初。因入郁木坑。忽見一宅。重簷廣廈。粉壁修廊。異木靈禽。非人世之有。不覺精神頓爽。瞻望徘徊。斯須有一青衣童子出。曰子乃謝通修乎。曰然。曰蕭梅二真待子久矣。乃引入。見一人紫綬冠劍坐堂之左。一人碧綬冠簡坐堂之右。通修輒再拜。啓曰某塵世螻蟻貪慕。生道辛勤三紀。願

謁仙府、豈期今日忽達靈境而朝仙真、朽骨重生、獲期玄會、蕭  
曰子雖心慕仙道、迹託山林、而葷辛之氣未消、焉能住此通修  
小會通修悲咽伏地堅求不已、二真憫其誠、乃賜嘉禾五穗、松  
葉半斤、令頓服之、通修跪受而食其半、餘不能盡服、二真曰子  
宜還所居、當俟後命、既歸、自宣宗大中八年患血痢、至明年春  
方愈、此洗葷穢之驗也、其年四月七日忽謂門人曰、吾昨夜夢  
洞府有神仙之命、吾將往矣、翌日遂解化、門人以棺殮之、是夕  
夢其師曰、吾有寶劍、何不隨吾、遲明以劍入于棺、不見師之蛻  
質、乃葬空棺于觀之東北隅、時年九十八歲、至懿宗咸通初有  
問政山道士聶師道游郁木坑、遇之、乃知通修果爲真人矣

韓湘

韓湘字清夫、韓文公愈之猶子也、落魄不羈、文公勉之學、湘曰  
湘之所學非公知之、公令作詩以觀其志、詩曰、青山雲水窟、此

地是吾家後夜流瓊液、凌晨咀絳霞、琴彈碧玉調、爐煉白硃砂、寶鼎存金虎、元田養白鴉、一瓢藏世界、三尺斬妖邪、解造逡巡酒、能開頃刻花、有人能學我、同共看仙葩、公覽而戲之曰、子能奪造化耶、湘曰、此甚易事、公爲開樽、湘取土以盆覆之、良久花開、乃碧花二朵、似牡丹、差太顏色、豔麗於花間、擁出金字一聯、云、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曉其意、湘曰、事久可驗、遂告去、未幾公以佛骨事謫官潮州、一日途中遇雪、俄有一人冒雪而來、乃湘也、湘曰、憶花上之句乎、正今日事也、公詢其地、卽藍關也、嗟歎久之曰、吾爲汝足此詩、詩曰、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貶潮陽路八千、本爲聖明除弊事、豈將衰朽惜殘年、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遂與湘宿藍關、傳舍方信此道之不誣、及湘辭去、公留之、不可、乃作別湘詩云、才爲世用古來多、如子雄文世孰過、好

待功名成就日却收身去臥煙蘿湘別公詩云舉世都爲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湘謂公曰公往瘴毒之鄉難於保育乃出藥一瓢曰服一粒可以禦瘴煙之毒公謂湘曰吾實慮不脫死魂遊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吾不敢復希富貴但得生入鬼門關足矣湘曰公非久卽西不惟全家無恙公當復用於朝公曰此後復有相見之期乎湘曰前約未可知也後皆如所說焉

軒轅集

羅浮山先生軒轅集者不知何許人居羅浮山人傳數百歲顏色不老髮長垂地坐暗室則目有光長數丈每採藥於岩谷則毒龍猛獸隨之若有所衛護居常民家請齋者雖百餘處無不分身而至於人飲酒則神出一壺才容一二升賓客滿座傾之彌日不竭人命飲百升不醉夜則垂髮於盆中其酒瀝瀝而出



麴蘖之香略無減耗或飛朱篆則可致千里遇病者以布巾拂之卽應手而愈唐宣宗召入問長生可致乎答曰絕聲色薄滋味哀樂一致德施無偏自然與天地合德日月齊明雖堯舜禹湯之道可致況長生久視乎又問先生與張果孰愈曰臣不知他但年少於果耳及退又以金盆覆白鵲試之時集方休于外謂中人曰皇帝安能更令老夫射覆乎中人不諭其意上復召令速至集纔及玉陛謂上曰盆下白鵲宜放之上笑曰先生早知矣命坐御榻前令宮人侍茶湯集貌古而布素有笑之者則鬢髮朱唇年方二八須臾變爲老嫗雞皮鮐背鬢髮皤然皆泣涕不已上令謝之却復故京師素無豆蔻荔枝花上因語及俄頃二花皆至各數百朵枝葉方茂如新剪者又嘗相子集曰臣山下有者味踰於此上曰朕無緣得矣集遂取御座前碧玉甌以寶盤覆之俄頃徹盤相子在其下上食之歎其甘美無比又

問曰朕得幾年天子卽取筆書四十字但十字一起上笑曰朕安敢望四十年乎及晏駕乃十四年也久之辭還山命中使送之每見其於一布囊探錢以施貧者比至江陵數十萬取益不竭未及山忽亡其所在中使惶恐不日南海奏先生已歸羅浮山矣

熊德融

熊尊師名德融字大光荊州人也幼稟淡泊不餌腥羶銳然有出塵志年十三辭家訪道千里苦志勞形人咸異之後至九嶷山忽遇一人於道左綠髮朱顏眸子瑩然德融疑其非常進而問之則唯唯無語因相與攜手入山漸造幽深至一石室引德融坐謂曰夫道不欲雜雜則擾擾則憂憂則不救故聖人先存諸已而後存諸人又曰綿綿若存用之不勤子之骨法終成仙道今猶未也因腰間取一葫蘆傾酒飲之云他日相會勉旃勉

旃遂入德融伺候數日竟不復出因悵然而返自失者累月唐宣宗太中初遂遊廬山居于簡寂觀常宴坐一室終日寂然人莫測其所爲至懿宗咸通二年解化葬訖後數日有道士南歸道逢德融幅巾藜杖獨步因問何往曰吾之九疑尋師矣道士旣歸語其事發棺視之唯有一簪而已先是從游者如李相國珏崔相國植于刺史德誨諸公皆奉其道稱其門人焉

### 劉德本

劉德本字孝叔鄂州人也好古多能嘗篆書六經子史家豪貴不求進仕乃往來大江商販唐僖宗乾符二年黃巢陷鄂州沿江警擾德本自度不能還鄉遂攜家捨舟陸行時歲大饑餓殍甚多德本以所販米數萬石盡散饑民活者萬餘家死者葬之遠近推仰已而避地五老峯下廬山之陽也一日有道者顰頭鹿裘來訪之不通姓字德本與之詩酒甚歡久之因把臂入深

澗忽見石頭中有老人倚杖而立德本再拜老人不答徐云何  
 因到此德本具述行止老人似有語云可到後院遂從行約四  
 五里再見一門丹碧煥耀上有金篆題曰紫元景耀之門見樓  
 臺層列宮室相連守衛之士呵禁甚嚴不許德本前進德本但  
 震恐不敢仰視欲退之間老人曰此詠真洞天也九天使者真  
 王採訪人間以汝善行故許到此汝當籍名九天仙籙度世不  
 死矣德本再拜曰九天使者真王見居何處老人曰汝爲人方  
 歷四世宿業猶多骨相未清未可問也汝宜嚴持戒行以澄瑩  
 心神濟物利生真王洞鑒隱微他日必垂拔度德本再拜謝老  
 人曾未踰閬恍然不見已還舊止德本問道者曰老仙何人曰  
 卽詠真洞之靈官九天使者真王之侍衛也爾旣一造神府躬  
 受嚴訓吾與爾請從此別矣德本自後徧遊五嶽名山福地忽  
 一日綵雲瑞鶴環繞所止德本遂翺飛而去當時呼爲劉仙翁

云

厲歸真

道士厲歸真者不知何許人唐末遊洪州信果觀見三官殿功德塑像有明皇詔以夾紵製作甚妙然主者不甚嚴護常多雀鴿糞穢點污歸真遂於壁畫一鷁自此雀鴿無復栖止後有人見歸真於羅浮山登真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二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朱桃椎

益之靈泉分嶺山朱祭酒名桃椎得道證果不樂飛昇混跡樵牧往來城市山林間以救世度人爲念異事接乎耳目者未易殫紀一云得道於蜀中玉珍山有養生銘茅茨賦水調歌感庭秋等作遺世大較自述隱遁之樂與內丹訣云蜀檮杌云道士朱桃椎一日謁王處回於階前以劍撥土取花子三粒種之須臾成花三朵謂處回曰此仙人旌節花公富貴之兆也處回終歷蜀三鎮以太子太傅致仕果如其言蜀人多敬事之後有人令畫工許其姓者畫其像許素不知桃椎爲何人久之不能著筆忽一日有一叟弊衣樵悴引二童子至曰我卽朱眞人也於

是解童子所負囊中出黃道服鹿皮冠白玉簪頂冠易衣巍坐以手摩面則童顏矣引其鬚應手而黑乃一美丈夫也丰神飄逸仙風俊邁二童子一甚奇怪一甚秀美頃刻變相畫者驚異曰不知神仙臨降道人曰君傳吾神置肆中有求售者止取千錢後有識者云此唐神仙傳朱桃椎也後求畫者輻湊許增價至二千乃夢道人曰汝福有限安得過取乃掌其左頰既寤其頭遂偏許復於所畫像前拜謝悔罪不敢增價後蜀中以許偏頭所畫朱真人爲名畫云真人受封爲妙通感應真人

感庭秋

唐末有狂道士不知何許人又晦其名氏遊成都忽詣紫極宮謁杜光庭先生求寓泊之所先生諾之而不與之見道士日貨藥于市所得錢隨多少沽酒飲之惟唱感庭秋之詞其意亦感蜀之將亡如庭秋之衰殺然人未之曉但呼爲感庭秋道士凡



半年亦不知其異一夕大醉歸夜將闌尙聞唱聲愈高有訝之者隔戶窺之見燈燭綵綉筵具器皿羅列甚盛狂道士左右二青童立侍時酌酒而唱窺者具以白先生乃款其戶曰光庭量識膚淺不意上仙降鑒深爲罪戾然不揆愚昧而匍匐門下冀一拜光靈以消塵障道士曰何辱勤拳之若是當出奉見乃令二童收筵具器皿及陳設致於前疊之則隨手而小如符子狀置冠中又將二童按之如木偶可寸許入置冠中及啓戶先生忻然而入但空室而已先生乃下拜問道道士曰子之行業未至更宜修煉真心今遺子三隻酒杯玉燭二條此杯者南海蟠桃之核也大小如盞以物擊之清聲如金其上紋彩攢如百花霞光透明內外瑩白收此爲信更候三年方得際會言訖化一道火光乘空而去矣

邊洞元

邊洞元者洛陽人幼慕老莊學因隸籍爲道士凡遊四方貨藥以自給一日登嵩山萼嶺遇一書生以木簡負數冊書又一大壺同憩於古松之下洞元問曰君何往曰往嵩陽肄業若有相識願尊師示一書爲先容洞元諾之復曰壺中酒命師飲之可乎曰卑性素好飲蒙見召幸矣於是連飲十數杯洞元乃醉書生曰小子有術可與師醒酒然慎勿懼之遂取木簡摩拭俄而化爲劍復曰欲借師之肝膾之可乎洞元懼而醒乃俯伏乞命書生曰觀子有仙風道骨然未有所遇遂揮劍騰空而去擲下一卷書謂洞元曰收之請相訪五雲溪既展看卽數幅紙五彩畫研茶槌二十枚殊不曉其意紙尾有絕句詩云邂逅相逢萼嶺邊對傾浮蟻共談玄擬將劍法親傳授却爲迷人未有緣洞元感嘆不遇皇皇若有所亡遺所至處見人問曰君莫知五雲去處否人以爲風狂多不答久之歸洛陽乘醉入水不復出而

後有客自衡湘來，洞元於南嶽觀中，託附書至洛陽，其法屬交友親舊，辯其墨迹，乃洞元親染時好事者，皆曰：「水解。」

李真

道士李真者，不知何許人，隱華山岐州之西王祐者，家鉅萬計，常設館以待四方士，嘉穀旨酒，無不備具。真攜琴負藥，壺謁祐，遂迎于館。真問曰：「君之富有，侯伯之樂，然如不賢，何祐笑而唯真復曰：「君虛館置饌，以俟賢者耶？以待饑者耶？苟以待饑者，則方今天下幸無闕食者，苟以俟賢者，則未聞君得賢以是知君不賢爾。毋訝我言也。正恐君徒尙虛名而無待賢之實。君若能悟，則吾言不惟無益矣。祐輒動容再拜。又曰：「我聞人之樂，皆有以師事縱橫者，必有游說之志；讀韜略者，必有戰敵之心。吾攜一張琴，一壺藥，豈無旨哉？攜琴者，我知琴有古風，欲使人還淳朴，省澆浮也；負藥壺者，我知人之多病，欲使人之少疾苦而

常安平也且我之琴非正自化也化人也我之藥非正自保也保人也君雖能以有餘濟於人固與不義而誅剝以富者則異矣然此乃古之豪貴待士則未也要在賢不肖有別則君之身可保無累矣祐復再拜真乃命酒自酌遲晚遽醉而去王潛伺之見真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鄭遨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避唐明宗祖諱故世行其字遨少學敏於文詞唐末舉進士不第天下將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妻子與俱隱其妻非而不行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還家遨未嘗一覽輒投之於火其絕累如此妻子繼謝每聞訃一哭而止有二青童一鶴一琴從之遨與梁室權臣李振友善振欲祿之拒而不諾旣而振得罪南遷遨徒步千里往省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於地千年化

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山之陰求之與道士李道盛羅隱之  
爲煙蘿友世自以爲三高士遨則種田隱之貨藥以自給道盛  
有釣魚術釣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之信而不求俱好  
酒能詩善奕棋長嘯有大瓢云可辟寒暑置酒於其中經時味  
不壞日攜就花木水石間一酌一詠嘗因酒酣聯句鄭曰一壺  
天上有名物兩箇世間無事人羅曰醉却隱之雲叟外不知何  
處是天眞後晉高祖卽位遣使詔爲諫議大夫雲叟稱疾不起  
以表謝上益嘉之賜號逍遙先生以諫議大夫致仕給月俸嘗  
爲酒詠詩千三百言海內好名者書于縑緗以贈貺復有越千  
里之外使畫工潛寫其容於屏障者其爲天下所重如此天福  
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所著詩修史薛居正錄而爲序目曰擬  
峯集行世

李守微

道士李守微者不知何許人常遊蜀善養氣不食行疾如風好  
飲酒談論多滑稽不拘小節人常輕侮之忽謂人曰予欲遊五  
嶽諸山今往矣或問求利術則曰浮生瞬息間當尋真訪道脫  
洒塵網至若服氣煉丹茹芝絕粒皆有益也何區區於利術哉  
遂遁去或者憾之聞于僞蜀主俾求之卒不得久之有人見於  
梁宋間或在吳楚顏狀殊不改謂人曰我適自東海來又欲南  
岳去後不復見與祠部韓嶼友善嶼贈詩云一定童顏老歲華  
貧寒遊歷貴人家煉成正氣功應大養得元神道不差舄曳鶴  
毛乾毳毼杖攜筇節瘦槎牙如何蓬閬不歸去落盡蟠桃幾度  
花

程曉

昌利化飛鶴山彭曉本姓程西蜀永康人少好修煉自號真一  
子與擊竹子何五雲善孟蜀時明經登第累遷金堂令遇異人

得丹訣、注陰符經、參同契、金鑰匙、真一訣、篆符以施病者、號鐵扇符、能長嘯爲鸞鳳聲、飛鳥聞而皆至、蜀王孟昶屢召問以長生久視、曉曰、以仁義治國、名如堯舜、萬古不死、長生之道也、累遷祠部員外郎、蜀州判官、權軍州事、廣政十七年十二月卒、十日顏狀如生、後有人見於青城山立松栢之上飛去、

出蜀檣

### 譚紫霄

金門羽客、姓譚氏、名紫霄、一云子雷、其先北海人也、高祖在唐爲達士、紫霄生於金陵、骨法魁梧、神識秀麗、龜形鶴步、圓目方啄、日角有吉字、人關有井文、衆以其殊相異之、六經百氏、祕典靈書、多所該通、南之玉笥山爲道士、後遇異人授以魁罡斗極觀燈飛符之術、行之靈驗、自是名傾江湖、依之如流、遂入閩中、閩主王審知禮加勤厚、一命洞玄天師、作玄或章再命左街道門威儀、貞一先生、降札曰、慈能育物、鑒可通神、未歸十洞三天、且佐

宵衣旰食，閩亡歸金陵。南唐烈祖聞之，遣使勞問。旁午於道，召見應對鋒辯，上悅服，乃授左街道門威儀及錫命服，加真曜先生。作曜或觀降札曰：「養德林中，栖神象外，遺華世網，絕利道腴，保大中。又賜金門羽客，紫霄素愛廬山勝概，於是卜白雲峯之栖隱，洞卽梁昭明太子書堂，今栖隱觀是也。又於星渚之城南門創別館，以備出入。今壽聖觀是也。後主久欽其高風，復召至金陵，未幾還山。宋太祖開寶六年夏四月一日沐浴上堂端坐而逝。春秋一百五十時，洞側人見其有雲氣如龍，冲昇而去。及葬，又有彩雲白鶴盤繞其上。後主遣使賄贈，彌渥。初，紫霄得術精妙，能醮星象，事黑殺禹步，指訣禁詛，鬼魅爲人燒奏，禳祈災祥，頗知壽夭。人或召之，則澣沐至暮，獨登一閣焚爐，刺關奏法事。然後熱燈爲驗，遲明盡能言人筭數長短，靡不應者。武昌軍節度使何敬殊寵婢，獲怒置井中，死人無知者。建隆初，何遇疾，召紫



霄紫霄中夜被髮然燈於靜室見女厲自訴爲祟之由紫霄具言之何曰信然乃丹書符送之其疾卽愈又有奇術一隣僧於溪澣創亭子且爲頑石所阻致工百倍不能平之紫霄適見曰斯固易爾以指掐訣含水噴之命鎚其石如粉紫霄自被累朝寵遇其禮皆比蜀杜光庭然多辭而不受凡所獲饋醮祭之資皆以延賢達賑貧窶及待四方賓客室無囊箱焉紫霄居洞時道流聞風而至者百餘人每爲其徒講莊列曰莊列吾教也熟其書本是悟明真性要見本來無物其說正與釋氏合若能以釋氏之書參而觀之則莊列之意較然易明吾幼時於金剛圓覺諸經無所不讀以是吾於本來真性無不了悟今時人自謂道家便與釋氏互相矛盾不知真心求道者不如是也況但拾其緒餘土苴有迹爲之事以是爲道非惟不悟真性亦且背老莊之本意萬萬矣以故紫霄室中道釋儒書皆有之南唐列傳

載譚紫霄泉州人幼爲道士初有陳守元者亦道士嘗鋤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棄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能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覈鬼魅治產病多効閩王孟昶尊重之號金門羽客正一先生閩亡遯居廬山栖隱洞學者百餘人後主聞其名召見賜官皆辭不受俄而疾卒年百餘歲今言天心正法者皆祖於紫霄

### 黃損

連州有僕射黃損者五代時人僕射蓋事南漢末老退歸一日忽遁去莫知其存亡子孫畫像事之凡三十二年復歸坐阼階上呼家人其子適不在孫出見之索筆書壁上云一別人間歲月多歸來人事已消磨惟有門前鑑池水春風不改舊時波投筆竟去不可留子歸問其狀貌孫云甚似影堂老人至今連人相傳如此後裔頗有仕進者

王老

王老者莫知何代人唐玄宗天寶中有士人崔姓者尉於巴蜀  
纔至成都而卒時連帥章仇兼瓊哀其妻少而無所投止因爲  
於青城山中置一別墅又以其色美有娉納之意計無所出因  
謂其夫人曰貴爲諸侯妻何不盛陳宴席以邀女客五百里內  
盡可迎至夫人甚悅兼瓊因命衙官徧報五百里內女郎剋日  
會成都意欲因會便留亡尉妻也不謂已爲盧舅納之訖盧舅  
密知兼瓊意令尉妻辭疾不行兼瓊大怒促左右百騎收捕盧  
舅時方食兵騎繞宅已合盧談笑自若殊不介懷食訖謂尉妻  
曰兼瓊之意可知矣夫人不可不行少頃卽當送素色衣來便  
可服之而往言訖乘騾出門兵騎前攬不得徐徐而去追之不  
能及俄使一小童捧箱內有故青裙白衫子綠帔子緋羅縠絹  
皆世人所未見者尉妻服之至成都諸女郎皆先期而至兼瓊

覘於帷下及尉妻入光彩繞身美色傍射不可正視坐者皆懾氣不覺起拜會訖歸三日而卒兼瓊大駭具狀奏聞玄宗問張果果云知之不敢言請問青城王老玄宗卽詔兼瓊求訪王老進之兼瓊搜索青城山前後並無此人惟草市藥肆云常有二人日來賣山藥稱王老所使二人至兼瓊卽令衙官隨之入山數里至草堂老人皤然隱足而坐衙官卽入宣詔致兼瓊之意王老曰此必多言小仙張果也因與兼瓊剋到京師之期先令發表不肯乘傳兼瓊從之使纔到銀臺王老亦到玄宗卽召問之時張果侍在玄宗之側見王老惶恐再拜王老叱果曰小子何不若是又遣遠取吾來果言小仙不敢專俟仙伯言耳王老卽復曰盧二舅卽太元夫人庫子因言下遊以亡尉妻微有仙骨故納爲媵無何盜太元夫人衣服與著已受責至冥亡尉妻以衣太元夫人衣服墮無間獄矣奏訖苦不願從事果命放還

後不知所在

### 採藥民

採藥民者唐高宗顯慶中有蜀郡青城民不得姓名採藥嘗於青城山下遇一薯藥斲之深數丈其根漸大如甕器民斲之不已漸深五六丈而地陷不止乃至十丈餘民因而墮其中無由而出仰視穴口大如星焉分必死矣忽傍見一穴既入稍大漸漸匍匐可數十步前視如有明狀尋之而行一里餘此穴漸高纔容行立可二里許乃出一洞口有水闊數十步岸上見有數十人家村落桑柘花柳草木如二三月男女衣服不似今人耕夫釣童往往相遇一人驚問得來之由遂告所以乃將小艇子渡之民告之以不食已經三日矣遂食以胡麻飯柏子湯諸菹止留數日民覺身漸輕問主人云此是何所兼求還蜀之路主人相與笑曰汝世人不知此境汝得到此當是合有仙分可且

留此吾當引汝謁玉皇又其中相呼云明日上已也可往朝謁  
遂將民往諸人或乘雲氣或駕龍鶴民亦在雲中徒步須臾至  
一城金玉爲飾其中宮闕皆是金寶諸人皆以次入謁獨留民  
於宮門外門側有一大牛赤色形狀甚異閉目吐涎沫主人令  
民禮拜牛求仙道如牛吐寶物卽取服之民如言拜乞少頃牛  
吐一赤珠大圍徑寸民方能起身忽有赤衣童子捧之而去民  
又求得青珠又爲青衣童子收頃之又有黃者白者皆有童子  
奪之民遂急以手近于口須臾得黑珠還自吞之黑衣童子至  
無所見珠止民一人遂引謁玉皇玉皇居殿如王者之像侍者  
七人分布列左右玉女數百侍衛殿庭奇異花果馨香非世所  
有玉皇遂問民以實對民白玉皇求歸玉皇賜以黃金一錠又  
謂有藥在金錠中可取餌之忽見一羣鴻鵠天際飛翔衆謂民  
曰汝見此否但從之而去衆捧民舉之民亦騰身而上便至鴻

鵠羣亦不相驚擾同飛空迴顧猶見岸上人拱手相送可百里來許民乃至一城中人物甚衆問其地曰臨海縣也去蜀已甚遠矣經歲乃至蜀時玄宗開元末歸其家無人知者有一人年九十餘云吾祖父往年因採藥不知所之至今九十年乃民之孫也相持而泣云姑翁皆已亡矣時所生女已適人身死其孫已年五十餘矣又尋故居皆爲瓦礫荒榛惟故礎尙在民乃毀金求藥而吞之忽失藥所在遂舉礎石得一玉合有金丹在焉卽吞之而心中明了却記去路此民爲仙洞中得道之由庸俗都不能詳問其事時羅天師在蜀見民說其出處乃云是第五洞寶仙九室之天玉皇卽天皇也大牛乃驪龍也所吐珠赤者吞之壽與天地齊青者五萬歲白者一萬歲黑者五千歲此民吞黑者雖不能學道但於人世上亦得五千歲爾至是前立七人輩乃北斗七星也民得藥服後却入山中竟不知其所之

楊通幽

楊通幽者本名什伍廣漢什邡人幼遇道士教以檄召之術受三皇天文役命鬼神無不立應驅毒厲翦氛邪禳水旱致風雨是法皆能之而木訥疏傲不拘於俗其術數變異遠近稱之唐玄宗賜名通幽問其所受之道曰臣師乃南極王君青城真人昔於城後山中教以召命之術曰可以輔贊太平之君然後方得飛昇之道戒以護氣希言目不妄視絕聲利遠囂塵則可以凌三界登太清矣又問昇天入地何所爲矱曰得道之人入火不灼入水不濡躡虛如履實觸實如蹈虛雖九地之厚巨海之廣八極之遠萬天之大應念歛至何所拘矱乎所以然者形與道合也上善其對通幽居數載乃登後城山葺靜室於其頂時還其家門人言天真累降於靜室一旦與羣仙俱去矣

崔偉



進士崔偉嘗遊青城山乘驢歇鞍收放無僕從驢走趕不及約行三十餘里及一洞口日已昏黑驢復走入偉畏懼兼困遂寢及曉覺洞中微明遂入去又十里出洞門望見長樹巖壑悉非人間惟有金城絳闕被甲者數百見偉呵問對曰塵埃賤士願謁仙翁守吏趨報良久召見一人居于殿中羽衣身可長丈餘鬚髮皓素侍女滿側皆有所執命偉升殿共語甚喜留宿酒饌備極珍豐明日謂偉曰此非人世乃仙府也偉曰偉血屬願求一訣非有戀著也請乞歸仙翁曰不得淹留譴罪極大與符一道云恐遇禍患可以隱形然慎不得遊宮禁中臨別更與符一道云甚急時開却令取所乘驢付之到京都試往人家皆不見便入禁園大內會劍南進太妃生日錦繡乃竊其尤者以翫上治盡日計無賊至此乃召羅公遠作法訖持朱書照之殿戶外後果得偉言其本末上不信令笞死偉忽記仙翁臨行之符遽

發之公遠與捉者皆僵仆良久能起卽奏玄宗曰此已居上界殺之不得假使得之臣輩便受禍亦非國家之福玄宗乃釋之親召與語曰汝莫妄否遂令百人具兵仗送偉至山中且覘其故却至洞口復見金城絳闕仙翁嚴侍衛出門呼曰崔郎不相信我語幾致顛躓偉拜訖將前途者亦欲隨至仙翁卽以杖畫成澗深闊各數丈擲一領巾遂作五色虹橋令偉登之隨步卽滅旣渡偉迴首曰卽於此可以歸矣須臾雲霧四起咫尺不見惟聞鸞鶴笙歌之聲半日方散遙望空山而已不復有物

韋古

韋古字老師疏勒國人身衣毳袍腰懸數百葫蘆頂戴紗巾手持藜杖常以一黑犬同行唐玄宗時入中國每施藥餌以救人疾病行莫不愈玄宗重之敬稱藥王厥後其犬化爲黑龍乘之冲天而去時開元二十五年也

佯狂道士

蜀有道士佯狂俗號爲灰袋郎翟乾祐晚年弟子也乾祐每戒其徒曰勿欺此人吾所不及嘗大雲中衣布褐入青城山暮投蘭若求僧寄宿僧曰貧僧一衲而已天寒如此恐不能相活道士但言容一牀足矣至夜半雪深風起僧慮道士已死就視之去牀數尺氣蒸如炊流汗袒寢僧始知其異人未明不辭而去多住村落每住人愈信之曾病口瘡不食數月狀如將死村人素神之因爲赴道齋齋散忽起就爲衆人曰試窺吾口中有何物也乃張口如箕五藏悉露同類驚異作禮問之惟曰此足惡此足惡後不知所終

韋老

唐代宗時韋侍御奉使往華山拜黃帝壇至山下邸中見一父老問壇所在老人知之且云姓韋家亦仕宦自述世系乃侍御

之高祖行也相與入山老人策杖先行韋鞭馬追之不及至一石室見老嫗曰爾之祖母祖姑也俱雙鬢以木葉爲衣喜曰年代遷變一朝遂見子孫拜壇訖再造其室已不見山下人云此老三二年一來不知所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三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盧生

盧生者唐敬宗寶曆中常販橈朴石灰往來於白湫南草市時微露奇迹人不之測賈人趙元卿好事將從之遊乃頻市其貨設藥茗詐訪其息利之術盧覺竟謂曰觀子意似不在所市意有何也趙乃言竊知長者埋光隱德洞徹蓍龜願垂一言盧笑曰今且驗子主人家午時有非常之禍也若是吾言當免君可告之將午有匠餅者負囊而至囊中有錢二千餘而必非意相干也可閉門戒妻孥勿輕應對及午必極罵須盡家臨水避之若然則僅枉費三千一百錢爾時趙停於百姓張家卽遽歸語之張亦素神盧慎乃閉門伺欲午果有人來扣門求糴怒其

不應因蹴其戶張重簀捍之頃聚人數百張乃自後率妻孥迴避及午時許行去數百步忽蹶而死其妻至衆人具告其所爲妻謂必遇張所誣其夫死有司官不能評衆人言張閉門之故觀者謂張曰汝固無罪可爲辯其死張欣然從斷其妻乃言及市樸僦輦正當三千四百文因是人赴之如市盧生不耐煩潛至復州淮州於陸秀才莊門或語陸云盧山人非常人也陸乃謁盧陸時將入京投相知因請決疑盧曰君今年不可動憂旦夕禍作君所居堂後有錢一甌覆以板非君有也今始三歲慎勿用一錢用必成禍能從戒乎陸欣然謝之及盧生去水波未定陸笑謂妻子曰盧生言者從吾更何求乎乃命家童鋤其地未數尺果遇板徹之真有甌散錢陸喜妻以裙運紐草貫之將及一萬兒女忽哭切痛不可忍陸曰豈盧生言將徵乎因奔馬追及且違謝戒盧怒曰君用之必禍骨肉骨肉與利輕重君其

自度乃棹舟去不顧陸馳言醮而瘞焉兒女豁愈盧生至復常與數人閑行途遇六七人盛服俱帶酒氣逆鼻盧忽叱之曰汝等所爲不悛性命無幾其人悉羅拜塵中曰不敢不敢其侶訝之盧曰此盡劫江賊也趙元卿言盧生狀貌老少不常亦不常見其飲食嘗語趙曰道者得隱形之術能不試二十年可易形名曰脫離後二十年名籍於地仙矣所爲多奇事蓋神仙也

○ 劉無名

劉無名成都人也本蜀先主之後居於蜀生而聰悟八九歲道士過其家見而嘆曰此兒若學道當長生神仙矣自是好道探玄不樂名利弱冠閱道德經學咽氣朝拜存真修煉之事常以庚申守三尸存神默呪服黃精白朮以希延生或見古方言草木之藥但愈疾微效見火輒爲灰燼自不能固豈有延年之力哉乃涉經山川訪師求道數年入霧中山嘗遇異人教其服餌

雄黃凡三十餘年入青城山北崖之下得一洞行數里忽覺平博殆非人世遇神仙居其間云青城真人劉祈叩不已願示道要以拯拔沈淪賜度生死之苦真人指以岩室便栖止其中復令齋心七日而示其陽爐陰鼎柔金煉化水玉之方伏水煉鉛成汞髓之訣謂之曰胡剛子陰長生皆得此道亦名金液九變神丹之經丹分三品以鉛爲君以汞爲臣八石爲使黃芽爲用君臣相得運火功全七日爲輕水二七日變紫粉三七日五彩具內赤上黃狀如牕塵復運火二年日周六百再經四時重履長至初則十月離其胞胎已成初品卽能乾汞成銀丸而服之可以驅疾二年之外服者延年益筭髮白反黑三年後服之刀圭蕭散名山周遊四海初品地仙服之半劑變化萬端坐在立亡駕馭飛龍白日昇天大都此藥經十六節已爲中品便能使入長生藥成之日五金八石黃芽諸物與君臣二藥不相離亂



矣千日功畢名上品還丹謹而藏之勿示非人世有其人視形氣功行合道者而傳之劉受丹訣還於霧中山築室修煉三年乃成唐玄宗開成三年猶在蜀自述無名傳以示後人入青城山中不知所終

### 李終南

李德裕好餌雄朱有道士自云李終南住羅浮山曰相公可服丹砂丸大但促壽耳懷中出小玉象子如拳許大曰要求勾漏瑩者致象鼻下象服其砂復吐出方可餌此乃太陽之精凝結已三萬年今以奉借忠孝是念無致其咎又出金象曰此是雌者與玉爲偶贊皇一一驗之無差服之顏色愈少鬚鬢如漆乃求採殊異凡數百人其後南遷職鬼門關逢道士怒索二象曰不誌吾言固當如此公僊拜下予至鱷魚潭風雨晦冥玉象自船飛去光焰燭天金象從而入水公至朱崖惜恨而卒乃知象

者南方大獸勾漏者朱崖之寶羅浮者海濱之山李終南者贊  
皇不及也贊皇李德裕也宣宗大中年春德裕任潮州司馬秋九月爲崖州司戶而卒其道士竟莫  
知是何仙人

柳條青

唐宣宗大中末有異人號柳條青一日暴卒既葬其冢上見有  
紫氣發視之棺中惟有一青杖耳

李浩

李浩字太素不知何許人也隱青城山牡丹坪嘗與爾朱先生  
同游從注爾朱菩薩蠻詞作大丹詩百首行于世其後不知所  
終人或傳舉家仙去其詩有云混沌未分我獨存包含四象立  
乾坤還丹須向此中覓得此方爲至妙門煑石烹金煉太元神  
仙不肯等閑傳人能認得無中理奪盡乾坤造化權百首荒辭  
義亦深因傳同道決疑心華池本是眞神水神水元來是白金

又將白金爲鼎器，鼎成潛伏汞來侵。汞入金鼎終年盡，產出靈砂似太陰。

### 張辭

唐懿宗咸通初進士張辭不第後多遊江淮有道術養氣絕粒有詩曰爭奈一金鳥，頭上飛不住，紅爐謾燒藥，玉顏安可駐。今年花發枝，明年葉落樹，不如且飲酒，朝暮復朝暮。人或召飲，合意則剪紙蛺蝶二三枚，以氣吹之，成列而飛。後至江南，上昇去，留詩云：張辭張辭，自不會天下經書在腹內，身卽騰騰處世間。心卽飄飄出天外。

### 李老

李老世業醫善鼓琴，自言得嵇康之妙，因醉誤墜枯井中，行至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鼓琴奏廣陵散操，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卽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架上素書展視，乃療

治三十六種風白丸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徧療世人功滿此來令李閉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乃唐僖宗乾符三年也。參合藥治病無不痊愈後數年不喜食乃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去矣

陳允升

陳允升者入龍虎山唐哀帝天祐中人見於麻姑山計去家七十年矣。顏貌如初刺史迎置郡中夜坐嘗曰豐城橘美頗思之允升少頃攜數百枚至時人謂之仙矣

許鵲

許鵲真人唐末遊南嶽招仙觀壁上留歌一首云洪爐烹煨人性命器用不同分皆定妖精鬼魅鬪神通只自干邪不干正黃口小兒初學行誰知日月東西生還爲萬靈威聖力移月在南日在北玉是玉時石是石蘊棄深泥終不識鄧通餓死嚴陵貧

帝王豈是無人力丈夫未達莫相親攀龍附鳳損精神題後數日上昇矣

橘叟

叟巴邛人不知姓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若四斗盎巴人卽令攀摘輕重亦如常橘割開每橘有二叟髮鬚眉皤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身長尺餘談笑自若與其決賭訖一叟曰君輸與我海龍神第七女髮十兩智瓊額黃十二枝紫綃帔一幅絳臺山霞寶散二劑一叟曰爾輸我瀛洲玉塵九斛阿母療髓凝酒四鍾阿母女熊盈娘子濟虛龍縞襪八緉後曰於先生青城草堂還我爾有一叟曰王先生許來竟待不得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蒂於橘中爾一叟曰僕饑虛矣須龍根脯食之於袖中袖出一草根方圓徑寸形狀宛轉如龍毫釐罔間悉因削食之隨削復滿食訖以水嚙之化爲一龍

四人乘之足下泄雲起須臾風雨晦冥不知所在

道左老人

老人司馬裴沆從伯自洛中往鄭州中路下馬覺道左人以其聲因搜蒿萊尋之荊叢下見一病鶴垂翅俛喙翅關天若壞無毛且異其聲忽有老人白衣曳杖數十步而至問曰郎君年少豈解哀此鶴耶若得人血以塗則能飛矣裴素知道性甚高逸遽曰某請刺此臂血不難老人曰君此心且勁然須三世是其血方中郎君前生非人唯洛中葫蘆生三世人矣郎君此行非有急切可能至洛中乎葫蘆生乎裴欣然而往未信宿至洛訪葫蘆生具陳其事且曰葫蘆生無難開襍取一石合大若兩指援針刺臂滴血果得其合授裴曰無多言也及至鶴處老人已至喜曰固可信士乃令盡其血塗鶴言與之結緣邀裴曰我所居去此不遠可少留也裴覺非常人以丈人呼之因隨數里

行至一莊竹落草舍庭廡狼藉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曰  
此中有少漿可就取裴視龕中有杏核一扇如笠滿中取求漿  
色正白乃力舉之飲不復飢渴味如杏酪裴知隱仙拜請爲僕  
老人曰君有世間微祿縱住亦不終其志賢者果有所得吾久  
與之遊君自不知今有一信憑君必達因將一襖大如碗戒無  
竊開復引裴視鶴所損處毛已生復謂裴曰君向飲杏漿當哭  
九族親戚且以犯酒色爲戒後還洛中路問其附信將發襖四  
角各有赤蛇出頭乃止其叔得信開之有物如乾大麥飯升餘  
叔後遊王屋山不知所終裴壽至九十七

### 終南山翁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龍寺謁  
僧不遇憇於火閣有終南山翁亦候僧偶坐久之壁上有寰瀛  
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無成翁對曰何難折堦

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曰注目於此卽到矣季卿熟視卽渭水波濤洶湧一舟甚大恍然登舟進棹極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鶴鳴時夕風急亂鴉又向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華一峯立明日次潼關又題詩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猶勝羞不歸旬餘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妻曰我試期已逼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妻云酒至添愁飲詩成和淚吟乃飄然而去家人輩皆驚異之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龍寺山翁尙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翁曰他日自知之經月家人來訪具述其事所題詩皆在

段穀

段穀累舉進士後忽如狂市中謳吟云一間茅屋尙自修治任狂風吹連簷破碎料棋斜欹看着倒也墻壁作散土一堆主人翁永不來歸後病死及葬發視但空棺耳



洗浴白泉漱飲甘美似醉行半日有一國其宮室皆金玉城樓  
題云梯仙國工人詢曰此國何如是對曰諸初得仙者關送此  
國修行七十萬日然後至諸天遊玉京蓬萊崑閬姑射遂上山  
尋路門人曰汝來此頃刻之間已十數年却出舊穴應不可得  
當奏請通天關鑰匙與卿歸引上天門須臾雲開已在房州詢  
陰家云已三四世矣工人自後不食五穀莫知所在

### 江叟

江叟善吹長笛能作龍吟後適閔鄉玉盤豆館道傍大槐樹下  
寢夜見一人數丈曰將謂槐畔鉏麇乃是甕邊畢卓又指槐曰  
荆山館中二郎來看大兄便聞槐上有人下來候至凌明到荆  
山館中見庭槐十圍疑附神物乃曰某好道不逢師樹神有靈  
乞與指教神曰但入荆山求鮑仙師必獲度世叟入山果遇仙  
師令叟吹笛一氣清虛五音激越驅泉迸出引鴈行低槁葉辭

柯輕雲出岫仙師曰子之藝至矣但所吹者竹笛今贈子美玉笛吹三年可致洞中龍必獲水丹吞之便爲水仙無煩吾藥蓋子有琴高之相爾叟後三年岳陽寺樓吹之果有龍化爲人持丹而來叟受餌之遂變童顏入水不濡乃成水仙

洪志

道士姓洪名志不知何許人也少博學通經兼明星緯醫藥之書能極其妙然未知名或勉之趨權門以假借者答曰良金美玉不知以賁賣之竟不往旣而以身世夢幻非堅牢物乃出家爲道士遂隱廬山常乘青牛往來人謂青牛道士居山草衣木食勤行苦志久之忽遇異人與處授以神方自是能明六甲役使鬼神變化萬端不可勝紀一日遂反故里手攜一小籃小人不知其有道也或要之飲盡罄盤殮志遂於籃內取脯炙棗栗之物以供坐人盡輒飽取人皆厭饕莫不驚而問之志笑而不

答及宿旅舍時天寒人見其單服又無他衾褥衣物之類乃於戶密窺其所爲見其於小簋內取枕褥覆臥物物皆足暨復攜而出於是人知其有道矣皆曰洪郎非若我輩皆尊異之後丹成仙去人名其處曰青牛谷壇場猶存焉

### 桑俱鳳

白鹿洞隱者姓桑名俱鳳不知何許人也自稱進士闕茸性嚚不近人情嘗寄閬州紫極宮一日買豬腸充饌就醋鐺汲水洗滌道士怪之不借其鐺釜乃生噉之時冬夜齋堂唯施一榻四面牕隙風霜切骨俱鳳乃脫布衫於架上裸露酣寢衆人大駭次至諸宮謁南平王一足草履一隻麻鞋自號野人或問左傳藻緯鞞鞞是何等物答曰以棗安盤揮而食之言論他皆倣此後到江夏依前狂率節度使簡俾虞候禡之出界至星子潭遂踴身騰空而去荊州客將奉使武昌備見告報自後又多在

北地每參謁題榜云廬山白鹿洞鄉貢進士桑俱鳳人多戲之  
竟莫知其所止云

司馬郊

道士司馬郊一名凝正一名守中不知何許人也常遊江上披  
冠褐躡屐而行日可千里衣服不改而常新所爲輒撞竟無敢  
近之者能詐死以至青腫臭腐俄而復活嘗止於池州開元觀  
自宣之歛時有道士邵脩默亦往歛至城中約之與同行脩默  
避之先往至一鎮戍方息於逆旅而郊先至脩默隱身潛窺之  
見郊入別店中召主人與飲酒旋即辱之主人初敬謝不得已  
而擊之既而互相毆擊郊忽踣於地視之已死體冷色變一市  
聚觀乃集鄉里縛其主人檢身責詞將送於州時已向夕欲明  
且乃行至夜半後聞店中諠然曰已失司馬矣人方悟郊詐死  
乃釋主人脩默明日乃行至前百餘里詐問人曰司馬尊師何

鹿人

唐州有人獵於深山射中一鹿視之乃人也呼獵者曰我隋初隱此山今日合死於子之手但置我於石間獵者諾之逡巡而絕獵人旬日再往卽亡其尸矣

劉揀

劉揀淄州人有道之士也布裘緇巾詐爲愚懵無知之狀養母甚孝所居臨池一旦忽扶其母登山是夕大水平地丈餘人始疑而異之其後去城數里作窟室以居別築小室以居其母朝暮惟出視母寢食訖復還窟室默坐如是十餘年士大夫欲見者入窟室中相對不交一談問亦不對但云速修速修而已母卒營葬訖一旦翻空棄去不知所在

白衣人

江陵李副使因落第至華陰見白衣人曰要知向後事否乃書

之分爲三封曰急難則開後五六舉落第貧甚曰仙兄書可開也焚香啓之書曰可於青州院前坐副使遂往少頃見主僧曰松滋李長官識否郎君酷似其貌李曰某先人也僧曰昔年賢先人有錢二千貫在此院如負在心今付郎君予無事矣遂載錢而歸數年不第曰此一生事第二書可啓也書云某年月日可西市按轡行坐至日遂往樓下有人云主司侍郎要錢千緡與致及第李郎上樓見之面邀的約明年果及第後官至殿職副使一日患心痛頗甚遂啓第三封曰某年某月某日江陵副使患心痛可處置家事後兩日而卒

房州工人

房州竹山縣陰隱客家浚井千餘尺無水工人捫壁別一天地日月世界署牌曰天桂山門內兩童皓齒鬢髮跣足未冠問汝胡爲至此工人具陳本末須更有緋衣傳勅曰以禮遣之引泉

時過去曰今早已過矣明日復行百里問之曰昨早已過及到歛問之亦然每往來江上諸州至一旅舍安泊久之將去告其主人曰我所有竹器不能將行取火焚之主人阻曰風高且竹屋低隘不可舉火郊不已衆共勸之郊怒乃發火於室中持一大杖立於門側敢至者擊之郊有力皆莫敢前俄而火盛燄出於竹瓦之隙衆惶駭既而火滅郊竹器皆盡所臥床皆熏灼而薦席無焦者有朱翱爲池州法曹郊過詣之謂朱曰君色惡當病我卽去君病中能呼我本名當有所應翱不之信後十餘日果然病熱甚重忽憶郊之言意甚神之因稽首思念垂祐初朱有病惡見人在床前有小吏陳某者指使如意令入室侍疾亦叱去家人于之外戶無得入者至是朱恍惚見陳某持一甌藥進朱飲之便覺意爽體佳呼家人曰適陳某所持來藥甚效當再將來服家人驚曰此不令入室陳某安得至此朱乃悟郊之

垂祐也自是朱病漸愈郊嘗居歙州某觀病痢困甚衆擬欲白官司先以意問郊郊怒白吾疾方愈何勞若此爲而益篤主觀不得已乃口白縣令令使人候之郊曰長者何故知吾病也來者以告郊郊怒忽起結束徑入山中步行如飛後十餘日持一大杖求主觀將杖之觀道士共拜求救乃免又至洪州市中探買鮓食小兒呼曰道士喫鮓郊怒以物擊小兒中額流血巡人執郊送於虞候虞候乃聞其名方喜觀說之郊乃極口怒罵虞候虞候忿杖之數十郊謂人曰彼杖我十五可得十五日活杖我十十日活矣未幾果然自是入廬山居簡寂觀無日不游覽雖深山峻嶺人跡所不可到者等閑一造如平地後醉臥數日弗起臨終置一杖於棺中及葬覺棺空發之惟杖在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四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呂崑

先生呂崑字洞賓號純陽子世傳以爲東平人一云西京河南府蒲坂縣永樂鎮人卽今河東河中府也曾祖延之仕唐終浙東節度使祖渭第進士德宗貞元中官至禮部侍郎晚爲潭州刺史有四子曰溫字化光官至衢州刺史曰恭嶺南府判官曰儉爲御史曰讓歷太子右庶子或曰終於海州刺史先生乃讓之子也貞元十二年丙子四月十四日生於林檎樹下少聰敏日誦萬言至文宗開成二年丁巳擢舉進士擢第時年四十二歲龍姿鳳目鬢髮疎秀金水之相頂華陽巾衣逍遙服貌似張良又似太史公之狀後因遊廬山遇異人得長生訣一云武宗

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因於長安道中擬遊華山酒肆憩息俄  
 有一人長髯碧眼自西而來亦憩此肆遂與共炊髯者親爨先  
 生因就日負暄不覺睡著夢舉進士登科第歷任顯官奏對稱  
 旨遂除翰苑入臺閣擢侍從俄拜執政居朝三十餘年偶上殿  
 應對差誤被罪謫官南遷江表路值風雪僕馬俱瘁一身無聊  
 方自嘆息忽然夢覺髯者飯猶未熟倏然笑曰黃梁猶未熟一  
 夢到華胥先生驚曰公安知我有夢耶髯者曰公適來之夢富  
 貴不足喜貧賤不足憂大抵窮通榮辱壽夭得喪往古來今皆  
 如一夢富貴則爲好夢貧賤則爲惡夢壽長則爲好夢夭折則  
 爲惡夢如公適來之夢誠好夢也一失到底轉爲惡夢公備知  
 之矣貴卽虛名富猶孽火金珠外物子孫他人一息不來四大  
 不顧把甚物爲堅固卽復題詩壁間先生大悟因拜曰公眞異  
 人也敢問貴姓居何鄉邦髯者曰吾乃天下都散漢鍾離權也

居終南山公若省悟可從吾去先生於是棄儒業而從游師事之而得道復於僖宗廣明元年遇崔公傳入藥鏡卽知修行性命不差毫髮後多遊湘潭岳鄂之間人莫之識嘗題岳陽樓詩云朝遊北嶽暮蒼梧袖裏青蛇膽氣粗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外多有詩文留世略見真常集又著丹訣演正論述劍集各有玄旨以遺後學後南遊巴陵西還關中冲昇於紫極山一云歷江州登黃鶴樓以五月二十日午刻昇天而去不知何年其自作傳云吾乃京兆人唐末累舉進士不第因遊華山遇鍾離子傳授延命之術尋遇苦竹真人傳授日月交并之法再遇鍾離盡獲金丹之妙吾得年五十道始成第一度郭上竈第二度趙仙姑法名何二人性通利吾授之以歸根復命法吾惟是風清月白神仙會遇之時嘗遊兩浙京汴譙郡身長五尺一寸面黃白鼻聳直左眼下有一痣如人間使者筋頭大常

著白欄衫繫阜綰變化不可度世言吾賣墨飛劍取人頭吾聞  
哂之實有三劍一斷煩惱二斷貪嗔三斷色慾是吾之劍法也  
世有傳吾之神不若傳吾之法傳吾之法不若傳吾之行何以  
見爲人若反是雖攜手接武終不成道先生自冲昇之後時降  
人間化度有緣學仙之士出入隱顯不可測識其先後游戲人  
間事迹詳載諸書宋徽宗宣和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勅封告詞  
云朕嘉與斯民偕之大道凡厥仙隱有載冊書司存來析寵褒  
必下呂仙翁匿景藏采遠迹遐方建建福庭適當菱舍嘆茲符  
契錫以號名神明不亡尙鑒休渥可特封妙通真人及太元至  
元六年正月褒贈純陽演正警化真君

臣道一曰呂喆棄利斥名逍遙物外神示道化疎絕塵凡觀  
其詩云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聞其風者悅之  
道德經曰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真呂喆之謂也

施肩吾

施君名肩吾字希聖號華陽睦之分水人世家嚴陵七里瀨少舉進士習禮記有能詩聲趣尙煙霞慕神仙輕舉之學唐憲宗元和十五年登進士第主文太常卿李建賦大羹不和詩早春殘雪一榜如姚康元晦後皆頗以詩文顯君獨不仕張司業籍贈之詩云雖得空名不著身又送東歸詩有折得高名到處閑之句故希聖詩自謂元和進士長慶隱淪者蓋登科之明年改元長慶希聖遂遠引不復來文宗太和中乃自嚴陵入西山訪道棲靜真矣初希聖過旌陽授以五種內丹訣及外丹神方後再遇呂洞賓傳授內煉金液還丹大道於是終隱西山今觀西一里許爲芭蕉源沿山梯級而上有書堂舊址石室故在希聖手植老柏尙有一二存者其所爲詩文甚多山中所傳未十之四有得其告勅於嚴陵云觀已刻之石瓊山白玉蟾跋施華陽

文集云，李真多以太乙刀圭火符之訣傳之鍾離權，鍾離權傳之呂洞賓，呂卽施之師也。施有上足李文英，昔施君授李一十六字世罕知者，一靈妙有法界圓通離種種邊尤執厥中，予偶得之，故併以告胡棲真，使補其遺。云楊無爲題石室詩云：玉京高謝黃金榜，石室歸來白鹿車。山後暗通天寶洞，眼前便是地仙家。時聞清夜雪中犬，迴視紅塵井裏蛙。五百年前人未到，芭蕉源上鎖煙霞。

徐鈞

徐鈞者，自稱東海蓬萊鄉人也。言談清爽，皆引子史捷而能文。每自吟曰：曾見秦皇架石橋，海神忙迫漲驚潮。蓬萊隔海雖難到，直上三清却不遙。腰常掛一葫蘆，棹扁舟泛於鄂渚上。及三湘下，經五湖。每將魚就沿江市，井博酒與人吟話而去。垂白好事者，言識之數十年矣。而顏貌不改，或戲留之，約名目斤數鈞。

魚須更得魚如其約人皆異之又見人有疾卽葫蘆內取藥救之其藥如麻粟大不許人服食惟以酒研塗心復問其疾便愈無不神驗人有問之藥可服食不曰可只是入口便憎飯去好道者服其藥一粒十年絕食而常須飲酒喫水助之顏亦紅白齒髮不衰得其藥者甚多壽皆八九十廬山錢朗累服其藥極得長年今江湖漁人時有見者逐之舟去如飛不可近乃水仙也

### 錢朗

錢隱居名朗字內光洪州南昌人也少居西山讀書精勤有節操五經登科累歷世宦清直著稱去有遺愛時論美之唐文宗朝開成初爲安南都護副使後爲光祿卿歸隱廬山情澹好道師東嶽道士徐鈞得補腦還元服煉長生之術昭宗世錢塘彭城王錢鏐慕朗得道長年乃迎就錢塘師事之時朗已一百五

十餘歲童顏輕健玄孫數人皆以明經進身仕爲宰官已皓首矣朗忽一日告別言我處世多年適爲上清所召今須去矣俄氣絕數日顏色怡暢如生舉之就棺身輕若空衣然已尸解矣其玄孫謂人曰我之高祖年一百七十餘歲

楊雲外

楊雲外字慕仙徐州人也世官軍中慕仙生而秀穎獨不喜介冑事年幾冠卽白其父母丐爲道士父母不能奪其志時荒山有廢精廬舍因往居之俄有異人指示一所曰下有瘞錢爾乏食可以取給尋復以道授慕仙於是神鑒頓超悟能辟穀馴擾虎狼父母時念之慕仙卽還家而人見慕仙固自處精廬也皆大駭焉居久之去遊廬山亦止羣虎中往來遊歷洞府甚多唐宣宗大中末始止硤抵萬州石城山尤多虎夙夕燕坐其間山高無水已而泉忽涌出未幾來雲安之雲昇宮懿宗咸通中語



人曰吾鄉有災是歲十月龐勛亂彭城僖宗乾符後黃巢興曹濮浸淫徧天下硤內險遠民恃以無恐慕仙醉臥市道上悲吒曰此地多殺奈何其後硤內兵起慕仙所臥之地適肆屠戮血流赭土光啓二年慕仙過邑子袁生告之曰吾於白水王氏有宿負未盡償行當償之二月王果作難剽雲昇慕仙觸強刃以死袁生取瘞之色如平常後有人見其往來於房陵雲安監使李文表從子亦遇於成都袁生發瘞視之但存短褐而已雲安雲昇宮有碑杜光庭文存焉

### 王昌遇

王昌遇梓州人也爲州治獄吏嘗晨食猪蹄不盡而藏之已而妻妾匿之至夕將取食焉婢紅蓮以不獲告昌遇意其盜也笞掠之不勝痛遂誣服妻徐出豚蹄曰我試君耳君鞠獄得無類是乎昌遇大感悟自是多所平反而所爲亦浸近道矣俄有老

父賣藥於市能除鼠暴終日無售者昌遇憐之每遇老父輒鬻以歸如是久之老父怪曰君家多鼠乎昌遇曰吾憐丈人不售故鬻之非求毒鼠也藥具在老父曰第用之鼠未必死爾昌遇歸投藥食中鼠大集食已皆化鵠飛去昌遇大驚往求老父不見也未幾有道人日醉於市臥道上人呼之爲落魄仙時白昭嗣節度東川劉闢方阻兵禁夜行者得輒死昌遇爲牙校治右廂夜過所部見有臥道上者視之乃落魄仙也匿不發掖歸其家落魄既寤詬曰吾有二縑白金三兩錢二千今失之必汝也昌遇不復辯如數償之落魄仙持以去曰他日見子瀘上踰數年官府追舊吏解綱昌遇當解絹綱於瀘州至江安道中遇二道士執兵刃挾弓矢昌遇股慄不敢進道士曰乃爾耶慎勿恐吾落魄仙也挽昌遇至其居爲其設酒已還其元來所償金帛曰正爲今日設也後昌遇得此以償絹綱虧折之數遂得交收

公文迴歸道士復告昌遇曰爾知陽精魄立陰精魄成兩精相傳而成神明神以形用形以神生神去則形斃矣昌遇曰不知也願受教之道士曰神以道全形以術延爾因授以赤龍大丹訣曰昔者毒鼠藥乃外丹之本也火養之三年服之仙矣遂名昌遇爲易玄子呼左右取焉今昌遇乘以歸馬無轡而行若奔電直凌霄漢間俄爾至高峯若蹶然則矗立平地矣馬忽言曰吾乃潭中龍也子所聞丹方尙能省乎復爲之開說既已卽躍入潭中化爲龍沫去尋有負樵者至昌遇問此何地曰東川也昌遇因問途而還卽詣府丐免後來差發遂煉丹於北郊之長平山西郊之鳳凰山丹成輕舉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九月九日也

### 爾朱洞

爾朱洞字通微不知何許人也少遇異人授還元抱一之道煉

大丹不死之方。因自號歸元子。唐懿宗朝至蓬州。州有大小蓬山。世傳周穆王時有人於此刻木爲羊。跨而仙去。通微曰。是與海上三山名同。又有跨羊仙迹。吾期成道於茲乎。乃援脩蔓躡絕壁。得石室。喜甚。曰。足辦吾事矣。久之復捨去。賣藥於蜀漢之間。其行飄然如乘太虛。時時啗猪血。灌腸飲酒。哦詩人莫之測。所舍逆旅主人每夕怪其室中膈膈有聲。間窺之。則其身自榻而昇。觸棟而止。後伺其醉。以粉塗其腹。黎明視其棟。著其上。皓然。或者於枯骸中得物如雀卵。持以問通微。通微曰。殆服神丹而不能修煉。故純陰剝消。無陽與俱。獨就丹田成此。爾女子吞之。當生異兒。果有吞卵者。生兒神光燦日。異香滿室。唐昭宗大順中。王建圍成都。通微亦在焉。館通微者。憂懣曰。建約城陷日。夷戮無噍類。奈何。通微曰。勿憂也。施席籠攝。建及其三軍入其中。有如聚蟻。建與軍皆見神人。乘黑雲叱其軍曰。敢有一毫傷

吾民若等禍且及建等怖伏曰不敢建入成都果束兵市不改肆民既全濟矣通微則又往客果州嘗大醉天封精舍嘔丹於其井中曰後當爲良藥至今炎夏病癰者飲之必差果州朱鳳山州之南爾朱仙及李淳風養煉之地通微一日謂所善郡人張洪之曰吾久不朝元今欲往謝氏仙山趨宸極時冬夜晴澈漏方中大雪暴集洪之念通微凍踣漏甫盡卽出求之見其衣單衣臥道上舉碧玉簡示洪之曰吾朝元誤墜此溪上盤石有聲爾視之石必斷矣視之信然鄰有斃於酒者通微以藥灌之卽蹶然起言已入陰府主者令亟還曰真人有命延壽一紀洪之因是大駭請授以道通微曰爾股上天魚首倒無益也更一生乃可爾洪之股有痣若魚形首素上向至是果倒矣通微鬻丹陽一粒需錢十二萬太守召鬻之曰太守金多非一百二十萬錢不可售太守怒以爲惑衆納之竹奩沈於江至涪陵上流

有二人乘舟而漁舉網怪其重出之乃通微貌如常漁者曰必異人也入定乎叩銅缶寤之少焉通微開目視二漁者曰子等何人此去銅梁幾何有三都乎曰我白石二江人漁水上此去銅梁四百里自是而東卽豐都縣平都山仙都觀也通微曰吾師謂吾遇三都白石浮水乃仙去殆此卽先是通微至江濱多投白石待其浮人不解也通微旣登岸從容語二漁者曰子類有道者有所傳乎二漁曰我昔從海山仙人得三一之旨煉陽銷陰亦有年矣通微於是索酒與劇飲取丹分餌之至荔枝園下旌節自天降導三人昇雲而去涪州松屏出石山間爾朱先生種松於此映山之石皆有松文采者祈禱得佳天然成文其後通微再見於世有成都胡二郎仙井道士遇焉據五代史補云爾朱先生功行甚至遇異人與藥一丸云君見浮石而後服之則仙道成矣先生如教每遇一石必投諸水後遊峽上將渡

江有叟艤舟相待問其姓曰石氏問地所屬曰涪州先生豁然而悟遂服其藥卽時輕舉矣

### 應靖

應靖不知何所人也唐僖宗時爲登封令有惠政黃巢犯東都分兵徇屬邑登封吏民惶懼無計長官曰吾邑無郛庫無兵廩無粟可以守乎卽空一邑之保嵩高山自爲殿賊追及長官身搏戰以死捍之賊解去登封之人獲全長官旣而棄官學道遂仙去隱其姓以名顯故謂之靖長官宋哲宗元祐中劉几常遇嵩高山中天姿䟽散浩然也長官嘗以道授黃蓬石已載蓬石語中蓬池人何格非仕至二千石少慕清高亡何亦見長官於大蓬山飛仙岩自是數至長官喜抵掌談笑飲酒至斗餘然坐在立亡倏忽千里不可測度一日長官過格非呂真人尋浮空而至並坐語格非遽起再拜求指教真人曰子自有師矣格非

志不篤已而不能悉如長官言以疾終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五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王仙君

王仙君以唐昭宗天復初自上黨雲遊經北邙緱氏入嵩山曠度虛懷澹然無迹雖與同侶相接莫知其所爲飄忽無滯希夷自得因放志林谷迷其所之時人亦未爲異也歲餘其門人道士與其弟姪自壺關太行南池嵩少歷問所經宮觀物色求之乃於嵩山西北絕崖中見仙君端居嵌竇之內宴坐凝然高聳且百仞壁立懸絕非攀援所到門人等炷香瞻禮涕泣戀慕不忍去舍仙君忽謂門人曰太上以我夙有微功署爲少室仙伯仙凡路隔勿復悲戀言訖騰空而去時嵩陽道士焦隱黃孫玄明費靖言羅應之同奉香花瞻望崖室虔奉敬禮而已

李昇

李昇字雲舉自言江夏人生唐德宗朝幼而聰悟及長博通羣書能文機捷出口成章爲性高古師於少室山道士學煉氣養形之術常布衣遊行天下時元稹廉察浙東白居易出牧錢塘以昇舊友皆慕昇之文學道術邀致於賓席間問昇生當太平之世何不受榮祿而久爲布衣乎對曰不爲世累召之亦不就乃徐吟曰生在儒家遇太平玄纁重滯布衣輕誰能世路趨名利臣事玉皇歸上清元與白奇之詩酒延留歲餘復去他遊莫知所之僖宗廣明元年黃巢犯闕之後天下搔然惟江左稍安宛陵主帥田頔常好道術而昇五十年前宛陵有耆老爲童稚時識之言狀貌不改於當時人甚異之昇至頔乃延之師事益厚光澤輕健若四十餘許鬢髮甚黑目瞳且方牙齒尖銳如排棗核好喫石蓮須更咬一升皆作兩截人不可學飲酒二斗不

醉絕糧養氣雪中單衣而顏貌益紅時自引中指指燈丈餘若隙風所吹莫知其服餌人問其道術長生之事皆託辭以對忽告人曰我厭此兵革紛紛不如去矣時昭宗爲朱全忠所篡昇聞而不平翌日俄氣絕顏色不變舉之就棺空衣而已年一百四十七歲未月餘間田頵兵敗禍及昇已先覺而去亦嘗言於人咸思之異人也後累有於蜀中見之如舊者焉

### 伊用昌

伊用昌不知何許人唐末披羽褐往來江右縱酒狂逸世人呼爲伊風子妻年甚少善音律女工皆盡其妙豪家子以言笑調之毅然有不可犯之色用昌好作望江南詞夫婦唱和而歌傍若無人夜多宿古寺廢廟中嘗死於醴陵又於哀帝天祐年間至建昌南城縣夫婦一夕俱斃鎮將丁其姓以簾條藁葬路傍後一年鎮將抵鍾陵一旦於北市棚下見用昌夫婦唱望江南

詞用昌同鎮將登旗亭痛飲大醉夫婦連臂高唱出城渡江至游帷觀題殿壁自稱上方赤龍神王因入西山後不復出焉

胡二郎

胡二郎嘗見一道士於成都醉臥通衢二郎憐之每值其醉輒取石支其首道士一日醒見二郎在傍感之因勸修道且歌以諷曰欲究丹砂理幽玄無處尋不離鉛與汞無出水中金金欲煉時須得水水遇土兮終不起但知火候不參差自得還丹微妙旨人世分明知有死剛只留心戀朱紫豈知光景片時間將謂人生長似此何不迴心師至道免逐年光虛自老臨樽只解醉醺酣對鏡方知漸枯槁二郎切切聽我語仙鄉咫尺無寒暑與君說盡只如斯莫戀驕奢不肯去感君恩義言方苦火急迴心求出路吟成數句贈君辭不覺便成今與古二郎曰願聞君姓字曰吾爾朱也乃卽屠肆市猪血灌腸置洩中使二郎食二

郎食之甘美方知其異人也道士既去二郎亦化其家將葬怪其棺輕發之有竹竿存焉

### 張鼇

張鼇不知何許人也唐末得道既仙去常至成都玉局化洞微大師李乘應之室宋神宗熙寧五年九月亦賣藥于市中人莫識也士大夫遇於途怪其安坐不爲禮而神來峻發與他人賣藥者異也翌日始知爲先生而不知所之乘應字應之能語人休咎趙清獻公抃爲江源令乘應嘗言某年公當入蜀後如期轉漕梓中復曰徙成都果然漢州太守聶仲友深欲致乘應乘應不肯往曰斯人天獄星動矣卒不能致其言無一不驗者蓋有得於先生云

### 李夢符

李夢符不知何許人後梁太祖開平初寓南昌放蕩不羈常以

釣竿懸一魚歌漁父引其詞日新人爭買之得錢卽入酒家或敲冰入水及出則氣如蒸遇人與語應口成詩時鍾傳鎮南昌桂州刺史李瓊以書囑傳云夢符吾弟也幸爲遣歸傳令訪於市邸已不知其所在

樂子萇

樂先生名子萇海陵人也後梁太祖開平中家酤釀而性好道人至卽飲以酒或詭爲道士服者先生亦輒飲之後有道人來詫曰人至以三升飲之豈能足我乎先生問曰其飲幾何曰吾飲不可涯也乃縱使飲至夕視之則醉墮盎中死矣先生懼潛昇盎并瘞之後三日香發越自瘞所出發其瘞則酒滿盎色渥如丹而芬冽異常先生喜曰是異人者使吾室偕仙乎與其家畢飲已悉昇雲而去獨從子墜地云茹蒜不可以往也然亦壽百餘歲後卽其地築天慶觀

吳涵虛

道士吳涵虛字合靈居然風采未嘗下山終日沈湎亦無烟火之具俗呼爲吳獠好睡經旬不食常言人若要閑卽須懶如勤卽不閑也素不攻文忽作上昇歌曰玉皇有詔登仙職龍吐雲兮鳳著力眼前驀地見樓臺異草奇花不可識我向大羅觀世界世界如同指掌大當時不爲上昇忙一時攜向瀛洲邁至於後唐潞王清泰二年上昇又有荆臺隱士鐵冠先生樊氏幕合靈之道常騎白牛訪之楚王馬希範常師之後馬奇範嗣位先生不知所之

李雲卿

李雲卿不知何許人也博通經史尤善作詩有山房集二十卷當時名公辟舉皆謝不拜每云上真高仙必須精持戒行陰功濟物遂留心醫道以救人命心神穎悟凡用藥不犯生命止以

金石草木乃謂古仙製方術傳於後世其間有以蟲魚爲藥緣此不得輕舉者有之可以爲戒也先隱西山後徙居廬山北阜數州千里之地求醫者盈門皆不受金帛之贈絕慾斷葷其所居近九天使者廟每旦暮祝曰某以醫藥救民病苦不圖權利盡未來世永無退志明神靈通必能加護凡居山六十餘年顏色黃潤目光射人有識者皆云陰功所致也一日因隨採藥人至深山中忽睹一人圓冠紫袍相揖曰我乃此山之神也九天使者真王傳命以汝救物有功使我授汝大清九華神丹太微天帝君飛天綱步地紀金簡玉字一通自此當絕迹人間精專修持雲卿再拜告曰九天使者不審可得見否神曰汝雖絕慾斷葷猶接迹人間穢氣未除未可見也方以手授神丹玉字隱沒不見雲卿由此遠離世俗乃於聖治峯空爲室自大唐穆宗至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八月一日白日仙去



張薦明

張薦明者燕人也少以儒學遊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後晉高祖天福四年己亥九月辛卯上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總兩儀而稱德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忽一日薦明聞禁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聲十二律鼓無一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五年五日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所之

臣道一曰張薦明可謂造道之深者觀其答高祖之問曰得其極者尸居衽席之間可以治天地道德經曰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正以此意又答曰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皆本於

道德經

賀元

賀元不知何許人也仕後晉爲水部員外郎得道不死宋真宗東封泰山水部謁道左稽首而去至暮行宮閱謁奏之帝大驚謁尾有詩其一曰醒日常稀醉日多吟風味道鬱嵯峨深宮不及孤臣慮世事紛紛奈酒何其二曰三朝功業獨巍巍老去憂民志不衰欲得八方同一醉此心那許世人知詔有司物色不可得仁宗天聖初使弟子喻澄詣闕獻浮屠老子像直數十萬又有喬仝者少得大風疾因去家自棄荒山遇水部教之啗松腴稍使學道年八十上下山如飛數從水部東遊過維却水上哲宗元祐初仝來東都見蘇軾子瞻曰吾師嘗游密州識君於常山道中意若喜君者子瞻留之不可曰吾師以上元期我於蒙山矣子瞻作詩送仝并以絕句五解寄水部自是世莫有見

水部者

郭恕先

郭恕先洛陽人也五代時人少能屬文善史書小學通九經七歲舉童子後漢湘陰公辟從事前與記室董裔爭事拂衣去後周太祖召爲周易博士宋國初與監察御史符昭文爭忿於朝堂貶乾州司戶秩滿去官遂不復仕縱放岐雍陝洛之間逢人無貴賤常口稱苗值山水卽旬日不去幾絕穀數旬不食盛夏暴體日中衣不沾汗大寒鑿冰而浴方冰漸釋太宗素聞其名召歸闕入館於內侍省押班竇神興舍恕先長髯而美忽盡剃之神興驚問其故恕先曰聊以效顰爾神興大怒太宗以其少檢除國子監主簿出館于大學益縱酒肆言時政黜登州至齊州臨邑謂部送吏曰我逝矣因瘞地爲穴度可容面俯窺焉而卒就藁葬道左後數月故舊取其尸改葬但衣衾存焉蓋尸解

也

陳陶

陳陶潯浦人少好學善天文長於歌頌知南唐李氏運祚不振遂絕搢紳之望乃築室西山以吟詠自樂及以修煉爲事有閑居雜興詩傳世宋太祖開寶中人見一叟角髻披褐與一煉師入城鬻藥得錢卽市鮓就爐相對飲啗傍若無人醉卽歌唱人以爲陶夫婦焉或云已得仙今西山香城寺有讀書堂

孫成

孫成不知何許人善爲詩預知休咎至廬山以詩題九天使者廟云獨入玄宮禮至真焚香不爲賤貧身秦淮兩岸沙堆骨湓浦千家血染塵廬阜雲烟誰是主虎溪風月屬何人九江太守勤王事好放天兵渡要津不數年金陵板蕩九江重圍人受塗炭竟應詩讖後歿於南昌人棄之江中尸乃泝流而上莫不異

之以爲得道尸解仙去矣

許堅

許堅字介石廬江人也或曰本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長滿七尺幘巾芒鞋短欄至盱亦無齋裝惟自負布囊而已性嗜酒善屬文尤好吟詠嘗以策干江南主及以詩上舍人徐鉉竟拂衣去居常無冬夏常持一大扇自號江南野人書一絕于扇云哦吟但寫胸中妙飲酒能忘身後名但願長閑有詩酒一溪風月共清明又題簡寂觀云常恨真風千載隱洞天還得恣遊遨松楸古色一壇靜鸞鶴不來清漢高茅氏井寒丹已化玄宗碑斷夢魂勞分明有箇長生路不向紅塵嘆二毛宋太祖乾德中其文集頗行於世爲人靜默不苟名聲所居無常多往簡寂觀或白塵洞人莫知其趨向也時須濯浴便就溪澗不解衣滯出而曝衣於石今簡寂大澗中有許堅晒衣石尙存堅有鼎容三

升每得魚不去鱗腸或烹或炙不加醯鹽熟處旋啗素與樊若水善樊北渡至大宋太平興國中因漕江南會堅于簡寂勉以祿仕則顰蹙不答乃割俸金三百緡爲酒資以券授之堅唯而不謝既半暮未嘗一言或爲之請之則飲酒市魚歡然醉舞或有借券而往公府亦從之至樊將解職就索囊券亦亡其所之其曠達自任如此後往茅山或之九華隨意所適人不能測亦未嘗見其釜爨又嘗至陽羨一日涉西津忽淩波闊步而行衆方驚以爲神真宗景德末卒於金陵歲餘兵部員外郎陳靖艤舟秦淮謂兩日前於洪井見堅來謁門刺尙在及發其瘞無所復睹人以爲尸解云

○沈麟

沈麟字廷瑞筠陽人唐吏部郎中彬之仲子幼而執操已異雅好希夷之理性至孝父死廬墓三年慈烏集其墓後棄妻學道

于麻姑山一云玉笥山常衣單褐風雪不易人遺新衣多轉以遺貧乏或棄之嗜酒工詩時人呼爲沈道者直造州縣徑入坐階一日宰正聽訟麟醉至宰戲之曰沈道者何日道成麟卽書几曰何須問我道成時紫府清都自有期手掘藥苗人不識體含仙骨俗安知書符解遣龍蛇走動印還教海嶽移他日丹霄誰是侶青童引駕紫雲隨跣足日行數百里往來玉笥浮雲林栖野宿南唐保大中詣玉笥精思院隸籍冠褐入室養氣人罕得見宋太宗雍熙二年上元日禺中整冠褐閉戶焚香燕坐握固而化同志爲藏蛻於羣玉峯之西鐵柱岡之東後月二十日有閤山道士曾昭瑩來訪玉笥途中遇之因問曰道者何之答曰暫到玄都尋當入廬山遺度人經二卷詩一篇與昭瑩云南北東西事人間會也無昔曾栖玉笥今也返玄都雲片隨天闊泉聲落石孤丹霄人有約去採石菖蒲昭瑩訝其語不凡入宮

首訪之其徒云羽化去矣昭瑩出示經與詩衆識其字畫殊以驚駭昭瑩與其弟至其墓所觀之得片紙於墓側有詩云虛勞瑩殯玉山前脫跡誰知已蛻蟬應是元神歸紫府更無遺魄在黃泉藥囊止有修丹訣塵世空留悟道篇堪嘆浮生今古事北邙山下草芊芊驗其墓有穴可尺餘向左畔開空棺而已或謂尸解焉有南中人多識之嘗有詩寄其故人陳智周云與君相別後別後會難期金鼎消紅日丹田養紫芝訪君難可約懷我豈無詩休羨繁華事百年能幾時智同尋於端拱間及第授衡陽尉終南唐列傳沈彬次子廷瑞有道術嗜酒却粒寒暑一單褐數十年不易跣行日數百里林栖露宿多在玉笥浮雲二山老而不衰後不知所終

黃萬護

巫山道士黃萬護常以符藥救人蜀主王建召之鋪草薦水面



泝流而上一日至成都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六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陳搏

先生姓陳名搏，字圖南，號扶搖子，亳州眞源人也。與老子同鄉。  
里是後云普州崇龕人所恐生而不能言，始四五歲，戲渦水之濱，有  
青衣媼召置懷中，乳之，自是能言，聰悟過人。及長，經史一覽無  
遺。不一云兒自束髮年十五，詩禮書數至方藥之書，莫不通究。親喪  
先生曰：吾向所學，足以記姓名而已。吾將棄此，遊泰山之巔。長  
松之下，與安期、黃石輩論出世法，合不死藥。安能與世俗輩脂  
韋汨沒，出入生死輪迴間哉！乃盡其家業，散以遺人，惟攜一石  
鐺而去。唐士大夫挹其清風，欲識先生面，如景星彩雲之出爭  
先睹之爲快。先生皆不與之友，由是謝絕人事。野冠草服，行歌

坐樂日遊市肆若入無人之境或上酒樓或宿野店多游京國  
間後唐明宗聞先生名親爲手詔召先生至長揖人主明宗待  
之愈謹賜先生號清虛處士仍以宮女三人賜先生先生爲表  
謝上云趙國名姬漢庭淑女行尤婉美身本良家一入深宮久  
膺富貴昔居天上今落人間臣不敢納於私家謹用安之別館  
臣性如麋鹿迹若萍蓬飄若從風之雲泛如無纜之舸臣送彼  
復歸清禁及有詩上浼聽覽詩云雪爲肌體玉爲顙多謝君王  
送到來處士不生巫峽夢空煩雲雨下陽臺以書奏付宮使卽  
時遞去因肆意山水間自言嘗遇孫君仿鹿皮處士二人謂武  
當山九室岩可以隱居遂往棲焉服氣辟穀以恬默自處凡二  
十餘年撰指玄篇八十一章入室還丹詩五十首又作釣潭集  
萬餘字皆羅縷道妙包括至真嘗夜立庭間見金人持劍呼曰  
子道成矣當有歸成之地先生曰金人云歸成之地蓋秋爲萬

物之所斂而歸者也吾其隱於西方乎是時年已七十餘俄徙居華山得古雲臺觀基闢荆榛而居之以契歸成之語時境內有虎食人先生至叱虎令去自是不爲害唐開元中李奇者隱於華陽顏有童色斯須行數百里與先生遊更相酬倡先生常閉門臥累月不起周世宗顯德中有尋訪者窺其戶聞其無人惟獸跡鳥聲而已有樵於山麓者見有遺骸塵壁迫而視之乃先生也捫其心獨暖良久氣還而起曰睡酣奚爲擾我州將羅彥威以聞世宗召見禁中月餘方起因問以黃白事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政治爲念夫何留意於小道邪資治通鑑云以治天下爲世宗不以爲忤拜諫議大夫固辭賜號白雲先生移安用此爲遣還山詔州縣長吏常存問之先生負經濟之才歷五季亂每聞一朝革命輒顰眉數日嘗作詩云十年蹤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陌縱榮爭及睡朱門雖貴不如貧愁聞劍戟扶危

主悶聽笙歌聒醉人，攜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一般春，一日乘驢遊華陰。聞宋太祖登極大笑曰：天下自此定矣。遂隱華山，不復出。太祖召不至，興國初始赴召。太宗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蹤跡杳無聞，如今若肯隨朝詔。總把三峯賜與君，先生將至闕上言。求一靜室休息，乃賜觀於建隆觀。扃戶熟寐，月餘方起。詔服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賓禮見於延英殿。賜坐延問，甚久。時上方欲征河東，先生諫止之。會軍已興，上不樂其言。詔復令寐於御苑，及兵還不利，經百餘日，乞歸山。太平興國四年，復來。始云：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繼元，年并州上謂宰相宋琪等曰：搏方外之士在華山已四十餘載，度其年蓋百餘歲。語論甚高，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之道，可以教人乎？對曰：搏不知吐納養生之理，神仙黃白之事，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沖天，亦何益於世教？聖上博達今古

深究治亂真有道仁明之主是君臣同德致理之時勤行修煉無以加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曰華山隱士陳搏晦迹丘樊棲心岩穴跌宕世表涵味道腴往在周朝物色幽遐嘗應鶴徵之詔終逐鴻冥之心自爾以來多歷年所今復言迂高迹來儀帝庭不有嘉名曷彰清範可賜號希夷先生上屢與之屬和詩什上問曰若昔堯舜之爲天下今可至否先生云土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迹似不可及然能以清靜爲治卽今之堯舜也上善其對因出諸子使視之先生密陳天命實在章聖上亦欲拜諫議大夫固辭乞歸山進詩云草澤吾皇詔圖南搏姓陳三峯十載客四海一閑人世態從來薄詩情自得真乞全麋鹿性何處不稱臣上知其不可留卽賜宴便殿詔宰臣兩禁赴宴爲詩以寵行仍賜龜鶴鞍馬束帛又詔華陽刺史王祚時就存問其願操几杖以師事者不可勝數其後再遣中使就

山宣召先生先生曰極荷聖恩臣且乞居華山先生意甚堅使  
回具奏其事上又遣中使齎手詔茶藥等物賜之仍仰所屬太  
守縣令以禮遣之安車輓輪之異數迎先生先生乃爲表謝上  
曰丁寧溫詔盡一札之細書曲軫宸恩賜萬金之良藥仰佩聖  
慈俯躬增感臣明時閑客唐室書生堯道昌而優容許由漢世  
盛而善存四皓嘉遯之士何代無之再念臣形如槁木心若死  
灰不曉仁義之淺深安識禮儀之去就敗荷作服脫簪爲冠體  
有青毛足無草履倘臨軒陛貽笑聖明願回天聽得隱此山聖  
世優賢不忝前古數行丹詔徒煩彩鳳銜來一片閑心已被白  
雲留住獲飲舊溪之水飽聆松下之風詠嘲日月之清笑傲雲  
霞之表遂性所樂得意何言精神超於物外肌體浮乎雲煙雖  
潛至道之根芽盡陶聖域之水土敢祈睿眷俯順愚衷謹此以  
聞先生經史浩博尤精易學鑒人察物辨別聖凡宋太祖太宗



龍潛時與趙忠獻公遊長安市先生與之同入酒肆公因坐右  
席先生曰汝紫微帝垣一小星爾敢據上次乎周世宗宋太祖  
同行先生則云城外有三天子氣種放初從先生先生曰若當  
逢明主名動天庭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所忌子名將有物  
敗之卒如其言忠定張公詠爲布衣時先生一見而奇之公曰  
願分華山一半居可乎先生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  
其意曰是將嬰我以世務贈詩云征吾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  
救火忙乞得東南佳麗地亦應多謝鬢邊蒼後果登第以名動  
天下將赴劍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要清流擬  
致君今日星馳劍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有詩云人生大  
抵重官榮見我東歸夾道迎應被華山高士笑天真喪盡得浮  
名忠定晚年疽發於首乃出守昇州所贈詩無有不驗者陳康  
肅公堯咨既登第過謁先生坐中有道人髻髻意象軒傲目康

肅公連言曰南庵語已經去康肅公深異之問曰向來何人先生曰鍾離子也康肅公惘然欲去追之先生笑曰已在數千里外矣康肅公曰南庵何謂也先生曰他日自知之其後康肅公轉漕閩中巡行過墟里間聞田婦呼其子曰汝去南庵趣汝父歸康肅公大驚問南庵所在視之則廢伽藍也有碣云某年月日南庵主入滅祠其真身于此乃康肅公生時也清源王世則與韓見素趙諫議同詣先生世則爲僕隸拜堦下先生曰侮人者自侮也揖世則使坐於諸公之右曰將來君獨首冠諸公盡如此會也明年世則果第一餘皆列于次又能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欲得之而不言先生謂休復曰子來非他蓋欲吾瓢爾呼侍者取與之有郭沆者少居華陰嘗宿觀下中夜先生呼令趣歸沆憚其遠先生與之俱往一二里有人號呼以報其母卒沆始悟其言先生因遺以藥使急去可

敕既至果卒灌其藥遂甦許諫議仲宣罷成都牧致書幣以問  
休咎先生召門人賈得昇曰爾爲我答書云給事此去更不出  
未幾果卒後先生稀到人間或然遊華陰華陰令王睦聞先生  
來倒履門迎既坐先生曰久不飲思得少酒睦曰適有美酒似  
知先生之來命滌器具饌既飲睦謂先生曰先生居溪岩寢止  
何室出使何人守之也先生微笑乃索筆爲詩曰華山高處是  
吾宮出卽凌空跨曉風臺榭不將金鎖閉來時自有白雲封睦  
得詩愧謝先生曰子更一年有大災吾之此來有意救子子守  
官如是雖有患神理亦祐焉睦居守廉潔清慎視民如子不忍  
鞭扑人性又明敏故也先生乃出藥一粒曰可以禦來歲之禍  
睦起再拜受藥服之飲至中夜先生如廁久而不回遂不見睦  
替回都下忽馬驚墮汴水善沒者救之得不死先生亦時時來  
山下民家至今尙有人見者今西華有先生宮觀存焉昔先生

多與山下崔古往還有衣冠子金礪多遊山水之間謁古曰願  
因子一見希夷先生古曰更待之先生方睡俟其覺方可見礪  
曰何時也古云或半歲或三四月近亦不暇月餘子有所之且  
去他日復來礪乃去後歲餘再遊華山見古適會先生繼至礪  
伏謁甚恭乃請於先生曰礪向遊華山欲見先生會先生睡未  
覺睡亦有道乎願先生誨之開其所未悟先生啞然有聲聳肩  
收足昂面頽然曰不意子孱瑣若是也於起居寢處尙不能識  
欲脫離生死躍出輪迴難矣今飽食逸居汲汲惟患衣食之不  
豐飢而食倦而臥鼾聲聞於四遠一夕輒數覺者名利聲色汨  
其神識酒醴膏羶昏其心志此世俗之睡也若至人之睡留藏  
金息飲納玉液金門牢而不可開土戶閉而不可啓蒼龍守乎  
青宮素虎伏於西室真氣運轉於丹池神水循環乎五內呼甲  
丁以直其時召百靈以衛其室然後吾神出於九宮恣遊青碧

履虛如履實昇上若就下冉冉與祥風遨遊飄飄共閑雲出沒  
坐至崑崙紫府徧履福地洞天咀日月之精華翫煙霞之絕景  
訪真人論方外之理期仙子爲異域之遊看滄海以成塵指陰  
陽而舒嘯興欲返則足躡清風身浮落景故其睡也不知歲月  
之遷移安愁陵谷之改變因子請問爲子成詩曰常人無所重  
惟睡乃爲重舉世以爲息魂離形不動覺來無所知貪求心愈  
動堪笑塵地中不知身是夢又詩云至人本無夢其夢乃遊仙  
真人亦無睡睡則浮雲煙爐裏長存藥壺中別有天欲知睡夢  
裏人間第一玄夫大夢大覺也小夢小覺也吾睡真睡也吾夢  
真夢也非世夢也先生曰吾非久復睡子無所往他日訪吾令  
子見真睡先生乃去礪塊然如醉者之醒不知出門遂歸其家  
他日再訪先生先生論攝生祕訣敷演至妙之門發明太玄之  
奧曰吾某日睡子可來礪如期而往至則先生已睡矣見先生

仰臥出入無息面色紅瑩礪拜禮於牀下而去又一日有一客訪先生適值其睡傍有一仙人諦聽其息聲則以墨筆烏塗於紙如是數次滿紙烏塗莫辨客怪而請問之仙人曰彼先生華胥調此混沌譜也先生暇日間喜遨遊得興吟詠遇景成句嘗題西峯詩云爲愛西峯好吟頭盡日昂岩花紅作陣溪水綠成行幾夜礙新月半川無夕陽寄言嘉遯客此處是仙鄉又餘聯半夜天香入岩谷西風吹落嶺頭蓮空愛掌痕侵碧漢無人增嘆巨靈神先生時遇毛女因贈之詩云藥苗不滿筥又更上危巔回指歸去路相將入翠煙又詩云曾折松枝爲寶櫛又編櫛葉作羅襦有時問著秦宮事笑撚仙花望太虛關中逸人呂洞賓有道術雖數百里頃刻輒到世以爲神仙常數至先生齋酬倡如交友先生曾當春月於華山水邊石上閑步見壺公赤松子呂洞賓相繼而至四仙言語未久有地神獻一菓盤酒一器

四仙飲酌半酣各賦詩一首先生曰春暖羣花半開逍遙石上徘徊曾垂玉勒金闕閑踏青沙碧苔洞中睡來幾載流霞獨飲千杯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壺公曰壺中自有樓臺四季羣花競開閑時卽飲瓊液醉後或臥青苔逍遙非關名利落魄不染塵埃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赤松子曰乍離南山竹齋因過舊隱天台洞中美酒纔熟路上羣花半開我骨非是凡骨君才亦是仙才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呂洞賓曰落魄直至此來曾經幾度花開悶便著錢沽酒恣意千杯萬杯閑遊八十一天醉上茅君醺臺逢人莫說人事笑指白雲去來先生一日謂賈得昇曰今日有佳客至當速見報少頃一人衣短褐青巾叩門賈未及報其人倏爾而去先生遽令出追之一里餘復遇老人衣鹿皮因問曰前去者尙未遠否老人曰此神仙李八百也動則行八百里言竟老人亦失所在又悟老人

鹿衣者乃太清得道白鹿先生李阮也先生曰吾其不可名留世矣端拱元年一日語門人曰吾來歲中元後當遊峨嵋明年遣門人鑿石室於張超谷既成先生往造之曰鑿石太華斯谷猶爲勝處吾其歸於此乎卽草遺表其略云臣大數有期聖朝難戀已於今年十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華峯下張超谷中又草奏疏人莫見其言遣賈得昇并龜鶴鞍馬詣闕以進上獨覽久之以龜鶴鞍馬復賜得昇仍賜紫服并賜號曰悟真又予錢五百萬俾營北極殿以終其志先生初欲示化使盡夜然燈燭於石室中至期以左手支頤而終逮七日容色不變其肢體尙溫有五色雲蔽其谷口彌月不散享年一百一十八歲使得昇繼其觀事

邵先生明易以象數學授種放種伯長穆江許堅許授范爲此

南一枝傳於

後有中使至峨嵋山有客入謁衣冠甚偉自稱東明

專相然多語華山事數日方悟曰此華山陳先生遽令召之已



不知其所往矣。祥符中，真宗祀汾睢，回再幸雲臺，瞻先生之遺像，詔除其觀田租，召對道士賈得昇，并賜武子華等紫服，俾建聖祖并真宗本命星官元辰三殿，又繪睟容於北壁。先是，雍熙中，先生謂賈得昇曰：「吾行老君殿後，見神人服黑衣冠，云北極開同紫微帝君，汝可以前後所賜市材立北極殿。」又曰：「昔唐金仙公主以此爲祈真之館，今吾復遇北辰，此觀其興矣。」惟汝當得之。逮真宗臨幸，果三十年得昇當之。其逆知來物多類此。

臣道一曰：陳搏粹於道德，以睡翫世樵者捫心，則曰「睡酣矣」，爲擾我。宋太后召至闕，則扃戶熟寐，月餘，希夷之號雅稱其旨。然託迹於睡，其意必有在也。道德經曰：「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悶悶。」豈非陳搏睡之義乎？

### 蘇澄隱

鎮陽龍興觀道士蘇澄隱者，通老莊，又善攝養。宋開寶二年閏

五月太祖駐鎮陽召之掖陸殿上白師踰八十容貌甚少是能養生宜以術教朕澄隱曰臣之養生不過精思煉氣而已帝王之養生則異於是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正無爲無欲凝神太和帝軒帝堯享國永年皆得此道上嘉之寵賜殊厚

出皇朝通鑑

劉若拙

宋開寶五年冬十月癸卯太祖詔功德使與左街道錄劉若拙集京師道士試驗其學業未至而不修飾者皆斥之若拙蜀人自號華蓋先生善服氣年九十餘不衰步履輕疾每水旱必召於禁中設壇致禱其法精審

出皇朝通鑑

張白

張白字虛白自稱白雲子清河人也沉靜博學能文兩舉進士不第會親喪乃泣而自謂曰祿以養親今親不逮干祿何爲遂

辟穀不食以養氣全神爲事道家之書無不研讀宋太祖開寶中南游荊渚時鄉人韓可珖爲通守延納甚懽會朝廷弔伐江吳軍國多事因褫儒服爲道士適武陵寓龍興觀郡守劉侍郎墀監兵張延福深加禮重嘗以方鑑遺延福曰收之可以辟邪白韜真自晦窮日沈湎于酒落魄無所拘每醉於市上不問親疏輒指而慢罵而其言切中人微隱之事有識者多異之每遇風雪若寒則必破冰深入安坐水中永日方出衣襦沾濕氣如蒸炊指顧之間悉已乾燥或與爲戲仰視正立令惡少數輩盡力推曳略不少偃又或仰舒一足令三四人舉之衆但面頰而足不動居常入崔家酒肆貫食無量一日力欲償酒直崔氏之酒保白其主曰尊師每來卽酒客倍如常日而所獲之息不少崔氏聞之卽不敢筭分文忽一日於酒肆中題壁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數斗醉臥白雲深洞口

自是沾者猶倍南嶽道士唐允昇魏應時亦當時有道之士慕  
其人常與之遊。白天才敏瞻思如湧泉。數日間賦武陵春色詩  
三百篇。皆以武陵春色裏爲首句。一篇云。武陵春色裏。十二酒  
家樓。大醉方回首。逢人懶點頭。是非都不管。名利頓然休。戴箇  
星冠子。浮沈逐世流。白出語成章。卒皆平易。有道理。故不類尋  
常狂醉人言也。後一旦稱疾。亟語主觀者曰。我必不起。慎勿焚  
我。恐里中親識來尋。但依俗禮葬於西門外。言訖神逝。經數夕。  
肢體如生。異香滿室。傾城士庶觀覩累日。崔氏爲買棺。監兵張  
延福出已俸如其言。瘞之。僅月餘。壙所有一穴。未幾延福復奉  
使江淮。有老僕夫於維揚開明橋上。遇白。問方鑑在否。又云。斯  
鑑亦不久留。僕歸具道。延福疑曰。渠死久矣。汝何見邪。尋索鑑。  
熟視。應手而碎。又鼎之步。奏官余安者。以公事至楊州。亦遇白。  
攜大葫蘆。貨藥。亟召安。飲于酒肆。話武陵舊遊。數日。安告行。白

曰爲我附書謝崔氏余歸致書崔覽之大驚遽發棺視之已空矣白註昇玄消災護命經夾著頌其首篇云太上本來真虛無中有神若能心解悟頭上更無人末篇云心疑隨萬境隨境認心緣道非有爲有方名離種邊又著指玄篇暨七言歌詩名爲丹臺集並傳於世

### 混沌道士

宋太祖太宗潛耀日嘗與一道士游無定姓名自曰混沌或曰真無自太祖御極不復見上已祓禊西沼道士揖太祖曰別來喜安上亟見之一如平昔抵掌浩飲上曰我壽還得幾多對曰但今年十月二十夜晴則可延一紀不爾當速措置上留之後苑或見宿於木鳥窠中數日不見至所期之日上御太清閣以望氣是夕果晴星斗明燦上心方喜俄而陰霾四起天地陡變雪雹驟降移杖下閣急傳宮鑰開端門召開封王則太宗也延

入大寢酌酒對飲悉屏宮宦遙見燭影下太宗時時避席有不可勝之狀飲訖禁漏三鼓雪已數寸帝引柱斧戳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遂解帶就寢鼻息如雷將五鼓寂無所聞帝已崩矣太宗受遺詔卽位

丁少微

宋太宗太平興國三年四月乙卯召華山道士真源丁少微至闕少微善服氣引年與陳搏齊名然少微志尙清潔搏嗜酒放曠雖居室密邇未嘗往來少微以金丹巨勝南芝玄芝等獻上留數月遣還

出皇朝通鑑

陳花子

陳花子在青城山得道常剪紙花子於市中賣之只買酒與陳搏爲友往來青城山人常見之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七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張契眞

張契眞字齊一錢塘人也幼孤遂依上清宮胡法師浮游江浙上會稽探禹穴歷縉雲遊赤城以訪仙道契眞皆負篋從之時朱天師居天台目而器之以其有清骨方瞳因度爲道士久之還錢塘居吳山眞聖宮周世宗顯德五年受正一盟威靈寶法籙於大元樊先生由是紫藥玉笈之書無不歷覽而名振江浙忠懿王精崇道法每三籙齋俾總其事王公貴人亦從而欽尙宋太平興國中太宗命有司卽國之東南建太一宮詔天下戒潔之士以居之而契眞與選未幾禁中清醮因召見款對稱旨賜紫衣而上以道書魚魯未定詔兩街道錄選優學者刊正而

契真復與既畢賜元靜大師之號真宗景德三年正月十一日夜就寢髣髴間有朱衣吏持符而至曰奉命張某宜速淨穢往彼職事遲曉召門人徐思簡曰吾且行矣子其志之越二十五日沐浴訖泊然返真享年七十一翼日遷神于城之東肢體柔軟而汗霰霏于面及火化得青黑色珠可升餘丞相錢惟演謂其徒曰此浮屠氏所謂舍利在仙經則曰精氣凝結而成步虛經云舍利耀金姿龍駕歛來迎是也師爲性沈默聲利不容於心惟嗜好文老而不倦手抄經史子集凡五百餘卷善草隸奕棋而隱晦自抑嘗獨坐軒砌鳥集于懷其忘機感物如此

張元化

道士張元化者不知何許人稱華蓋先生弟游汝墳汝人因請主北極觀焚修外以慈愛及物而汝人無不悅之獨不知其密修何道但混俗和光未始自異於人有施油燈於北極殿者元

化以大盆貯水泛八燈而自成星斗之列构建所指隨曉昏而轉郡人有請齋者老少無異志而預議之然未之請而師黎明必至其間有意欲請而夫妻忽反目者有男女不承順顏色者雖來請而逆知其意拒而不往但勸諭而使之去觀之側有果園蔬圃里人俟其出而竊之至其園而師已在彼其先知之見多此類郡中周司馬與師最相善然不知授之以何術師嘗因歲旦秉葦炬遶巷陌雖數刻方匝而炬之燼若初人訝而詢之對曰有行瘟鬼吾故逐去人以是爲狂而不信及夏城外果疾疫暴作而城中貧賤富貴皆無恙每以符藥救人有所得悉爲焚修之費一日有客召入酒肆元化辭以素不飲後欲與茹葷又辭以佩法籙客稍怒元化熟視之知其非人也謂曰暫歸觀中願子少待卽再相見因取劍而誘出郊叱使坐而戮之卽鬼也朱髮藍面脊薄如五七歲小兒攜其首以視人曰此鬼輒敗

吾故戮之以去民害遂積薪於通衢焚之而腥氣累日不散一夕郡人皆夢元化見別云暫遠遊希善愛是夕寢中忽羽化達旦人有疑而來訪者大小皆同宋太宗太平興國初進士安鴻漸寓郡中恃才傲物自謂無人可意見元化則擊跽服從而就弟子列既葬及舉槨甚重若有鐵石物圓轉於其中鴻漸遂命酒致禱則漸覺輕臨壙發視之則頂上有一竅可容臂識者曰此蟬蛻矣未幾有客自河陰來貨石榴于汝墳途中遇一道士自云我乃汝墳張觀主託附一書仍市石榴數十顆獻于北極殿客諾之既至其徒曰此書乃師之真墨迹也引客至影堂客曰向所見者與此像略無異至今汝人圖像而事之嘗撰還丹訣并小詞二闕叙修行事傳於世

張齊物

李臻燕人也性溫約未嘗失於人遊荆湘間宋太宗淳化中至

江陵偶疾作僑居公安門外雖貧窶未嘗絕客忽有道士訪門自稱姓張名齊物隴西人謁臻以求寓泊臻諾之但愧貧乏無所待齊物曰貧道不食可日得酒數升爲厚賜爾臻諾之齊物日飲於市雖屠沽輩亦不問至夜後方歸忽醉罵臻臻略不介意待之益厚又一日大醉歸抵臻寢所至晚方醒嘔吐狼藉臥具皆汙童僕輩怒欲扶之臻止之曰醉人何足責齊物遲明告行謂臻曰感君之顧厚矣今則復能相送數里乎臻遂與之偕行可十里間齊物曰某非滔滔者薄有所負焉周遊人間五十年未嘗見仁厚如君者願有小術爲獻臻問何術曰黃白術也臻曰賦命淺薄不敢當願先生察之齊物茫然自笑曰君之道非某所及也於是抽簪引以爲劍執之曰請自此別乃劃地隨手而裂投身入於地地亦隨合臻嘆異之由是遂晦迹不復見

張無夢

張無夢字靈隱號鴻濛子鳳翔盩屋人也身長六尺風格俊爽居常好清閑窮老易父爲儒肥遁不仕有二子無夢卽其長也篤孝聞於鄉里及冠以貲產委其弟遂入華山與种放劉海蟾結方外友事陳希夷先生無夢多得微旨久之遊天台登赤城廬於瓊臺觀行赤松導引安期還丹之法僅十餘載間以修煉內事形于歌詠累成百首題曰還元篇夏英公倅台州入山見之得此篇歸輦下時王冀公執政訪隱逸人英公以還元篇獻之未幾以聞于上宋真宗特召對問以長久之策無夢曰臣野人也但於山中嘗誦老子周易而已不知其他也上令講易卽說謙卦上問曰獨說謙卦何也曰方大有之時宜守之以謙上喜其說除著作左郎無夢固辭曰陛下德如堯舜山林中豈不容一巢父許由邪因舍建隆之翊聖院復召講還元篇無夢曰國猶身也心無爲則氣和氣和則萬寶結矣心有爲則氣亂氣

亂則英華散矣此還元之大旨也略說十數篇而退遣使賜金帛皆不受乞還山復賜處士暢飲先生號亦不受上以歌一闋賜行其辭曰混元爲教含醇精視之不見聽無聲惟有達人臻此理逍遙物外自沈冥浮雲舒卷絕常勢流水方圓靡定形乘興偶然辭澗谷談真俄爾謁王庭順風已得聞宗旨枕石還期適性情玉帛簪纓非所重長歌聊復寵歸程冀公邀入私第意欲款延無夢曰萬乘且辭矣相公人臣徒煩見留明日遂行有旨令台州給著作郎俸以養老至山亦不請其始卒守節如此有黃白術祕而不言居瓊臺又十餘年復隱於終南鶴池久之遊嵩山泛湘漢抵金陵保寧壽寧佛舍杜門不出士人或有見而請問者則對之以聾而後人事幾廢然博通古今百家之學至于圖經小史記之歷歷無遺有二經生侍几案久之因度爲道士無夢年九十九終于金陵經三日頂中有白氣勃勃然出

高三尺餘移時方散乃就棺肢體柔輒指甲不青心胸尙暖史君玉琪遣吏藏于悟空禪師塔前有瓊臺詩集行於世碧虛子陳景元嘗預弟子列得老莊之深旨。

程仙翁

程仙翁不知何許人在梓州白日昇天邢奇爲州主具奏真宗今子孫見存焉

塗定辭

塗定辭者蓬之良山龍謀里人也塗氏之先自孟知祥據蜀時已數世居此躬耕植產家累百金宋真宗咸平中定辭隸役于郡因輦帛入關遇夜舍華陰客邸偶有書生自稱東專者揖定辭而坐相得甚懽遂留飲浹日及告行書生曰吾陳搏也以君非凡骨故特邂逅于此定辭喜懼不自勝因懇求異術書生曰術不貴異但齎精神不以好惡內傷則善矣於是袖出藥一刀



圭曰君但餌此當壽百年翌日再訪之則不復見既而西歸落魄不事生產遂鑿所居之南山爲石室險絕數十仞觀者毛髮皆聳定辭梯木登陟如履平地初石室乾燥每患乏水輒呪之甘泉應期而出居常好飼羣鳥或臨風一呼則千數翔集馴狎左右每暑則挾纊自曝石上謂之迎涼或寒沍則衣單繒而已嘗遊成都謁僧希白因命饌食鹽一器僅數斤坐客皆驚異術士王鶴與之款飲定辭獨飲數斗不亂又屑薑葱數升雜茹之凡賓客之來忽言好飲食何物者則必與之取足同食客雖屬饜而不肯止嘗以田產爲人訟移鞠于岩渠幾一歲獄中未始具糧而訟不敢敵典獄之官亦以拒抗不得情因散禁定辭定辭遽往城北羅漢院之江上絕崖之巔有古木輒登其上不肯下凡七日人呼之則曰我不下爾輩但以箭射老夫不能彈之亦可然人卒不敢逼之至第八日不呼而自下復居就鞠所而

赦書至久之請爲道士每到仲春人服疏藥時渠卽臨流於小灘下體露從水自七竅中入謂之瀾腸嘗有二小商於脫白溪一人中暑毒暴死定辭持鐵針於額上以一槌擊之入一寸許須臾復活明年以物來爲報則不受嘗貯五十萬錢扁鑄甚固飲家人無妄取用然子孫亦莫知其意去世之前月自室歸謂家人曰吾平生市物凡直百錢者必過所售之數與之儻其間有以多爲辭者以是錢賞其廉然終吾之身卒無一人嘆世俗之貪冒如此一日呼家人於前曰我九十三歲不死何待索巴豆食之於是喫二百粒不動移刻更喫百粒微微溏泄乃平坐而化人環而哭之却復活乃曰坐去恐汝輩難作葬具言訖則臥化也經數夕童顏儼然如生及就壙而棺甚輕識者以爲尸解所居之石室時聞簫鼓之聲其子爲左侍禁孫數人舉進士

郭上竈

郭上竈者不知何許人宋眞宗天禧中嘗以傭履淪湯滌器于汴州橋茶肆間一日有青巾布袍而啜茶者形貌瓌偉神采凜然屢目於郭郭亦疑其異人又竊覘於袖間引出利劍郭思念曰必呂先生也伺其出卽走拜于前曰際遇先生願爲僕廝呂不顧而去郭乃尾後至一閭處呂回顧曰若眞欲事我邪可受吾一劍郭唯唯延頸以俟引劍將擊郭大呼已失呂所在郭乃在百萬倉中巡卒擒送官杖而遣去自此京城裏外幽僻之處無不至見人必熟視良久方去問之則曰我尋呂先生自此十年餘不知所在仁宗天聖末有趙長官家居磁州邑城鎮之別業忽有丐者縑袍而來見趙再拜曰某郭上竈也趙亦嘗識之遂問見呂先生否郭曰周天下不知見今爲大數垂盡故來求一小棺以藏遺骸趙大以爲妄問曰何日當盡曰來日午時趙曰若然當爲汝買棺郭又曰并乞棺首開一穴將一竹竿通其

節插穴中庶得通氣趙雖唯之殊謂不然明日午時汲水浣身臥槐下遂絕趙大異之爲造棺河朔乏竹取故傘柄通其中插棺首瘞之于河岸仍恐爲狐犬所發植棘累石以固焉其年秋大雨河水泛漲數日乃退趙慮其柩爲水所漂策杖臨視棺開無尸

趙抱一

先生名抱一鳳州兩當人也父徙居梁泉蒲池世以農桑爲業先生年十二因牧牛遇一老人問之曰子飢否先生不應但點頭而已老人探手囊中取食與之其狀如蘿蔔而味甘又與拄杖一條瓢子一枚中有藥乃豌豆也諭之令人服食於是沈痾新疾得服者無不愈先生自食蘿蔔不復思煙火食久之信步至京城之西把樓院之三門下有一僧曰子無乃要出家邪曰然僧曰子去見參頭託渠引援於是至院之後門草亭子上恍

然睡數日復有一僧至見之問其所從來乃引入自涅槃堂過聞有呻吟聲先生曰何人若此僧曰數日童行時疫方甚先生自瓢中傾豌豆藥令以新汲水嚥之卽時汗如新沐人經夕而愈僧衆異之傳於裏外然後請藥者如市而瓢中之藥愈出不竭人所餽之物皆不受悉與主僧巡警官按察雖知非幻惑人然見人來日多不可禁止於是具以申朝廷時宋眞宗車駕東封未還丞相向公留守京師陰遣人驗其實飛奏詣行在以聞尋有旨令辟簡寂宮觀以居之乃得東太一之宮齋館先生旣就止有司嚴其扃鑰擊柝以固護復令道士胡太易等以飲食伺候日夕所食者但棗栗三兩枚而已凡月餘車駕方還召見眞宗拊其背曰卿朕同姓也遂卽披度爲道士賜名抱一未幾求歸上賜金鍍銀龍頭拄杖銅朱記鸚鵡杯香藥等仍差中使張茂先道士胡大易遂至石門山特與建眞寂觀以爲登眞之

所每年賜披度及紫衣仁宗慶曆中忽行寢罷至宣和年間先生復來京師寓太乙宮之舊隱具章以聞乞復先帝所賜恩澤仁宗素知先生名覽章悉許仍舊召見而臺諫力止之先生兩到京凡盡日飲酒不醉止食少許蔬果而已嘉祐年間汲汲求歸但言恐有水阻既歸至中秋果有大水忽一日遣門人智惟甫入郡中市藥過期未還先生集門弟子謂曰我欲入奏庭謁張尙書朴而惟甫未還忽覺疲困言訖就寢而化享年七十八歲百日肢體尙暖久之精舍黃瘦如此三年門人乃葬之始遇之拄杖卽真宗以龍頭者易之其餘所賜物並存識者謂所遇老人乃張果先生也蓋有洞于郡之西世傳張果隱於此

武抱一

武抱一建康人也始從茅山道士爲僮精舍有鐘肅衆道士命僮以時擊撞宋太祖建隆中忽遇至人乃得道去來不可測人

因謂之仙童、華陽道士朱自英、通丹經、真宗詔封觀妙先生、厚禮聘之、仙童聞自英將行、貽書曰：抱一啓切以笑傲昇平、輕欺富貴、扶疏丹桂、難藏明月之光、峭絕青山、莫滯白雲之迹、言之不足、道在其中、形神別隱於三山、名姓已彰於四海、歲月何定、鉛汞何求、如或因循、空成潦倒、真珠圓而美之美矣、絳雪凝而自然、然而然在市孰非在山、孰是水積成海、氣積成神、匪我相知、少言休語、抱一貨藥而利名何有、和光而道俗寧殊、輕舉行修、長生道在多是逍遙於雲水、未嘗暴露於天機、知者難言、行者自見、聊書懇悃、以代笑談。一日二秋、咫尺萬里、陽氣如烟、荒郊似水、更保沖和、別休請問。今因魚鴈、聊附寸心、書到山前、以申鶴望、謹啓。又爲詩曰：聖主搜羅物外人、總來金闕見靈真。惟予不願彰名姓、綠水青山道可親。自英讀未竟、已失持書者心、因異之。

朱自英

先生朱自英字隱芝句曲朱陽里人生八九歲牧牛郭干村時能致鶴或謂不祥父母遂棄之入道師玉晨觀道士朱文吉十一歲度爲道士與張練師紹英居積金峯却穀常屨滿戶外先生曰比其絕迹而躡我衆不太多事乎於是旦疊壇而夕渡江將拜混元於亳社禮天師於青城逢一叟命先生閉目曰謹執予裾惟覺林梢拂足開目乃坐青城山下遂授以金鼎九轉飛精劍法事曰世號陳鐵脚卽我矣言訖失叟所在先生思三茅道藏闕僞乃載游瀨鄉校讎太清古本歲餘有道人武姓相訊問先生曰能往否先生曰敢不從命藏睛少選觸耳闐然忽睹闐闐顧謂先生曰此河中府也侵尋及河截流安涉先生踵之若蹈平陸接岸欣然曰信士可教吾水星童子也此一行已抵度形太陰然雖幽屏不厭深渺殊時復會遽背而去先生還故



山得九老仙都君印濟人不倦未幾玉清昭應宮詔選名行工  
部侍郎薛映以先生名上朝廷遣使詔先生表辭時主尙未建  
儲遣中使任文慶齋香設醮命先生奏章求嗣章聖明肅皇后  
乃夢羽衣數十從一仙官下降云此宋第四帝茅見聖山有政碑及仁  
宗嗣服使兩至州縣敦迫不得已遂受命館昭應宮待遇甚渥  
昭應宮使王欽若喜先生暫朝玉闕有詩酬倡及累表獲辭節  
度太尉知昇州丁謂亦賦詩送歸山自是隱居稱疾不起明肅  
太后時遣使降香設醮爲保聖躬及親札賜金注椀一副云是  
主上小時用底爲道者置莊一所寶墨猶存及受上清經法遙  
尊先生爲度師賜號觀妙武仙童復寄書并詩一首勉更韜晦  
今章壇丹竈賜鐘猶存茅山方隅洞側乾元觀舊隱也有幽光  
顯揚碑備詳仙蹟

李仙人

樂史仕宋爲西京留臺御史嘗夢天帝召俄見宮闕壯麗帝曰主求嗣吾爲擇之少選一人至帝曰中原求嗣汝往勿辭頓首祈免者再三帝曰往哉遂唯而去傍拱立者曰此南嶽赤脚李仙人也帝酣于酒明年果生仁宗又會聖宮在洛陽之東祖宗神御在焉仁宗嘉祐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晝漏盡人見羽衛陳布道中最後一人衣赭袍張黃蓋乘馬至宮前不見明日宮門大敞諸殿門鎖不鑰自啓俄頃仁宗上仙

劉從善

劉從善字順天號浩然子西洛人也家世不仕厥考因籍於汴之祥符從善幼而明敏雅好道學宋真宗祥符中師道士王太和于建隆觀五年試業爲道士以貧窶惟求化給其親雖祁寒暑熱未嘗有怠人皆稱其孝仁宗天聖初以乾元節賜紫衣二年六月承旨充景靈宮住持三年三月上與太后欲授法籙詔

三茅大洞法師觀妙先生朱自英於玉清昭應宮金籙壇又降旨選明經教勤謹焚修之士五十餘人同壇傳授從善首與焉復宣賜正一法服冠履劍佩等而後上嚴于孝享以時追慕特遣使諭以先帝忌辰令於神御前呪食持課乃編集三洞經偈頌以薦仙駕尋進呪食文上嘉之賜號全素大師仍以其文頒諸宮觀呪食之科自從善始時延寧宮告成詔撰聖像五藏銘應制者衆惟從善稱旨遂以金玉牌刻其文景祐中乞還本觀未幾章獻章惠靈駕出都充法師沿路講贊至和二年乙未正月仁宗不豫召從善於大慶殿設醮奏章命執政代拜至夜伏章次帝忽大漸瞑目已數刻中外驚讐而從善遲久方起曰章已達太上有勅令聖駕回矣俄而帝甦卽傳宣問葛將軍何神也從善對曰三天門下有神曰葛將軍復傳宣曰速令設位供養翌日聖體遂康諭左右曰朕昨夜夢至天門有葛將軍者云

皇帝未合來急借馬送回遂寤久之有旨令內侍麥承信建葛將軍觀於郊壇之西南賜金雅飾仍賜從善御服衽席金帛等欲賜先生號固辭嘉祐初左右街道錄薦爲道官上可其奏授右街守闕監議辭不獲乃承命五年夏民苦大水復拜章于福寧殿而免昏墊從善自守闕監議累遷右街副錄居常誦玉清本際西昇黃庭等經至若服氣煉形亦勤而行之英宗臨御丞相韓魏公復乞賜先生號又辭之神宗熙寧三年七月二十八日沐浴訖集弟子于前曰吾俟大風來卽當去須臾果如所說而化降年八十一後有客見從善白馬如蜀託云見吾徒弟煩爲言之由是知其尸解嘗撰集齋科及拜章式行于世

藍方

先生姓藍名方字元道亳州父老言自兒童時見先生狀貌迄今如一先生髮委地黑光可愛肌若截膏眉目疏遠唇若積朱

齒如排玉舉動溫厚接物以和小大皆得其歡心或醉遊旗亭  
遇廢人勾於道路探懷出錢盈掬遺之頗好施藥拯救疾苦宋  
仁宗聞先生之名特詔上殿賜坐及賜茶藥館於芳林園未幾  
告去賜號南嶽養素先生住南嶽招仙觀是時學士賈公昌朝  
贈先生詩云聖澤濃霑隱逸身道裝宜用葛爲巾祝融峯下醉  
明月湘水源頭釣紫鱗曾見海桃三結子不知叩豆幾回春他  
年我若功成去願作靈橋跪履人先生和曰近告明君乞得身  
不妨林下戴緇巾滿斟野酒浮瓊蟻旋釣溪魚鱸錦鱗元府烏  
雛飛後夜洞中龍子養長春吾宮儻若爲同志續有壺天兩箇  
人先生有弟子陳通叟問無功行卽不至神仙之地先生曰古  
之爲功行恐人知今之爲功行恐人不知此所以功行膚淺卒  
無所成就也尙書郎李觀爲進士時游南嶽過長沙飲旗亭中  
忽有負竹奩持釘鉸具者謂曰子往南嶽爲我問養素先生十

月懷胎如何出得觀至南嶽以語先生先生大驚曰其人眉間有白痣乎曰然先生嘆曰是海蟾子也吾養聖胎已成患無以出之非斯人不足以成吾道也先生獨宿閣上一夕與人言語侍者穴牖窺伺見紅光滿室明日客詢之先生曰吾師劉道君行雨過此留話少刻也先生一日沐浴竟召侍者謂之曰吾今一百七十二歲安可復顧先生位號但不欲拒聖君之意今當捨去矣乃奄然而逝先生多遊西川亦時來湖湘間今人時復見之一云玉谿叟李觀遊南嶽欲見藍養素道中逢一人荷釘鉸之具謂觀曰子非李觀往嶽山見藍養素乎曰然其人又曰煩公寄一信於藍公云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觀既見藍具述所言藍曰眉間有白痣乎公曰有之藍曰此劉海蟾也吾養聖胎已成非斯人不能證果觀曰劉處士奉問先生十月懷胎如何出得藍拊掌大笑惟聞頂雷隱然見一人如

雪月之輝與藍無異直上沖霄而藍已逝矣觀焚香歎息而退  
今嶽山長嘯先生是也肉身塑像存焉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八



#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侯先生

侯先生莫知何處人也宋仁宗慶曆年間貨藥於京師先生年四十餘無鬚眉若患風疾者身有瘤贅隱起徧於肌體周遊市里行以貨藥藥亦少人買多見半醉夜卽與丐者同處有馮元者好修養切疑之一日隨之時盛夏先生出閭闔門至池上以數金與門吏而入元遠望之先生至西北岸解衣入水出沒頗甚自得元乃就視見一蝦蟆其大如席目光如火元遽引退不久先生出著衣而去元乃揖之先生笑曰適子見吾乎元曰然乃召元於酒肆中曰吾乃服氣者也戀帝鄉美酒久未能去乃瓢中出藥一粒曰服之令子壽百歲飲至夜各散去自此不復

見有自蜀中來者云見先生貨藥於市

張九哥

張九哥不知何地人也宋仁宗慶曆中間在京師晝則閑行於市或問人化錢有餘則復與人夜多宿空閑室宇或糞壤中雖盛冬單布裘汗流覆面人亦多言其有道者燕王一日登樓看見小兒輩隨九哥行於道王命召之曰汝有道乎曰不也王曰有何伎藝曰惟學得快活術王笑與之卮酒他日又見復與之酒一壺歲餘九哥詣宮門謂門吏曰但道張九哥來別大王門吏不爲通九哥趨入王聞誼譁召門吏吏以九哥對王遽呼九哥九哥曰嘗蒙賜酒將遠遊故來別也王命左右酌酒飲之九哥曰某有小伎欲以悅王可乎王曰何伎也九哥曰借帛一匹金剪一柄王命取黃羅一匹及剪刀九哥取羅重疊而剪爲蜂蝶狀隨剪皆飛去少頃羅無了遺蜂蝶莫知其數或習王之衣

袂或聚美人釵髻他皆散飛庭中王驚顧大喜少選九哥曰恐失王之帛乃呼之一一皆來復爲羅一端羅中間一缺似一蝶之痕乃一蝶爲宮人所捕也王曰此蝶可歸乎九哥曰不可也若隨呼而來可既久卽已亦留此爲記異也王曰吾壽幾何九哥曰王壽與開寶寺浮圖齊堅又飲酒乃去後浮圖災王亦薨其先見之驗如此自此湖湘有人見之豐神如舊

### 安昌期

安昌期昭州恭城人少舉進士宋仁宗皇祐中朝廷平儂智高推恩二廣凡進士曾試禮部者皆特試于庭昌期因是得官爲橫州永定尉以事去官遂不復仕獨與一童遊廣東放浪山水間同年有胡濬者曲江人嘉祐中爲惠州海豐令昌期往過之留甚久杯酒間多爲嬉戲小伎娛悅坐人因結紙數紐覆而咒之良久器遂動徐徐啓之皆爲鼠矣咀嚼舉動如真復覆之則

依然結紙也時採山藥嚼而吐之以示人皆如膠飴或通夕不寐嘗指其童謂人曰勿輕此童他日與吾偕隱英宗治平二年復攜童遊廣州清源縣峽山寺謂僧曰久聞峽山有和光洞故來遊遂與童俱往數日不返僧疑其爲虎所噬率僧僕數輩徧求之了無所見洞前見有詩石壁上曰蕙帳相辭去猿猱不忍啼琴書自爲樂朋友孰相攜丹竈非無藥青雲別有梯峽山予暫隱人莫擬夷齊後題云前橫州永定縣尉安昌期筆

陳景元

道士陳景元字太虛師號真靖自稱碧虛子建昌之南城人師高郵道士韓知止已而別其師遊天台山遇鴻濛先生張無夢授祕術自幼讀書至老不倦凡道書皆手自校寫積日窮年初遊京師君醴泉觀衆請開講宋神宗聞其名詔卽其地設普天大醮命撰青詞以進既奏稱善得旨賜對天章閣遂得今師名

又改章服，累遷左右街副道錄已卯，乞歸廬山葬親，詔賜白金助之行，行李無他物，百擔皆經史也。所居以道、儒、醫書各爲齋館，而區別之。四方學者果從其遊，則隨所類齋館相與校讎。於是人人得盡其學，所役二奴曰黃精、枸杞，馴而不狡，真有道之役也。大臣王安石、王珪喜與之遊。初歸廬山，與安石別，安石問其乞歸之意，景元云：「本野人，而今爲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不若歸廬山爲佳。」安石韻其語，書几間曰：「官身有吏責，觸事遇嫌猜，野性難堪此。」廬山歸去來復書其後云：「真靖自言如此。」景元喜作正書，祖述羲之樂毅論。黃庭經下逮歐陽詢化度寺碑耳。年七十沐浴改衣，韻語長嘯一聲，正坐而逝。其語云：「昔之委和，今之蛻質，非化非生，復吾真宅。」世乃悟其尸解。有注道經二卷，老氏藏室纂微二卷，注莊子十卷，高士傳百卷，文集二十卷，大洞經音義集注，靈寶度人經傳于世。

劉玄英

劉玄英字宗成號海蟾子初名操字昭遠後得道改稱焉燕地廣陵人也遊一云大以明經擢第仕燕主劉守光爲相素喜性命之說欽崇黃老之教一日忽有道人來謁海蟾乃邀坐堂上待以賓禮問其氏族名字俱不對但自稱正陽子海蟾順風請益道人爲演清靜無爲之宗金液還丹之要既竟乃索雞卵十枚金錢十文以一文置之几上累十卵於錢若浮圖之狀海蟾驚異之嘆曰危哉道人曰人居榮祿之場履憂患之地其危有甚於此者復以盡其錢擘破爲二擲之遂辭而去海蟾因此大悟是夜命家人設宴棄擲金玉翌早解印辭朝易服從道有詩云拋離火宅三千指屏去門兵十萬家紀當時之實也一旦遽辭燕地遠泛秦川陶真於泰華之前遁跡於終南之下韜光隱晦人莫測其所以然一云爲燕丞相一旦遽悟棄官學道後遇呂

洞賓得金丹之祕旨，自此往來終南泰華間，復結張無夢、种放、訪陳希夷先生爲方外友，亦間作詩，有詩集行於世，其詠修煉則有還金篇行於世。後隱代州之鳳凰山，宋仁宗天聖九年遊歷名山，所至多有遺迹。一日於州壽寧觀題古詩十韻云：醉走白雲來，倒提銅尾乘。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癭。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箇，溪田耕半頃。種秫釀白醪，摠是仙家境。醉臥松陰下，閑過白雲嶺。要去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傍，撮襟書龜鶴齊壽四字。題云：廣陵閑民劉某書。至鳳凰山來，儀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字。所畫五星惟土宿尙存，其所寫真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綻處補之，氣韻古澹。人望之知爲有道者，又嘗於成都府青羊宮潑墨成壽山福海四字，二處相隔地里壽寧至來儀僅兩

舍西蜀至代數千里皆同日時而書之以示分形散景神變無方之妙丹成尸解有白氣自頂門出化而爲鶴飛而沖天全真傳云十二月二十四日降世十一月二十七日上昇不記何年大元至元六年正月褒贈海蟾明悟弘道真君

張用成

張伯端天台人也少無所不學浪迹雲水晚傳混元之道而未備孜孜訪問徧歷四方宋神宗熙寧二年陸龍圖公誅鎮益都乃依以遊蜀遂遇劉海蟾授金液還丹火候之訣乃改名用成字平叔號紫陽修煉功成作悟真篇行於世嘗有一僧修戒定慧自以爲得最上乘禪旨能入定出神數百里間頃刻輒到一日與紫陽相遇雅志契合紫陽曰禪師今日能與同遊遠方乎僧曰可也紫陽曰唯命是聽僧曰願同往揚州觀瓊花紫陽曰諾於是紫陽與僧處一淨室相對瞑目趺坐皆出神遊紫陽纔



至其地僧已先至遶花三匝紫陽曰今日與禪師至此各折一  
花爲記僧與紫陽各折一花歸少頃紫陽與僧欠伸而覺紫陽  
云禪師瓊花何在僧袖手皆空紫陽於手中拈出瓊花與僧笑  
翫紫陽曰今世人學禪學仙如吾二人者亦間見矣紫陽遂與  
僧爲莫逆之交後弟子問紫陽曰彼禪師者與吾師同此神遊  
何以有折花之異紫陽曰我金丹大道性命兼修是故聚則成  
形散則成氣所至之地真神見形謂之陽神彼之所修欲速見  
功不復修命直修性宗故所至之地人見無復形影謂之陰神  
弟子曰唯紫陽常云道家以命宗立教故詳言命而略言性釋  
氏以性宗立教故詳言性而略言命性命本不相離道釋本無  
二致彼釋迦生于西土亦得金丹之道性命兼修是爲最上乘  
法故號曰金仙傳大士詩云六年雪嶺爲何因只爲調和氣與  
神一百刻中爲一息方知大道是全身鍾離正陽亦云達摩面

壁九年方超內院。世尊冥心六載始出凡籠。以此知釋迦性命兼修。分曉其定中出陰神。乃二乘坐禪之法。柰何其神屬陰宅。舍難固不免常用遷徙一念差誤。則透靈別殼異胎。安能成佛。是卽我教第五等鬼仙也。其鬼仙者五仙之下一也。陰中超脫神像不明。鬼關無姓。三山無名。雖不入輪迴。又難返蓬瀛。終無所歸止。於投胎奪舍而已。其修持之人始也不悟大道而欲於速成形如槁木。心若死灰。神識內守。一志不散。定中以出陰神。乃清靈之鬼。非純陽之仙。以其一志陰靈不散。故曰鬼仙。雖曰仙其實鬼也。故神仙不取。釋迦亦云。惟以佛乘得滅度。無有餘乘。又曰。世間無有二乘。得滅度。惟一佛乘。得滅度。爾釋迦之不取二乘。卽我教之不取鬼仙也。柰何人之根器分量不同。所以釋氏說三乘之法。道家分五等仙。三千六百傍門法也。鍾離真人云。妙法三千六百門。學人各執一爲根。豈知些子神仙訣。不

在三千六百門此正釋迦所謂惟一佛乘得滅度之意也一云英宗治平中龍圖陸公帥桂林取紫陽帳下典機事公移他鎮皆以自隨最後公薨於成都紫陽轉徙秦隴久之事扶風馬默處厚於河東處厚被召臨行紫陽以悟真篇授之曰平生所學盡在是矣願公流布此書當有因書而會意者後處厚出爲廣南漕紫陽復從之遊於元豐五年三月十五日趺坐而化住世九十九歲有尸解頌云四大欲散浮雲已空一靈妙有法界圓通一好禪弟子用火燒化得舍利千百大者如芡實焉色皆紺碧羣弟子至遂指謂曰此道書所謂舍利耀金姿也後七年劉奉真遇紫陽於王屋山留詩一章而去徽宗政和中紫陽一日通名姓謁黃公冕仲尙書於延平黃公素傳容成之道且酷嗜爐火年加耄矣語不契而去繼後寓書於黃叙述甚異其孫銓見其書祕不盡言其中大略紫陽自謂昔與黃皆紫微天宮號

九皇真人因誤校勘劫運之籍遂謫於人間今垣中可見者六星而已潛耀者三用成冕仲洎維楊子先生也用成爲紫陽真人冕仲曰紫元于公曰紫華一時被謫官吏皆已復于清都矣今用成又證仙品獨冕仲沈淪於宦海凡當爲人十世今九世矣來世苟復迷妄合塵別淪異趣無復昇遷之期紫陽故叙仙契力欲推拔而黃公竟不契以歿惟自號紫元翁而已九皇不載于天宮卽微星也度弟子不一其弟子白龍洞劉道人名奉真白日飛昇卽建康府劉斗子也

馬自然

馬自然不知何許人也少習修真煉氣之方年六十有四至建昌酒壚見四道人衣百結而儀觀甚偉有童在傍自然問其氏名答曰鍾離先生呂先生劉海蟾陳七子也自然大驚僕僕往拜之鍾離真人曰汝骨氣異凡曹吾數十年求可教者莫爾及

也俄與呂陳二公偕去曰爾有師矣獨海蟾留乃爲自然演金丹之祕曰杳杳冥冥其中有精恍恍惚惚其中有物物非常物也精非常精也天得之以清地得之以寧人得之以靈夫能抱元守一回天關轉地軸則陰陽會而乾坤合矣於是開坎離之戶使龍虎交噬入戊己之變化此上天之靈寶妙中之妙者也。是法者人皆有分焉惟其識昧神昏沈湎愛欲或知之而未達閉息孤坐存神入妄漱津則嚥唾導引則勞形辟穀則中餒吐納則召風邪外荒則燒鉛汞內荒則淫陰丹如是中不煉而神不存矣自壯而趨老自老而趨死如六驥抉隙亦可哀哉爾當求精於杳冥求物於恍惚形神洞達與道合真自然聞其言而師之遂得道後遊廬山酣寢石上踰六旬薨者過始驚寤之俄去入閤阜山登紫房訪清虛時復往來市道上著蓑裳冠箬笠持大鐵杓化錢市酒醉則徜徉山澤間其後不知所終

石泰

石泰常州人字得之號杏林一號翠玄子遇張紫陽得金丹之道初紫陽得道於劉海蟾海蟾曰異日有爲汝脫羶解鎖者當以此道授之餘皆不許其後紫陽三傳非人三遭禍患誓不敢妄傳乃作悟真篇行於世曰使宿有仙風道骨之人讀之自悟則是天之所授非人之輒傳矣中羅鳳州太守怒按以事坐黥竄經由邠境會大雪與護送者俱飲酒村肆杏林適肆中旣揖而坐見邀同席杏林笑顧爲此衆客方懽彼客未成飲盍來相就於是會飲酒酣問其故具以告杏林念之曰邠守故人也樂善忘勢不遠千里能迂玉趾有因緣可免此行紫陽懇請護送者許之諾相與於邠杏林爲人先容一見獲免紫陽德之曰此恩不報豈人也哉子平生學道無所得聞今將丹法用傳於子杏林拜謝仰受付囑苦志修煉道成作還元篇行於世壽一百

三十七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八年八月十五日尸解作頌云雷  
破泥丸穴真身駕火龍不知誰下手打破太虛空後二年易介  
復見杏林於羅浮山

### 薛道光

薛道光一名式一名道源陝府雞足山人也一云閬州人字太  
原嘗爲僧法號紫賢一號毗陵禪師雲遊長安留開福寺參長  
老修嚴嚴與道眼因緣金雞未鳴時如何沒這音響又參僧如  
環得如何是超佛祖之談糊餅圓陀陀地因桔槔頓有省悟有  
頌曰軋軋相從響發時不從他得豁然知桔槔說盡無生曲井  
裏泥蛇舞柘枝二老然之自爾頓悟無上圓明真實法要機鋒  
迅捷宗說兼通且復雅意金丹導養宋徽宗崇寧五年丙戌冬  
寓鄆縣之青鎮聽講佛寺適遇鳳翔府扶風縣杏林驛道人石  
泰字得之年八十五矣髮綠朱顏神宇非凡夜事縫紉紫賢心

因異之。偶舉張平叔詩曲。石矍然曰。識斯人乎。吾師也。備言紫陽傳道之由。紫賢乃稽首皈依。請因受業。卒學還丹。傳受口訣。真要。且戒令往通邑大都。依有力者。即可圖之。紫賢遂來京師。棄僧迦黎幅巾縫掖。和光混俗。顓了此事。乃註解悟真篇。作復命篇。及丹髓歌。行世。紫賢道成。壽百十四歲。於光宗紹熙二年九月初九日。尸解。作頌云。鐵馬奔入海。泥蛇飛上天。蓬萊三島路。元不在西邊。明年沙道昭。復見紫賢於霍童山。

陳楠

陳楠字南木。號翠虛。惠州博羅縣白水巖人。以盤橈籀桶爲生。浮湛俗間。人無知者。作盤橈籀桶頌。盤橈頌云。終日盤盤圓。又圓中間一位土。爲尊磨來磨去。知多少箇裏。全無斧鑿痕。籀桶頌云。有漏教無漏。如何水泄通。既能圓密了。內外一真空。其言下超悟如此。根器槩可想見也。後得太乙刀圭金丹法訣於毗



陵禪師得景霄大雷琅書於黎姥山神人。每人求符水。翠虛捻土付之。病多輒愈。故人呼之爲陳泥丸。宋徽宗政和中擢提舉道錄院事。後歸羅浮。以道法行於世。所至與人治鬼潮陽民家女苦狐厭狂易無度。翠虛用雷符熏狐魅。殺之時披髮走日行四五百里。鶉衣百結。塵垢滿身。間食犬肉。終日爛醉。莫測所如。而濟人利物效驗有不可揜者。嘗之蒼梧。遇郡禱旱人憂喝死。翠虛執鐵鞭下淵潭。驅龍起須臾。陰雲四合。雷雨交作。境內霑足。遂爲豐年。過三山大義渡。洪流湍悍。舟不敢行。翠虛浮笠而濟。行欽管道上沙羣盜拉殺。瘞之後三日盜散。復甦遊長沙。衝帥節執拘送邕州。去數夕又回長沙矣。中夜坐或含水銀越宿吐視已成白金。乞與其徒不顧。翠虛常自言閱世四十三。然有四世見之者。湖廣中人常問翠虛覓詩。但自口縷縷而出。皆成文理。第不肯親書。竟未解其故。有翠虛妙悟全集行世。及作羅

浮翠虛吟以丹法授瓊山白玉蟾其出入玉蟾常侍左右翠虛  
於寧宗嘉定六年四年云四月十四日在漳州赴鶴會罷說與會  
主云我當來會裏尸解會主不以爲事遂留四句命玉蟾題之  
曰頂上雷聲霹靂混沌落地無蹤今朝得路便行騎箇無角火  
龍彼時玉蟾隨侍在漳州梁山翠虛與一籊桶老子掎角入水  
而逝其籊桶老子先有一斧在地再尋其斧斧亦不見玉蟾嘆  
曰此水解也當日有葛縣尉在潭州寧鄉縣見之翠虛與尉之  
父爲久契因寄一書使尉歸潮達其父後方知當日在此尸解  
在彼見也翠虛度弟子三人鞠九思沙蟄虛白玉蟾

白玉蟾

先生姓白母以玉蟾名之應夢也字以閱衆甫一字如晦世爲  
閩人以其祖任瓊州之日放生於海南乃自號爲海瓊子或號  
海南翁或號瓊山道人或號蟾庵或號武夷散人或號神霄散

吏幼舉童子長遊方外得翠虛陳泥丸先生之道當時士大夫欲以異科薦之弗就也自得道之後蔬腸絕粒凡九年而四方學者如牛毛若夫出處之大槩與其著書立言之略及所行有神異靈奇之處備見諸書其初先生事翠虛九年始得其道翠虛遊方外必與先生俱逮翠虛解化于臨漳先生乃獨往還於羅浮霍童武夷龍虎天台金華九日諸山攀頭跣足一衲弊甚而神清氣爽與弱冠少年無異喜飲酒不見其醉博洽儒書究竟禪理出言成章文不加點隨身無片紙落筆滿四方大字草書視之若龍蛇飛動兼善篆隸尤妙梅竹而不輕作間自寫其容數筆立就工畫者不能及受上清籙行諸階法於都天大雷最著所用雷印常佩肘間所至祈禳輒有異應時言休咎警動輿俗姓名達於九重養素之褒笑而不受有願從之遊者莫得也嘗在京都遊西湖至暮墮水舟人甚驚遶湖而尋不見達旦

則先生在水上猶醺然也一日有持刃追脅者先生叱之其人  
不覺墜刃而走先生召之曰爾來勿驚遽以刃還之都人有稱  
先生入水不濡逢兵不害者後縱遊名山莫知所之劉後村序  
九書云蟾尤或云尸解於海豐縣

彭耜

彭耜字季益世爲三山人奕世顯宦自其少時早有文聲自中  
銓後恬不問仕事海瓊先生白玉蟾得太一刀圭火符之傳九  
鼎金鉛砂汞之書紫霄嘯命風霆之文歸作鶴林賦復作詩曰  
買得螺江一葉舟功名如蠟阿休休我無曳尾乞憐態早作灰  
心不仕謀已學漆園耕白兆甘爲關令候青牛刀圭底事憑誰  
會明月清風爲點頭其所居立鶴林靖日以孔老娛其心以符  
治疾多所全濟鄉邦得之一時寓貴多勉其仕牢不可破然而  
學問博洽趣尙清遠須古之孝廉不是過也當路欲以隱逸薦

之于朝君聞而遜謝之終日杜門與世絕交遊凡生產家人之事曾不經意其內子潘蘂珠厥志一也晨夕惟薰修而已耜得興則賦詩或亦飲酒飲必大醉冥然後止遇有鬼神加害者則以丹符療之遂愈其沈酣道法呼嘯風雷人所敬慕後尸解於福州今城東有鳳丘山鶴林道院存焉

朱橘

朱橘號翠陽世居淮西安慶之望江其先世皆無聞於時橘之生也母嚴氏夢吞一星光大如斗已有娠十五月母常憂焉一日遇道人於門首手持一物如橘謂其母曰食此子生矣母喜而受之請問名氏道人乃出袖中一扇示之上有鞠君子三字曰吾姓名也言訖遂失其所移時而橘誕時壬戌仲冬二十有六日也父異之因命名橘子及六歲而怙恃俱失橘生而聰慧有志儒業尤精易數且謂丹道造化之妙無出於此嘗兩領鄉

薦未遂科第之志喜閱道釋之書後因臨池顧影倏然驚悟乃厭薄名利欽慕修煉所至名山勝地必遂登覽意在得師以證入道歲在戊子因往惠之博羅一日廬中遇一道人手握一橘狀若風狂且行歌笑而吟曰橘橘橘無人識惟有姓朱人方知是端的衆皆駭之莫曉其意獨橘有所感隨至郊外無人之境乃拜而問曰真人非鞠君子乎道人驚曰子何人也橘以姓名告乃悟昔之時事道人曰子自謂平日所欲者何或富或貴惟汝擇之吾從所請橘笑而答曰人生富貴如海上漚空中雲聚散何有定據惟聞神仙有長生不死之旨換骨回陽之妙可得聞乎道人默然弗答橘乃涕泣而復請曰宿生慶幸獲遇仙君不揣愚蒙願垂點化道人因爲之說曰夫息者自心也元氣也乃虛無之根造化之主升降離合悉從心起衆生所以迷失本真輪迴六道流浪四生者爲不能了此心爾故古仙上人惟欲

人明了此心，了心則見自性，見自性則去聖不遠。若此心不明，了皆非正覺，無上至真之妙道也。橘一聆斯語，恍如自失。道人乃指山前一大石，約以明日早至。吾當度汝。橘一再往，道人已先坐于石上。曰：子來何遲？橘乃愧謝而退。及夜半而往焉。道人曰：子之來，今其時矣。遂與之盟，天誓地卽以九鼎刀圭火符之訣、五雷金書玉篆之文、九八飛神陽道之法，心傳口訣，悉以付之。且誠令往皖公山築室，依法修煉。後當有一小兒至，宜以道法傳之。繼汝後也。餘皆勿許。功成之日，吾當保舉汝登雲天矣。橘拜謝訖，道人乘雲冉冉而去。道人者，卽橘母所遇之鞠君子號九霞。九霞之師，則翠虛陳泥丸也。橘敬遵其教，入皖公山築室修煉。後有登山者，見一小兒潔白如玉，洗手庵前皖水之上，其行如流星之速，及隨其所之入庵而不知其所止。惟橘儼然端坐，人皆謂橘嬰兒之顯相也。橘後爲寇所撓，入閩至惠之博

羅有鄉人陳六者在彼因爲少留與之終日醉酒爲樂茹葷食肉無所忌擇或訝而問曰先生平日齋戒如此今反嗜如彼何邪橘答曰吾所以混俗和光同塵不欲自異爾子不聞魚之與虎乎魚若異羣棄水躍岸則死虎若異羣棄山入市則擒吾但心與道冥超乎萬幻至理之妙身外有身故非世俗所得而知也橘留惠三載一日天氣嚴寒忽謂鄉人陳六曰吾將去矣汝盍爲我圖之陳莫能測翌日橘乃坐化於旅館中陳乃與其館主謀之扛擡橘於門首緣化得錢十餘貫爲殯埋之奉及次日橘乃復甦越數日入城中又謂陳六曰吾今當立化於縣衙前陳從其言化後用泥塑之駭而聚觀者千餘人忽博羅狼吏醉呼而前曰汝前日假爲坐化今復假爲立化遂執凳鞭之惟見推泥墮地而已衆人方知橘示神變而尸解云時宋理宗淳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也橘有弟子姓鄭名孺子號翠房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四十九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

卷之四十九

十三

愛儷園文海閣藏書

十二

廣倉學窘印行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楊展

楊展榮德人也隱居不仕人謂之隱君父漢瓊周世宗顯德中守合陽罷歸疽發于胯隱君自吮疽歲餘漢瓊良愈由是以孝聞隱君深重有奇志能殖其財至鉅萬謂其子見素曰三分吾產一以奉老佛一以賑窮乏一以贖吾宗汝任吾事吾將有所適於是徑去謁希夷先生於華山先生授以道要臨別餌以丹大如芥子遂返其里中因不復食一日取橐中金百斤投之江曰財不足貪也願生賢厚子孫其後益沈默每天大雨仰盛屋溜以灌其首雨止乃已冬寒沍汲水沐浴氣上如蒸年八十八而化踰五十年忽來見從子籍云爾命將終已而果然

李鑒夫

李鑒夫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太平興國初來遊蓬池居開元精舍都寺未之奇也一日間窺先生劍出眉間爍爍如電先生彈其鋏且歌且舞已復納於眉間都寺大駭始厚禮之俄醉踣於路以卒官爲瘞之未幾或見於傍郡歸告與先生雅游者發其瘞失其所在

趙靈運

趙靈運不知何許人也宋太宗雍熙中爲莫州莫縣令歲大旱祈禱不應慨然嘆曰吾爲令而旱如是如將不得粒食吾何以生爲耶積薪于庭着道士服執簡焚香請于上帝曰三日不雨以此自焚居三日天晴無纖雲乃趨薪所方舉火而雲起雷電大雨火卽滅有五色雲覆薪上俄與所侍邑小吏乘雲而去後人卽其地築趙仙壇焉

屈突無爲

屈突無爲字無不爲世不知其里諜但云五代時得道教書號  
神和子言保護鉛精可以成變化者也張忠定公少游東都與  
神和子同逆旅初不知也神和子意喜忠定公日會飲酒家將  
別去復崇飲且醉忠定公曰與子傾蓋於此而不知子爲誰異  
日叵識奈何神和子曰吾隱者何有姓名爲哉苦問之則云神  
和子也後當見子成都至宋徽宗時忠定公出守成都始思其  
言異之凡再入蜀物色神和子不可得後營繕天慶觀築望仙  
閣間輟游焉燕坐終日冀有所遇終不克也逼交符復一往將  
意絕於此矣薄暮步出東廡得微徑而入稍探抵精舍周四墉  
皆畫古人像而埃塵黝黝掃墉視之中有一羽服者恍然似逆  
旅中所覩也題曰神和子忠定公悵然自失神和子後亦莫有  
見者

利州綿谷縣烏奴山以李烏奴得名峭壁所如  
削有洞高不可上云五代時屈真上人昇所如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衆謂之率牛。後入南嶽觀，爲道士。觀西南七里有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他道士惡荒寂，莫肯居。先生獨樂居之，人莫見其所爲。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大風雨至，不知也。虎狼過前，亦莫之害。故禮部侍郎王公祐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先生方醉，不能起，直視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常得，輒徑醉。」官人怒之。王公察其異，載而與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晦，所不測也。今當以詩奉贈，既而忘慮。」晝寢夢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板置閣上。衆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忽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可無人當速追繼我者。」衆益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耶？」狼狽視之，則已死矣。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者，卽葬嶽下。」未幾，南臺寺沙門守澄自東都

還見先生南薰門外，神氣清逸，守澄問何故出山，曰：閑遊爾。因寄一書致謝衡嶽李尊師，歸乃知其死日，見先生時也。遂發其冢，觀之，杖屨而已。

### 劉希嶽

劉希嶽字秀峯，漳州人也。少業儒，三以進士舉於鄉。宋太宗端拱中，乃去爲道士，居西都。老子觀中六十四歲始遇異人，得道因號朗然子。嘗自言：辛勤未逾十年，人驚不老。歲月俄經一紀，自覺如新。亦有詩云：夾脊雙關至頂門，修行逕路此爲根。一日辭去，其衆曰：汝老矣，尙何之耶？秀峯不答，沐浴更衣，室中陳席而臥。斯須，其臥內有聲飛出一金蟬，遂失秀峯所在。嘗著詩三十餘篇行於世。

### 穆若拙

穆若拙莫詳其里諱與，所以登仕版者，宋太宗端拱中爲洛州

肥縣令八月既望宴客縣庭既罷獨處便坐忽管絃之音出雲霄間少焉有童子持玉函乘雲而至曰上帝有詔穆若拙有陰德無缺行召昇南宮列仙若拙乃焚香下拜登受與童子同昇天而去其吏奔告其家至已無及矣但聞天香馥郁空中樂音尙嘈嘈也邑人圖像其容奉祠甚謹

呂大郎

呂大郎大名成安人也家始饒財大郎既壯落魄盡費貲然無毫髮恨意宋真宗景德中忽發狂同章市遇餅餅輒奪食見梨核棄道上亦取啗之後有道人接入山大郎口許諾而意不能忘其家也道人曰汝可去將葫蘆十數衣冠寘諸榻夜以劍斷葫蘆已則挂劍扉上亟去無旋顧大郎既還如道人所誡斷葫蘆矣已試旋顧則見家人皆斷首泣涕而去及旦家人復見大郎投環扉上死矣遂瘞之居數月鄉人自安陽以大郎書來家



人大駭往啓其瘞則前所挂劍焉

### 王鼎

王鼎襄陽人也其初蓋寄迹醫卜中以養妻子嘗有詩云也有山妻也有兒也爲卜筮也爲醫後遇鍾離先生得道作詩云假裏淘真十八年今朝始遇漢朝賢遂自號王同子人不見其飲食也一日行江干或見二影在水中怪而問其故曰若欲更見之乎斯須十餘久乃沒宋真宗祥符中召至禁中麻衣草履長揖而已後去不知所之著修真書行於世

### 劉昉

劉昉字中明酸棗人也初爲丞相府卒吏積勞出爲左殿直已而歎曰爲吏徒勞爾吾將清吾中局脫屣塵垢之外與安期羨門並游乃屏居東都委巷中惟務衣食其凍餒而藥石其疾苦然未嘗出也達官要人稍稍聞其名願見中明不可得多就見

之中明久頗不樂繼而阿保死中明遂飄然有遠引意曰吾無累矣卽南游衡山訪養素先生藍元道繼又往郴州時從弟質爲青州從事舍中明於家中明曰吾惡簿書敲扑而逃之豈能復從爾居乎乃止於東山僧坊沙門道覺詫中明曰吾然膏油於如來前二十年矣勝利當無涯中明曰異乎吾所聞修行子以身爲槩戒行爲膏油以心爲然器照一切無明古有然燈佛是也道覺大歎異之居百餘日別質而去曰吾方放志宇內以好山爲所棲白雲爲故鄉恨子不得俱爾後於南康伽藍尸解其徒窆于伽藍傍有邑令拜其窆中呼曰上暴殄斷無明勿冒賄勿枉刑令愕然而去侯用賢至閩州見中明葛裘賣藥於市簡有從亦嘗見於東都問曰先生尸解何至此耶中明曰無則入有解乃歸真吾家常事耳子何訝焉有從曰居與先生同閨先生面若紅瓊有從將爲朽骨獨不念之乎中明曰踰五十

之年雖志於道如敗屋然枝傾漏苴第可延歲月况子行年七十平生好法律佐人爭訟損子陰德多矣尙何言遂徑去有從追之中明曰子歸可矣吾孤雲野鶴子焉能及我哉遂去不知所之

### 羅道成

宋仁宗慶曆年間有處士遊東嶽謁主簿郭及甫旣坐視其刺乃羅道成詢其鄉里曰郴人及甫留飲處士曰久思東州之遊前日至泰山已歷徧也旦夕回南方乃借紙筆爲詩曰因思靈秀偶東遊碧玉寒堆可疊秋直上太平高處望根盤連接十餘州復自和云水雲蹤跡日閑遊夏谷陰寒冷勝秋猿鳥性情猶戀舊翻身却去海邊州及去及甫遣人送之至邸又爲詩付吏曰白驃代步若奔雲閑人所至留詩迹欲知名姓問源流請看郴陽山下石後詢郴人曰地有羅真君觀因得道跨白驃行石

壁上其驛迹至今存焉

曾志靜

曾志靜廬陵人也少不飲酒食肉端毅寡言既勝冠去爲道士益玄默不與世接忽有異人過之授以道自是杜門辟穀者逮五六年異人來視之曰未也與之語而去踰數年復至曰可矣志靜遂徹關闢牖人窺之神觀玉立矣宋仁宗至和二年春忽告其徒曰吾九月爲衡山之遊世外之期不可失也至期正坐而化既葬方首冬傍有桃灼然放華俄有自衡山持志靜書來勉其徒學道云

歸真子

唐子正桂州人宋英宗治平中赴京調舉至全州途中雇一夫挈重檐動若健羽雖鞭馬疾追常先百步外恐其逸去遂遣之其僕卽日自全二千七百里日午已到唐州留書寄驛吏曰候

桂州唐秀才至卽付之唐後月餘方抵唐驛吏出書題云呈桂州唐秀才歸真子謹封及開緘惟一詩曰袁州相見又之全不遇先生道未圓大抵有心求富貴到頭無分學神仙篋中靈藥宜頻施竈裏朱砂莫妄傳待得角龍爲宴會好來黃壁臥林泉唐詰其狀貌乃所雇僕也留書之日卽全州所遣之日後倅邕州神宗熙甯三年丙辰交賊寇邕唐盡室遇害所謂角龍也

### 孫希齡

孫希齡不知其里居亦莫詳何代人也宋英宗治平中供奉官陳允監衢州酒務時已七十餘髮禿齒脫孫往候之衣服縑縷允意少之孫俄出一刀圭令允拭齒允未之信他日取以潔上齒家人見而笑曰何用黑鬚耶允驚取鑑照之髯果黝如也去巾視童首則髮已數寸脫齒亦隱然有生者孫則不復知其所之矣

周貫

周貫自言膠東人年八十歲常稱木鴈子善屬文游於洪州西山嗜酒不羈布褐粗全人或贈之錢則詣酒家取醉餘皆散墜不顧西山之人見貫往來者五十餘年而顏如初至有以道術訪之則必報以惡聲使之親近不得也常蓄一瓢置酒其中喜作詩一日止奉新龍泉觀道士合門鼓琴貫以蓆自覆忽叩扉大呼道士驚問笑曰偶得佳句告子爾道士殊不意問之因使口誦貫以手指畫吟曰彈琴傷指甲蓋蓆損髭鬚又至袁州見市人李生爲其遠韻欲與俱飲李生有難色貫指煮藥鐺歌以譏之云頑鈍天教合作鐺縱生三脚不能行雖然有耳不聽法只愛人間戀火坑宋神宗熙甯元年至豫章石頭市遇故人張生爲具酒食而宿旅邸中夜主人聞戶外車馬合沓聲起而視之無有也惟貫所臥室戶正開猶奄奄然喘息就而察之貫已

死矣明日告新建縣吳杲卽往按之貫身柔潔如生扶而轉之腹中汨汨有聲縣主簿劉純臣使人棺斂埋之張生還家其弟出迎門曰周翁凌晨見過云今往雙嶺矣衆乃知貫非實死也貫所著華陽集三篇坐臥不離懷袖人莫得見死之日純臣取而有之純臣稱其文險絕而有條理純臣以詩記之曰八十西山作酒仙麻鞋乳斷布衣穿形骸一脫塵緣去太極光陰不記年後又有人見之於東都貫令持書約李生云我明年中秋夕當上謁也至期果造李生家時李生以事出貫乃以白土大書其門而去曰今年中秋夕來赴去年約不見折脚鐺彈指空剝剝李生後竟墮馬折一足也

### 劉元真

劉元真字子直葉原人也世爲農夫與客奕棋子直方毀亂臥杏下忽寤驚告其父曰適夢道師誨兒奕且以杏啗兒自是不

復食既長棄家。徜徉終南山水間。俄於莎嶺谷得浮屠廢祠居之。盛冬而裸。惟以木葉蔽後前。時有笙簫鐘磬之音。羣仙下其室。嘗與人同行。道中見有騎而過者。子直語之曰。幸以吾民爲念。騎者去。同行者問其故。子直曰。華山神也。上帝以麥有秋民不之愛。使收什二。吾爲民請焉。且曰。宜亟行前。得道傍舍方休。而天暴雨大雷。以風麥敗。什二人稍稍異之。相率立庵廬。子直因爲煉丹嶺上。踰九年。戒其傍居人曰。吾丹將成。爾爲吾伐鉦鼓助之。傍居人爭持鉦鼓往。果有異獸駭而去。子直取丹沈於泉。居一年出之。以施傍居人。餌之者皆壽百餘歲。宋神宗元豐中。子直辭其鄰曰。上帝召我。當與爾別。於是晝有雲彩如虹垂庵廬前。子直乘之而去。有劉益者。師子直得守一存三之道。

陳太初

陳太初眉山市井人子也。與蘇東坡同學。八歲師道士張易簡。



易簡稱之東坡擢第進士而太初爲郡小吏其後東坡謫居黃州有眉山道士陸惟忠自蜀來云太初已尸解矣蜀人吳師道爲漢州太守太初往家焉正旦日見師道求衣食錢物且告別持所得盡與市人貧者返坐於戟門下遂化師道使卒舁往野外焚之卒罵曰何物道士使我正旦舁死人太初微笑開目曰不復煩汝舁乃步自戟門至金鴈橋下趺坐而逝一城人見煙焰上渺渺然一陳道人沖虛而去

### 馬宣德

馬宣德不知何許人也嘗仕至宣德郎宋神宗熙甯中宋若谷通判岢嵐軍一日宴坐宣德遣蒼頭奴持謁入宣德繼至冠三山幘披紫鶴氅坐定言曰吾謝事久矣聞君世慕道所以來吾居抱犢山君後一月當往彼幸訪我若谷莫之測姑嘸然應曰諾旣去如其期若谷果被命按牧馬地至抱犢山尙不省宣德

與有約也。吏曰：蹊隧險遠不可往。若谷曰：上命也可辭乎？叱馭驅之，抵其岑絕，見一童子道周，致宣德意，召若谷。若谷始大驚，披蓁莽從之。道上皆虎狼交迹，其深有茅廬一區，宣德肅於門，延入，具盤殮，穀藪多藥苗也。室有鑑，光景赫然，指示若谷曰：吾煉大丹已有成者，子遇此殆有緣乎？取二丸遺若谷，餌之。若谷俄趨出，回顧蒼崖喬木，煙雲蓊鬱而已。若谷時已六十二，鬚鬢蒼白，歸所舍，攬鏡視之，則返黑矣。尋去，崙嵐來東都，遊湘國，伽藍稠衆，中有道人呼曰：君腹有大丹，厚護持，言已不見。若谷家饒財多蓄，侍女不能如道人戒，至八十餘歲，口吻忽吐赤光而卒。

胡用琮

道士胡用琮，號沖真子，幼脫俗緣，留心修煉，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宋神宗熙甯中有道人破衫弊履，自稱姓名突入庫堂。

傍若無人道士見者不顧而去獨胡揖坐小牀從容款話驚其  
仙風不凡待遇加禮既而索酒再飲復與胡出飲于邸胡辭以  
日暮回掀髯一笑而別翌早胡入城謁郡侯抵關未啓鑰道人  
又自城而出笑以相顧聞吏去未三鼓時有回道人在此候門  
開不知何人也胡心因異之後數年革帶麻襪挑二壺號大宋  
客訪胡于道院談論清雅胡問此壺何用答曰行李也傾壺視  
之皆黃白之物問胡欲此否胡答不願但得長生之術足矣就  
取碎銀鬻酒與胡飲口授至道及日暮以刀剗土瀝酒漱津和  
土嚙呵成墨擲之几上鏗然有聲語胡曰服此可愈疾入仙矣  
再飲胡醉倒及醒來但聞異香滿室剗土處有泉透出不知客  
之所在胡以墨研酒飲宿疾頓蘇年逾七旬貌若處子酒量如  
初由是漸厭人間一旦留詩蛻形而去今宮有墨仙泉掬飲味  
甘冬夏不竭王左丞宋侍郎伯友及諸名公皆有酬倡留題

並載本宮集并有胡公遇仙傳載舊記碑刻

### 黃知微

黃知微字明道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也稟性沖淡賦形豐偉  
宋神宗元豐間充知殿奉香火一日潛山體道先生崔君來訪  
因語泥丸萬神刀圭一粒之妙遂授一九谷神之道金液淪景  
之旨從此若佯若蹶散誕靡常時人呼爲黃風子遂自賦黃顛  
歌傳載本性嗜酒每醉則浩歌歌罷顛狂常在宮前朝真橋上疾  
聲大呼若有所呵一衲百結裸露不顧隆冬盛夏恬無寒暑士  
夫間有施惠者隨手散去或居山間或遊城市常挈兩布囊每  
遇餅餌藥物之屬雜貯囊中了無穢氣號曰錦香時有大雪林  
壑變白獨先生所居之屋無雪常指室傍壁罅示人曰此吾遊  
蜀之路也初不知書所談多史傳素不能文而所出皆高妙之  
句猴溪蔡子高司馬知白崔風子高赤脚皆與交游徽宗崇寧

末年逾九十，貌若處子，肌膚如玉，狂態如初，酒量不減。宣和末，詔徵不起，有司強之至九江。曰：「今天子矣，我往何爲？」繼而淵聖登極，赦至本宮，未回祿。曰：「先生於採訪殿揭登殖蒿，曰：『明年了來次年。』」韓世清賊馬果焚宮庭，乃殖蒿之日也。談人禍福，歷皆驗。先生羽化瘞于宮側，後數年有自蜀中回者，曰：「黃風子今在蜀，昨於成都相會，寄家書在此。」衆疑之，開械，乃是喪亂後所存道士姓名。於是發棺視之，惟衣履在。

### ○畢道甯

廬山太平興國宮道士畢道甯，字康叔，幼穎悟，貌清奇，經書一見成誦。宋哲宗紹聖間，遊江浙，一日到潛山，遇方士默會其意，乃曰：「學道貴乎鍊神毓氣，丹書乃是入道梯媒。公若屏絕俗紛，精煉神氣，自然通真達靈矣。」因臨水指謂曰：「水定則形直，心靜則神甯，不可不鑑。」遂以丹授之。曰：「異日與子再會於聖治峯下。」

一揖而去恍無所睹畢卽日還山適遇官副虛席州命帖充未  
幾丐閑築道院于宮之右鑿池瀦水名曰清新每日杜門存神  
誦度人經一卷至徽宗宣和七年正月三日有衣白山人來訪  
話舊授沁園春云一粒金丹大如黍米定中降胎運陰陽根本  
東龍西虎結凝金水擇地深栽九載無虧三田功滿卦氣周圓  
爐鼎開偷元化用自然宗祖全在靈臺真才休戀塵埃況穎悟  
明堂嬰未孩幸淮濱相遇靈丹付了親留玄旨期進仙階此去  
何時水雲高會更上煙霞岐路哉人間世任王侯貴顯同委蒿  
萊畢得此詞越四日整襟危坐而逝今宮之養素堂右軒扁曰  
清新有沼存焉

田端彥

田端彥齊魯間人也少登進士第宋徽宗崇寧中簽書荊南節  
度府亡何獄有死囚與太守呂嘉問議不合卽掛衣冠府門去

入遠安山止於清溪精舍率常旦入溪谷抵夕乃歸居百數十  
日忽不歸清溪沙門遣人求之見其寢石上二虎守其傍不敢  
近也自是不知所之後數年短褐蹣跼負鐙謁妻兄邢恕和叔  
於洛時蓋已八十餘而面有少色鬚髮郁然洛之士大夫皆從  
之游先生與人談笑傾蓋或問所以得道者則不對也政和末  
有遇於襄鄧之郊其形容不衰

### 劉跛子

劉跛子青州人也挂一拐每一歲必一至洛中看花張丞相召  
自荆湖時跛子與客飲市橋客聞車騎過甚盛起觀之跛子挽  
其衣使且飲作詩曰遷客湖湘召赴京輪蹄相送一何榮爭如  
與子市橋飲且免人間寵辱驚陳瑩中素愛之作長短句贈之  
曰槁木形骸浮雲身世一年兩到京華又還乘興閑看洛陽花  
聞道鞵紅最好春歸後終委泥沙忘言處花開花謝不似我生

涯年華留不住。飢餐困臥觸處爲家。這一輪明月。本自無瑕。隨分冬裘夏葛。都不會赤水黃芽。誰知我春風一拐。談笑有丹砂。宋徽宗政和中。寓興國寺。人計其壽百四五十許。嘗館于京師新門張大郎店。三十年日坐相國寺東書邸中人無識之者。

水丘子

水丘子真州人也。始業儒。已而遇至人。乃棄家放蕩嗜酒。人未之知也。有徐文中者。宋徽宗宣和中居東都。所役兵忽爲車轢。蹙甚。遇道者以藥付之。卽能行。蹙兵求道者謝之。自是陽狂日啗濕紙。冬瓜子曰。冬瓜易化。濕紙難消。或問其道。曰。清靜是也。簡易爲上。爾文中由是略聞其說。而心好之。未幾遇水丘子。再拜求授教。水丘子曰。人四大假合。雜乎芒忽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以心爲君。心者神之所舍也。神從志。無志則從意。志致一之謂精。惟天下至精。能合天下之志。神精與神。一而不



離則變化在我矣。此長生久視之道也。故不可以心湊泊焉。但情不附物。物自不能礙爾。文中因大悟曰。意在脾。脾數五爲土。水得土則止。火得土則息。精神意所以合而爲一乎。水丘子後登天慶精舍木上仙去。文中官至六品後不知所終。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張虛白

張虛白字致祥鄧州南陽人也隸道士籍於太一宮身長六尺美鬚髯性靜重通太一六壬術留心丹竈遇異人得妙訣自言前身乃武陵張白先生其徒推武陵尸解年月及虛白誕生之時若合符節武陵平生好酒有詩云武陵溪畔崔家酒地上應無天上有南來道士飲一斗醉臥白雲深洞口虛白亦善飲宋徽宗知其道行過人每召見必飲數觥雖醉益恭上愛之俾管轄龍德太一宮宮中增飾四堂曰洪道眞學會賓隱眞又創諸庵如超然致道運機與十餘小軒皆宸翰榜之悉橫脾絹面緣以古錦幽邃華麗甲於諸宮雖被眷甚久未嘗少自矜耀凡恩

資無虛日一日快行六人舁三朱函以賜啓封皆歎金拜受之際無喜色曰此朝廷物非道流所可用也但藏之而已宣和末夏大雷雨宣和殿角枝三龍騰躍而去上驚召虛白問曰得非怪耶虛白曰願陛下修德以禳之虛白少學醫病者求治多立愈上旣內禪欽宗召見待遇尤厚凡御前所印經典及三亭所積符藥盡賜之牛車載數日不絕金人犯闕聞其名搜訪甚急初得之肩輿至南薰門諸番爭肩輿以行悉以神仙事之旣陷虜四年金人再至睢揚遊騎入城天慶觀道士皆奔走金人止之曰汝輩多異人無敢傷也因問道衆識張虛白先生否昨至吾境忽一日徧謂諸酋領曰某年月日吾當化去汝俗行釋氏茶毗法道家忌之幸得棺柩瘞深土中至期果化虛白自遭遇官至太虛大夫冲和殿侍宸金門羽客出入禁中以玉牌爲號侍宸之名九人林靈蘊王允誠徐知常董南運李得柔王冲道

若愚王文卿金門羽客惟林靈蘊王允誠虛白三人而已居龍德太一宮凡十年非宣召不出有就見者必聞衆賓禮見於堂上未嘗到權貴人門下侍上前終日論道無一言及時事或問之曰朝廷事有宰相在非臣等所知也

### 劉卞功

先生劉卞功濱州人也自少好道家居有老父過其門曰善補鐵先生曰我鬲敗能補否老父曰人破尙能補況鬲乎先生知其非常人遽再拜老父因以丹餌之自是盡棄世事穿窟室以居人欲見者由竇中入然未有真契者也宋徽宗三遣使召之堅臥不應詔徽宗益欽重之賜號高尙先生先生於書無所不通而初未嘗苦學也與人談必中庸要道大概云清靜無爲不以外物累心則神全而守固蜂蠱不能毒寒暑不能侵世之人若之何以嗜慾害身以貨財害子孫以政事害人以學術害天

下後世致忘其壽命之宗終不覺悟曷若吾上下與天地同流獨不快於心哉欽宗靖康初先生始去其鄉游巴蜀浮江浙窺衡湘蓋有意於接物矣在蜀得二士曰郤曰柴自是常從之先生至吳又得桐廬李季次仲授以方書次仲行之甚篤道亦成先生嘗以告鍾離先生求援度次仲云鼻通三劍腦煉九丹次仲妻故盲先生過次仲唾手拭之乃復明嘗與次仲約明年春赴茅山鶴會次仲如期往有鶴數百飛集山上而物色先生不見獨郤柴二士在焉從而問之則望衆中一人神宇軒舉者曰先生也次仲曰何與昔異乎方士曰先生已換骨矣出一脛骨示次仲次仲至今藏之山有華陽洞石若屏者曲折數重其下陂池不測先生因與入曰吾自此從黃真人游羅浮矣遂不出或云今在蜀之青城山人不得而見之也

劉元道

劉元道字景初開封府人世武弁獨元道慕莊老幼投道士李居演出家服黃冠性簡淳靜厚犯而不較喜讀書道藏之外九經子史歷歷成誦每接賓友似不能言者以事扣之其應如響宋徽宗初興道教詔天下搜訪道家遺書就書藝局令道士校定元道首與茲選自是稍遷簽書道錄院事以至左右街道錄無不徧歷官至太虛大夫藥珠殿校籍繩校之外未嘗更革一事以動人士大夫多以此喜之凡赴內道場或宣至便殿論道賜予甚厚獨元道所得隨卽散之一日林靈蘊以下道官數人侍上側上出寶貨使各隨所欲而取之元道獨取銅器香奩而已金人犯闕多貪金幣道流平日所得官悉搜檢間有抵刑獄者惟元道官知其實無亦不問也性雅不喜釋氏金人犯順之後有溺於浮屠者問云主上好道如此宜承曩貺今乃爾何也元道答曰梁武捨身爲僧奴鑄兵器爲道具竟不免侯景所迫

是亦事佛所致耶或者唯唯而退元道後隱去民間時有見之者

### 董南運

道錄董南運字宣明道行高潔其徒素所推伏金人犯闕前一年忽云吾夢仙童齋黃書召我爲炎峯主者翌日無疾羽化壽七十餘顏貌如四五十歲人

### 王秉文

道士王秉文字彥衡隸籍於廬山太平興國宮成道後遊京師時朝廷方建神霄萬壽宮賜紫衣命充典客忽有方士來訪見几間有周易就布筭數云此地當有兵厄子非數中人宜避之因授以存三守一之要黃帝和扁之訣遂辭職還山宋高宗建炎四年本宮燬于賊兵次年寇退慕有任其責者王乃領副職於灰燼之餘經營數載金碧像煥然一新遂謝宮事杜門燕居



三十餘年卽其居曰三一堂因號三一先生日閱道藏究竟祕訣留心醫藥此外無他嗜好至孝宗乾道二年上元夜夢神人告曰上帝命汝主華大滌洞賜汝返魂丹一粒復汝精神還汝元氣當以神光白馬諸司官吏迎送入洞言訖覺悟翌旦語諸徒曰塵世不足住吾將往矣因取所著聖治顯驗集十四卷西山真君籤解一部十全脉訣一部朝斗紫庭祕訣一卷授與徒孫秦致祥等至二月朔旦沐浴更衣凝然而逝本州太守康敷文以文祭之見太平興國宮事實

### 劉烈

道士劉烈號虛谷子初生時母感異夢長而有超卓之才肄業於廬山太平興國宮交遊不雜王公大人嘆其貌有太古淳風必異日之道器也宋高宗紹興六年剡草庵扁曰真一每日端然檢閱道藏經史一覽隨記士大夫願納交焉如晦庵朱文公

與談易論還丹之旨留詩云細讀還丹一百篇先生信筆亦多  
言元機謾向經書覓至理端於目睫存二馬果能爲我馭五芽  
應自長家園明朝駕鶴登山去此話更從誰與論張于胡孝祥  
一見贈詩云福地中藏小洞天洞天幽處煉神仙箇中得趣惟  
虛谷火候參同妙自然羅樞密點王參政炎曹兩府勛鳳溪  
頤岳吏部甫諸名公皆往來談易酬倡吟詠至孝宗隆興元年  
註解周易正經及六壬總括機要一部詣京投進蒙宣見問道  
賜宴後居山十載至乾道九年六月不食四十餘日惟飲冷水  
至七月十四日將親書登真隱訣二十五卷并上經九卷送入  
本宮藏史次日中元節親筆留詩頌有云虛谷子茲欲遺形棄  
世掃迹人間趨煙霞廣莫之鄉與道冥一焉十六夜步月登廬  
山青牛洞絕頂端坐而化有還丹百篇雜著詩文周易解義及  
歷代君臣括要圖並行于世

藍喬

藍喬字子升循州龍川人母陳氏無子禱於羅浮山而孕及期夢仙鶴集其居是夕生喬室中有異光年十二已能爲詩章有相者謂陳曰爾子有奇骨仕宦當至將相學道必爲神仙喬曰將相不足爲乃所願則輕舉爾自是求道書讀之患獨學無友因辭母之江淮抵京師七年而歸語母曰兒本飄然江湖所以復反者念母故也瓢中出丹一粒餽焉曰服之可長年無疾留歲餘復有所往以黃金數斤遺母曰真氣嘯治所成母寶用之兒不歸矣潮人吳子野遇之於京師方大暑同登汴橋買瓜喬曰塵埃汚吾瓜當於水中嗽爾自擲於河吳注目以視時時有瓜皮浮出水面齧迹儼然至夜不出吳往候其邸則已酣寢鼻間氣如雷徐開目云波中待子食瓜久之不至何也吳始知喬已得道再拜愧謝遂與執爨後遊洛陽布衣百結每入酒肆輒

飲數斗能置紙百幅於足下令人片片拽之無一破者蓋身輕  
乃爾語人曰吾羅浮仙人也由此昇天矣一日貨藥郊外復置  
紙足底令觀者取之紙盡足浮風雲條條躡而上昇仙鶴成羣  
自南來起望之隱然歷歷聞空中笙簫之音猶長誦李太白詩  
云下窺夫子不可及矯首相思空斷腸母壽九十七而終葬之  
日樵牧者聞墟墓間哭聲識者知其來去云英州人鄭總作傳

沈東老

吳興之東林沈東老能釀八仙白酒一日有客自號回道人長  
揖於門曰知公白酒新熟遠來相訪願求一醉宋神宗熙寧元  
年八月十九日也公見其風骨秀偉蹀然起迎徐觀其碧眼有  
光與之語其聲清圓於古今治亂老莊浮屠之理無所不通知  
其非塵埃中人也因出酒器十數於席間公曰聞道人善飲欲  
以鼎先爲壽如何道人曰飲器中惟鐘鼎爲大屈卮螺杯次之

而梨花蕉葉最小請戒侍人次第連斟當爲公自小至大以飲之笑曰有如顧愷之食蕉漸入佳境也又約周而復始常易器滿斟於前笑曰所謂杯中酒不空也酒至前卽盡飲更相酬勸道人因命東老鼓琴乃浩歌而和之又嘗圍碁以相娛止奕數子輒拂去笑曰祇恐碁終爛斧柯道人自日中至暮已飲數斗無酒色是夕月微明秋暑未退蚊蟲尙多侍人秉燭毆拂偶滅一燭道人乃命取竹枝以餘酒嚙之插於遠壁須臾蚊蚋盡趨壁間所飲之地灑然無有東老欲有所叩請學毆蚊之法道人曰且飲小術烏足道哉聞公自能黃白之術未嘗妄用且篤於孝義又多陰功此予今自所以來尋訪而將以發之也東老因叩長生輕舉之術道人曰以四大假合之身未可離形而頓去惟死生去住爲大事死知所住則神生於彼矣東老攝衣起謝有以諭之道人曰此古今所謂最上極則處也此去五年復遇

今日公當化去然公之所鍾愛者子偕也治命時不得見之當此之際公亦先期而知謹勿動念恐喪失公之真性東老領而悟之飲將達旦則瓮中所釀止留糟粕而無餘瀝矣道人曰久不留浙中今日爲公而來當留詩以贈因擘席上榴皮畫字題于庵壁其色微黃漸加黑詩云西鄰已富憂不足東老雖貧樂有餘白酒釀來因好客黃金散盡爲收書已而告別東老啓關送之天漸明矣握手並行笑約異時之集至舍西石橋今名爲西橋道人先度乘風而去莫之所適後四年中秋之夕東老微恙乃囑其族人而告之曰回道入曩年間此月十九日嘗誦予曰此去五年復遇今日當化去意在明年今乃熙寧之五年也子偕又適在京師干薦道人之言其在今日乎及期捐館凡道人所言皆驗

今湖州有同仙觀迹存焉

車四

蔡元長初登第爲錢塘尉巡捕至湯村薄晚休舍有道人狀貌甚偉求見蔡平日喜接方士亟延與語飲之酒而去明日宿他所復見之又明日泊新村道人復至飲酒數盡斗慙曰夜不能歸願託宿可乎蔡始猶不可其請至再不得已許之且同榻命蔡居外已處於內戒曰中夜有相尋覓者告勿言蔡意其姦盜亡命將有捕者身爲尉故匿之不便也然無可奈何輾轉至三更目不交睫聞舍外人聲俄頃漸衆遂排戶入曰車四元在此何由叵耐欲就牀擒之或云恐并損床外人帝必怒恐獲罪蔡大恐起坐呼從吏無一應者道人安寢自如撼之不動外人云又被渠彈了六十年可怪可怪咨嗟良久聞室內如揭竹紙數萬番之聲雞鳴乃寂呼從者始應問所見皆不知道人矍然起謝曰某乃車四也賴公脫此大戾又可活一甲子已度第三次矣自此無所患公當貴極人爵吾是以得免如甚不然與公皆

死矣念無以報吾有藥能化銅鐵爲金銀公欲之否蔡拒不受  
强與乾汞一訣曰他日有急當用之天且明別去後不復見蔡  
以其說傳中子脩蔡死脩家竄廣西賴是以濟蔡之客陳丙嘗  
爲象郡守亦知其詳

章訢

章訢字隱之成都人自幼不羣天才卓異修舉業之暇精妙於  
易註太玄經至九卷忽晝寢夢見楊子雲曰太玄猶如一浮圖  
有十三卷汝註至九天機豈容易泄耶訢覺甚疑異之後略註  
至十卷進上宋神宗喜賜爵不受封爲沖退處士嘗與邵雍康  
節友善因遊廣漢金鴈橋見一童年十二鬻詩訢喜之拉同歸  
更名經童訢常看黃庭經凡看罷童竊窺之一日有青衣童持  
書至訢接書已失青童觀書皮云南嶽布衣真一子書至西州  
沖退處士處及開但一章詩云未遂山中吟時聞世上音笑言



失真詮塵穢濁神襟歸殖南國芝點化北溟金千日勤耕耘自然生瑤琳。嘗因遊西溪偶濯足有異人李士甯訪之。嘗遽云足濯西溪流水去。李速應云手持南嶽寄來詩。嘗驚而笑曰何以知之。李云久矣。李辭云吾先往南嶽君宜早來自後李不復見。經童一日告去。嘗曰汝欲何往。童曰先往南嶽候先生。嘗曰汝何以知之。童曰久矣。童坐亡逾月。嘗別相知而尸解。嘗嘗煉丹後服丹化如蟬蛻也。今人時見之於南嶽段顧言弔之詩略云尸解去難尋空留一鼎金。西州大隱沒北極少微沈。又張賢良詩云西海從來鎮大名。或聞蟬蛻棄遐齡。青城已結神仙侶碧落俄沈處。土星金鼎煉成真。永藥玉堂傳授太玄經。平生是我深投分。自愧無才與勒銘。

邢仙翁

宋神宗熙甯四年辛亥歲有武人李官衡州捕鹽深入九疑

山路不可上捨轡民舍望前嶺青煙貫空凝然指問村人人曰見之不知爲何所李識其處告舉子李彥高彥高困場屋久好奇去學黃老不死術聞之心悅裹糧偕李同行攀緣而上忽得平地草堂數間入見老人燕坐驚曰子何能至此此非人可到答以慕道來耳老人笑揖之坐問姓字曰吾唐末人避世來此姓邢氏名不欲聞世間彥高意其邢和璞曰非也因言聞今國爲宋不知天子姓氏彥高以熙寧天子傳序年月對老人頷之彥高詰其地皆不答歸益糧復至老人笑勞之留五日惟授以吐納煉氣術語倦援琴作操堂上驚雷怒濤餘韻不絕自此繼往老人延如故人無間矣遂參問內事曰此事祕密未易言也因曰吾校天上書自有程限子妨吾事勿更來吾亦不久徙去彥高顧書曰仙矣猶用此耶曰豈有不知書神仙此皆著自瓊房繫玉籍者分讎已則歸之再給也徘徊竟別去出十二詩贈

彥高今記其二云無言隱几閑松局萬古襟懷獨自靈箋契時  
鋪三卷篆彈冠常動一簪星青童去斷南山朮野客來尋北帝  
經天道不須窺牖見滿門山嶽自青青事業功名不足論好乘  
年少入真門渾如一夢莊生蝶況是千年柱史孫須向黃庭分  
內外不交周易祕乾坤他年陵谷還遷變家住蓬瀛我尙存篆  
皆古文彥高莫識後不復再往討尋其字十八年始究彥高頗  
得道今往來湘衡人無知者王性之爲作邢仙翁記

賈善翔

道士賈善翔蓬州人字鴻舉善談笑好琴嗜酒混俗和光默究  
修煉蘇東坡嘗過之獻書問曰身如芭蕉心似蓮花百節疎通  
萬竅玲瓏來時一去時八萬四千末云鴻舉下語善翔答曰老  
道士這裏沒許多般數善翔於宋哲宗朝作猶龍記暨高道傳  
行於世一日在亳州太清宮衆請講太上洞玄靈寶度人經至

說經二遍盲者目明時會中有一嫗年七十餘喪明已三十年一聞經義豁然自明後啓醮之夕夢衆靈官傳太上命賜其仙服以善翔爲太清宮主者數日後竟返真張商英作真遊記編載其事

周史卿

周史卿建州浦城人宋哲宗元祐初如京師赴省試中途遇道者云云卽與弟子入由果山鍊丹聲價籍籍士大夫經山下無不往見呂吉甫自建安移宣州苦足疾不能行來謁周周請呂伸足直前爲布氣令人以扇搦之少頃足疾火熱炎上徹心良久痛遂已凡在山二十年丹垂成一夕風雷大作霹靂甚震曉視藥爐丹已失矣周不意遂出神求之謂妻曰我當略往七日且復回未死也切勿焚我妻如其言周平生與一僧善僧亦在他山結廬聞周死來弔力勸其妻曰學道之人視形骸如糞土

既去矣安足惜妻信僧言泣而焚之明日而周回則已無形體可生矣空中咄咄責其妻而去異日僧復來妻以前事告之僧曰吾適方聞訃故來前日未嘗至乃悟魔所化也其家後置周影像於僧舍日輪一行者奉香火必於地得四錢又留醋一甕至久不敗

### 劉大頭

祕校遜齋徐誼秦人也宋哲宗紹聖中赴調京師過洛中時盛寒勾者臥道側誼惻然憫之探篋中得錢三百文盡以畀之勾者初不謝既行數十步始於馬後追呼云荷官人仁惠濟此餘生官人他日到京城願訪竹冊巷劉大頭家誼許之到京已忘前語一日詣親故過小巷問左右云此竹冊巷也誼乃憶勾者之言扣門呼劉大頭者三大頭出迎曰官人信士乃肯訪此賤老揖坐小軒中呼其妻出迎拜曰我前日不遇官人且爲餓殍

亟命具酒盤中惟貯大桃數枚酒三行誼辭退句者曰貧賤無  
以爲意願獻此桃而已誼袖之以歸及至所居覺漸重不能勝  
取視皆真金也復徃則其室虛矣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一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劉混康

劉混康字志通晉陵人其上世皆不仕母朱氏於宋仁宗景祐二年十二月二日茅君下降之夕夢一羽士入其室覺而生混康年十三依本郡太和觀道士湯含象受業嘉祐五年試經爲道士脫落世故日閱道書於洞經妙旨獨心得之患世無明師乃散髮登壇以天爲宗已而聞三茅道士毛奉柔偏得觀妙朱君之道遂往依焉毛一見而奇之悉授以大洞經籙乃結庵於積金峯居一日有羽人同造其廬指庵之東隅謂之曰汝卽此居抱神守中德惠及人當無愧於前人矣又顧混康額間曰此無作之地道之所尙非可以有疵也以手捫之明日癰滅混康

由是勤行利人遠近宗仰哲宗時召至京師賜所居庵爲元符

觀徽宗卽位召赴闕

皇朝通鑑紀事本末云混康有節之行

崇寧二年

乞歸山七月有旨用觀妙先生朱自英奏草九老仙都君卽文  
琢玉賜之仍賜號葆真觀妙先生五年七月加號葆真觀妙沖  
和先生大觀二年四月同泰州道士徐神翁天師張虛靜一時  
復會上清儲祥宮各賜道院以居未幾羽解五月特賜太中大  
夫始末優異備載豐碑

### 王筌

王筌字子真鳳翔平人其父登科兄弟皆爲進士筌獨閑居  
樂道一日郊行憩瓜圃間野婦從乞瓜乳齊於腹筌知非常人  
問其姓曰吾蕭三娘也筌取瓜置諸橐以遺之婦就食輟其餘  
曰爾可嘗乎筌接取而食無難色婦曰可教矣神仙海蟾子今  
居此當度後學吾明日挾汝往見及見海蟾海蟾曰汝以夙契



得遇我命長跪傳至道授丹訣戒以積功累行遂還家白母遣妻歸周游名山一時大臣薦其賢賜封沖虛處士宋哲宗元符三年再游茅山先是中峯石洞忽開真誥所謂華陽洞天便門者也一閉千歲矣又甘露荐降道士劉混康曰必有異人旣而筌乃來受上清籙是夕仙樂聞于空浮之上留踰歲晝夢二天人與黃衣使者數百乘擁白虎來迎跨虎而行登危躡險由中峯入石洞向所開便門顧視左右金庭玉堂兩青衣童子入通見茅君再拜謁君問勞甚厚曰帝已勅汝華陽洞天司命府丞因賜金勅以還及寤別混康曰吾數將盡且有所授從此逝矣下投道人葛沖曰敢以死累公預言八月十七日當解化及期具衣冠端坐而逝時徽宗建中靖國歲春秋六十一

### 徐守信

神翁徐守信海陵人也爲天慶觀傭役服敝衣曳繩屨或時跣

足而行終日無爲惟執簞洒掃且誦度人經不絕口有道士徐元吉他方來病癩甚惡衆厭惡之斥居觀後茅廬中神翁獨師事之元吉已而死神翁丐錢爲歛瘞既已歸茅廬哭三日出而佯狂稍稍有異事人神之因稱爲神翁始知得道於癩道士也觀中或絕食神翁曰吾當爲汝求之卽入殿上臥久而出語衆道士曰至矣頃之負米而至者肩相摩也有以白金爲奉神翁置之牀盜闕其亡方發關而入則見神翁正色坐牀上盜懼而走自是四方多來問災異呂惠卿吉甫除喪赴闕枉道過神翁神翁驚奔吉甫追之神翁顧謂曰善守善守吉甫拜而去既還朝俄以事黜知單州蔣之奇穎叔主發運江淮議鑿漕渠而憂有石不可跡導疑未決以訪神翁神翁望其來道諭之曰開卽開何許人也穎叔嘆服曰異人也漕渠遂果開宋哲宗不豫遣哲甫降香至神翁書符吉甫以進未幾徽宗嗣位崇寧初召之

不肯往強與至東都復不可留乃禮歸之卽海陵爲建仙源萬壽宮使居焉大觀末尸解去

### 張潤子

張潤子不知何許人也往來嵩高山中常爲役於諸道士精舍而不肯受其一錢躡屨而衣楮寒暑不易也每語人曰人身要滋潤人不領其旨但呼爲潤子或叩其言則復謬亂其辭不可詰世傳其詩曰溟滓深藏大道根槁形存志默然昏霏霏雨洒崑崙路浩浩風轟瀚海門日月氣交金鼎暖乾坤爻動玉爐溫須將此理生前煉莫學凡夫死後論久之去傭於鄭州之新鄭李氏宋徽宗崇寧三年辭李氏留頌曰學勤于初成之有餘一身常潤百海不枯道隱元冥穀食鶉居精成功畢復我清都是日語其徒曰玉皇有詔吾昇天矣頃之舍東南巨槐上有五色雲天樂之音潤子乘雲而去

王吉

王吉單州老兵也盛夏常坐臥烈日中隆冬沒溪水惟見其首邦人多稱其有道宋徽宗崇寧初萬俟卨從其父爲單州太守吉時過虛虛延之書館飲以酒酒竟吉輒取案上筆書精方用藥纔一二以治奇疾無不愈者虛方少年未之重率隨手棄之一日吉來語虛曰貴人頻以酒食害脾胃遂致恙吾以按摩法授君然慎無漏吾言已而忽告虛曰吾將去矣翌日而化或爲瘞之居數月有見於傍郡者歸發瘞惟所躡屨存焉虛自是年垂七十頰如桃花益能加餐每劇飲至夜分而用其所授之法有驗虛始悔恨少時不能知其異人求學其所以長生久視者虛所受雖其兄亦不得傳兄參知政事也

祝大伯

祝大伯不知何許人也嘗爲傭於信州貴溪桂安時家大伯外

若椎頓者而服役唯謹一日忽自外來舉止異常且曰適有道人以藥遺我今能不食矣安時驗之果然自是盛夏暴烈日中冬偃冰上然爲傭如故桂氏稍重之欲以爲客大伯辭曰吾當爲人傭歲滿乃去爾久之當宋徽宗大觀三年忽告安時曰去此十餘里白花香有人召我主翁能俱往乎安時卽從之未至已聞管絃之音彤雲郁然覆山安時方愕眙而大伯辭去言未卒已不見

### 劉益

劉益京兆藍田人也隱居子直庵廬六十年膚如玉面有壯容飲酒數斗不亂上下峻坂若履夷途宋宣和初京兆以聞徽宗遣使召之方秋劇雨泥淖沒踝益徒步而使者騎不能及旣至東都徽宗禮之厚然非所樂也力求還山常止於華嚴川浮屠精舍宣和末告其徒曰山川草木何腥羶之甚耶吾惡之遂尸

解去將葬體如蛻焉已而戎難作其徒始異其言

### 魏二翁

魏二翁濮州雷澤世農也鄉父老自幼見之狀貌常如七十餘身一布裘手持蒲筴曳杖而行素不知書瞳子若眊然而能蠅頭細書時時語人禍福里閭稍重之方嚴冬或製纊奉二翁竊盜間知之夕至所止廬傍二翁逆呼其名曰爾需我纊乎遂投與之盜驚謝再拜而去先是鄆城有王老志者徽宗嘗夢見之卽日召至東都少焉復聞二翁名遣使卽所在起之使者訪得其廬但聞二翁鼻息齁齁如雷而不見其形影使者懼無以復命請甚至二翁只在其廬也迫之行則又不知所在竟不能致惟得頌一章以歸其辭曰我今入山避此囂煩衛以卒史聘以達官豈易我樂物外清閑養真存氣七返九還金丹既就遂陟仙壇蓬萊絳闕玉戶金關有能學我雲路非難宣和初忽尸解

去鄉人爲歛葬之舉棺若空遂啓視之惟有藏頭詩云火田心  
主須防慎行方成後世傳守坎離爲要妙趨名利作憂煎程若  
識丹霞法路應歸紫府仙

王老志

先生姓王名老志濮州之臨泉人也嘗遇鍾離真人授內丹要  
訣以道術知名沂州有公吏欲求事左右寄所親致意先生答  
之詩曰多年退罷老公人手種桑麻數百根盡是筆頭按捺得  
一枝枝上有冤魂竟拒不見濮有士人饒口欲以語窮之往造  
焉其居四面環以高墉但開狗竇出入士人匍匐就之方談辭  
如雲忽見地有旋渦處俄已盈數尺中有鱗甲如斗大先生謂  
士人曰子亟歸稍緩必致奇禍士人遽出行未五里雷電雨雹  
倏起馬蹶局不行乃入土室避之望生生庵廬百拜乞命僅得  
免宋徽宗政和三年九月詔州縣敦遣至京師賜號洞微先生

四年正月加號觀妙明真洞微先生先生雖掉頭祿豢然時出  
危言諷天子一日徽宗召之入禁禦顯肅皇后在坐先生卒然  
出幅紙曰陛下他日與中宮皆有難臣行死不及見矣臣有乾  
坤鑑法可以厭禳然尤當修德始可回天意請如臣法鑄乾坤  
鑑各以五色流蘇垂寢殿臣死後當時坐鑑下記憶臣語  
日徹一日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上竦受其說有詔庀工鑑成  
進御而先生歸渫解化皇朝通鑑紀事本末觀妙明真洞微先生王老志卒賜金以未  
葬贈正議大夫宣和四年十月辛未  
生所居地必生花謂之地錦靖康陟方之禍二宮每寶持之且  
嘆其先識納君於正道也

李思廣

李思廣字景淵廬陵之吉水人也幼歲隸業開明觀後策經受  
冠褐志操特異每放意山水間得錢卽易酒或獨飲于市年逾  
七十容貌不衰少與人言不知其何修證也宋徽宗政和四年



浮游螺川常駐于習溪橋酒家一老嫗頗以爲異常以倩酒飲之不問酒直有無歲久不替一日忽謂嫗曰我將有所往謝爾厚顧別得奉書爲報又留飲至醉宿千肆中次晨起視則已化去形體溫然若生香滿一室復聞于外遽報所親殮葬後園月餘有客自衡嶽來者云途中邂逅景淵樵亦熟識見衣冠如故寄書謝酒嫗及親族後聚衆發冢開棺不見其尸唯存條繫竹杖而已

### 榮陽

榮陽東平人也常鬻墨於市人稱之爲二郎其後遊蜀至尤縣與郡從事登越王樓夜有屋瓦墮二郎曰一敗鬼爲之爾從事以問守卒云日者繕修樓時有梓人墮敗而死從事大驚二郎俄謂太守趙某曰宜亟去不然禍將及明年南蠻毀障候深入蜀以下皆得罪宋徽宗宣和初詔求異人部刺史以名聞詔乘

傳至東都二郎曰時方如是我尙何爲哉部使者强之不得已  
遂就道既至徽宗訪以所學不對因賜錢十萬遣歸二郎復還  
蜀乎居不食惟時飲酒與成都諸生馬倩飲閨中飲已二郎舉  
袂若有所招者頃之錢出於袂盈凡上而去會其數則與酒直  
相當也見病者則取木枝尺許噓之置病處尋取擲于地踐之  
或又棄之病者輒愈或苦目眊二郎曰吾分汝以目光卽張目  
令眊者視之二郎目光注射殆不能視其眊亦減一日攜鄭子  
成墨過劉長源父所長源父調之則爛爛成金矣長源云見二  
郎四十年有壯色未嘗衰多言隋唐五代事或曰二郎蓋善移  
精變氣之術高宗紹興中榮薺以提舉茶馬入蜀云二郎其曾  
大父行也蓋其先五世曰諲者轉漕益都二郎從之當時殆百  
數十歲居青城山小麻溪於紹興間化去

雍廣莫

汪叔詹字致道徽州歙人宋高宗紹興十八年以司農少卿總領湖北財賦嘗赴大將田師中宴集適最後至漕使鄂守已先在與田奕棋一道人曰木先生者亦坐於傍見汪揖曰久別健否汪愕然曰相與昧平生何言久別道人曰公已爲貴人忘之矣獨不記宣州道店說牛奇章事乎汪矍然起謝道人去汪謂諸客曰徽宗崇寧五年初登第得宣州教授以冬月單騎之官投宿小村邸惟一室一秀才已先居之日甚暮不可前不得已推戶徑入曰值暮至此與公同其室可乎秀才方踞火坐顧曰唯唯良久忽言曰公曾讀唐書否某慍曰某雖寡學甯鄙陋至是又笑日記牛僧儒傳否某以其言無序怒不答秀才曰吾言非他公乃僧儒後身前生爲武昌節度使緣未盡今生當再往異時官祿多在彼土矣某亦異之疑爲相師問其姓字徐對曰公知有雍孝聞者乎吾是也自崇寧之初殿廷駁放浪迹山

林偶有所遇爾叩其術不肯言終夕相對論大道而已至曉別去不復再見蜀人皆言其已死適睹道人之貌蓋雍君也豐采與四十年前不異真得道者也坐客莫不驚嘆汪再漕湖北又守鄂州爲總領累年皆在武昌木生名廣莫往來河沔間見人惟談文墨殊不及他事無有知其爲異人者沈濬字道源亦識之云政和中以道士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故以木爲姓

皇甫渙

皇甫渙字致遠開封人也賦性閑淡有敏識卓見修舉業之暇尤妙於三玄知命不負學作黃冠在京東太乙宮受業舉止狀義而不明宋徽宗政和初朝廷興道學先生向化次年未試辟雍作魁聖覽程文賜金壇郎不就乞換自在公憑野裝游歷尋訪於西洛遇至人馮野人得其道要後遊南嶽棲淩虛臺會真

觀思真未幾詔赴闕居太一宮高士寮後乞還山居汝水而坐  
亡

### 茴香道人

宋徽宗政和末林靈素開講於寶籙宮道俗會者數千人皆擎  
跏致敬獨一道人瞋目在前立林訝其不拜叱曰汝有何能答  
曰無所能林曰既無所能何以在此復答曰君無所不能亦何  
以在此徽宗時在幕中聽竊異之宣問實有何能對曰臣能生  
養萬物卽命下道院取可以布種者得茴香一掬以付之俾二  
衛卒監視種於良嶽之趾仍護宿於院中及三鼓失所在明日  
視茴香蔚然成叢

### 鄒葆光

鄒葆光少隸羅浮山沖虛觀道士籍宋徽宗宣和中名聞九重  
召至凝神殿試以道術有七道士從之倏不見上問爲誰葆光

對四臣居山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拜金壇郎

龔元正

龔元正字端本武陵人家貧好學帶經而鋤後去爲道士天性淳慤向道精專翫建新宮大殿巍樓傑閣廣廈重廊金碧耀映手植松杉數十萬株宮成賜額萬壽賜號沖逸大師住持四十年未嘗背衆一食一日召其徒曰不出五日吾逝矣四日端坐誦老子道德經遲明儼然而化時宋徽宗宣和年

沈若濟

沈若濟臨安人結庵茅山以施藥爲務宋徽宗宣和間蒙召對賜封洞元先生嘗指華陽洞之東隙地曰死必葬我於是其徒以地勢汗下爲言不聽高宗紹興十五年解化其徒奉治命掘地六尺許得石板大書六字曰沈公瘞劍于此觀者異焉

張淡

衢州人徐逢原居郡之峽山少年時好與方外人處有張淡道人過之留館其門巾服蕭然惟著青布夾道衣中無所有雖盛冬不益也每月夕則攜鐵笛入山間吹之徹曉乃止逢原學易嘗閉戶操大衍數不得其法張隔室呼之曰一秀才此非君所解明日當語子明日授以軌柝等步之術凡人生死日時與什器草木禽畜成壞壽夭皆坐因持以驗之不少差最好飲酒時時入市竟日必酣醉而返而囊無一錢人皆云能點銀以自給逢原欲測其量召善飲者四人更迭與飲自朝至暮皆大醉張元自如夜入室中外人望見其倒壁下以足掛壁散髮垂瓦盆內酒從髮際滴瀝而出逢原之祖德詮年七十餘矣張曰十八翁明年五月有大戾速用我法禳禱可復延十歲徐氏不信以爲道人善以言相恐勿聽也語纔出口張已知之卽捨去入城中羅漢寺明年五月德詮病逢原始請之不肯行因死其徒有

頭陀一人又祕藏紙畫牛一頭每與客戲則曰圖掛壁劉生草其傍良久草或食盡或齧齧過半遺糞土地可掃也後以牛與頭陀而令買火麻四十九斤紐爲大索囑之曰吾將死死時勿棺殮只以索從肩至足通纏之掘寺後空地爲埒埋我過七日輒一發視頭陀謹奉戒旣死七日發其穴面色如渥丹至四十九日凡七發但餘麻索在并敗履一雙尸不見矣逢原嘗贈之詩曰鐵笛愛吹風月夜夾衣能禦雪霜天伊予試問行年看笑指松筠未是堅張以匹絹大書之筆跡甚偉又以匹絹書煉汞法授逢原逢原死鄉人多求所書法其子夢良不欲泄舉而焚之

張拱

汴人張拱舉進士不第家甚貧母黨龔氏世爲醫故拱亦能方術置藥肆於宜春門後坊仍不售嘗晨起披衣櫛髮沐洗頰有



道士迎日而來目光炯然射日不瞬徑造肆中顧而不揖振衣上坐拱頗忿其倨傲作色問所來答曰汝無詰吾所從來正欲見汝耳拱意此妄人京師固多其比擲一錢與之麾使去笑曰吾無求於人以汝有道質故來誨汝何相拒之甚邪拱悟取冠巾而出與之語及仙家事理致精微聞所未聞於是始愧悔曰拱鄙人眼凡心惑仙君幸見臨願終教之道士曰汝何求曰家貧飡粥不繼儻使不食可飽俗上願也俄而鬻蒸棗者來道士取先所擲視錢買之得七枚顧謂拱曰神仙以辟穀爲不然却粒則無滓濁無滓濁則不漏由此亦可入道張子房諸人乃以丹藥療飢固已迂矣汝欲得此道自此不淫色可乎人能不淫俗念自息俗念既息則仙才也乃取七棗熟視而噓之曰汝啗此可終身不食人或強使之食亦無禁復欲不食則如初但汝有老母妻子未可相從然既啗七棗當應七夢豫爲汝言汝事

親既終婚嫁既畢已能不食復又何求宜脫身詣名山於懸絕處尋石穴深廣有容者自累石塞門一念不起坐臥行立於其間自有佳趣僅及半紀則汝之身如蟬出殼逍遙乎六合之外矣過此非今日可語汝也言竟攝衣而起拱固留之不可起出門無所見拱乃知其非常人悵然有所失者累月聞飲食輒嘔遂不食踰二年糞溺俱絕神氣明爽步趨輕利每自試其力從旦至暮緣京城外郭可匝者五反蓋數百里也前後得七夢如道士言不少差母病痔二十年衆藥不驗謾以七棗餘核進之一夕而愈拱既不御內視其妻如路人妻郭氏性剛果忿恚而卒家人益憂疑之逼而餽之食食逆而吐前後或食或不食朋友疑其詐者扁諸室試之不以爲苦人或召醫則攜藥而往至則登病者之席坐于傍雖逾旬涉月杯水粒無所需喜飲好作詩行年六十而顏色如壯者後其母歿不知所終李方叔作傳

李笈

濟南李笈字定國寓臨安軍營中以聚學自給暇則縱遊湖山嘗詣淨慈寺過長橋於竹徑迷路覓青衣道人林下斲筭笈揖之道人問所往曰將往淨慈瞻禮五百羅漢道人曰未須去且來同食燒筍食之甚美俄風雨晦冥失道人所在笈惶懼伏林間少頃雨止尋徑而出至寺門下覺身輕神逸行步如飛泊歸舍不復飲食其從兄名莫字大猷爲諸王宮教授將之任遣僕致書見其顏如桃紅且能辟穀以語大猷及大猷至則已去云游茅山矣後又聞入蜀隱青城山大猷爲梓路提刑使人至眉訪所在眉守復書報數年前已輕舉乘雲而去今惟繪像存

蔣風子

蔣風子者本邵陽之居民賦性愚直言無忌憚人爭不入或有小疵不拘貴賤面而伸之周遊南嶽見中嶺陟峻出意修之亦

不知其宿食之所忽日有樵者頂青巾負薪而鬻之曰千辛萬苦而食用不給與子一粒藥吞之力可陪矣自此但飲水而已衣衫盡棄寒暑不問衆稱之曰風子周游湖湘常便臥衢路雖勢位不能屈毒藥不能加虎狼無所損獨行自語人莫之測

莫道人

莫道人者容州人居石峒入山不知其幾年問之亦自不言歲數山下父老或有八九十歲者言自小年已見其豐姿今其容貌鬚鬢不異於昔精力甚健登山如飛遇飲而飲遇食而食或辟穀數日不避寒暑蕭然一庵傍無侍者常夜坐於飛雲頂石巖間有虎侍傍不叱遣之達旦乃去貴宦遊山求見之多不遇遣之詩者不一宋理宗末年猶在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二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林靈蘊

先生姓林本名靈蘊字通叟溫州永嘉人也家業寒微其母夜歸覺紅雲覆身因而有孕懷胎二十四月一夕夢日光入室有神人衣綠袍玉帶眼出日光執筆告曰來日借此居也翌日陰雲四合霹靂三聲先生卽降誕金光滿室相貌殊倫長五歲不語時五月五日風雨大作有道士頂青玉冠衣霞衣不告而入見先生喜曰久不相覩特來上謁相顧撫掌大笑出門追之不及自此能言出語有據不雜兒戲七歲讀書粗能作詩日記萬字蘇東坡軾來見以曆日與讀一覽了無遺誤東坡驚異曰子聰明過我富貴可立待先生笑而答曰我之志則異於先生矣

東坡云子當如何先生曰生封侯死立廟未爲貴也封侯虛名  
廟食不離下鬼願作神仙予之志也先生年將三十博通儒道  
經典志慕清虛語論孤高迴脫塵俗初先生遊西洛遇一道人  
姓趙交游數載忽一日道人云我大數將至與子暫別後事望  
子主之七日果死乃在客舍先生竟爲沐浴安葬遺下青錢二  
十五貫盡其數用不餘不闕及遺衣囊中有書三冊細字如珠  
間有天篆人莫能識分爲十九篇盛以絳紗題云付與林某冊  
上題曰神霄天壇玉書皆有神仙變化法言興雲致雨符呪驅  
遣下鬼役使萬靈冊尾有支使二十五貫錢數逐項皆合先生  
自受其玉書豁然神悟察見鬼神誦呪書符策役雷電追攝邪  
魔與人禁治疾苦立見功驗驅瘟伐廟無施不靈先生次年  
至岳陽酒肆復見趙道人云予乃漢天師弟子趙昇也向者所授  
五雷玉書謹而行之不可輕泄卽日爲神霄教主雷霆大判官



東華帝君有難力當救之崇寧五年中秋夜徽宗皇帝夢遊神霄府赴玉帝所召乘車輦侍衛森列騰空而上遙望金闕門仙官玉童金甲力士備守之次見一人星冠法服執圭前引帝入闕門上有朱牌金字曰神霄玉闕之門次向西有一門殿上牌曰碧霞之殿殿上金光如日不能仰視次過一小院金釘朱戶曰玉樞院分司列局官吏嚴肅有一朱衣吏迎引而入揖云此帝君舊居請坐東位少待須臾有一玉童引帝朝見玉皇帝稽首再拜惟見金光中傳旨下云修國事去姦臣任忠賢守宗社帝卽再拜出見朱衣吏送出金闕門復以七寶華車及侍衛官吏送帝自天門而下約百餘步見一道人青服青巾跨青牛而上從者皆鬼面岩鏤二鬼面四目執旛而前仗劍持戈導從甚肅至御駕前揚鞭呼萬歲帝急駐車按問道入奏曰今日伏覩天顏臣之萬幸言訖駕青牛自天門而上帝夢覺錄記之大觀

二年四月詔求天下有道之士茅山宗師劉混康奏曰臣以愚蒙無可副聖意有在世神仙林靈蘊生居永嘉何下詔之晚也帝卽遣使求之不起至政和六年十月駕幸於太乙東宮敕委道錄徐知常奏所有溫州道士林靈蘊在道院安下言貌異常累言神霄事人莫能曉嘗作神霄謠題于壁今錄奏呈帝覽讀其文皆神仙妙語喜甚乃令徐知常引林靈蘊入見帝曰卿有何法術先生奏云臣上知天上中識人間下知地府等事帝視先生風貌如舊日識之帝曰卿昔仕乎舊曾面朕乎先生奏對臣往年中秋上朝玉帝瞻見陛下天顏曾起居聖駕帝曰朕方省之記得卿乘青牛今牛何在先生奏曰青牛寄牧外國非久進來帝甚奇之御書改名靈素賜號通真達靈先生非時宣召入內刪定道史經籙靈壇等事帝以師事之特建通真宮爲居興寶籙宮建仁濟亭散施符藥次開神霄籙壇神霄宮成帝領

羣臣蔡京等慶宮早齋罷帝引百官遊行曰宣德五門來萬國  
蔡京等沈思無以答帝顧林曰師能對否先生應聲曰神霄一  
府總諸天帝大喜先生被旨修正一黃籙清醮科儀編排三界  
聖位校正丹經子書每月初七日陞座洎親王內貴文武百官  
皆集聽講三洞道經或御駕親臨亦于座下自此東京人方知  
奉道也皇朝通鑑云政和七年兩浙道士林靈素講道經及玉清神  
霄王降記有翔鶴數千飛鳴久之先生集九天祕書龍章鳳篆九等雷法集成  
玉篇進上昔漢天師有神霄雷書二十卷并天部霆司八角雷  
印六顆至第八代天師藏十卷并六印文并晉火痕印文國初  
張守真遇翊聖真君傳賜五卷帝欲得雷書金經全足收入道  
藏求訪不得先生靜夜飛神從玉華天尊奏告上帝乞賜觀看  
雷文并霆司等印帝遣六丁玉女以印授之一天壇玉印一神  
霄嗣教宗師印一都管雷公印一天部霆司印皆堅如鐵石非

金非玉及以雷書五卷賜靈素看先生拜謝懷印而還省錄雷書進奏遂得全集政和七年七月高麗國果進青牛到京帝不勝欣喜百官拜賀帝卽賜先生乘騎入朝先生遂作青牛歌一篇首句有云政和丁酉西風秋天子賜以騎青牛成篇進奏帝大悅八月先生復撰明點綱紀錄進帝賜銀梓重和元年華山因開三清殿基巨石匣中有雷文法書一冊乃金地繭紙進至御前與先生上年所進雷書不差一字帝喜曰何靈素神聖聰明記之如此帝又於禁中自書青詞實封密奏翌日宣先生問曰卿嘗言能知天上事朕昨夜奏青詞達否對曰青詞不達緣誤寫一字爲靈官所收歷歷讀奏帝撫先生背曰真人聰明神仙也奉勅賜玉真教主神霄宮林公伴饒帝嘆曰每思皇后英魂何歸朕嘗聞唐明皇令葉先生追楊太真相見師能致否先生應云謹領聖諭至夜設醮飛符召之奏云皇后見在玉華宮

與西王母宴集聞宣召頃刻駕青鸞而至移時聞異香襲人天花亂墜仙樂滿空皇后卽至矣帝熟視與存日無異但仙服圭履與人間不同后見帝曰臣妾昔爲仙官主者因神霄相會思凡得罪謫下人間今業緣已滿還遂舊職荷帝寵召聞命卽臨願陛下知丙午之亂奉大道去華飾任忠良滅姦黨修德行誅童蔡此禍可免他時玉府再會天顏不然則大禍將臨因循沈墜竊爲陛下憂之帝問卿昔在仙班是何職位曰臣妾卽紫虛元君陰神也陛下卽東華帝君也帝曰禁中諸人并臣僚等無惜一言曰明節乃紫虛玄靈夫人王皇后乃獻花菩薩太子乃龜山羅漢尊者蔡京乃北都六洞魔王第二洞大鬼頭童貫是飛天大鬼母林先生是神霄教主兼雷霆大判官徐知常是東海巨蟾精帝又問國祚如何默默不答良久云天數有限不敢久留言訖漸漸不見先生嘗與帝飛神遊青華宮上遊月府福

地洞天靡所不到凡有醮告多致景雲仙鶴之翔亢旱祈禳則  
嘯命風雷興雲降雨五月賜金門羽客通真達靈元妙先生侍  
中大夫九月特授本品真官免視法十月天寧節前三日建祝  
壽大醮奏邀御駕候三更瞻見鬱羅蕭臺天仙衆真俱從太上  
道君親降與陛下增壽帝聞之齋沐同三殿九宮宰執親王同  
觀勝事是夜天無浮翳月朗風清初聞天香滿席仙鶴翱翔五  
色彩雲四合而上仙樂聲喧環佩振響去地五丈餘虛光明中  
閃出樓臺宮殿天丁力士玉女金童建節捧香遶於臺畔上有  
玉牌金篆鬱羅蕭臺四字衆人皆不見惟帝與張虛靜見之帝  
上香再拜宣皇太子看良久太子曰泗州大聖寶塔也帝怒勅  
內侍策出奉聖旨皇太子不得再與神霄醮會上謂先生曰太  
子元是龜山尊者亦曰聖賢何如此不通正教先生對曰羅漢  
生前持齋執戒忍辱修行既墮凡間合爲貴人但有孝慈不通

玄旨願陛下勿責太子也十一月賜沖和殿侍宸十二月奉修  
佑聖殿帝曰願見真武聖像先生曰容臣同虛靜天師奏請宿  
殿致齋於正午時黑雲蔽日大雷霹靂火光中現蒼龜巨蛇塞  
于殿下帝祝香再拜告曰願見真君幸垂降鑒霹靂一聲龜蛇  
不見但見一巨足塞于帝殿下帝又上香再拜云伏願玄元聖  
祖應化慈悲既沐降臨得見一小身不勝慶幸須臾遂現身長  
丈餘端嚴妙相披髮皂袍垂地金甲大袖玉帶腕劍跣足頂有  
圓光結帶飛繞立一時久帝自能寫真更宣畫院寫成間忽不  
見次日安奉醮謝蔡京奏云切恐真君未易降于人間昔日太  
宗皇帝曾命張守真請降亦有畫本用匣御封藏于閣下羣臣  
皆不許見之乞取對之可見真僞奉聖旨宣取太宗御封尙在  
拆展看與今來現本一同更無差殊帝愈悅又請北斗七真二  
使者乘金橋而降此不畫錄帝瞻拜七真聞斗中降語云幸速

避地勿尙奢華當出聖斷毋聽姦邪所敗言訖迤邐昇空此夜  
帝喜邀虛靜與先生同宴宴罷同遊禁中一閣下見碑題曰元  
祐姦黨之碑先生與虛靜看之各俛首致敬因請紙筆題詩云  
蘇黃不作文章客童蔡反爲社稷臣三十年來無定論不知姦  
黨是何人帝翌日以詩示太師蔡京京惶恐無地乞出不允先  
生有一室兩面牕前門後壁乃入靖之處中有二椅外常封鎖  
不許一切人入雖駕到亦不引入其室蔡京疑遣八廂密探之  
有黃羅帳上銷金龍床及朱紅椅卓奏上林公有僧意願陛下  
親往臣當從駕指示敢有不實臣當萬死帝卽幸通眞宮先生  
迎駕起居帝與京徑入其室啓封關鎖但見粉壁明窓椅卓二  
隻他無一物蔡京驚惶戰懼叩頭請罪先生請問其因帝曰蔡  
京可誅先生奏乞赦之乃指室中壁上請帝近觀帝子細看之  
有一小符乃金樓玉殿符也下畫黃羅帳如錢大上有細字書



云天尊御座先生曰臣每請玉華天尊下降坐此臣焉敢僭帝笑曰卿遊戲得好帝曰朕聞漢武帝嘗請西王母降見問道朕欲見西王母卿能致否先生云謹領聖諭乃於香爐上燒一小符少頃見王母領諸玉女乘雲而降一如常人與帝對坐顧先生曰今日何緣特蒙相召先生曰今天子慕道願見元君帝卽起拈香再拜王母曰東華帝君免拜帝曰今覩仙顏萬劫千生實爲榮幸若有指教敢望聖慈王母曰凡事可請問侍宸林先生張虛靜天師可脫大難帝曰元君旣降得無垂訓王母遂授帝神丹補益之術曰察姦臣遷都長安法太祖太宗行事雖見小災不爲大禍不然後悔無及矣言訖而去一日皇太子上殿奏曰林靈素妖術願陛下誅之臣每日念他自知法廣大不可思議如陛下不信乞宣法師等皆見在京可與林靈素鬪法別其邪正時有十四人會於凝神殿帝宣太子諸王暨羣臣觀看

先生嚙水一口化成五色雲中有仙鶴百數飛繞殿前又有金龍獅子雜於雲間某等奏曰此非也乃紙龍鶴耳容臣等諷大神呪卽令龍鶴墜地化爲紙也太子聞之喜曰若果然則林靈素法僞當斬正誦呪間十四人中止有兩人能諷餘者皆不能語言面若死灰皇太子叱先生曰諸人若死教爾還命念呪訖仙鶴龍加百數蔽日遮雲帝曰此件無效別有何術十二人皆伏地戰懼其二人奏云臣能呪水百沸宣水令呪果然太子擎水盂向帝前呼先生看先生取氣一口吹水中水卽清涼且結成冰帝責云本朝待汝等甚厚敢來妄言先生奏云乞燒木炭一千斤爲火洞表裏通紅臣乞與二人同入試驗良久火洞已成先生云臣乞先入洞乞令二人隨入先生入火洞火不著衣諸人伏地哀鳴告太子曰乞救臣等性命情願戴冠執簡聽役施行皇太子下殿拜告乞納皇太子冊贖罪奉聖旨免罪惟道

堅二人係中國人不應罔上送開封府刺面決配於前令衆宣和元年正月八日上詔天下僧徒並改稱德士先生上表云臣本山林之士誤蒙聖恩若更改僧徒必招衆怨乞依舊布衣還鄉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五月大水犯都城帝命先生治之先生奏曰此水難治乃天意以戒陛下兼此水自太子而得臣不敢漏泄天機但試令太子拜之可信也卽令太子上城降御香四拜水退一丈至夜水退盡京城人皆言太子德也先生上奏云臣初奉天命而來爲陛下去陰魔斷妖異興神霄建寶籙崇大道替忠賢今蔡京鬼之首任之以重權童貫國之賊付之以兵衛國事不修奢華太甚彗星所臨陛下不能積行以禳之太乙離宮陛下不能遷都以避之人心則天之舍皇天雖高人心易感也故修人事可應天心若言大數不可逃豈知有過期之曆臣今擬暫別龍顏無復再瞻天表切忌丙午丁未甲兵長

驅血腥萬里天眷兩宮不能保守陛下豈不見袁天綱推背圖  
詩云兩朝天子笑欣欣引領羣臣渡孟津拱手自然難進退欲  
去不去愁殺人臣靈素疾苦在身乞骸骨歸鄉又降詔不允冬  
全臺上言林靈素妄議遷都妖惑聖聽改除釋教毀謗大臣先  
生聞之大笑呼諸弟子并監宮官吏曰前後宣賜之物約三百  
檐自去年用千字文字號封鎖籍書分明一無所用可迴納宮  
中只喚一童子攜衣被行出國門宣喚不迴帝賜宮溫州東都事  
云宣和元年冬十一月乙卯祀昊天上帝于國壇大赦天下放林靈素歸山先生頃在京時雖宰執  
親王不與交談亦不接見賓客惟虛靜天師至即開門對話終  
日終宵此外則東西皇城使張如晦者舊在通真宮出則同行  
坐則同席宗師法教獨張一人得其妙也既還鄉則同居永嘉  
宣和元年八月忽一日攜表見太守乞爲進及別州官親族隣  
里曰塵世不可久戀況大禍將及即當辭去至十五日既望命

如晦曰吾法門以付惟汝尙有六印九符并六丁妙用神機盡付與汝世代只傳一人無致輕泄并七寶素珠一串如主上來取卽便分付汝將來當爲朝廷全節大忠今則別去他時神霄再會言訖索紙筆書頌云四十五歲勞生浮名滿世崢嶸只記神霄舊路中秋月上三更書訖上香一炷時正三更月朗風清忽有霹靂一聲先生坐化而去先自指墳於郭外遺囑張公與諸弟子曰可於正穴下更開深五尺見龜蛇卽遂下棺見五色氣出不候蓋土急走百步弟子依其言果見山崩石裂不知所往在帝聞之驚嘆嗚噎御製祭文勅嗚呼生者假有死者返真志道者爲洞達之士哀死者非悟解之倫倏爾而來洞然而去去住不以形骸爲已累存亡不以顯榮爲足珍乃超生死之道達幻化之理惟仙卿之能乎嗚呼仙卿之生非生也天將假乎佐天行化助國濟民仙卿之死非死也復歸乎天大道咸行羣迷

已覺故神凝粹乎天真尸解託乎世數乘雲氣騎日月遊蓬瀛  
之巔乎步紫虛之玉墀乎不可得而測之者也今仰守臣執人  
間之世禮致祭柩前若精爽不昧歆此寵嘉尙饗勅侍宸林公  
羽化仰守臣閭丘喆如法致祭仰侍從官吏卜地安瘞將囊中  
金器出賣作黃籙大醮一月日欠錢將省庫錢支用錄奏呈不  
得觀望滅裂當別差官審察以稱朕旨始終待遇之意勅封九  
十五字尊號寶誥勅賜高上神霄玉清府右極西臺仙卿雷霆  
玉樞元明普化天師洞明文逸契元應真傳道輔教宗師金門  
羽客沖和殿侍宸行特進太宰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上柱國魯  
國郡開國公食邑八千一百戶實封三千戶賜紫玉方符通真  
達靈元妙護國先生林靈素靖康元年淵聖皇帝卽位果元取  
七寶素珠次遣使監溫州郡守巡尉伐墓三日不知去處但見  
亂石縱橫黑風大雨雷電火光霹靂震地人面不能相覩異獸

巨蛇交出護衛乃實錄其事具奏淵聖聞之大驚再遣使賜御  
香至溫州委守臣修設大醮奉安謝罪勅封通眞達靈眞人仍  
下詔令綵繪眞容立祠于天慶觀迄今存焉士本耿傳始以翰  
林學士常言切證故事道旨趣淵深非先博學之士莫能初曉  
未識任僕居西洛事遇賊生可以致仕開一冊實封見及曰後  
當大相難中興若遇春不頭然則潮教陽文相遇於古驛中此  
時依法行之可脫初被罪以爲然道過潮方抵驛亭不見一少  
年綉衣紅顏徑入驛中於熱視之編即本傳以笑問曰前言不  
謬乎始知先生眞神也仙驛中於熱視之編即本傳以笑後人  
趙鼎尚書謹記王文卿

先生姓王名文卿字述道世本江右建昌南豐人也先生生於  
宋哲宗元祐八年二月十七日亥時生而神異長而聰敏嘗爲  
詩有紅塵富貴無心戀紫府眞仙有志攀之句一日忽告父曰  
夜夢至一所樓觀森秀有一巨蛇蟠于地某試躡其首蛇奮起

幾登霄漢父曰子當續吾仙宗也先生繼而性慕清虛志惟養素不貪名利遠於塵勞每樂逸遊靈境勝地迤邐幅巾筇杖曠遊寰宇徽宗宣和初將渡揚子江遇一異人授以飛章謁帝之法及嘯命風雷之書每克辰飛章默朝上帝召雷祈雨叱詫風雲久雨祈晴則天卽朗霽深冬祈雪則六花飄空或人家妖祟爲害卽遣神將驅治俱獲安迹常隱聲不譽詩酒落魄俗流不得而曉先是侍宸林靈素奏徽宗皇帝云先生乃三天都史掌文吏下生人世以贊清靜之化凡十八詔天下搜求不知所在皇叔廉訪使巡歷至高郵軍得病醫不效遇先生求符水得愈初隱姓名至懇方知王文卿也迴朝首奏仙異之端宣和四年七月奉皇帝親灑宸翰頒赴寓地褒揚道德崇獎無爲遣侍宸董仲允充採訪使同本路監司守臣具禮延聘候送赴闕先生既至奏對玄化無爲大道龍顏大喜賜館于九陽總真宮奉使



絡繹繁至頒賜金鞍御馬龍茶玉醞珍玩奇菓金錢幣帛並皆表還不受先生奉命入清宮勅水洒掃奉賜劍孟引入內洒淨宮人掛金錢不計其數出宮門並撒于地上曰真人也又問宮中有崇否先生奏曰宮內東南角上有崇問曰何以去之先生曰臣篆符符畢使人速持去後宰門揚於波心聽其影響上依奏行後人迴奏符入水中如人執去先生又奏曰良久雷震陛下勿驚果然雷劈開宮中東南角上大檜樹死大蟒一條長數丈作兩截上不勝其喜初京口有狐王廟乃石祖皇帝置立奉祀年深一日廟中出火焚盡悉爲草場執政張天覺行德政毀去狐王廟一千餘所天覺既罷狐鬼乃結成羣入內盜竊器皿珍玩迷惑宮人或登山嶽或遊殿閣種種作怪致卒寵女不少故先生到闕日上首諭之先生奏云願陛下淵默容臣驅治乞於京之東北門內築雷壇三層內安鐵甕至夜月明仗劍登壇

飛符叱咤風雷大作天地晦冥中夜道官皆見將吏驅縛數鬼  
緋衣並入壇心先生以符紙蓋甕口作法埋之地皆震動凌晨  
入奏已禁狐怪此去無害但瑤池中梁朝有一黑魚在池成怪  
狐鬼乘此魚如龍形出入禁中驚害宮嬪今誅死已訖乞差中  
官併取往鬼門殯之永得斷絕上親幸瑤池果有死魚長一丈  
餘嘆服久之卽於禁狐壇所造殿堂道院圍繞其壇賜額司命  
府勅先生往來提舉五日一次降香壇中建醮先生又進符一  
十二道用銅鐵石三物刊其符藏于大內十二方位驅斬花石  
草木之妖其後揚州久旱主上宣祈求雨澤先生奏乞劍水盂  
奉勅賜水盂并劍先生嚙水一口祝云大宋皇帝命臣祈雨雨  
要霽霽風要拔樹揚州千里之內並要霑足借黃河三尺急急  
如律令過數日揚州守臣具奏皆已得雨雨皆黃濁上問先生  
所降甘雨何爲黃濁先生曰江河淮濟上帝皆禁之惟黃河水

不禁故爾上大喜曰神哉宣和七年七月下詔文勅沖虛妙道先生王文卿可特授太素大夫凝神殿校籍視朝請大夫右文修撰參聯從橐未幾又勅凝神殿侍宸後加同管轄九陽總真宮提舉司命府事父肇始贈承事郎母江氏贈太宜人先生上表乞還山林徘徊靖室混合帝一之道諷誦大洞真經祝延睿筭上不允又勅先生五日一次佩金方符入大內諸宮閣呪水滌穢除邪治病講明道德復遣中使黃瑤命先生就廣德宮行持南昌受煉司大法拔度亡魂是夜先生飛符追被狐鬼所害宮人一一現形又發生天寶籙遣超度生上甚神之十一月有事于明堂又淫雨上召先生曰每遇明堂卽雨雪凝凍傷損禁衛法物今次明堂專委仙卿就九陽總真宮祈晴先生許之自習儀日至明堂事畢果然大晴次日上坐青華殿召先生入見上對宰臣曰今次明堂大晴實王文卿之力卽命賜詔依前太

素大夫凝神殿侍宸再除兩府侍宸沖虛通妙先生視太中大夫特進徽猷閣待制主管教門公事父再贈承議郎母太令人妻平氏宜人叔王深賜承信郎弟次卿迪功郎依幹當南郊出身先生又上表曰乞求仁智之帥預防西北妖氣仍乞還山養老御批玉府仙卿豈宜言歸所奏不允金賊猖獗王師敗績果合卿言爲朕齋香二十合往中外降之保安宗社先生受香歸宮來上遣中使黃瑤齋御香札全封朱章一函詣九陽總真宮玉皇殿焚之次特宣命先生審奏纔及一時中使疊至宣先生入內上宣問所上朱章報應如何先生洒涕奏曰陛下奏章中願出有道之君臨蒞天下殺臣一身以謝奏聞報應奉旨云革則無悔上又問先生其理如何先生密奏上深然之十二月二十三日禪位東宮先生入賀又數日遂降香出京欽宗皇帝靖康元年四月先生復趨朝乞還鄉侍母親詞旨懇切上聽其奏

紹興十三年高宗皇帝詔書來召先生不赴一日邵武太守徐德脩過邑訪先生先生曰邵武頃大旱因默朝帝所見所謂惠應神叩玉陛爲民計甚力帝諭以數當然惠應興言其州窮且瘠民不可一日無穀辭甚切至卒得請而歲有秋徐守迺府述其事與士民翕然鼎新增廣廟堂深加奉祀惠應錄中盡言其詳紹興二十二年先生一日與弟子朱智卿言曰吾將隱去乃自持法書印篆入軍峯石洞間藏之仍勅令地神守護聽候有道行者遇之二十三年癸酉八月二十一日先生辭縣宰別交游於二十三日早起作頌題棺木云我身是假松板非真牢籠俗眼跳出紅塵頌畢隱化於縣之清都觀許旌陽煉丹之堂其時雷震一聲師遂化去弟子熊山人平敬宗袁庭植等奉葬于烏龜岡次年三月龍虎山郭道士至邑云上元之夕奏籙道場侍宸在宮住三日方去後有客自成都府歸中途遇先生入蜀

亦間有遇先生傳道法者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卷之五十三終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王嘉

師名嘉，字知名，號重陽子，京兆咸陽人。遷終南之劉蔣村。母感異夢而妊，二十有四月始生。時宋徽宗政和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也。師自幼不羣，及長，體貌雄偉而美鬚髯，倜儻尙義，不拘小節，弱冠業進士，係學籍，好屬文，才思敏捷，始名中孚，字允卿。後入道，改稱焉。齊改元阜昌初，金太宗天會八年封劉豫爲撫王，國號齊，是南宋建炎四年。撫治河外，不及於秦，歲屢饑，人至相食。時咸陽醴泉惟師家富，魁兩邑，其大父乃出餘以賑之，遠而不及者，咸來劫取。鄰里三百戶，餘亦因而侵之，家財爲之一空。有司率兵卒捕獲，將寘之法。師曰：「鄉人饑荒，拾路所得，吾不忍寘之死地。有司賢之，遂釋不。」

問人服其德。金海陵煬王正隆四年師忽自嘆曰。孔子四十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予猶碌碌如此。不亦愚乎。自是之後。性少檢束。親戚惡之曰。害風來。師受而不辭。關中謂狂者爲害風。因以自呼。是年六月師醉於甘河鎮。會二人被髮披氈。其年貌同一。師訝之。從而懇請。其人徐曰。此子可教。因授其修真口訣。時年四十有八。故遇師詩云。四旬八上始遭逢。口訣傳來便有功。其所遇者。蓋唐純陽子呂仙翁之化身也。五年中秋再遇於醴泉。師趨拜之。衆笑曰。言是害風。安得識真仙耶。其人邀師飲。師問其鄉閭年姓。答曰。濮州人。年二十二而不告其姓。留祕語五篇。令師讀畢焚之。且曰。速去。東海投譚捉馬。已而俄失所在。師乃捐棄妻孥。送次女於姻家。竟委而去。行旬於鄆。杜終南間舉止亦若狂者。人莫測也。後別構庵於南時村。起封高數尺。墻深丈餘。以活死人目之。又號曰行葢。以方牌掛其上。書云。王害風。



靈位又於庵四隅各植海棠梨一株同庵和公怪而問之師曰  
吾欲使他日四方教風爲一亦如此殖三年遷居劉蔣北之水  
中央肆口皆塵外語鄉人素待以害風故莫審其意時復自挈  
壺瓢以遊行歌且飲有不揆者恆隨拉飲師忻然不拒又嘗從  
甘河攜壺酒歸一人呼曰害風肯與我否師卽予之一吸而盡  
令師取甘河水飲之蓋仙酎也問師云子識劉海蟾否師云是  
何能識得但嘗見之畫像耳乃笑而去師自此不復飲酒人或  
招之惟飲水而已人醉師亦醉焉俄一夕自焚其庵村里驚救  
之師方舞躍飲歌曰數載殷勤謾居劉蔣庵中日日塵勞長豁  
然真火瞥然開便教燒了歸無上奉勸諸公莫生悵快我咱別  
有深深況惟留灰燼不重遊蓬萊路上知來往人問其故答曰  
三年之後便有人來修此遂東行師嘗留題甘河云閑來矯首  
滄溟上釣出鯨鯢未是雄又題終南山資聖宮殿壁云終南山

重陽子違地肺別京兆指藍田經華嶽入南京遊海島得知友  
赴蓬瀛共禮本師之約嘗自寫真題其上曰來自何方去由何  
路一脚不移迴頭卽悟又自畫雲松鶴爲一圖留醴泉弟子史  
公密收之及行辭諸道友皆與之歌詩所以寓其微意而人不  
悟也攜鐵罐乞食而行曰我於東方有緣耳迤邐出關抵登州  
夜歸觀中書陝西所作詩於壁云一別終南水竹村家無兒女  
亦無孫三千里路尋知友引入長生不死門明旦拂衣東邁世  
宗大定七年七月抵寧海徑詣儒者范明叔家主人適與郡人  
馬宜甫邀館於私第旣久重而遇之初宜甫夢其南園一鶴從  
地湧出師至同師擇地立庵師指鶴起之處命名全真全真之  
名始於此矣師欲挽西遊宜甫家貲鉅萬久而未決其室孫氏  
尤難之冬十月師乃入環堵約宜甫日饋一食鎖庵百日至於  
分梨與芋栗令宜甫夫婦食之各有其數每分送則必以詩詞

或爲歌頌宜甫亦皆酬和又示神異罪福之報以警之既啓戶  
宜甫乃始屏去塵累改衣冠而執弟子之禮師名之曰鉦字玄  
寶號丹陽子曩師在宜甫宅會譚玉者以宿疾來見師始拒之  
玉固請爲弟子留宿庵中其疾頓愈玉遂黜其妻而從之師名  
以處端字通正號長真子繼有王公者居牛仙山聞師至來謁  
問答有梨遂師禮之後住鐵查山雲光洞師飛蓋致其名號名  
處一號傘陽子日者郝昇深於易賣卜於市師入其肆背而坐  
焉昇曰請公迴頭師應聲曰君何爲不迴頭耶昇悚然異之師  
出從至朝元觀師授之二詞以發至意昇大感悟乃執弟子禮  
後至煙霞洞賜名曰璘號恬然子且以無被衣畀之未幾師領  
馬鉦等住岷嶠山始至指而言曰是有煙霞洞我先世修道  
之所也命鑿之其器具之朽者與玉池井尙在又因取石於嶺  
有巨塊將墜適當其庵師厲聲叱之屹然而止山間樵蘇見者

駭之時，栖霞丘公年十九，雖已入道，未知所從，而盤桓崐嶠，聞師在全真庵，因投謁於齋次。師知其爲遠器，贈之以詩，賜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自此門人頗集。師以罵詈笞捶磨煉之，稍散去，篤志不變者惟馬譚丘而已。八年八月，師自煙霞遷文登，姜實庵九月居縣北蘇翁庵。九年四月，寧海周伯通請師至，則立金蓮堂，金蓮會其井水舊鹹，呪之而甘美。俄夜有光如晝，人以爲火，亟往視之，見師行而光明隨之。師嘗訓馬鉦之妻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又以天堂畫相示之，五月五日，令不二燒誓狀，仍贈以詩。又於文登立七寶會，福川立三光會，至登州立玉華會，間遊蓬萊閣，觀海大風忽起，人見師隨風入海，中有頃復躍出，惟墜失簪冠，尋於波面泛泛而至。有介公者，素好善事，而請出家，志甚懇切，師竟不許。介去，師謂人曰：「今二人於此欲建大殿宇，一則基址旣立，材木旣豐，未求匠者而匠者自至。」

何哉材既備而功可成也一則指其立基之所窪坎未平一工未集匠者望之而去矣師在煙霞時張德昭有子聰明甫十六歲送之入山就學以其宿有深契前後所贈歌詩并畫一事理反復曉告者非一後出山省親而不復至師與德昭書又付以真實語其子內心領之雅之夙有仙分而不能自奮於塵凡師之度人也必審其才分淺深故於德昭之子呼小張哥而未嘗以名百方鐫誨而不能致介公孜孜切切而自請出家而卒不納其所處例如此在萊州立平等會自是遠近風動與會者千餘人其五會之勝略云平等者道德之祖清靜之元爲玉華金蓮之根本作三光七寶之宗源普濟羣生徧拔黎庶人人願吐於黃芽箇箇不遊於黑路玉華者乃氣之宗金蓮者乃神之祖神是氣之子氣是神之母子母相見得爲神仙然則有真功真行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氣真功也修仁蘊德濟貧拔苦

先人後已與物無私真行也。又有金蓮定分疏、開明疏、三光疏、玉華疏、平等會規矩及諸詩篇文多不載。師後往返於登萊寧海之間及行皆留詩爲別。九月挈馬譚丘三人西邁過登州太守紇石烈名邈者待以師禮及辭曰再會何時師曰南京後師羽化而邈適除南京副留守又指望仙門外畫橋語郡人曰他年逢橋必壞復一紀太守何邦彥以橋勢雄峭不利車馬遂命改之其逆知類如此達掖城又得劉公者始隨其母來謁師一見輒契諭以出家母欣諾之名以處玄號長生子遂行至是所謂馬譚劉丘舉集席下矣。故竹杖歌云海上專尋知友來兀誰堪可教依託。昨宵夢裏見諸虬。內有四虬能跳躍蓋預指而言之也。所謂詩詞與其事迹始末各載於本傳。師至南京憇於王氏旅邸時孟宗獻友之以同知單州丁母憂歸有神風先生杜哥者嘗預言友之四魁事凡所發莫不應友之以仙待之一日

忽告友之曰元帥來我當參謁友之令童僕默踵其後杜徑入王氏邸中一膝跪見師方臥而閱書殊不少顧友之雅重杜及聞大驚杜再往始爲一盼三往笑而視之杜乃雀躍而去友之因之就謁師閱書而不爲禮問讀何書亦不答就視樂章集也問全乎師曰止一帙爾友之曰家有全集可觀也卽爲送至師自到京日使馬鈺等四人乞錢於市市及斤之鯉煮食之秤不及則不食友之頗惑默念道人看樂章集已非所宜又食魚必其斤重果何爲哉他日問樂章集徹乎師不言但付其舊本友之檢閱其空行間逐篇和訖不覺嘆曰神仙語也卽還沐浴更衣焚香請教日益加敬師自是不復食魚蓋以友之爲大鯉故示意爾師命馬鈺召匠者造獨坐風車工畢師云近日火燭我眼不能見使燃燈徧照之鈺卽頓悟又師自市四鯉穿而拖之入於邸中以羊肉二斤併煮之熟藏之月餘其魚肉皆臭敗令

門人弟子食之時各戒羶葷莫有敢食者師徧問皆曰不敢馬  
 鈺獨稽首曰師令食弟子食之師叱曰汝自不斷得欲託我耶  
 遂與滿鉢師復曰到關西無此物與汝食之凡數朝先令鈺早  
 食羊魚又令沽酒市天蒸棗蜜彈子師自食之詢鈺曰會得否  
 鈺未悟卽愈加痛教狂罵捶楚不分晝夜且曰汝一日自當悟  
 矣鈺拜謝曰蒙師慈誨無所可報師曰惟修行則可報後入關  
 始悟京中之事皆玄妙之教也臘月中時於鈺輩極煨煉之功  
 踰往者百千錯行倒施一言一動悉受呵責以鈺等所乞錢物  
 多市薪炭大然於所寢之室其室褊小令馬鈺譚處端入於內  
 劉處玄丘處機立於外內則不任其熱外則不任其寒處玄不  
 堪而遁去師將設三子立於床下師曰丹陽已得道長真已知  
 道吾無慮矣處機所學一聽丹陽處玄長真當管領之又顧處  
 機曰此子異日地位非常必大開教門者也甫正月師與衆別



曰今可赴師真之期矣馬鈺等乞遺言師曰吾昔已書京兆灤村呂道人庵之壁口占頌曰地肺重陽子呼爲王害風來時長日月去後任西東作伴雲和水爲隣虛與空一靈真性在不與衆心同且戒勿哭言訖而蛻衆皆號慟師忽開目曰何至於此囑馬鈺以後事若達關西化我鄉人仍付之蜜語勿輕傳之鈺再拜而受又謂譚處端等曰汝輩前程皆在馬公手遂書物外親眷詩云一弟一姪兩箇兒和予五逸做修持結爲物外真親眷擺脫塵中假合屍周迺種成清靜景遞相傳授紫靈芝山頭並赴金華會我赴蓬萊先禮師書畢奄然而逝享年五十八時大定十年正月四日也友之謂衆曰我旣爲弟子當主喪事曰祭謹甚至靈柩西遷不少懈焉告其子曰五人受重陽王公點化我其一也馬鈺等至京兆灤村訪呂道人庵得所爲之頌又唱和玉蟾李靈陽於終南師在南京以詩寄二公有首先一去

三人同之句見醴泉史公密乃出舊圖而皆應合相與葺師之故庵師素不爲鄉里信重及馬鈺至秦人方始追悔後鈺輩復往南京取其靈柩歸葬於劉蔣結廬三年然後各從所志馬鈺嗣其教與譚劉丘者繼爲宗盟而全真學者稱鍾呂劉爲三祖又以師爲祖師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國朝褒贈重陽全真開化真君其遺文全真前後韜光集行于世云

臣道一曰皇不足則帝帝不足則王王不足則霸霸又不足道之不幸也至哉全真傑生中土轉澆漓以宗太樸化頑獷以慕無爲一師倡之七真和之猗歟盛哉時當今之有國也力不侔於五胡德弗逮於拓拔綿綿之運信罔有矣然天啓玄元之教俾福被於羣生斯道無喪以至今日全真之功也道德經曰大道汎兮其可左右萬物恃之以生而不辭功成不名有愛養萬物而不爲主故常無欲可名於小萬物歸焉

而不爲主，可名於大。是以聖人終不爲大，故能成其大，非全真之謂乎。

馬鉦

師初名從義，字宜甫，一名鉦，字玄寶，更之也。號丹陽子。漢伏波將軍援之後，本扶風人。五代兵亂，遷寧海。世業儒。祖覺，字莘叟，至孝。通五經。父師楊，字希賢，儀觀秀偉，沉靜有度量，以孝義稱。幼時客有驚走，擲油褶於家者，視之兼金也。其父令藏之，以待旬日。客方至，卽付之。客謝曰：「吾爲呂仙住幽谷村，世以陶採爲業，得金兩鎰，將鬻於市，適監稅者逼逐，賴公獲免，請中分以報。」希賢却而不受。呂曰：「君有黃向風誼，後當有高士出其家。」他日訪幽谷人，無呂姓者，始知其異。有子五人，以仁義禮智信名之。時號五常。馬氏師次子也。母孕時夢麻姑，賜丹一粒吞之，覺而分瑞。時金太宗天會元年五月二十日也。師在兒時常誦

乘雲駕鶴之語，及長爲儒而不樂進取，父愛其才，俾掌庫物，好  
賙濟，而無私心，由是得輕財好施名。李無夢見而奇之，曰：額有  
三山，手垂過膝，真大仙之材。因贊之曰：身體堂堂，面圓耳長，眉  
脩目俊，準直口方，相好具足，頂有神光。宜甫受記，同步蓮莊，居  
無幾，丹成忠顯。孫君以女妻師，生三子：庭珍、庭瑞、庭珪。師嘗補  
試郡庠，偶夜夢二人以皆褐色，其一素補，其兩肩泣告師曰：我  
輩十萬餘命，在公所主言訖而去。逐之入屠者，劉清猪圈中，壁  
上有字，是我輩已亥十萬人大半已經辛巳殺此門，若是不慈  
悲，後世軸頭常厮抹。旣覺，聞屠猪聲起，視之，則清之小子阿兒  
縛二猪，其一肩白，已殺之矣。方悟已亥猪也，辛巳清之歲屬也。  
師疑其夢不祥，使術者孫子元占之，因以稽其壽。子元曰：公壽  
不過四十九。師乃大感悟，曰：生死果不由人耶？予欲親有道之  
士，學長生久視。又師與客奕棋，常自誦云：此一著不錯，當不死。

矣世宗大定七年七月同遼陽高巨才鄉人戰師飲於范明叔  
怡老亭酒酣師題詩云抱元守一是工夫懶漢如今一也無終  
日銜杯暢神思醉中却有那人扶皆不曉其意中元後一日重  
陽祖師自終南來徑入怡老亭戰師問布袍竹笠冒暑東來何  
勤如焉曰宿緣仙契有知己之尋既食瓜卽從蒂而食問其故  
曰甘向苦中來問從何方來曰路遠千里特來扶醉人師默念  
言予從前所作有醉中人扶之語此公何以得知因問何名爲  
道曰五行不到處父母未生時明叔曰此十字耳曲盡妙意非  
神仙能出此語乎坐間談論尤與師合師邀歸私第而師事之  
始師夢一鶴從地湧出至是立庵於南園祖師指鶴起之地名  
之曰全真祖師必欲挽師西遊師以家事所繫未易猛棄祖師  
乃盛陳遠離鄉之高不離鄉之累與之開釋師由是與祖師契  
義日深是歲十月初祖師命師鎖其庵日饋一食時隆冬在候

風雪四入而庵之所有。惟筆硯枕席布衾草屨而已。然形神沖暢。如在春風和氣中。識者謂至人有寒谷迴春之妙。鎖庵之一日。賜師梨一枚。令啖之。每六日。賜芋栗各六。至是月十一日。分梨爲二。令夫婦共食。後六日之芋栗。旬日之梨。爲常期也。其芋栗如初之賜。梨則每旬例增其一。至於九旬。而積數爲五十有五。每分送。則必以詩詞寓其微意。師亦隨韻酬答。解者曰。芋者遇也。梨者離也。立遇則離。分之義。又分者。損之又損也。五十有五者。天地奇偶之數也。欲使離其親戚里閭。以至無所不離耳。又於夢中以十犯十戒。獄警之。八年正月十有一日。啓鎖。祖師謂曰。將行在三四日之間。從我歸去。乃作一場奇怪哉。鎖害風百日。師於是以貲產付庭珍輩。以離書付孫氏入市求乞。祖師因師夢中歌。燒得白。煉得黃。便是長生不死方。之句。賜今名號。又夢隨入一山。及旦。祖師呼曰。山侗因爲小字二月。從祖師居。

崑崙之煙霞洞忽患頭痛殆不可忍祖師令醫於家一日語門人曰馬公破道問何以知之曰昨夜夢飲酒使人往詢之藥用酒引不覺過多由是疾益甚人迴報云馬公將死矣祖師鼓掌曰吾三千里外尋此知友寧復至於此極乎爲其信之不篤故感此疾與法水即可愈矣乃寄真言云凡人學道先須依此一十二字斷酒色財氣攀緣愛念憂愁思慮自今後更無言可說如不依此便做靈丹性命亦不能了八月祖師在文登姜實庵預戒門人曰馬公來勿納九月朔師果至祖師傳語曰如今相見已後不相見要已後相見今不相見師乞已後相見遂居縣北蘇氏庵至十月初令師燒誓狀贈詩云擲下金鉤恰一年方吞香餌任綸牽玉京山上爲鵬化隨我扶搖入洞天五月五日祖師在金蓮堂令孫氏燒誓狀別庵居之十一日召師至范明叔宅以詞贈之亦不收領或容暫見又復逐出後至南京始得

共處矣。祖師欲令化錢於寧海。師以有不還鄉之願。辭之。祖師怒。自夜撻之。至旦。從西行抵汴梁。寓於王氏旅舍者久之。祖師於師等尤加煅煉。責罵捶楚。逆順莫測。飲食起居。悉示仙機。是歲將終。祖師辭衆云。今可赴師真之期矣。師乞頌曰。我已書之關中矣。十年春正月四日。囑以後事而逝。師於是同衆化錢負仙骨。往京兆葬之。劉蔣遺命也。仍卽祖師舊庵爲環頭分三髻。居喪者三年。夫三髻者。三吉字。祖師之諱也。師尊而戴之。故多自稱三髻山侗。嘗與丘劉譚三人。在秦渡真武廟。月夜各言其志。師曰。鬪貧。譚曰。鬪是。劉曰。鬪志。丘曰。鬪閑。師與諸公雖同出於重陽之門。以祖師嘗有一弟一姪之語。特稱師爲師叔。十五年弟運甫寄書邀師會葬其父母。師答書云。汝所葬者骨。予所度者神。所行之迹。有以異。而報德之心。無以異也。遂以煉丹砂詞答之。師嘗作十勸百不歌。一日示衆云。此非出已意。亦是祖



師之言因而成之也。又問門人曰：「一日一夜凡幾時？」對曰：「十二。」師曰：「十二時中，天道運行，斡旋造化，還頃有停息否？」對曰：「無。」知師曰：「學道者切須法天之道，斡旋身中造化。」十二時中常清常靜，不起纖毫塵念，日就月將，工夫既到，神仙必矣。十八年就化，華亭劉昭信，李大乘，十餘人不得其一焉。乃作詩有云：「錦鱗不得空勞漉，收什瓊竿歸去來。」大乘還悟，乃執弟子禮，賜號曰靈陽子。師環居華陽亭牆外，有來禽一株，枯已久矣。四月四日，師從環汲水以沃之，俄有門人姚鉉攜純陽真人家譜告點其句，讀始知純陽四月十四日生於此樹之下。師曰：「予生於五月二十日至日，此樹生葉矣。」大乘私謂人曰：「夏至不遠，豈能復榮乎？」師作頌云：「天上三十六，地下三十六，天地入寶瓶，七十二候足。」李請釋其旨，師曰：「此隱語，豈易知之？其應有日矣。」至其日，緣葉藹然，始知四月十四日至五月二十日，相去三十六日，天地相

合爲七十二候。大乘因作異木記。芝陽道友崔公閱其文。疑其過情。遂於四月移竹兩叢。松一株於全真庵。以移殖不時枝葉皆黃萎。崔啓師曰。此松竹可活否。師答詩云。牕外不惟君子綠。庵前又喜大夫青。之句。遂令門人于知一去其黃葉。以滌面水漑之。不旬日榮茂如初。師率其徒欲西遊崆峒。取道亭川。官僚士庶請教者肩摩踵接。惟恐其後。師感其誠。委曲開諭。疊疊忘倦。雖平日陸梁狂恣之徒。率皆改心易慮。以作非爲恥。二十年八月二十四日。師往長安祈雨。有詩云。一犁霑足待何時。五五不過二十五。明日雨足二十一年。師在京兆。謂門人來靈玉曰。關中謂衣裳舊重修潔者何名。靈玉曰。名拆洗。師曰。東方教門年深弊壞。吾當拆洗之。未踰旬。官中有牒發事。陝右道衆不勝震慄。惟長春謂大乘曰。吾道東矣。予雖在牒數。不可出關。若出關則關中教門掃地也。師出關所至垂髻戴白。迎送不絕。至濟

南有韓陶清甫者慕邵堯夫之爲人所居號安樂園邀師詣之  
乞師一語師曰夫道以無心爲體以忘言爲用柔弱爲本清靜  
爲基節飲食絕思慮靜坐以調息安寢以養氣心不馳則性定  
形不勞則精全神不擾則丹結然後滅情於虛寧神於極不出  
戶庭而妙道得矣韓謝曰大道鴻濛無所叩詰今聞至論得其  
門而入矣二十二年十二月師行化於文登漁者譚氏之壻于  
公輩焚網於瑯琊因召風迴雪霽海市忽見之應士大夫有借  
蘇東坡海市詩韻以贊之者師亦繼作焉金蓮堂水素鹹苦師  
臨井呪之其甘如醴郡人號曰靈液構亭立碑以記其異師在  
文登七寶庵門人鑿井九尺而大石障之師乃示洞中仙詞云  
穿鑿須加二尺深甘泉自有應清吟鑿之一尺八寸泉自湧出  
師一日謂門人曰今日當有非常之喜乃歌舞自娛俄有報云  
壬寅十二月晦日孫仙姑化于河南府嘗爲門人說內天地云

人能常清靜，天地悉皆歸。人膈之上爲天，人膈之下爲地。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上沖下和，氣自圓矣。又說四體用云：行則措足於坦途，住則凝神於太虛，坐則勻鼻端之息，臥則抱腹內之珠。又聯句云：水中燄，迸三丹結火裏蓮。生一性圓學道男兒無我相，修真烈士沒人情。石女吹簫鸞鳳舞，泥牛入海虎龍和玲瓏。玉姹敲龍角，惺灑金童跨虎腰。此類甚多，蓋道人身中事也。師還海上，初祖師嘗立五會。師至則重闡焉。至寧海一日，爲向屠者劉清舉及在家夢中事云：計汝二十餘年所殺定數亦已足矣。若不改業，必入無間獄。清悉焚屠猪之具於郭外。二十三年四月，師欲往芝陽高莊，半途迂者百餘人，或曰：「海市從旦至午見而未滅，曩者雖間有之，非清旦不可得而見也。」今師之來，有此非常里之漁者，鞠斌、郭亨、欒周輩，不待勸誘，聚網焚於桑島。過午復有龍車鶴駕，旌幢羽蓋之應，洪儒鉅筆成海市感應。

集下元日文山九幽醮師夜聞空中報云重陽真人至明日晡  
時祖師青巾白袍坐白龜於碧蓮葉上龜搖其尾衆會歡呼拜  
於泥中祖師迴身側臥東南而去九月晦日與僧燭律師士人  
范壽卿於城北三教堂焚香宴坐鄜州王道師抱琴來鼓之日  
昃鄉人雲集師作歸山操云能無爲兮無不爲能無知兮無不  
知知此道兮誰不爲爲此道兮誰復知風蕭蕭兮木葉飛聲嗷  
嗷兮鴈南飛嗟人世兮日月催老欲死兮猶貪癡傷人世兮魂  
欲飛嗟人世兮心欲摧難可了兮人間非指青山兮當早歸青  
山夜兮明月耀青山曉兮明月歸饑餐霞兮渴飲溪與世隔兮  
人不知無乎知兮無乎爲此心滅兮那復爲天庭復有雙華飛  
登三宮兮遊紫微未幾肆筆書委形贊其略云大哉登真路入  
青冥麟隨絳節鳳牽朱輶鳴鑾佩玉履虛步雲超受真誥上登  
玉晨蓋寓其歸真之意十二月祖師降辰醮于萊陽遊仙觀師

屢瞻於雲表門人曹瑱問其故曰祖師并和公師叔至當赴蓬  
瀛于知一日緣事浩大乞暫留於世師云堂堂歸去也作箇快  
活仙人呼劉真一囑曰汝等望作神仙須要積功累行縱遇千  
魔萬難慎勿退惰然後可領吾言我開眼也見瞑目也見正來  
不在眼但心中了然則無所不見矣談話夜將二鼓風雨大雷  
震一聲師東首枕肱而逝是月二十有二日也是夜師叩酒監  
郭復中門郭素不相信出而邀之索筆書頌云長年六十一在  
世無人識烈雷吼一聲浩浩隨風逸書畢告別堅留之卽趨而  
去又劉錫屋壁間留一頌云三陽會裏行功圓風馬乘風已作  
仙勸汝降伏龍與虎自然有分亦登天少頃人云師已逝矣方  
悟所見皆師之陽神也經七日神質不變遂葬于遊仙初師在  
崑崙紫金山東華庵傍有大松數十枝葉變白半載不青師嘆  
曰松之白殆爲我乎二十四年正月長生主醮於昌陽十八日

已午間進士徐紹祖等見空中卿雲鸞鶴變態飛舞不可名狀  
重陽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素衣現於雲際移時乃去遂碑記之  
二十五年邑人疑陝西徒衆盜去仙骨萊陽宰劉公啓棺視之  
貌如生乃更衣於金玉堂而復葬之師之歌頌有漸悟金玉摘  
微三寶行化圓成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  
丹陽抱一無爲真人云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一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譚處端

師初名玉字伯玉後名處端字通正號長眞子蓋祖師授之也世爲寧海人以金太宗天會元年三月一日生生而骨相不凡六歲偶墮井其家人急救之則安坐水上出之無所傷又所居遺火巨棟折於臥榻前師方熟寢呼而起之神情自若人已知其爲異既入學記誦敏給同輩罕及十歲學詩一日其所親指木架葡萄令作詩有云一朝行上青龍架見者人人仰面看衆喜其蘊藉長而倜儻不事邊幅以孝義見稱其於經史靡不涉獵尤工諸草隸因醉臥雪中卽感風痺之疾自知非藥石可療乃暗誦北斗經以求濟急夢大帝橫空師飛起取之則諸星君

坐其上師拜其下恍然而覺自是歸道之心遂決世宗大定七年聞祖師在馬丹陽家徑往乞備門弟子列祖師留宿庵中時嚴冬在候藉以海藻而不任其寒祖師展足令抱之少頃汗出如置身甑中黎明以盥手餘水滌其面宿疾頓愈由是願推誠心終身事之他日妻嚴氏怪師不歸就詰其所以師遽離之祖師復嘉其勇斷遂授以祕訣立今名號又贈詞有達真譚玉之語其許可也明矣八年從祖師隱崐崙之煙霞九年從至黃縣廬山延真觀觀有盧真君出世之迹師於玉皇殿西壁題詩有杳杳鸞輪去不迴鸞驂鶴馭破雲堆之句是歲冬從祖師遊梁十年春祖師蟬蛻於王氏旅邸同丹陽輩負仙骨葬于終南之劉蔣村治喪三年十四年復關東至洛陽朝元宮題詩云紫詔師真歸去後未知孰繼大羅仙朝元宮寔朗然子登真之所故迤邐至懷之修武有張八哥者如狂如癡識者以爲有道一日

唱言於市曰來者譚先生、神仙之總管也。後居新鄉府君廟之庵，因往獲嘉縣尋復寓衛州北關邸中新鄉之廟。官溫六忽夜見庵中燈火熒然，竊視之，則師面火獨坐。溫拜於前，師微答不言而出。溫待久不至，迹之而不知所在。急呼道衆白其事，衆令朱四者詣衛質之。主人曰：先生自至，未嘗出也。朱迴告其衆，乃知其陽神也。十五年乞食於磁州二祖鎮，一狂徒問爾從何來，遽以拳擊師之口，尋致血流齒折，而容色不變，吐齒於手，舞躍而歸。于邸中見者咸怒，欲使訟于官師，但云謝他慈悲教誨。時丹陽在關中，聞而贊之曰：一拳消盡平生業。師家所見其有如此十六年，至洺州白家灘，一農夫病累月，治療無方，夢中遇一道者，軀幹魁偉，與之紅藥服之，立愈。次日見師，愕然曰：此夢中賜藥之師也。欲以物酬師，不領而去。嘗與濟州王四郎者同合寸金丸，師之所分治無不效，王之所分效十四五，互易之，其效

與否如前始知非獨藥之神亦道氣法力之神也十七年過高唐縣以茶肆吳六者奉待往來道侶甚勤乃遺龜蛇二字懸其肆初不知其爲譚師真也一日鄰舍失火多所延及而吳肆獨存人以二字同純陽真人辟火符蓋純陽嘗留題於博興縣之酒館縣被火其館不災辟火符時人謂之耳又乞食宜村過渡新船就功將寘諸水聚人而挽之力不能動師因助之應手而去是後凡僧道渡者水工願設手焉東遊抵陽武縣北夜起見北斗交換星如車輪亟呼道衆觀之其星尙如雞卵動搖未定久之復故自後師念聖號甚謹衛州淇門鎮石孔目問師持念之故師云衆亦宜念今歲當有大水之災衆莫之省是年河決王洪埽二十年復西遊至同州西里庵門人求親筆輒書龜蛇二字筆力遒勁有龍蛇盤屈之狀凡求書者亦多以二字與之蓋預指歸期人初不悟至乙巳四月一日仙蛻始應焉二十一

年師在華陰純陽洞瘡生於首曰其將死乎衆莫知所對良久曰今我未死逮生於足則死矣因示衆云六年煉盡無明火十載修成換骨丹湛湛虛堂無罣碍已知跳出死生關又云恰十年來學得癡騰騰兀兀任東西欲詢風子修行事垢面顰頭火滅時復至洛陽朝元宮之東得隙地數畝築庵居之二十五年夢遇重陽丹陽報以仙飛之期卽令門人預營葬事適足生瘡遂書長短句云交泰一聲雷迸出靈光萬道輝龍遇迅雷重脫殼幽微射出金光透頂飛一性赴瑤池得與丹陽相從隨顯見長真真妙理無爲湧出陽神獨自歸書畢曲肱而逝矣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真雲水蘊德真人有水雲前後集行于世

劉處玄

師名處玄字通妙長生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七年七月十二日

生於東萊之武臣莊其先九世孝友相繼宋太宗太平興國間朝廷旌其門閭特免本郡諸役其存恤親舊賑贍貧乏祖父皆有先世之風母王氏夜夢白衣翁呼出西南指之有玉樹而四枝枝各有一金葉令取其一曰他日必生異人意將取之其葉自墜於手視之則金蟬飛起而復投於口中翁失所在十有三月師乃生是夜紫氣二道從太基山橫貫其家師自幼而孤事母以孝聞母亦有栖隱之志太基在武官南二里許山之陽有道士谷乃光州太守鄭道昭成道之所師嘗盤桓其間弱冠母欲議娶師以素有學道之志竟弗許金世宗大定九年春於鄰居壁間人所不及處得二頌其墨尙濡末句云武官養性真仙地須作長生不死人是歲九月祖師與其徒丹陽長真日東而來師與母俱往參謁祖師一見問之曰汝解壁間語否師不言四人相視而笑正所謂目擊道存之妙也祖師遺之詩云釣罷

歸來又見黿已知有分列仙曹鳴榔相喚知子意躍出洪波萬丈高乃授以名號未幾從祖師遊梁與馬譚丘三子俱一日祖師以詩示四子有我趁蓬萊先禮師之句又云我之辭世之語已留長安灤村呂道人家十年祖師羽化師與三人同負柩歸葬終南廬於墓側三年各聽所之因與長真東入洛陽長真居朝元師居市中土地廟不語者三年俄遷城東北雲溪洞徒衆日集忽指地云中有井三鑿之二丈餘得知下貫泉源人問何以知之曰曩世所居也二十年師指庵右馮氏園曰此我身後之緣四十年園之松柏死灋水西流其地當不售而得乃磨一碑埋於中云此緣興而碑立明年東之萊迨長春真人西遊道出雲溪門人陳其遺言其後東海郡侯大安二年運粟有司得長生觀額至宣宗興定三年四十年矣馮氏鬻其園圃蔡清臣以白金百兩得之請師之門人于離峯住持官伐松柏爲樓櫓

之用又架雲橋取瀘水經觀西流以護城師之言於斯皆驗師  
既至萊築庵居之二十二年復居武官於是玄風大振四方受  
教者日益衆師遂註道德黃庭清靜等經是年丹陽自關中來  
師盛服見之丹陽責其侈師辯之曰予聞修行之人日消萬兩  
黃金丹陽曰日消萬兩黃金正好犒衣淡飯終薦證明萊州醮  
事二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陽羽化明年正月姜守靜請  
師主醮於昌陽十八日巳午間胡璋徐紹祖等忽見瑞鶴盤繞  
空際祖師雲冠絳服丹陽三髻現於彩雲之上四月十五日登  
州醮海市見於竹島丹陽既歿師與玉陽同主葬事守墳百日  
乃使門人張順真等持書詣洛請長真主教一日謂順真曰教  
門之事不在於我丹陽得遊仙吾得朝元後寄書中有歸逝之  
語兼委掌教事是年五月旱登郡守請師祈雨海市復見於竹  
島明日丹陽現於應仙橋之西北是日雨足二十九年師嗣長



真主教章宗明昌二年駙馬都尉出鎮萊州見歸向者甚衆而不見有異於人疑之命尉司樂武節追捕下獄俄頃市人見師於城南與道友接談如平日鄭押獄王受事亦見之意師逃往視獄中師方熟睡二人驚駭具所見以白亟令出之又濰州溫迪罕明威來見留之三日告之曰汝可速歸汝庵欲壞矣既歸其庵無故人以病卒承安二年冬召赴闕勅寓天長觀問以玄旨所對皆合上意臣庶見者無不敬焉就禮部給觀額五曰靈虛曰太微曰龍翔曰集仙曰妙真明年三月得旨還山大興靈虛之緣吳六先高明遠者憚師嚴厲密謀他日師令郝命清諭之曰我不了道而且性急請別尋師友二人相視而語曰我輩在心之事師能知之遂謝罪赤脚劉先生得疾一月不愈來乞早逝師振杖言曰汝向時有一年背道之愆世則以功準過陰理則功過各受其報前日之愆一年可準今既相遇一月亦

可也。劉因自誓而疾頓愈。泰和二年主濱州。醮正月中旬小雪初霽。古城壕水復冰。上現瓊葩玉樹。不啻千數。若珊瑚之狀尤多。又杏花約及二千。其小枝攢臥者殆不可勝計。觀之者皆曰。常人至誠。尙可動天地。感鬼神。況有道之士乎。有此感應也。宜矣。同知東京留守事劉昭毅定海軍節度使劉師魯致政之後。與師往來甚相得。三年正月二公請講。師弟禮師謝曰。公等皆當代名臣。深荷顧遇。吾將逝矣。不足爲公等友。輒示頌云。正到崢嶸處。何如拂袖歸。我今須繼踵。回首反希夷。二公覽之愴然。是月二十八日大師溜王請主醮。稟師所赴之期。師云。越八日。二月六日師羽化。乃八日也。師魯哭之以詩云。與君晚歲得相親。相對忘形略主賓。日望師來虛正寢。忽驚仙去泣同人。聞溪聲憶廣長舌。見山色思清靜身。從此誰爲林下客。靈虛寂寞鎖深春。時春秋五十有六。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生輔

化明德真人有太虛安閑仙集般陽大成大同神光至真語錄等集行于世

丘處機

師名處機字通密號長春子。登州栖霞人世爲顯姓。金熙宗大定六年師甫十九遞居崑崙山。七年聞重陽祖師於寧海全真庵。卽往師焉。重陽以詩贈之云。細密金麟戲碧流。能尋香餌會吞鈎。被予緩緩收綸線。拽入蓬萊永自由。其器重可見。八年春從祖師住煙霞。秋冬居文登。九年與丹陽長真長生從祖師遊梁。祖師日夕訓誘。比之餘人尤加切至。未幾祖師羽化。四人護喪葬之終南廬墓三年。各任所適。師居礪溪者六年。龍門七年。養真所受之於師者。或時作歌詩以形容之。由是聲名藉甚。因京兆統軍夾谷公禮請。遂復終南。載揚祖教。二十八年。世宗召入見問。以至道。師首陳延生保命之要。次及持盈守成之難。又

曰富貴驕淫。人情所常。當兢兢業業以自防。爾誠能久而行之。去仙道不遠。譎詭幻怪。非所聞也。上嘉納之。館於萬寧宮之西。以便咨訪。五月召見於長松島。七月復召見。師剖析至理。進瑤臺第一層曲。又應制五明。日賜上林桃。師不食茶果。十餘年。至是一啖之。因上賜也。八月得旨。還終南。賜錢十萬。辭不受。二十九年。世宗崩。道逢哀詔。挽之以詩。章宗明昌元年。東歸栖霞。大建琳宮。勅賜其額曰太虛。三年十月。芝陽醮。忽塵中數騎西來。衆驚以爲驛傳。俄頃塵數騎無音迹。三夜聖前之杯酒。醕者十餘。始悟塵中之騎神人也。五年九月。主醮於福山。方請聖聞。天關震響。北辰下紅霄燭。地可辯纖悉。泰和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栖霞。東海郡侯大安改元。作學仙記。二年作開天記。宣宗貞祐四年。師居登州。上命東平監軍王庭玉齎詔召師歸京。師曰。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則無敢違也。歲在己卯。

時金宣宗  
興定三年

南宋嘉定  
十二年

居萊州昊天觀時齊魯陷於宋秋八月宋遣使召師  
命大師彭義斌差宮衛行不起州牧以爲異師曰吾之出處非  
若輩所可知他日恐不能留耳是年五月元太祖聖武皇帝自  
奈蠻國遣侍臣劉仲祿請師其制略曰七載之中成大業六合  
之內爲一統是以南連蠻宋北接回紇東夏西戎悉稱臣佐任  
大守重懼有關政且夫剗舟剗楫將以濟江河也聘賢選佐將  
以安天下也朕踐祚以來勤心庶政三九之位未見其人伏聞  
先生體真履規博物洽聞探賾窮理道冲德著有古君子之遺  
風抱真上人之雅操今知猶隱山東舊境朕心仰懷無已山川  
懸闊有失躬迎之禮朕但避位側身齋戒沐浴選差近臣備輕  
素車不遠數千里謹邀先生暫屈仙步不以沙漠遠行爲念或  
憂民當世之務或恤朕保身之術令朕得親仙座惟先生將咳  
嗽之餘但授一言斯可矣八月仲祿抵燕聞師在萊州又得益

都安撫司吳燕、蔣元等願以二十騎從行。至益都，其帥張林助以驛騎。次維州，得清河尹公。十二月，送至東萊。傳所以宣召之旨，師慨然許行。庚辰正月間，弟子選可以從行者，得一十八人。二月，入燕，行省石抹公館於玉虛觀。仲祿先遣人馳奏，師亦奉表以聞。四月，作醮於太極宮。師登寶玄堂，傳戒有鶴自西北來，焚簡之際，一簡飛空，五鶴翔舞其上。明日，師北行道出居庸，遇羣盜皆稽顙以退。且曰：母驚師父。五月，至德興，寓龍陽觀。中元日，醮。午後傳戒，衆露坐，暑甚，須臾雲覆其上，狀若圓蓋。移時方散，觀中井水僅給百衆。至是，汲之不竭。八月，太傅移刺公請居宣德之朝元觀。公構聖殿及祖堂，欲畫其壁。時當十月，畫史以寒辭，師不許。曰：鄒律尙能回春，況聖賢有所扶持耶？畢工，果無沍寒之阻。是月進表者，曷刺迴有詔曰：勅真人丘師省所奏，應召而來者，惟師道逾三子德重。多方命臣奉厥玄纁，馳傳訪諸

滄海時與願適天不人違兩朝屢詔而弗行單使一邀而肯起  
謂朕天啓所以身歸不辭暴露於風霜自願跋涉於沙漬書章  
來上喜慰何言軍國之事非朕所期道德之心誠云可尙顧川  
途之雖闊瞻几杖之非遙爰答來章可明朕意秋暑師比安好  
遣書指不多及又勅仲祿無使真人飢且勞可扶持緩來其禮  
敬如此辛巳二月道友餞行於西郊至有擁馬首而泣者曰師  
去萬里外何時復舊瞻禮師曰三載歸矣五月朔抵陸局河日  
食之既七月至阿不罕山鎮海來謁言前有大山高峻廣澤沮  
陷不可以車留門弟子宋道安九人立栖霞觀率趙虛靜輩輕  
騎以行中秋日抵金山白骨甸皆云此地天氣陰黯魑魅魍魎  
爲祟過者必以血塗馬首厭之師笑曰道人家何憂此過之卒  
無所見抵陰山王官士庶道釋數百來見師因問其故俗乃曰  
景龍三年楊何爲大都護有德政惠及後人於今賴之十一月

至邪迷思于大城之北太師移刺國公及蒙古師等載酒以迎大設幃幄因駐車焉太師以回紇歎食復多盜賊恐變生不測師曰道人任運逍遙以度歲月白刃臨頭猶不足畏況盜賊未至而預憂乎且善惡兩途必不相害衆遂安冬居等端氏之新宮壬午三月上旬阿里鮮至自行宮宣諭仲祿鎮海曰惟汝二人護從真人來仍勅萬戶播魯只以甲士千人衛之過鐵門達于行在舍館定入見上勞之曰他國徵聘皆不應今遠逾萬里而來朕甚嘉焉對曰山野詔而起者天也咨訪焉上重其誠實設二帳於御臣之東以居之約四月十四日及期有山賊之報上欲親往改卜十月望吉師乞還舊館上曰再來不亦勞乎師曰兩旬可矣上又曰無護送者越三日命宣差楊阿狗督回紇酋長一千餘騎從行由他路迴五月達邪迷思干諸官迎師入館時重五日也師既還館館據北崖俯清流十餘丈溪水自雪



山來甚寒仲夏炎熱就軒風臥夜則寢屋顛之臺六月極暑浴溪中師之在絕域也自適如此其館中賓客甚少每以經書遊戲有詩云北出陰山萬里餘西過大食半年居遐荒鄙俗難論道靜室幽嚴且看書七月遣阿里鮮奉表詣行宮稟論道日期八月七日得上批答八日卽行太師相送數十里二十二日田鎮海來迎及行宮上遣鎮海問曰便欲見邪且少憩耶師曰入見是望旣見賜湏酪竟乃辭上曰師每日來就食可乎師曰山野修道之人惟愛靜處上令從便二十七日車駕北迴在路屢賜葡萄酒瓜茶等九月巔渡航橋而北師奏話期將至上召大師阿海其月旣望是夕上設庭燎虛前席以延之大師阿海里鮮入侍上問以至道師曰夫道生天育地日月星辰鬼神人物皆從道生人止知天大不知道之大也輕清者爲天天陽也屬火重濁者爲地地陰也屬水人居其中負陰而抱陽故學道

之人知修煉之術去奢屏欲固精守神惟煉乎陽是致陰消而陽全則昇乎天而爲仙如火之炎上也其愚昧者以酒爲漿以妄爲常恣情逐慾耗精損神是致陽衰而陰盛則沉於地而爲鬼如水之流下也修真者如轉石上山山愈高而進愈難跬步顛沛前功俱廢以其難爲舉世莫之爲也道人修真煉心一物不思如太虛止水水之風息也靜而清萬物照之燦然悉見水之風來也動而濁曷能鑑萬物乎本來真性靜如止水眼悅乎色耳好乎聲舌嗜乎味意著乎事此數者續來而疊舉若飄風之鼓浪也道人治心之初甚難歲久功深損之又損至於無爲道人一身爾治心猶難矧夫天子富有四海日覽萬機治心豈易哉但能節色欲減思慮亦獲天祐況復能全戒者乎古之人以立嗣而娶嗣立而戒欲則孔子四十而不惑孟子四十不動心蓋人生四十以上血氣漸衰陛下春秋已高宜修德保身以

介眉壽諭以服藥獨臥之理藥爲草精爲髓去髓添草譬如囊中貯金以金易鐵久之金盡囊之所存者鐵爾夫何益哉服藥者何以異此飲食居處珍玩貨財亦當依分不宜稍過四海之外所有國土誠衆奇珍異寶其產雖多然不如中原天垂經教治國治身之術爲之大備屢有異人成道昇天者山東河北天下美地多出良香美蔬魚鹽絲枲以給四方之用自古得之爲大所以歷代有國者惟重此地爾今盡爲陛下所有奈何兵火相繼流散未集宜選清幹官爲之規畫量免稅賦使軍國足布帛之用黔黎復蘇息之期一舉兩得茲亦祈福之一端爾苟授非其才不徒無益反爲害也初金國之得天下以創起東土中原人情尙未諳悉封劉豫於東平使經營八年然後取之亦開創之良策也山野微陳梗概其用之捨之惟在宸衷之斷而已上悅令左右書之於策此其大略也其詳見慶會錄翌日上問

以震雷事對曰山野聞國俗夏不浴於河不浣衣不造羶野有  
菑則禁其採畏天威也然非奉天之至道嘗聞三千之罪莫大  
於不孝今聞國俗於父母未知孝道帝宜教戒之上集太子諸  
王大臣諭以師前後之語且云天俾神仙爲朕言此汝輩各銘  
於心神仙之名始於此矣

西遊記云十月朔  
奏告乞還舊居

癸未二月七日因

入見而辭上曰少俟三五日前日道語有所未解者朕悟卽行  
上獵東山射一大豕馬蹠失馭豕傍立不敢前左右進馬遂罷  
獵師聞之入諫曰天道好生今聖壽已高宜少出獵墜馬天戒  
也豕不敢前天護之也上曰朕已深省以騎射少所習雖未能  
遽已神仙之言在我衷焉自是乃簡出三月七日又入辭制可  
而所賜備極豐腆皆辭之授尊重安慰之旨以寵其歸因命阿  
里鮮護師東行送者皆泣別至阿不罕山過栖霞觀至五月中  
師不食但飲湯而已衆諮之曰師奚疾師曰予疾非爾輩所可

測聖賢琢磨故爾是夕尹清和夢人謂之曰師之疾公輩勿憂至漢地當自愈六月晦抵豐州宣差俞公請止其家奉以湯藥輒飽食是後如故衆相謂曰清和之夢驗矣至雲中阿里鮮欲招諭山東請與清和行師曰天意未詳雖往何益阿里鮮再拜曰若國王臨以大軍生靈必遭殺戮師曰雖救之不得猶愈於坐視也從其請八月至宣德居州之朝元觀河朔州府王官將帥以書疏來請者若輻輳然師答云王室未寧道門先暢開度有緣恢弘無量郡方帥首志心歸向恨不化身分酬衆望甲申二月朔居縉山之秋陽觀燕京行省石抹成得不宣差便宜劉仲祿各持疏懇請住太極宮許之乃度居庸初師之出武川也衆請還期師曰三載歸至是如其言是月曷剌至自行在傳旨神仙至漢地凡朕所有之城其欲居者居之衆官咸曰師許太極矣請無他議是後道侶雲集玄教日興乃建八會曰平等曰

長春曰靈寶曰長生曰明真曰平安曰消災曰萬蓮求法名者  
 日益衆常以歌頌示之時復出遊故園瓊華之上從者五六人  
 宴坐松陰或自賦詩或相屬和夕陽在山澹然忘歸乙酉春師  
 折梨花一枝持賜寧玄居士張公去華公重其賜瓶以養之至  
 秋結實二十有四無異其樹之生者時以爲祥去華乃誠明之  
 父也師之寓意微矣哉延祥觀枯槐一株師以杖遶而擊之云  
 此槐生矣及今榮茂他槐莫及九月初宣撫王楫以熒惑犯尾  
 宿主燕境災將醺以禳之問所費師曰一物失所猶懷不忍況  
 閭境乎比年民苦徵役公私交困我當以常住物給之但令衆  
 官齋戒以俟行禮醺竟之夕宣撫喜而賀曰熒惑已退數舍我  
 輩無復憂矣師之德感何其速哉師曰予何德祈禱之事自古  
 有之但恐其不誠爾丙戌五月京師大旱行省請師主醺雨乃  
 足僉曰神仙雨也名公碩儒皆以詩賀丁亥五月復旱在京奉

道會衆請作醮師徐謂曰我方留意醮事公等亦建此議所謂好事不約而同也仍云一日爲祈雨醮二日爲賀雨醮三日中有雨是右醮家瑞應雨過三日非醮家雨也或曰天意匪易度師對衆出是語萬一失期能無招衆口之訾也師曰非爾所知也後皆如師言是月門人王志明至自秦州奉旨改太極宮爲長春瓊華島爲萬安宮仍賜以虎符凡道家事一委神仙處置六月師不出明日雷雨大作人報云太液之南岸崩裂水入東湖聲聞數十里黿鼉魚鼈盡去池遂枯涸北口山亦摧師初無言良久笑曰山摧池枯吾將與之俱乎七月四日師謂門人曰昔丹陽嘗授記於予云吾歿之後教門大興四方往往化爲道鄉道院皆勅賜名額又當住持大宮觀仍有使者佩符乘傳幹教門事此乃功成名遂歸休之時也丹陽之言一一皆驗吾歸無遺恨矣九日登寶玄堂留頌云生死朝昏事一般幻泡出沒

水長閑微光見處跳烏兔玄量閑時納海山揮斥八紘如咫尺  
吹噓萬有似機關狂辭落筆成塵垢寄在時人妄聽間書畢而  
逝春秋八十便宜劉仲祿揮涕而嘆曰真人入覲以來君臣道  
合離闕之後上意眷慕未嘗少忘今師既昇化速當聞奏自是  
四方赴喪者哀慟如喪其親戊子三月朔清和建議爲師構堂  
於白雲觀期以七月九日大葬六月霖雨皆慮有妨七月初廓  
然晴霽及啓棺容色如生觀者如堵三日藏仙蛻於堂異香芬  
馥者移時既寧神大雨宣撫王楫會葬自爲主盟親榜其堂曰  
處順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長春演道主教真人師之歌文  
有磻溪鳴道集行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二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王處一

師名處一、寧海東牟人、玉陽其號也、金熙宗皇統二年壬戌三月十八日、母周氏夜夢紅霞繞身、驚寤是日、乃生甫七歲、嘗氣絕仆地、移時方蘇、母驚問曰、汝何爲而若是、曰、但知熟寐、不知其他、師因悟生死之理、一日偶至山中、遇一老人坐大石、謂之曰、子異日揚名帝闕、爲道教宗主、遂摩頂令去、又嘗聞空中人問云、汝識我否、對曰、未識也、曰、我玄庭宮主也、是後狂歌謾舞、冬寒跣足、單衣顏色不變、忽作頌、自歌云、爭甚名競、甚利不如、聞早修心地、自家修證、自前程、自家不作爲、羣類弱冠、或告以婚事、笑而不應、世宗大定八年、師在文登牛仙山庵居、人告以

祖師至卽詣全真庵請爲門弟子祖師知其爲玄門大器遂從其請二月晦從祖師至岷嶮煙霞洞乃授以正法及今名其母拜祖師亦願學道師知其貞潔以德清名之號玄靖散人九年四月師在鐵查山祖師與丹陽輩數人自文登將歸寧海取道龍泉時日方熾祖師執傘而行丹陽輩從之其傘忽騰空而去自辰及晡墮於師庵之前龍泉距查山幾二百里柄內得今號又曰傘陽子此字祖師撰之也暨有七人之名師在馬譚劉丘之次故祖師有云傘竹通爲七箇人以應金蓮之七數也又云結竹金丹出頂上五光射透彩雲棚九月祖師西邁師隱於雲光洞常臨危崖翹足駐立不移者數日人以鐵脚仙人目之師九年煅煉心地開明是後數往來於齊魯間二十二年秋居寧海丹陽真人來自關中同宿於金蓮堂從容謂師曰重陽祖師不遠數千里提挈吾儕吾儕殊無以報不愧於心歟且得道之

士苟利其身功不及物恐非弘濟之旨誠欲光昭先師之德莫若彰玄應而福生靈公今抱道藏器而獨善其身無乃不可乎師曰且道無同異緣有行否先生道備一身德光四海使天下之人望風而敬服者無他是道興而緣行也今貧子緣之未行姑猖狂以混世耳丹陽然之二十七年世宗徵赴闕凡所應對大副宸衷館於天長觀者久之上聞有以鵠酒害師者遣使詢其酒之所自來雖至再三終不之告但託疾而已上聞益深嘉歎乞還山侍親從之二十八年二月復詔至闕建修真觀賜金書篆額俾居焉二月主萬春節醮事八月得旨歸仍賜金帛鉅萬辭不受十二月上弗豫遣使召師師謂使者曰何來之晚恐不及重覩聖顏矣明年春逢哀詔於涿郡固辭東還章宗承安二年七月徵見於便殿問以養生之道師以無爲清靜少私寡慾爲對又問性命之理師言內丹之說以心運氣是皆無爲自

然幹旋造化玄元至道不爲而成者也上曰非朕所得而議乃問以治國及邊境事所對莫不允合上心又謂曰先生凡有所問而必知之何也師曰偶然爾上曰毋讓朕願聞之師曰鏡明猶能鑒萬物而況天地之鑒無幽不燭何物可得而逃所謂天地之鑒自己靈明之妙也上嘆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嗜慾將至其兆必先生之謂也明年春奏母氏壽垂九袞乞還侍養上賜觀額及體玄大師號物禮甚厚三年癸亥上命亳州太清宮兩主普天醮事具戒度爲道士者千餘人得遇師之降日門人畢集師之母曰我今年耄如何得歸師言壽期或在今秋之七月也母因有不貪生不懼死之語及期得疾師乃速營葬事凡二十有五而逝逝之日人皆聞異香馥郁筵紘清雅移時方止北京按察使前參政李朮魯公久佩師旨訓名尊道凡與師遇或預言雨降之期或告以後會之處歷歷皆應一日詣聖

水致懇而言曰尊道於神仙但聞其名自遇師之後凡仲祈禱必垂嘉應行止會遇示以預知深愧塵凡不能從雲水之游事與願違徒增悵然也七年元妃施道經一藏驛送聖水玉虛觀觀之水洞前有大石斜出數丈俯其下過者懼懾一日集衆謂之曰大石今宜去之鎚鑿具舉攻之數日師問云幾何對曰百分之一爾師笑曰汝等安能去此遂躬詣其傍運鎚三擊聲若雷霆響震崑谷其石乃墮見者莫不悚然貞祐四年文登令溫迪罕龜壽迎師歸縣之天寶觀明年四月二十三日師語門人曰羣仙已約我矣言訖沐浴冠帶焚香朝禮十方乃辭世師之歌詩有雲光集行于世大元至元六年己巳正月褒贈玉陽體玄廣度真人先是明昌改元重五日萊陽縣劉植以無嗣告師曰公富而好禮未應絕也然吾稟之上蒼六月望日詣其居而植爲置具師曰特來送嗣豈可以常酒相待耶庫之西北所封

者妙醞也植徃索之得漿酒一器師曰不惟此酒嗣亦如之索紙書一頌後批四四應真四字明年四月十有四日而生子乞名師曰已與之矣植良久曰四四則人所共知應真二字是其名否師曰是日純陽降世非應真乎遂名之至於叱遲金愈歷年之疾爲潘信起兇徒之死臥凍雪於趙實之門復鳴雞於羗旻之架冬單衣而奕棋瓶無底而貯酒傳道則有山鳴谷吼之應書符則有鬼怪潛出之靈此類甚多是皆師應世之迹具載別記茲不備錄焉

郝大通

師名大通字太古寧海人廣寧其號也金熙宗天眷三年正月初三日生世爲宦族郝朝列之從弟少孤事母甚孝嘗夢神人示以周易祕義由是洞曉陰陽律歷卜筮之術厭紛華而樂淡薄隱德於卜筮中世宗大定七年祖師至寧海見其資稟高古

所習不凡遂以背坐之機感發之翌日晚於朝元觀付以二詞  
言下領悟如走萬里迷途一呼知返蓋其根本知覺分上夙有  
薰染之力故耳既接言論其相與固結日深一日八年三月從  
祖師至崑崙煙霞洞請列門弟中而求法焉祖師乃名之曰璘  
道號恬然子仍以弊衲去其袖畀之曰勿患無袖汝當自成蓋  
傳法之意也今之名號自言遊鳳翔路中偶得之師在文登常  
攜瓦罐乞食經半載誤觸之碎祖師別賜之題頌於其上云撲  
碎真灰罐却得害風觀真待悟殘餘有箇人人喚九年秋馬譚  
劉丘四師從祖師西去留師與玉陽居查山後玉陽以師不立  
苦志忠告而勸激之師遂西訪四師四師方廬於祖師墓喪禮  
終師欲與同處聞譚長真激以隨人脚跟轉之語明日遂行至  
岐山遇神人復授以易之大義十五年坐於沃州橋下而不語  
常爲小兒輩戲累磚石爲塔於頂囑以勿壞頭竟不側河水泛

溢而不動而亦不傷如是者六年其所守蓋如此真定少尹郭長倩過之下車致拜禮所贈甚厚覬師一顧終不能得嗟異而去二十二年居真定每陞堂講演遠近來聽者常數百人有問答歌詩周易參同演說圖象總三萬餘言目曰太古集後至咸平與高士王繪賢佐遊賢佐相從亦常十數人占筮之應十得八九師則無不應者由是賢佐輩皆神之請當師席而受其祕義賢佐因之名動闕庭師嘗欲作易圖遽然索筆其徒范圓曦以粥熟告師曰速持來我方得意筆入手一朝揮三十圖至於天長預告侯子真之火恩州夜入王鎮國之夢人之休咎道之行否兵革所臨之期凡有言之於其前莫不驗之於其後史館張邦直子中所謂警動人之耳目其徒往往能道之故不著云東海郡侯崇慶元年十二月三十日仙蛻於寧海先天觀春秋七十有三前此三年令預修葬事及期果然大元至元六年已



已正月褒贈廣寧通玄太古真人云

和德瑾

玉蟾子姓和名德瑾秦州甘泉人嘗爲州吏未嘗取非義財日與一道者談玄笑飲後道者臂梟而來曰此禽怪哉眼大而不識人玉蟾子不悟其旨忽道者以惡疾而殂玉蟾子備禮葬之不數旬有老嫗踵門而謁曰昔亡道者吾子也奈老無依何玉蟾子贈之金帛嫗曰但得發壙一視吾子誠無憾矣玉蟾子率隣里與嫗發壙開棺失屍所在惟存贈嫗金帛迴視嫗亦失焉由是感悟棄家入山後遇至人得九還金液之妙游終南山行其所傳日益精進以至冲和周密妙用通神逮重陽王君遇真遂結爲仙林之友莫知所終

李靈陽

靈陽子姓李名字俱不聞京兆人也爲人沈默寡慾學問該博

而樂仙道遇道者授神仙抱一符火大丹之訣頓拋塵俗朝修暮煉積之歲年至乎大妙與玉蟾重陽二子爲終南林泉之友嘗謂重陽子曰子他日道化九圍教行四海非吾輩之可及金世宗太定己丑重陽攜四真人入汴有詩寄云和公與李公首先一志三人同逮重陽登真丹陽挈丘劉譚三子來謁一日二君預留錢於終南食肆曰今日有仙客丘劉譚馬者至則待之四師至食人道姓以邀之丹陽笑曰公何知予等姓氏曰和李二仙君預有付囑故知之時二君泊太平宮四子食畢就宮參謁自此真門之下咸以師叔稱之

皇甫坦

先生諱坦字履道皇甫其氏也其世代地里莫詳或云嘗居臨淄及瑕丘得三避五假之術後遯迹於蜀之峨嵋一夕行風雪中忽聞人呼曰子有道氣吾當度子先生一顧見一道人臥茅

簷下令先生與之抵足而睡覺暖氣自足而達浹身徹頂如在春風和氣中比曉其人振衣拂袖而去先生詢其姓字但云他日來靈泉相尋先生後往靈泉觀求之見唐隱士朱桃椎畫象蜀人稱妙通真人方知所遇乃朱真人也先生一日與一道人偕行復遇妙通於途授以冬瓜一截葱數莖曰前去伺我城中酒肆如其言而往抵暮及關視瓜輒爲人首而葱則髮也水所霑衣皆血痕關吏執之併錄其同行者先生獨以身任咎初不辯所從來遲明將以解府瓜葱如故衣血亦亡官吏對異慰諭而遣之出則妙通已伺於戶外笑曰子真可教也乃烹瓜對酌遂授以虛坎實離之旨復引泛舟舉杖擊水以示波平復擊如是數次顧曰會麼先生唯唯而已遂轉內外二丹之訣自是隨在修持寒暑誼寂不問平居多宴坐而不寐兩足外踝皆平偃一日見頂門有珠光燄因歌曰山頭紅日出藥苗新欲將心事

付瑤琴知音少絃斷有誰聽識者以爲丹成之驗方周遊海內  
救人利物以積功行宋高宗紹興二十七年顯仁皇太后得目  
疾國醫不能療忽夢黃衣道人長髯廣耳太后問能醫眼否曰  
能太后曰若醫得我眼明卽是我師父也覺而異之以語高宗  
皇帝有詔物色之時先生南遊自稱眼醫臨安守張侂見畫象  
以先生惟肖遣人求得於建康遂以名聞召對便殿問何以治  
身先生對曰臣之治身猶陛下之治天下也心無爲則身安帝  
王無爲則天下治上善其言卽白太后明日宣入與俱至慈寧  
殿先生敬爲皇太后噓呵布氣良久翳開目明認見先生喜曰  
眞昨夢中所見師父也由是宮中皆呼先生爲師父仙詔位有  
甄娘娘病蹙累年踊而後能步太后命先生亦爲布氣卽釋踊  
而行及將還山留一扇於禁中曰有發寒熱者以此扇之當差  
未幾宮中多患瘧用之皆驗陛辭之日兩宮賜賚甚厚先生止

受香茶衣服而已上亦高之因其行命齋御香致禱于青城山  
丈人觀訖事還詣安靜觀焚香卽妙通之舊隱也遂奏請重新  
觀宇且贊其像曰靈泉真人兩蜀鍾秀馬溪道成茅茨賦就歷  
世救物示迹不有惟我知師再拜稽首明年迴至忠州仙都觀  
平都山巔有巨柏雷震枯死二十年矣先生呵氣祝之不逾月  
枝葉再榮王從道記其事刊于石繼而上遣使賜手詔慰勞且  
召之曰先生清標孤映寄迹物外粃糠塵俗嘯詠煙霞信可樂  
也去秋爲別俯仰周歲興懷晤言馳神緬邈計青城會友於元  
覽白雲遂無心於帝鄉也秋涼甚邇不知何日可相見願早踐  
言則騎氣御風泠然無難行且湘雲橫素桂子吹香燕館超然  
下風問道虛懷結想久矣專此爲問殘暑在序益保清虛先生  
得詔卽行比至賜紫衫皂衫絲履令閣門引見從容問長生久  
視之道先生對以清虛寡慾爲先先損諸欲莫令放逸丹經萬

卷不如守一上嘉嘆久之曰真人也由是傳聞中外競以真人稱之他日又問先生對曰仙人道士非有靈積精累氣以成真深契聖意嘉嘆再三曰此其所以爲真人也因書其語于扇以賜仍寫道德黃庭陰符經賜焉時姑蘇散道僧亦聞道之士召至先生已在座初不相識道僧入長揖萬乘而見先生卽拜賜坐辭問其故曰仙階有高下真人在上我不敢坐強之乃坐于地後先生乞還山上留過郊祀時久雨上以爲慮問於先生以必晴對及將宿青城復遣問焉先生進詩曰夜靜天中星歷歷曉來壇上月娟娟皇圖鞏固中興業帝祚遐昌億萬年至夜果晴上命爲先生設幕次嘉會門賜香燭飲食以御前金器排辦駕迴先生起居太上式車顧而微笑卽日宣押賜宴先生因賦每蒙天一笑遂與物爲春之詩上大嘉尋復乞還山上固留不可乃命築庵廬阜以便於宣召又繪先生像御題其上爲皇甫

真人像而贊之曰皇甫高士眉宇列仙以道興世孰計其年閑雲在空孤鶴行天掀髯一笑同乎自然封以錦囊命內侍省都知張某去爲持示先生復攜入留禁中後移置於德壽宮道院太后賜金爲建庵費先生提所著道袂辭曰只此便是臣庵無所事金卒不受太后乃命幹辦御藥院董仲永袖金潛置於先生臥榻而去啓行見之卽封付臨安府繳納比至廬山太后復遣幕士仰立齋金就賜先生復固辭尋降付江州令鬻錢以給先生不得已而乃用太后旨意建普天大醮二壇祈福皇帝仍普及生靈復以餘錢繳納太后不許卽命兩府曹勛白雲處士鄺守寧以其錢仍益金爲先生置兩莊于山之南北北曰銅盤南曰丹桂收歲入以接待雲水之士先生始遂築庵于蓮華洞撥雲游之士而居焉孝宗皇帝隆興元年太上皇御札詔先生曰自退處別宮日以頤神養志爲事思見風采款親道話幸早

命駕少同閑適專信奉迓用仲至懷既至宣見於康壽殿乃命館于西湖顯應觀西齋堂以兩府曹勛館伴宣對錫宴至數次後先生遊天台康壽殿產靈芝復遣兩府傳宣撫問賜沉香二百兩併以畫芝草扇親書御贊于上賜之乾道改元初方遊武當上皇遣德壽宮使臣陳球宣召追及於襄陽繼命兩府曹勛迎勞於道乾道二年二月至行在所復命館伴於顯應觀明日卽宣入賜宴又明日幸其館命登御舟泛湖游園後屢侍燕間談修真之旨遂賜御書靈寶度人經壽聖皇后書清靜妙經孝宗初登位嘗傳旨宣問先生迴奏凡百言大略請審刑德割嗜慾推衛生之理以爲治至是引對內殿賜曲燕宣勸至數十爵仍賜內府香茶乾道三年上皇元命之歲欲致禱于瀟山及廬阜青城謂先生精誠足以感格卽命捧兩宮御香以御舟津送至九江逮至青城焚香始祝黃龍爲見初欽宗靖康之難兩府



曹勛自燕京持徽廟御札迴至黃河無舟夜遇先生於河濱東  
葦筏與俱渡至岸僵且死先生然葦以燎之良久乃蘇問姓名  
不告曰朱真人以公爲安社稷計故令我來渡公後三十年當  
見公於錢塘言訖而別及先生應召與之相會語及舊約兩府  
追記風貌感泣下拜待以師禮其贈先生詞有云自嘆孤身早  
歲黃河渡口蒙情蓋序前事也上皇知之故每有宣問迎勞館  
伴必屬之先生建閣寶藏所賜御書上皇賜名詔興煥文之閣  
亦命兩府書榜先是廬阜庵成道流聚食日衆而汲水於澗以  
爲苦先生一旦荷鍾引人廝庵側之地不一二尺有泉湧出石  
隙間清冽而甘亢旱不涸及赴召上皇偶詢山居之事因以奏  
聞壽聖皇后在坐曰先生在處必有神物護持也上皇卽命爲  
神泉御書二字以賜乾道九年復賜御書清虛之庵四字爲門  
額仍歲賜勅牒度道士以奉香火先生前後四赴召命自上皇

退居德壽恩眷益加每至宴勞外賜上尊珍膳無虛日先生再還自青城掃迹朝市惟德壽宮歲時遺問不絕屢遣中使至山宣喚皆力辭不赴淳熙五年秋忽言我將遠適不可不辭太上皇治裝欲如行在所中輟不行九月二十三日遂口授詞旨令門人作遺奏以進凡士夫道釋與厚善者亦具辭書明日晨興沐浴更新衣至日中陞堂集衆焚香取御書并宣賜衣物付弟子輩曰我將遊乎無何有之鄉此太上皇所賜當留以鎮名山汝等向後接續住持代相傳授寶而藏之毋違吾訓又曰道不負人大家努力珍重珍重語已拱手垂足坐于繩床而化三日不斂不倚容色紅瑩髭髮如漆入龕身猶柔暖於是弟子曹彌深謝守灝等與其徒二十有四人以十二月壬辰奉遺蛻藏于庵側之左隴從遺訓也初治壙得白蟾於數仞之下五色土中又得古斷碑有冷翠凌舟四字將窆之夕天燈下燭比曉方沒

會葬者二千餘人及發紼有仙鶴隨之盤旋其上窆已乃去

### 羅晏

羅赤脚名晏閬中人少時遇異人攜以出歸而有所悟解宋徽宗宣和中或言於朝賜封靜應處士張魏公宣撫陝蜀延致軍中金虜攻擾鳳關精銳迭出大將吳玠禦之殺傷相當猶堅持不去公以爲憂羅曰相公勿恐明日虜遁矣有不如不然晏當伏斧鉞以受誤軍之罪明日果引去公始敬異之連奏號太和冲夷先生好游漢州每至必館於王志行朝奉家王氏傳三世見之矣其事志行夫婦禮甚敬曰吾前身父母也高宗紹興六年丙辰蜀大饑志行買妾於流民中姿貌甚麗羅見而駭曰此人安得在公家留之稍久得禍將不細當爲除之命煮水數斗取竈下灰一籃喚妾前以巾蒙其首而注湯於灰上煙氣勃勃然妾卽仆地蓋枯骨一具也羅曰渠來時經女僧否今安在曰在

某處亟呼之俟且至則又以巾蒙枯骨復爲人形舉止姿態與初時不異遂付與僧而取其值志行從弟志舉登第歸羅見之他所授以書一卷緘其外戒曰還家逢不如意事則啓之及家三日而聞母訃試發書乃畫一官人綠袍騎馬前列賀客最後輿一柩凶服者隨之哭廣都龍華寺宇文氏功德院也羅與主僧坐勿起曰房令人來僧驚問何在曰入祠堂矣僧謂其怪誕明日宇文時中信至其妻房氏正以前一日死嘗往揚州鎮館於陳氏夜如廁奔而還曰異事異事適四白衣人踰墻垣入圃中陳氏皆懼羅曰無預君事明晨當知之及旦圃人告羊生四子紹興三十年在鹽亭得疾寓訊如溫江求迎於李芝提刑家李遣數僕來羅病良愈卽上道行戒其僕曰自此而左惟金堂路近且易行然吾不欲往願從廣漢或他塗以西幸無誤僕諾退而背其言乃抵古城鎮及溫江而卒蜀人以爲年一百七八

十歲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三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薩守堅

薩眞人名守堅南華人也一云西河人自稱汾陽薩客少有濟人利物之心嘗學醫誤用藥殺人遂棄醫聞江南三十代天師虛靜先生及林王二侍宸道法之高欲求學法出蜀至陝行囊已盡方坐石悶忽見三道人來薩問此去信州遠近道人問所欲薩云欲訪虛靜天師參學道法道人曰天師羽化矣薩方悵恨一道人云今天師道法亦高吾與之有舊當爲作字可往訪之吾有一法相授日間可以自給遂授以呪棗之術曰呪一棗可取七文一日但呪十棗得七十文則有一日之資矣一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與之椶扇一柄曰有病者則搨之卽愈一

道人云吾亦有一法相授乃雷法也薩拜而受之用之皆驗一日凡呪百餘棗止取七十文爲日用餘者復以濟貧及到信州見天師投信舉家慟哭乃三十代天師親筆也信中言吾與林侍宸王侍宸遇薩某各以一法授之矣可授以未盡之文薩由是道法大顯嘗寓某處城隍廟數日太守夢城隍告之曰薩先生數日寓此令我起處不安幸爲我善遣之太守至廟遂薩使去薩行數十里遇人舁豕往廟酬願薩以少香附之曰去酬願畢爲置爐焚之其人如誠迅雷一聲火焚其廟更不延燒民居越三年薩至某渡無操舟者舉篙自渡置三文錢於舟中以償渡金因掬水沅手見一人鐵冠紅袍手執玉斧立於水中薩訶之曰汝乃何人速見形其人立於側曰我王善卽某州城隍也昨真官焚我廟我家三百餘口無依我實無罪訴于上帝帝賜玉斧令我相隨遇真官有犯天律令得便宜施行後奏我隨真



官三年並無犯律者今日渡舟真官乃置錢舟中則真官無可報之時矣今願爲部將奉行法旨薩曰更相從三年亦只如是薩遂奏玉帝擢爲部將每有行持報應若響嘗有詩云道法於身不等閑尋思戒行徹心寒千年鐵樹開花易一日酆都出世難又詩云言清行濁休談道不顧天條法謾行但依本分安神氣何慮仙都不掛名真人得道後遊閩中一日端坐而化

### 趙麻衣

趙麻衣不知何許人也唐僖宗時黃巢盜起麻衣避於終南山見道人數十居山間麻衣無所得食願爲傭役由是有所遇而得道宋高宗建炎初始來遊青城山久之乃入成都玉局化以籐條爲屋而居常服麻縷百結之衣人因號爲麻衣形臞如槁木而骨不露神采湛然晝出見凡草木之立者行掇之暮歸則掇橫於道人莫究其意亦不見其有所飲食也人有具酒茗邀

之或不顧或爲留以飲餘者授人人飲之覺芬冽異常麻衣時  
時言及五代及本朝事亶亶有條理或窮詰之則於廢上取圓  
覺經示之曰盡在是矣達官貴人招之未嘗往也或云五代嘗  
爲兵已而免去帖尙存平生黧黑一旦跌坐而化尺宅肢體潔  
白如玉然

劉居中

劉居中京師人少時隱於嵩山居山巔最深處曰控鶴庵初與  
兩人同處率一兩月輒下山覓糧登陟極艱苦往往躋攀葛藟  
窮日力而至兩人不堪其苦皆舍去獨劉居之自若凡二十年  
遭亂南來宋高宗紹興間嘗召入宮賜沖靜處士後廬於豫章  
之東湖每爲人言昔日事云嵩山峻極處有平地可爲田者百  
畝別有小山巖岫之屬常時雲雨只在半山間大蜥蜴數百皆  
長三四尺人以食就手飼之撫摩其體膩如脂一日聚繞盎邊

各就取水纔入口卽吐出已圓結如彈丸積之于側俄頃間纍  
纍滿地忽震雷一聲起彈丸皆失去明日山下人來言昨正午  
雨雹大作乃知蜥蜴所爲者此也又聞石壁間老人讀書聲逼  
而聽之寂然既退復爾其後石壁摧得異書甚多陰陽方技修  
真黃白之學無所不有既下山獨取其首尾全者數篇餘悉焚  
之又嘗聞異香滿室經日乃散不知所從來也劉生於神宗元  
豐七年甲子百餘歲矣不知所終

### 譙定

譙先生名定字天授涪州樂溫縣玉溪人深於易學隱青城大  
面山中得道宋高宗建炎初以經行召至揚州欲留之講筵不  
可拜通直郎直祕閣致仕今百數十餘歲巢居險絕人不能到  
而先生數年輒一出至山前人有見之者

### 姚平仲

隱青城大面山姚平仲字希晏宋欽宗靖康初在圍城中夜將死士攻敵營不利騎駿騾逸去高宗建炎初所在揭榜以觀察使召之竟不出孝宗淳熙甲午乙未間乃有人見之於青城山丈人觀道院年近九十髭髯長委地喜作草書蓋已得成仙云

崔羽

先生姓崔名羽唐州人少隸京師班直休官樂道自號紫霞宋高宗紹興間遊羅浮已老矣初不自言其年朱顏方瞳舉心林野性喜酒人具饌邀之飲則醉醉則歌然歌中所言休咎皆驗後居東莞數年一夕命道流設醺于上清觀禮畢命酌西室酬酢笑語若對客者人問之曰鍾呂陳三先生會于此既徹爵奄然端坐而逝縣人共迎置于紫霞亭焚之有蝴蝶徑尺自烈焰中騰空而去是日鄉人有識之者於榴花渡見其東歸蓋歸羅浮也

劉浩然

宋高宗紹興中虞允文侍其父漕潼川父病允文齋戒浹日命道人劉浩然奏章請命劉亦素以精懋著名自子夜登壇遲明方興言曰適之帝所見几上書章內兩句云乞減臣之年增父之筭帝指示曰虞允文至孝可與執政已而其父竟卒後有十八年允文果然參大政以符其言

段瓌

段瓌字德瑱袁州萬載人略知書天性淳謹未嘗忤物然遇不平事則奮臂而前宋高宗建炎間寇盜充斥段氏族屬四十口皆爲所剽瓌挺身持金帛往贖賊嘆其重義皆付之使歸紹興五年東南處處大旱斗米過千錢瓌盡發宿藏止取常值又爲粥以食饑者賴活者不可勝計後忽厭人事結庵於嚴田之山中壁間多書坦蕩二字一旦召會親舊與叙訣曰不久天帝召

我人不以爲然經數日陞樓鳴鐘欻然淩雲而去鄉人走視所居惟弊衣履存衆欲以其事上於朝而邑官不樂者止之遂已

饒廷直

饒廷直字朝弼建昌南城人第進士豪俊有氣節宋高宗紹興七年以事過武昌有所遇自是不邇妻妾條然端居如林下道人自作詩紀其事云丁巳中秋夜半偶遊黃鶴樓忽遇異人授以祕訣所恨尙牽世故未能從事於斯也因作詩以識之其辭曰黃鶴樓前秋月寒樓前江闊煙漫漫夜深雲散萬籟息獨對清影凭闌干一聲長嘯肅天宇知是餐霞御風侶多生曾結香火緣邂逅相逢竟相語條然洗盡朝市忙直疑身在無何鄉迴看往事一破甌下視舉世俱亡羊嗟予局促猶軒冕知是盧敖游未遠他年有約願追隨共看蓬萊水清淺後二年歲在庚申朝廷復江南以爲鄧州通判金人叛盟鄧城陷死之後載其柩

還鄉昇者覺甚輕然無敢發驗者人以爲尸解仙去云

### 蘇庠

丹陽蘇養直名庠居後湖暮年徙潤州太湖馬迹山宋高宗紹興十四年甲子十一月中病酒困臥所使村童徐行者持謁扣床曰有客稱江宣贊欲求見視其謁云惠州羅浮山水簾洞長生道人江觀潮兩畔各寫詩一句曰富貴易逢日月短此中難遇是長生蘇悅其語強起延之客曰羅浮黃真人黃真人爲惠州太守時以君不欲世間聲利姓名已書仙籍命我持丹授君蘇時年八十矣應之曰庠平生未識真人又形骸已壞何以丹爲哉客曰此非五金八石之比蓋真人真氣所化也服之無嫌蘇視客衣服侈麗類貴游而言辭鄙俗無蘊藉甚惡之冀速去曰雖然終不願得也老病缺於承迎當令兒曹奉陪客曰我專爲君來君不欲丹當復持以歸但路絕遠願借一宿明日晴

卽去不然須少留也不獲已命館於松菊墅時天久晴五更大雨作蘇憶昨日語頗悔亟邀致具酒未及飲蘇曰丹可見否客喜便於腰間篋中取授蘇連云且延一紀藥僅如豆大黃紫色亦不作丸劑客曰困篤則服之方可見効凡身有疾但敬想丹力所行至卽愈餌此者當飛昇度世若情欲未畢故自延一紀壽壽終亦爲仙官矣酒數行適旣僕牽驢過前客曰此驢昔嘗爲人叱令笑驢卽笑又求青箬笠中鹽以飼之祝曰復爲人去再叱令笑又笑坐皆驚異又諭蘇畫真人像蘇曰其狀何如曰一神仙中人服黃道衣繫皂條著琴鞋持水晶數珠掛玉瓢於右帶嘗有遇之於羅浮鐵橋懸崖雲霧間服佩正如此遂別去約五年復來來時君異於今日矣蘇以丹并刺字置笥中歲未盡五日忽大病至除夕氣絕家人以頂暖不忍殮及明諸子記前事發笥視之藥故在取投口中卽能起洒然若無疾飲啗自



如再令拾刺字并丹貼欲燒末飲之不復見後數日長子如京口以客言命圖黃像像成儼然江君也始悟江卽黃君云蘇雖髮如霜自是其半再黑初高宗建炎中喪右目瞳子至此瞭然吳興陶安世聞其名往訪之得其所遭本末如此後二十年作書與薌林向伯共云吾可中聞異音羅浮仙人期以數年相見應盡便盡餘不復較十二月往茅山別諸道友元日聚族歡飲達旦披衣曳杖出門曰黃真人至矣其行如馳婢僕驚奔僅能挽衣襟已立化未卒之前洪慶善嘗以書求其近詩答云頃得方士神藥奪命鬼手中服食以來識詩結字無復餘習慶善叙其詩文實載此語陶安世作記甚備焉

### 馮觀國

馮觀國邵武人幼敏悟讀書旣冠意若有所厭卽棄鄉里遊方外遇異人得導引內丹之法凡天文地理性命禍福之妙不學

而精乃晦名氏自稱無町畦道人寓宜春二年挾術自養所言人吉凶及陰陽變化盡驗或有誚其醉飲狂怪者觀國不與較以詩謝云踏徧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笑頭陀叟道不相侔風馬牛又述懷詩云落魄塵懷觸處然深藏妙用散神仙筆端間作龍蛇走壺裏長挑日月懸謾假人倫來混世只將酒盞度流年潛修功行歸何處笑指瀛洲返洞天餘詩尙多皆脫塵離俗人亦多莫能曉也有瑞州上高縣麻塘李宣卿者一夕約束門僕黃卷曰明日要五更早起看門外有何動靜來報僕唯諾而去次早凌晨開門見門外凳上有一醉道人熟睡喚之不應遂通報宅堂宣卿尋令扶起請入書院少歇令左右供給盥漱畢卽請相見問其姓名來自何方並不答但再索酒急進巨觥不計其數又告饑覓飯愈食愈不言飽時宣卿故妻唐氏新葬作庵已就而未有住庵者因領道人看庵道人卽

欣然肯住遂給米炭等送之入庵越三日往視則所給米炭略不曾動元送火種數塊亦如故問何故曰前日喫已飽矣但夜寒覓紙衾復與之又一日入庵則見所與紙衾已裂爲四以青茆縛於床四脚又問何故答曰寒從下上後因酒間忽作詩曰南北東西總是家自知身命屬煙霞只因貪戀一盃酒誤却碧桃千樹花人雖見其詩不凡然時弄小術如今之撮藥者又常喜顛酒未免以等閑待之久之但聞姓馮故衆呼之曰馮顛道宣卿諸子一日入庵拜掃竟不見道人何在但見墳塋中霞光徧地舉頭望之只見道人坐于樹杪仰面向天吐氣而下尋卽光燦或謂其能吸太陽精也住庵凡十八年多與宣卿諸子歡笑戲狎或出言無狀或就席顛倒矢溺不禁似此可厭者諸子頗惡之一夕有倡女佐樽諸子飲方樂道人突入席間少醉所爲及亂席散諸子戲舉倡女所攜之婢配之鎖二人置樓上翼

早啓視則無道人矣惟婢云鑰門之後滿樓之熱如火不容近其身夜半稍涼聞虛空樂作近五更棟間簌簌有聲言訖諸子就怪所爲舉目視梁間則有字題其棟云水非溝壑龍方臥木是梧桐鳳始栖莫道男兒無去路碧霄雲外有仙梯翌早元僕黃卷在袁州遇道人于市云夜來衆官人取笑太惡五更我已過此就寄聲云後會要相見可來宜春臺下相探是日午時滿城閤傳臺下有道人坐化黃卷往視之卽馮顛道也遂歸報其主宋高宗紹興三十二年三月十四日也先是道人遍往辭知舊且寄詩言別至日端坐作頌而逝頌云平生無町畦任真但落魄爛醉是生涯天地爲棺槨其時儀真李觀民爲袁州太守乃其舅氏方認得是其甥本姓馮名觀國年十八領薦往赴省後竟不歸於此方見遂命塑其身於城東之治平宮宣卿有子名德謙者往視之撫其背云道人何不分曉一別而去忽迴頭

相顧至今塑像猶左顧也其師王蒙道人其侶方七道人往來詩詞甚多

### 趙縮手

趙縮手者不知其名本普州士人也少年時父母與錢令買書于成都及半途有方外之遇遂棄家出遊至宋高宗紹興末蓋百餘歲矣喜來彭漢間行則縮兩手於胸前以是得名人延之食不以多寡輒盡飲酒自一杯至百杯皆不辭或終日不飲食亦怡然自樂嘗於醉中言文潞公入蜀中歷歷有本末他日復詢之曰不知也黃仲秉家寫其真事之成都人房偉爲贊云養氣近術談道近禪被褐懷玉其樂也天欲去卽云欲住卽住縮手袖間孰測其故趙見而笑曰養氣安得謂之術禪與道一也安有二我縮手於胸非袖間也取筆續曰似驢無背似牛無角文殊普賢摸索不著又自贊曰紅塵白雲堆裏好箇道人活計

無事東行西行有時半醒半醉相逢大笑一場不是胡歌虜涕  
除非同道方知同道世間有幾綿竹人袁仲舉久病起遇趙過  
門邀入飲以酒問曰吾疾狀如此先生將奈何趙不答但歌詞  
一闕云我有屋三間柱用八山週迴四壁海遮闌萬象森羅爲  
斗拱瓦蓋青天無漏得多年結就因緣修成功行滿三千降得  
火龍伏得虎陸地神仙云此呂洞賓所作也吾亦有一篇又歌  
曰損屋一間兒好與支持休教風雨等閑欺覓箇帶修安穩路  
莫遣人知休更著便宜下手知時要知險裏却防危透得玄關  
歸去路方步雲梯歌罷滿飲數杯無言而去仲秉正與偕行徐  
問其故曰觀吾詞意可見矣後旬日袁死什邡縣風俗每以正  
月作衛真人生日道衆畢會趙亦往寓於居人謝氏先一夕告  
之曰住君家不爲便假我此榻吾將有所之拂旦徑趨對門小  
寺得一室正榻趺坐傍人怪其不言就視已化矣會者數千人

爭先來觀以香火致敬越三日火化其骨鉤聯如鎖子云

### 寇子隆

青城山相去三十里麻姑洞相傳云亦姑修真處也丈人觀道士寇子隆獨往瞻謁至中途遇村婦數輩自山中擔蘿蔔而出弛擔牽裳就道上清泉跌足洗菜見子隆至問尊師何往曰將謁麻姑一婦笑曰姑今日不在山無用去遂取蘿蔔一顆授子隆曰可食此子隆食之遂行竊自念曰彼皆村野愚婦豈識麻姑爲何人得非戲我邪忽焉如悟迴首視之無所見矣自是神清氣全老無疾病每爲人章醮自稱火部尙書壽過百歲宋孝宗隆興中羽化矣

### 傅得一

師諱得一字寧道又字齊賢清江新淦人也姓傅氏師之父某尤篤志道術偕師之母盧氏俱有隱操初聞邑之陽有護國劉

仙師壇觀多靈異間有仙隱於其山中心竊慕之遂卜居於山之下宋徽宗政和五年乙未九月哉生魄忽紅光遶舍鄰里驚而異之翌日而師降誕未及月而舉動岐嶷有若髻鬣年十一失怙恃里人有嚴縣丞矜其少孤收育於家是年師以生朝往拜劉仙師迴至半山見茂林脩竹中有六道人圍棋飲於磐石之上師欲就觀徘徊不得其徑而入忽一老者顧而指示之乃得至石傍頃之老人贈以一檀子厲聲謂曰酒不得飲師唯唯執檀子嚙之味苦澀不可食遂懷以歸行一里許乃擲于道傍其家以師久不迴遣人尋索經宿乃得之詢其所由師具以告其家與鄰里之好事者異之競隨師登山令指示其所惟見荆榛荒翳無復向時之境迴至所棄檀子之地則旣夕矣紅光燦然人謂寶藏發見爭前取之光亦尋滅猶聞異香芬馥師曰早間道人與我檀子尙在此復取而食味益苦還擲之而去自覺



神氣清爽行步如飛遂能預知休咎所居去邑十里師嘗一日  
十往返語言狂怪歌笑自若或滿頭戴花或醉臥橋路人莫能  
測市人有惡之者以毒酒推而溺諸縣橋之下師隨流出沒二  
里許登岸復入市笑謂溺之者曰何相戲之酷耶人始訝其異  
後屢試之復然衆乃驚服稱爲傳仙時師年十八忽起江湖之  
興被簑笠荷瓢囊徧走湖廣淮浙間名山福地靡不游歷或孤  
栖巖谷或露宿叢祠所至放誕不自檢束如在新淦時人皆謂  
之狂生然言人之災福輒應士大夫益多奇之張魏公浚留守  
建康召師與語卽蒙殊遇丞相史公浩嘗有詩贈師云試問此  
行何所止烏有鄉中無住里醉時不覺醒時癡世人誰識顛道  
士異時又贈之詩曰相識三十年身顛心不顛有人還會得卽  
是地行仙後所贈益多初史越王未當國時與同省諸公宴集  
師偶遇之衆中遽呼公曰傳道人獨許你某年月日作相公他

日幸無相忘後果如期拜相師一日造府門卽延之上座酌以酒自是往來無間忽一日大醉跌而入府遽以泥足穿丞相履手作執板狀四顧懼呼公問其所欲師云要鶴筆著公識其意諾之會楊和正適來謁公遂薦之和正是夕夢一異人來見翌日王招之見其儀狀儼如夢中王與語大喜卽贈以敕牒衣號副焉遂禮管轄祖慶章爲師隸湖州武康縣常清觀觀王所建也忽一日持其度牒詣和正曰野鶴孤雲狂性復作不能坐受束縛請從此辭和正大笑乃貽書觀中以師散人當處之以規矩之外復月遣以醇酒居無何拂袖而去王遣藍輿遺贐之物追路與之師一無所受遂徑還清江時郡守嚴陵吳公聞師名久一見大悅舉家待以師禮師不肯留乃強延以玉筍山承天宮貳職非其好也未幾復請管轄閤皂山崇真宮曾不替月大師朱公以玉隆萬壽宮管轄招之已而顯謨沈公鎮豫章與漕

使少卿魯公寶文任公移管轄鐵柱延真宮孝宗乾道九年癸巳晦庵朱文公爲扁雲庵二大字及贈一絕句云到處逢人說傳顛相看知是幾生前直攜北斗傾天漢去作龍宮第二仙其後范石湖大參張公樞使諸賢題贈不可勝紀淳熙元年甲午史越王帥閩一日師遽呼徒弟葉永壽曰我欲福州見丞相次早遂行於時繪像求贊王在前師傍立竟諾所請書于三山郡齋留之數月因奏薦于德壽殿是年四月奉聖旨宣召師每自洪都至行在不三日可到三山距京將二千里師亦然躬詣內殿賜齋并銀絹物及御書寶扇一握靈寶大師度牒等是月十五日師上謝表師雖有此奇遇而略不動心未幾辭歸住延真凡二十載其臧否人物言必有中如龍圖韓公總江夏之師侍郎李公將江西之漕皆先期以告其預知多此類有自錢塘附師書至清江者亦三日而達師或一日應數家之供同時俱至

人謂師得費長房縮地薊子訓分形之術未知其果然否耶師性曠達不親世務雖屢典殊庭充位而已夜多不寐亦有時默坐不出盡月雖猖狂妄行而志尙清潔出入公卿之門每以爲善自愛勸誘其人人亦以此敬之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二十一日呼其門人囑以後事命筆題頌曰平生膽氣清高抱道長樂逍遙天地陰陽反覆雲收霧捲丹霄頌竟擲筆而化享年七十有四凡度弟子門人以明年正月壬寅瘞劍于府東門之外朱砂岡會葬者千餘人謝觀復跋云初師之生人謂不孕而育其母亦自以爲然嘗考之仙傳雖至人降世託跡同凡亦必假陰陽之氣三元育養以成茲有質之軀是故混元未誕先降日精於玄妙瞿曇將生必夢白象於莫耶固未聞不妊而字者如其異人託化於世母不自覺容或有之所以老子八十一年元君不覺其久莊公寤生姜氏疑非已產故師之處身應物皆

非學門師承所得諒由是也嘗聞許碯有詩云閨苑花前是醉鄉滔翻阿母九霞觴羣仙指點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師殆其庶幾乎不然老仙何以切戒其飲正慮其狂態復作耳謝守瀨昔與之游甚密謹略撫其大概後之君子欲考其詳則有史越王之墓誌在云

張宗元

張宗元河北霸州人也入青城大面山中峯紫栢嶺結茅耿介有守居山五十年傍無給侍常與虎豹蛇虺雜居恬不爲害宋孝宗淳熙十四年八月二十九日無疾而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四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張道清

眞君姓張氏諱道清字得一蒲騷里中人母王氏感異夢而孕  
宋高宗紹興六年丙辰五月二十日毓眞君於青牛山舍時紫  
氣騰空遠近咸以爲異焉幼侍翁媼徙居郢之京山自爲兒時  
氣宇澄清不苟葷醴達性命禍福或數日不食或一日入山半  
旬不反往覘之則見臥於壘中有兩虎踞于側里人驚而神之  
又一日寢覺告母曰適往復州里女兄吳家方歸大一姐約以  
絲履果實來獻翌日果然由是父母亦信其神異二十七年上  
元日眞君默坐前山見五雲縹緲間有萬神森衛中有帝君坐  
龍輿召眞君授以祕訣靈文眞君得之道望始顯後於其地建

祠以記受道之所

帝名曰授

已而鄉里旱澇祈禱輒應人有疾病符

水立愈由是京漢嚮慕者衆孝宗乾道元年捨所居爲祠立玉

帝睟容崇奉

即光廟御書長森  
澇今萬歲觀是也

二年真君幅巾藜杖徧覽襄漢

名山至洪山謁主寺僧木閣老因與之講究玄寂之道喜木閣

有慧性定力罄所得鄉里酬施金帛回施之八年隨州旱禱雨

弗應木閣以真君靈異聞于郡郡委佐官躬往長森禮請真君

至郡惟書天授神章一紙焚之甘雨隨降官民感抃願留香火

祠奉真君不諾重過洪山木閣告於真君曰道本乎一教分則

三願勿棄此山主張佛法真君曰一來一去各有定緣予昨受

玉帝旨謂興建香火之地分應斗牛界連廬霍逢九當興天命

不可違也乃辭別木閣迴住長森淳熙元年七月真君至龍虎

山瞻禮天師受上清大洞籙以歸四年有僧祖超自天台國清

寺來請師卽往彼說過去事僧衆神之真君歸郢而蒲騷里人



益景慕其靈異士民捐舍於青牛山毓靈之地立祠宇一所以  
奉香火壽今崇寧是也十年真君有中都之遊時光宗在儲適齊安  
郡主病亟慈懿皇后念曰若得張先生來此病可療且地遠卒  
難至而李府御帶隨以真君見留府第聞于東宮有命召見真  
君呪棗水以進郡主飲之遂甦光宗曰真哉神哉寵賜甚厚真  
君不受乃親灑真牧二字及鏤之牙牌以賜自此時一召見禮  
貌有加真君淡泊無爲非問不答一日召次問起居之地對曰  
郢州長森灣光宗又親灑長森灣以賜十一年真君離京城迴  
舊隱活民命者衆真君視長森祠宇尙隘弗稱儲君寶畫之光  
命其徒楊宗華等營而新之既成白于衆曰昔奉玉帝密旨建  
立道場別有其地山川之靈俟命已久將有行焉乃自郢入蜀  
歷參井泛湖湘過洞庭而下湓浦十四年春過康廬有仙翁揖  
于途曰拙者遁跡九宮遠來參迓願早訪彼山庶我輩有所倚

藉真君唯之遂由富川上至通羊宿杉坑梵刹是夕山之阿有鄉耆張鎮者夜夢神人黃袍白馬直入其舍翌午真君至鎮異之傾意相嚮真君告之曰九宮靈壇湮廢已久吾將闢其基以爲國家祈禱之地遂捫蘿登山數十里得其地於山之巔廣數十畝卽圖誌戴之曰平壺臺是也日暮就宿山中趺坐松下夜半山靈誼聲從者駭然真君曰是山之神交相喜爾繼有赤蛇神龍之異平明從者告饑真君默坐方醒於袖中山齋噉各與其一異香猶熱食之且飽遂於壺臺之下定向子干標立道場而下曰吾且回長森秋期再來乃以符法授其徒楊宗華令先往開闢結茅爲居權以安憩十五年戊申真君至七衆懽迎入山四方之民抱病求安者雲集隨叩隨應貧者助力富者輸財繼而真君靈貺匪一九宮開闢不日成之光宗紹熙元年召命不赴上遣使降香燭錦幡銀券入山設國醮徼福于民寧皇在

儲亦有厚資未幾朝命易庵爲欽天觀慶元元年寧宗臨御慈懿居內宮每歲遣使入山厚有錫資三年真君返長森五年上賜真君爲真牧真人嘉泰四年寧皇親灑欽天瑞慶之宮六字敕修內司錢梓改觀爲宮賜資駢渥六月上復加封太平護國真牧真人開禧二年敕江西轉運司撥賜閑田又慈明皇后賜錢置莊供贍羽衆累降特旨免役蠲租等是年虜寇京西長森實據其要虜旣入境羽衆奔逃真君端坐堂上虜莫能犯及舉火焚祠煙焰自熄乃驚嘆曰此南朝得道仙子也三年夏初真君復還長森而九宮諸徒亦至省侍咸願請真君回九宮真君曰吾之行止非汝等所知吾創九宮道場乃奉天命爲保國寧家安集道衆而設汝等當以進道爲心勿以吾不歸爲慮至七月五日真君鳴鼓陞坐諭衆曰死生一晝夜也出入一乾坤也予自歷劫以來應時出世隨念度人身在塵凡名書仙譜今將

歸矣洞然八荒了無罣礙汝等各守戒行循規蹈矩以扶教法  
以報君親及索紙書頌曰幻質塵芳方度六紀憫一切情如渴  
赴水踏破鐵鞋尋跟索底一刹那間衆流截止仰沐宸恩可謂  
終始今日逃形湛然脫屣嘆分明記得來時路乘彼白雲歸帝  
鄉頌畢珍重端坐而蛻遺表奏上蒙寧皇御批太平護國真牧  
真人張道清志識清虛道行高潔先朝眷遇極爲優厚況祈禱  
雨暘累獲感應今已羽化朕甚憫之可於內帑降賜錢令徒弟  
往長森灣迎歸九宮崇奉仰九宮主者就禁地內卜吉所安瘞  
不得滅裂仍不許所在邀阻付欽天瑞慶宮准此續降聖音筭  
下江西轉運司委都運趙龍圖督促其徒疾速迎回嚴奉徒衆  
承旨前往長森灣護龕迎歸涓吉入塔忽真君親附童子謂吾  
今神歸天府遺形何以葬爲惜諸方善信遠來無以瞻敬於是  
立堂崇奉真相猶存嘉定三年續奉寧皇御書真牧堂三字鏤

牌以賜理宗御極眷遇有加紹定四年加封真牧普應真人

其事

迹靈異君恩寵渥詳  
載九宮山真君全傳

### 謝守灝

先生姓謝名守灝字懷英永嘉人也生於宋高宗紹興四年甲寅三月二十二日午時先生少聰慧明敏年弱冠刻志於學一日有雲水道流訪其書齋道流曰貧道結緣先生與之揖就坐復起入內命茶道流點首曰欽哉古學問神仙也道流坐先生默然似有覺悟自是諸經子史一覽無遺勵精儒業天才該瞻少年補中上庠後館于曹忠靖公府時清虛皇甫真人遭際主上每延問道德曹公感真人渡黃河之恩時延于家先生仰慕真人道德遂脫儒冠參禮真人隸籍羽櫺真人之道首付曹彌深次於先生爲入室弟子焉先生博學強記議論宏偉每優道劣釋間有惡其分別輕重先生每言儒家有云能言距楊墨者

聖人之徒也吾於道家亦云一日有士人聰明記問志尙釋教問先生曰三教孰優耶先生曰天下無二道萬殊同一初至理昭然何疑之有先生究竟經史出言有據懸河之辯莫能屈之一日復有難者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先生曰如是則校之經史尙不可信足下之言尙可信乎其人無答欽服而去孝宗淳熙十三年江西漕使牒請知西山玉隆萬壽宮光宗紹熙之初朝廷賜觀復大師充行在壽寧觀管轄高士先生惟是究覽三教諸子百家之書作太上老君混元皇帝寶錄一部七卷奏聞主上盛行於時學問淵源聲動朝野紹熙四年再任玉隆萬壽宮住持寧宗嘉泰元年復任焚修管轄宮事一陞經座撥妙指玄勾引三教高人問話應答如響間亦於寺院借座說法禪林尊宿亦多嘆服先生早遊江海多歷名山嘗遇至人授以旌陽石函記一部金丹之理愈造妙門內焉養真外焉混俗人莫知之

也光寧兩朝眷遇優渥平生交友當代大賢超羣拔俗人莫能  
及逮至晚年相貌清古鬚髮皓白人咸謂活老君出世閑中靜  
坐焚香誦書因觀自著混元實錄撫几長吟曰知我者其惟是  
書乎罪我者其惟是書乎門人請益先生曰吾志在修文輔教  
明辯正邪立見已定一言不易後世毀譽任之也老耄之年顏  
容悅澤耳目聰明清夜對燈解書蠅頭細字嘗以所隱石函記  
一篇此一篇補遺名金丹法垂謬恐誤後有作者書字如粟刻于銀葉之  
上藏於岩穴以俟骨相合仙之士焉晚年復辭往永嘉郡瑞安  
縣紫華峯創宮請額于朝爲九星宮茲蓋先生湯沐之邑也住  
世引年七十有九於寧宗嘉定五年壬申二月十九夜忽夢天  
人下降謂先生曰太上有命趣召修真仙史記翌日午時具香  
湯沐浴辭別道衆書頌云造物逆旅主天地一蘧廬還汝已生  
有還我未生無頌畢正衣冠端坐奄忽而化後門人私謚修文

輔教觀復先生

祖元君

元君姓祖諱舒又名遂道字昉仲唐廣西零陵永州祈陽縣人月孛化身九月九日生面黎黑色大圓眼露齒頭髮髻鬆插竹節釵手足黑而有毫身長七尺壽一百三十二歲幼存節操生而神靈厲志修真父母莫能禁之遂徧遊名山師事許真君鄧真人靈光聖母一日於西京清虛洞神化溪遇太玄夫人降于溪濱又從而師之蒙與俱至洞中凡數日變現男女歷試諸難終無怠志乃授以元始大道俾乘枯木順流隨止少焉木至故處失夫人所在矣由是會四派而一之職位清微元上侍宸復化身爲清微察令昭化元君又號通化一輝元君統轄雷霆變相不一或紅巾搭膊跣足露腿威勢可畏或按劍坐石嘯命風霆或乘龍仗劍策役萬靈或金冠素服尊臨洞府性烈令嚴雖



雷神亦加嚴勵功成沖舉居金闕昭凝宮主清微洞照府又曰金闕中靈凝照府主持教法惠濟生靈嗣其道者脉脉相承瓊室洞清郭元君福和耀真傳元君龍光道明姚元君紫英玉惠高元君元勳皇靈清虛華真人青城山通慧朱真人雲山保一李真人至眉山混隱南真人而清微道法尤闡焉

火師汪真君

真君姓汪名子華字時美唐玄宗二年甲寅生于蔡州汝陽縣年四十而三舉不第嘆曰年逾不惑不登仕版何面目見朋友乎吾將學黃老之學而臣於帝鄉矣遂與顏真卿同師白雲先生張約再師赤城先生司馬承禎遇祿山之亂棄家雲遊經南嶽祝融峯下修道九年不下山真卿爲盧杞所陷使淮西爲李希烈縊死師再遇紫虛元君親幸南嶽授以至道再修二十八年丹成道備貞元五年庚午正月七日奉詔白日昇天

黃雷淵

真人姓黃名舜申福建建寧人幼而聰慧過人三教九流無所不通仕廣西時憲使南公見而奇之悉以神書授焉真人鈞玄探蹟集成大全登門之士如雲後承詔命入覲繼而得旨還山隱于紫霞滄洲之上制授丹山雷淵廣福普化真人其所度弟子皆立石題名立石之前者三十人立石之後者五人而已前者各得一法後者盡得其傳如武當洞淵張真人化行四海獨露孤峯其道則多行于北西山真息熊真人獨在諸立石題名之後道闡四方則尤多行乎南土傳之安城彭汝勵汝勵傳之安福曾塵外塵外傳之浚儀趙元陽如上授受者皆爲一代宗匠道德沖融內外光霽焉

雷默庵

真人姓雷諱時中字可權號默庵其先本豫章人後家于湖廣

之武昌金牛鎮所居溪水迴環東西二橋故又號雙橋老人生於宋嘉定辛巳年十一月初五日辰時幼習詞賦後通詩經三領鄉薦精心道學專務性理與九江吉甫親因己未庚申之難揭家依居吉甫甲子歲殿帥往太平宮酬醮師從其行夜宿太平宮之聽雨軒恍惚間見上帝親謂語曰卿陽祿無分陰官有緣不須留意功名是夕本宮知宮亦夢採訪真君告曰來日午刻可精嚴祀事五百靈官中有一靈官親降于壇炷香次日午朝殿帥謂師曰我困甚師可代燒香及至壇中知宮大駭方知師五百靈官中人也後知宮白于師師愈留心道法絕念功名復回居金牛鎮置壇祀事庚午三月三日玄武誕辰師具表賀焚香朗誦度人經忽有一道人標格異常自外至謂曰貧道有一階道法特來授汝因出袖中書一卷曰可置此文於壇中齋戒七日後方可開看師受之置于香案回首道人已出不知所

在方悟其爲異人也。入壇拜謝持誠齋戒七日焚香拜禮開看其文乃混元六天如意道法看畢壇中白晝如夜須臾雷火布滿雷霆。辛天君立于案上曰吾奉昊天敕命付卿開闡雷霆之教普濟衆生。吾教上帝爲主以吾佐之以卿行之。前日授卿之文者乃祖師路真君也。卿名在仙籍七世爲儒三世行法並無纖過。當大興吾教路祖師當晉時親遇太上老君授以此法。而是教專以度人經爲主師每化導世人及開度弟子皆先令其精心誦經各獲果報。且嘗論度人經旨以開後學其要在十迴度人非惟十遍可以度人乃在平日修鍊自己以究返還之妙。切須先度祖宗終得道備飛昇上清經旨之明莫越是矣。及儒釋二家博采旁求貫徹混融歸于一致四方聞其道行卓異及其門者日衆弟子數千人分東南西蜀二派首度盧李二宗師及南康查泰字由是盧李之道行于西蜀泰字之道行乎東南

混元之教大行于世所著心法序要道法直指原道歌皆發揚  
混元道化之妙以至元乙未四月初五日沐浴更衣端坐臨午  
命盧李二師率諸門人諷度人經一卷畢卽索筆紙書頌曰一  
輪明月照清穹萬里無雲光霽中自在逍遙無一事圓融常與  
太虛同頌畢凝然而逝是年冬弟子奉葬于郡之顏山後雷霆  
累降筆云上帝已陞真人爲玄都上相混元妙道普濟眞君雷  
聲演教天尊

莫月鼎

月鼎真人姓莫氏諱洞一字起炎浙西霅川人莫合之裔也生  
而聰慧英敏過人酷慕道法神仙家之說乃與同郡西埜沈震  
雷真人同師事鐵壁鄒真人得侍宸王眞君九天雷晶隱書由  
是名著當時至若會稽混融韓公錢塘楊和玉蟾川諸公望重  
當代爲道法所宗皆炷香座下由是道法愈重真人落魄無家

隨所寓而止焉求其道者甚衆往往遺世絕俗離倫飲酒輒醉自樂天真其接門人多致叱咤試其誠忘之心而進止之有不堪者中道而廢至元丁亥被召赴闕下符法闡揚雷雨在指顧之間一時名動京師奔走後先者如雲如堵有不遠數千里及門而求道者有奉束脩五十緡師受之一日袖之而去遇酒肆陋者乃入見貧寒者濟之有老病孤弱者必以物與之及哺而還緡皆罄矣門人中有道材法器者輒循循以進之其於雷霆之奧發揚底蘊開示來學者多矣使者一符形每授門人各有不同是乃真人自立法以證派源考其玄微同歸一致自侍宸王眞君演道以來惟眞人與西埜沈眞人二派支流衍迤盛于西江昌于東吳扶教澤民莫有甚焉以延祐庚寅秋日方正午跌坐問弟子曰是何時也弟子曰日卓午矣遂索紙筆作偈曰七十四年明月也曾陰晴圓缺今日大地光明三界虛空透徹

書畢端坐而逝顏面如丹

金蓬頭

金蓬頭永嘉人也名志陽號堊庵素蓬頭一髻世因以爲號生而不羣自幼果敢大志不羈甫長慕道棄世慮若焚溺遂師全真道士李月溪月溪乃真常李真人之徒真常又長春丘真人之高弟也一見器之命遊燕趙齊楚求正乎先德焉得參事真常李真人南至袁州遇守城校尉顛軍子狀貌偉素日不與世接夜宿神祠師知其異乃師事之亦有所提歷遊武夷龍虎二山時龍虎主先天觀者傳師正館師于蓬萊庵庵據徵君聖井藐姑諸峯之會師攀陟崖壑侶鹿豕藉雲霧視以爲常或夜坐盤石蛇虎值于前輒愕而逝去命其徒李全正趙真純築天瑞庵于峯頂四方聞其道者無遠邇凡病患者輒叩之卽應以所供果服之無不愈參禮者日集嘗天旱登龍井召龍出語龍出

聽踰時漸小躍入神中乃警以偈龍騰入水少頃天大雨元統  
癸酉復隱武夷山居玉蟾之止止庵浙東元帥李太平聞而禮  
之謂曰命嚴則民治心清則欲寡李益敬服或有妬者謀以藥  
毒之師預知命其徒鑿池瀦水果服浴而出之安然今名吐丹  
井至元丙子歲正月一日其同學桂心淵世稱桂風子坐解于  
廬山師聞之四月十日令徒書一頌坐逝越十三日面頰若栗  
肢體溫軟猶生瘰于庵側所受弟子則勞養素郭處常李西來  
張天全殷破衲方方壺皆以道聞于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續編卷之五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無上元君

老君雖歷代應現而未有誕生之迹將欲和光同塵以立世教乃先命玄妙玉女降爲天水尹氏之女名益壽適仙人李靈飛玄妙玉女卽無上元君也靈飛本臯陶之後至商時父子相承得修生之道父慶賓年百歲餘常有少容周遊五嶽諸山一旦雲龍下迎白日昇天靈飛感父昇天之事精修大道亦百有餘日當老君未誕而昇天至商十有八世王陽甲踐祚之十七年庚申之歲老君自太清境分神化氣乘日精駕九龍化爲五色流珠下降時尹氏晝寢夢天開數丈衆仙捧日出良久見日漸小從天而墜爲五色珠大如彈丸因捧而吞之覺而有娠

今亳州天

靜宮其有處星由是容顏益少神氣安閑所居之室六氣和平冬

無凝寒夏無袞暑祥光照室衆惡不侵八十一年不覺其久至

商二十一王武丁之九年庚辰歲二月建寅十五日卯時聖母

因攀李枝忽從左腋降生仙傳云所載皆云在胎八十一精入口內

振經云七十二年剖左腋中腋七而生二二說雖或九不年同則亦八十一虞宣也

是時陽景重耀祥雲蔭庭萬鶴翔空九天稱慶玉女跪捧九龍

薦水以浴聖姿龍出之地因成九井漢有伏沼北征記云老君每

汲一井九降生之初卽行九步步生蓮華左手指天右手指地

曰天上地下惟道獨尊我當開揚無上道法普度一切動植衆

生周徧十方及幽牢地獄應度未度咸悉度之隱顯人間爲國

師範位登太極無上神仙號曰聘或作僊者漢名耳字伯陽或

曰伯陽父者尊老之稱也一名雅字伯宗一名志字伯光一名

石字孟公一名重字子文一名定字元陽一名元字伯始一名

顯字元生一名德字伯文老君降上九日身有九變皆天冠天衣自然被體仍有七十二相八十一好七十二相者頭圓如天面光象日伏晨起玉枕穹隆皓髮如鶴長七尺餘眉如北斗其色翠綠虎髭龍髯素結如絲耳有垂珠中有三門高平於頂厚而且堅河目日光方瞳綠筋鼻有雙柱準骨隆隆口方如海唇赤如丹氣有紫色其香若蘭齒如編貝其堅若銀數有六八上下均平舌長且廣形如錦紋其音如玉其響如金觀高而起頤方若矩日角月淵金容玉姿龍顏肅肅鳳視閑閑額有兌象三午上達天庭平坦金匱充盈頰有白痣頤有玉丸項有三約鶴素昂昂垂臂過膝手握十紋其指纖長各有策文爪有玉甲身有綠毛臂有偃骨背有河魁臍深逾寸腹軟如綿心有綿紋腹有玄誌眼有輪文足蹈二趾指有乾坤身長丈二徧體芳香面方而澤上下三停體如金剛貌若琉璃行如虎步動若龍趨此

其相也左扶青龍右據白虎前導朱雀後從玄武頭蔭紫雲足履蓮花項負雙景五明耀日身有圓象洞照九天兼前仙相光色奇妍總八十一謂之好也寄貽八十一年極太陽九九之數生而皓首故號爲老古人稱師爲子又子者男子之通稱故號老子居於陳國苦縣瀨鄉曲仁里渦水之陰衛卽今亳州聖母旣誕育道身將返天闕復元君之位欲示世人以師資傳授之道乃告老君曰夫人受生於天地中有清有濁氣之清者清明慈仁氣之濁者愚癡凶虐明者因修以成性昧者恣欲以傷命性者身之原也命者生之根也是故修學之人煉身於九丹解結於五神引氣於本生滅根於三關九煉十變百節開明胞結斷滅乃知本真而成上仙也若不修學則邪魔入身百痾競生死不盡命痛乎難言夫仙由心學心誠則仙成道貴內求內密則道來能致靜以合真積虛以通神則取仙日近矣苟心競神勞

體煩不專，動靜喪精耳。目廣明，徒積稔索，道道愈遠也。寄寓天地間，少許時爾。若能攝氣營神，辛苦注真，久將得道，則與天地共寄寓太無中，也能洞虛體無，則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乃與道合真矣。老子曰：「今混迹塵寰，欲常存不死，隨世度人，可乎？」元君曰：「吾有祕寶，非聖不傳，有能修之，可以長存。」老子曰：「願聞其致。」元君曰：「至道淵奧，深不可識，匪有匪無，匪聲匪色，視之不見，搏之不得，囊括天地，至大無極，近在諸身，莫之能測，能知其則是謂玄德。」老子曰：「其道亦有術，以致之乎？」元君曰：「道者，虛通之至真術者，變化之玄技，道因術以濟人人，人因修而會道，則變化無窮矣。夫道之要者，無爲而自然，術之祕者，符與氣藥而已。符者，三光之靈文，天之真性也。藥者，五行之華英，地之精液也。氣者，陰陽之和粹，萬物之靈爽也。人雖得一事未畢，要資符藥，道乃訖。此吾之祕寶，爾能兼之，可以長存度人，無量矣。」老君曰：「身者，

得道之器也。氣者致命之根也。根拔則命終。器敗則道去。今欲  
 修之。令命固道隆。可得聞乎。元君曰。人稟骨肉之資。猶陶家坯  
 也。坯未治則敗速。身未煉則命促。理固然也。縱使德冠羣有神  
 䟽太玄。而身猶未免乎老死。夫何故哉。由化致然。不得不然也。  
 惟藥能煉形。符能致神。神歸則心通。而性逸。形堅則氣固。而命  
 全。然後化氣變精。洞入無形。飛行虛空。存亡自然。乃能長存得  
 道之人。雖遭劫交。天地崩淪。而災不能及。所以貴乎符藥者。由  
 此也。老君曰。服神丹而長生者。神靈佑之乎。將藥之力邪。元君  
 曰。長生之功。由於丹。丹之成。由於神。故將合丹。必正身心。不履  
 罪過。神明祐之。作丹必成。神丹入口。壽無窮已。天地明察。道歸  
 仁人。萬兆蠢蠢。名曰行尸。不信長生之可學。謂爲虛誕。從朝至  
 暮。但作求死之事。天豈能強生乎。恣心盡欲。奄忽輒死。千金送  
 葬。何所益哉。則神丹之道。成不惟長生。而亦可作世寶也。知此

道者亦安用天下爲人有以國易吾方而非其人不傳也老子稽首曰願聞其旨元君乃仰天而嘯倏忽有紫雲如蓋自天奄至中有五色蘊光明八達仙人涓子侍之元君披出神圖寶章變化之方還丹伏火水汞液金之術凡七十二篇以授老君其文曰一爲玄白生金公太陽流珠入華池斤內五兩文菱麩赤鹽白雪成雄雌五符九丹得之飛真道在此人不知五符者一曰玄白二曰金精三曰飛符四曰金華五曰三五青龍精九丹者一曰白雪九轉還丹二曰雌雄九轉還丹三曰黃華九轉還丹四曰白華九轉還丹五曰丹華九轉還丹六曰五色九轉還丹七曰泥汞九轉還丹八曰金精九轉還丹九曰九鼎極耀還丹此九丹得一則可以長生不在徧作也神丹之道皆三化五轉至九而止得服之者與吾等矣神仙之道不在祭祀禱鬼神不在導引與屈伸不在呪願多語言不在精思自苦勤長生之

要在神丹知之甚易爲實難子能行之可長存此之道存立得仙吾亦學得非自然老子再叩頭稽首曰九丹之道既奉慈訓矣竊聞求仙不得金液虛自苦辛願示其要元君曰大哉子之問也九丹金液同爲昇天之道然九丹中金液爲上所以爾者服九丹之人或三年或二年或一年或半年或百日六十日三十日三日乃有仙官雲龍來迎惟服金液者入口則身色紫金立生羽翼昇天爲仙官矣凡欲服之須先長齋斷穀一年乃得服之自非有玄中之籙及不死之名者終不得聞金液之道也其法依前合丹金成而液之其道畢矣此吾之祕寶也凡有千二百訣吾於往劫塵沙天地之先受之於元始天尊奉而行之得居無上元君之位吾昔已傳至真大聖天帝上帝太微太一元君今又授爾爾其勉之老君受訖復請曰萬兆芸芸動之死地今以此廣濟如何元君曰悠悠之徒耽榮嗜欲死者若墜石



投川往而不返甚可痛傷然道不虛行必授其人此道高妙祕  
於九玄瓊臺雲笈萬年一行貽諸玄籙玉名耳自非宿命骨分  
及丹苦之人不得聞也愚人多過方向驅除烏得違天科而妄  
宣乎吾道盡此將去矣當遣太一元君語汝言訖卽有千乘萬  
騎五帝上真擁八景玉輿迎之昇天陰陽役使風雨進退五星樹酌寒暑此猶言服丹所致也天  
太一元君

老君乃遠遊山澤求煉神丹行經勞山果遇太一元君乘五色  
斑麟侍官數十人老君從之問道元君曰道之要在乎還丹金  
液耳遂具授祕訣他年之歷山復會太一元君因謝神丹之方  
元君曰吾是羣仙之尊萬道之主玄靈祕術本玄分也奚辱謝  
焉老君曰凡民無知死者甚衆撫心泣血見之傷悲欲給以神  
藥令皆得長生可乎元君曰不可生道至重必授大賢及孝順

篤實之士天生萬物有善有惡善者宜生惡者宜除不足給藥令皆生也君已知之不可輕泄老君以神仙之道必假修煉欲垂法以勸來世故存真抱一煉丹服氣然後乘空凌虛出有入無隨意所適人莫能測一日乘白鹿復履庭檜而昇天

金母元君

金母元君者九靈太妙龜山金母也一號太靈九光龜臺金母一號曰西王母乃西華之至妙洞陰之極尊在昔道氣凝寂湛體無爲將欲啓迪玄功生化萬物先以東華至真之氣化而生木公焉木公生於碧海之上蒼靈之墟以生陽和之氣理於東方亦號曰王公焉又以西華至妙之氣化而生金母焉金母生於神洲伊川厥姓緱氏生而飛翔以主陰靈之氣理於西方亦號王母皆挺質大无毓神玄奧於西方渺莽之中分大道醇精之氣結氣成形與東王木公共理二氣而育養天地陶鈞萬物

矣。體柔順之本，爲極陰之元位，配西方。母養羣品，天上天下，三界十方女子之登仙得道者，咸所隸焉。所居宮闕在龜山之春山，崑崙玄圃閼風之苑，有金城千重，玉樓十二，瓊華之闕，光碧之堂，九層玄臺，紫翠丹房，左帶瑤池，右環翠水，其山之下，弱水九重，洪濤萬丈，非鸛車羽輪不可到也。之尙國書在帝西驗期曰王母所謂玉闕墜天，綠臺承霄，青琳之字，朱紫之房，連琳綵帳，明月四朗，戴華勝佩，靈章左侍，仙女右侍，羽童寶蓋，沓映羽旆，蔭庭軒砌之下，殖以白環之樹，丹剛之林，空青萬條，瑤榦千尋，無風而神籟自韻，琅然皆奏八會之音也。神洲在崑崙之東南，故爾雅云：西王母，日下是矣。又云：王母蓬髮戴勝，虎齒善嘯者，此乃王母之使，金方白虎之神，非王母之真形也。元始天王授以萬天之統，龜山九光之籙，使制召萬靈，統括真聖，監盟證信，總諸天之羽儀，天尊上聖朝宴之會，考校之所，王母皆臨映焉。上清寶

經三洞玉書凡所授度咸所關與也昔黃帝討蚩尤之暴威所未禁而蚩尤幻化多方徵風召雨吹煙噴霧師衆大迷帝歸息太山之阿昏然憂寐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太一在前得之者勝戰則克矣符廣三寸長一尺青瑩如玉丹血爲文佩符既畢王母乃命一婦人人首鳥身謂帝曰我九天玄女也授帝以三宮五意陰陽之略太一遁甲六壬步斗之術陰符之機靈寶五符五勝之文遂克蚩尤於中冀剪神農之後誅榆岡於版泉而天下大定都於上谷之涿鹿又數年王母遣使白虎之神乘白虎集帝之庭授以地圖晚年復授帝以清靜無爲正真之道其辭曰飲啄不止身不輕思慮不止神不清聲色不止心不寧心不寧則神不靈神不靈則道不成其要妙也不在瞻星禮斗苦已勞形貴在湛然方寸無所營營神仙之道乃可長生其後虞舜攝位王母遣使授舜白玉環又授益地圖遂廣

黃帝之九州爲十有二州，王母又遣使授舜白玉琯，吹之以和八風。周昭王二十五年歲在乙卯，老君與真人尹喜遊觀八紘之外，西遊龜臺，爲西王母說常清淨經。故太極左宮仙公葛玄序曰：吾昔受之於東華帝君，東華帝君受之於金闕帝君，金闕帝君受之於西王母，皆口口相傳，不記文字。吾今於世書而錄之，逮至穆王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鸞，主車則造父爲御，商飭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百爲御，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而至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道宿于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于西王母，觴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爲王謠，王和之，其詞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萬里。王乃歎曰：予一人不盈於德，後世

其追數吾過乎。又云王持白珪重錦以爲王母壽歌白雲之謠刻石紀迹于弇山之上而還

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王母賓于昭宮

世之昇天之仙

凡有九品第一上仙號九天眞王第二次仙號三天眞皇第三號太上眞人第四號飛天眞人第五號靈仙第六號眞人第七號靈人第八號飛仙第九號仙人凡此品次不可差越然其昇天之時先拜木公後謁金母受事既訖方得昇九天入三清拜太上觀奉元始天尊耳故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之惟張子房知之乃往拜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仙人得道昇天當揖金母而拜木公也自非沖虛登眞之子莫知其津矣漢武帝好長生之道以元封元年登嵩高之嶽築尋眞之臺齋戒精思四月戊辰王母使墉城玉女王子登來語帝曰聞子欲輕四海之祿迂萬乘之貴以求長生眞乎勤哉七月七日吾來暫來也帝問東

方朔審其神應乃清齋百日焚香宮中夜二唱後白雲起于西南鬱鬱而至徑趨宮庭漸近則雲霞九色簫鼓震空龍鳳人馬之衆乘麟駕鹿之衛科車天馬霓旂羽幢千乘萬騎光耀宮闕大仙從官森羅億衆皆長丈餘既至從官所在王母乘紫雲之輦駕九色斑龍帶天真之策佩金剛靈璽黃錦之服文彩鮮明金光奕奕腰分景色之劍結飛雲大綬頭上華髻戴太真晨纓之冠躡方瓊鳳文之履可年二十許天姿奄靄靈顏絕世真靈人也下車二女扶侍登牀東向而坐帝拜跪問寒溫侍立良久呼帝使坐設以天廚芳華百果紫芝萎藥紛若瑱精珍異常非世所有帝不能名也又命侍女取桃玉盤盛七枚大如鵠音保與鵠同子四以與帝母自食三帝食桃輒收其核母問何爲帝曰欲種之爾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國土地薄種之不生於是命王子登彈八珍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廷之玉

許飛瓊鼓震靈之簧，婉凌華拊吾陵之石。范成君拍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法嬰歌玄靈之曲，衆聲激清朗音。駭空歌畢，帝下席叩頭以問長生之道。王母曰：汝能賤榮樂，卑耽虛味道，自復佳爾。然汝性恣體慾，淫亂過甚，殺伐非法，奢侈恣性。夫侈者，裂身之具也；淫者，破身之斧也；殺者，響對奢者心爛，積欲則神殞。聚穢則命斷，以子蕞爾之身，而宅殘形之賊，盈尺之材而攻之者，百刃欲以解脫三尸，全身永久不可得也。有似無翅之鷄，願鼓天池，朝生之菌而樂春秋者也。若能蕩此衆亂，撥穢易意，保神氣於絳府，閉瑤宮而不開，靜奢侈以寂室，愛衆生而不危，守慈務施，煉氣惜精，倘有若斯之事，豈無髣髴邪？若不爾者，譬如抱石而濟長河，爾帝跪受王母之誡曰：徹不才沈淪流俗，承禪先業，遂羈世累，刑政乖繆，罪積丘山。今日之後，請事斯語矣。王母曰：夫養性之道理，身之要汝固知矣，但在勤行不忘。



也我師元始天王昔於嚴霄之臺授我要言曰欲長生者取諸身堅守三一保靈根玄谷華體灌沈珍既長清精入天門金室宛轉在中關青白分明適泥丸養液閉精具身神三宮備衛存絳宮黃庭戊己無流源徹通五藏十二輪吐納六府魂魄欣却此百病辟熱寒保精留命永長存此所謂呼太和保守自然真要道者也凡人爲之皆必長生亦可役使鬼神遊戲五嶽但不得飛空騰虛而已汝能爲之足可度世也夫學仙者未有不由此而始也至若太上靈藥上帝奇物也下陰生重雲妙草皆神仙之藥也得上品者後天而老乃太上之所服非下仙之所逮其次藥有九丹金液紫華虹英太清九轉五雲之漿玄霜絳雪騰躍三黃東瀛白香玄洲飛生八石千芝威喜九光西流石膽東滄青錢高丘餘糧積石瓊田太虛還丹盛以金蘭長光絳草雪童飛干有得服之白日昇天此飛仙之所服非地仙之所聞

其下藥有松栢之膏、山薑沈精、菊華澤瀉、枸杞茯苓、蒲門冬、巨勝黃精、靈飛赤板、桃膠、木英、升麻、續斷、威蕤、黃連。如此下藥，略舉其端。草類繁多，名數有千。子得服之，可以延年，雖不能長享無期，上昇青天，亦可以身生光澤，返老童顏，役使羣鬼，得爲地仙。求道之者，要先憑此階，漸以入乎妙也。若能呼吸御精，保固神氣，精不脫則永久，氣長存則不死，不用藥石之費，又無營索之勞，取之於身，爾百姓日用不知此，故爲上品自然之要也。且夫一人之身，天付之以神，地付之以形，道付之以氣。氣存則生，氣去則死。萬物草木亦皆知之，身以道爲本，豈可不養神固氣全爾形也？形神俱全，上聖所貴，形滅神逝，豈不痛哉！一失此身，萬劫難復，子其寶焉。我之所言，乃我師元始天王所授之辭也。卽勅玉女李慶孫書出之，以付於帝。曰：汝善修之焉。王母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王母卽命侍女召上元夫人同降。帝

宮良久上元夫人至復坐設天廚久之王母命夫人出八會之書五嶽真形五帝六甲靈飛之符凡十二事云此書天上四萬劫一傳若在人間四十年可授有道之士王母乃命侍女宋靈賓開雲錦之囊取一冊以授帝王母執書起立以付帝王母呪曰天尊地卑五嶽真形元真激氣大澤玄精天回九道六和長平太上八會飛天之成真仙節信由茲通靈泄墜滅府寶歸長齡徹其慎之敢告劉生祝畢帝拜受之王母曰夫始學道受符者宜別祭川嶽諸真靈潔齋而佩之焉四十年後若將傳付汝之所友董仲君李少君可校之爾況爲帝王可勤祭川嶽以安國家授簡真靈以安黎庶也言訖與上元夫人命車言去從官互集將欲登天因笑指東方朔此我鄰家小兒性多滑稽曾三來偷桃矣昔爲太上仙官因沈湎于玉酒失部御之和謫佐於汝非流俗之夫也其後武帝不能用王母之戒爲酒色所惑殺

伐不休征遼東擊朝鮮通西南夷築臺榭興土木海內愁怨自此失道幸回中臨東海三祠王母不復降焉所受之書置于柏梁臺上爲天火所焚李少君解形而去東方朔飛翥不還巫蠱事起帝愈悔恨元始二年崩於五柞宮葬于茂陵其後茂陵所藏道書五十餘卷一旦出抱犢山中又玉箱玉杖出於扶風市驗茂陵宛然如故而箱杖出於人間徑不知其果何爲邪茅君盈字叔申從西城王君詣白玉龜臺朝謁王母求乞長生之道曰盈以不肖之軀慕龍鳳之年以朝菌之脆求積朔之期王母愍其勤志告之曰吾昔師元始天王及皇天搏桑帝君授我以玉珮金鑑二景纏練之道上行太極下造十方漑月咀日以入天門名曰玄真之經今以授爾宜勤修焉因勅西城王君一一解釋以授之并授寶書四童散方後茅君南治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八月己酉南嶽真人赤君西城王君方諸青童君並

從王母降于茅君之室頃之天皇大帝遣繡衣使者冷廣子期  
賜盈神璽玉策太微帝君遣三天左宮御史管脩條賜盈八龍  
錦輿紫羽華衣太上大道君遣協晨大夫石叔門賜盈金虎真  
符流金之鈴金闕聖君命太極真人使正一上玄玉郎王忠鮑  
丘等賜盈以四節燕胎流明神芝四使者授訖使盈佩璽服衣  
正冠帶符握鈴而立四使者告盈曰食四節隱芝者位爲真卿  
食金闕玉芝者位爲司命食流明金英者位爲司祿食長曜雙  
飛者位爲真伯食夜光洞草者總主左右御史之任子盡食之  
矣壽齊天地位爲司命授東嶽上卿統吳越之神仙綜江左之  
山源矣言畢使者俱去五帝君各以方面車服降於其庭傳大  
帝之命賜盈紫玉之版黃金刻書九錫之文拜盈爲東嶽上卿  
司命真君太元真人授事訖俱去王母及盈師西城王君爲盈  
設天廚酣宴歌玄靈之曲宴罷王母攜王君及盈省顧盈之二

弟各授道要王母命上元夫人授茅固衷太霄隱書丹景道精等四部寶經王母執太霄隱書命侍女張靈子執交信之盟以授于盈固及衷事訖王母昇天而去至王褒字子登張道陵字輔漢洎九聖七真凡得受書者皆朝王母於崑陵之闕焉其後紫虛元君魏夫人華存清齋於陽洛隱元之臺王母於金闕聖君降于臺中乘八景雲輿同詣清虛上宮傳玉清隱書四卷以授華存是時三元夫人馮雙禮紫陽左仙公石路成太極高仙伯延蓋公子西城真人王方平太虛真人南嶽赤松子桐柏真人王子喬三十餘真各歌太極陰歌陽歌之曲王母爲之歌曰駕我八景輿歛然入玉清龍旌拂霄上虎旂攝朱兵逍遙玄津際萬流無暫停哀此去留會劫盡天地傾當尋無中景不死亦不生體彼自然道寂觀合太冥南嶽挺真幹玉暎輝穎精在任靡其事虛心自受靈嘉會絳河曲相與樂未央歌畢上元夫人

答歌亦竟，王母及上元夫人紫陽左仙公太極仙伯清虛王君  
乃攜南嶽魏華存同去東南行，俱詣天台霍山洞宮玉宇之下  
衆真皆從王母昇還龜臺矣。王母師匠萬品校領羣真聖位崇  
高，總錄幽顯至若邊洞玄躬朝而受道謝自然景侍以登仙故  
洞玄及自然傳謂金母師王母也。玄經所證事迹蓋多未能備  
錄。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一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九天玄女

九天玄女者黃帝之師聖母元君弟子也黃帝在昔爲有熊之國君佐神農之孫榆罔既衰諸侯相伐干戈相尋各據方色自稱五行之號太皞之後自爲青帝榆罔神農之後自號赤帝共工之族自號白帝葛天氏之後自號黑帝帝起有熊之墟自號黃帝帝乃恭已下士側身修德在位二十一年而蚩尤肆孽弟兄八十一人獸身人語銅頭鐵額噉砂吞石不殖五穀作五虐之刑以害黎庶鑄兵於葛鑪之山不用帝命帝欲征之博求賢能以爲己助得風后於海隅得力牧於大澤以大鴻爲佐天老爲師置三公以象三台風后爲上台天老爲中台五聖爲下台

始獲寶鼎不爨而熟迎日推策以封胡爲將以夫人費修之子爲太子用張若隔朋力收容光龍行蒼頡容成大撓奢龍衆臣以爲羽翼戰蚩尤於涿鹿帝師不勝蚩尤作大霧三日內外皆迷風后法斗機作大車以杓指南以正四方帝用憂憤齋于太山之下王母遣使披玄狐之裘以符授帝曰精思告天必有太上之應居數日大霧冥冥晝晦玄女降焉乘丹鳳御景雲服九色彩翠之衣集于帝前帝再拜受命玄女曰吾行太上之教有疑可問也帝稽首曰蚩尤暴橫毒害烝黎四海嗷嗷莫保性命欲一戰必勝之術與人除害可乎玄女卽授帝六甲六壬兵信之符靈寶五符策使鬼神之書制祆通靈五明之印五陰五陽遁甲之式太一十精四神勝負握機之圖五嶽河圖策精之訣九光玉節十絕靈旛命魔之劍霞冠火佩龍戟霓旂翠輦綠輶虬驂虎騎千花之蓋八鸞之輿羽籥玄竿虹旌玉越神仙之物

五龍之印九明之珠九天之節以爲兵信五色之旛以辨五方  
帝遂復率諸侯再戰蚩尤驅魑魅雜祆以爲陣兩師風伯以爲  
衛應龍蓄水以攻帝帝盡制之遂滅蚩尤於絕轡之野中冀之  
鄉豕分其四肢以葬之由是榆罔拒命又誅之於版泉之野北  
逐獯鬻大定四方步四極凡二萬八千里乃鑄鼎立九州置九  
行九德之臣以觀天地祠百靈垂法設教然後採首山之銅鑄  
鼎於荊山之下黃龍下迎帝乘龍昇天皆玄女之所授符策圖  
局以佐成功業

### 蠶女

蜀之先有蠶叢帝又高辛時蜀有蠶女不知姓氏父爲人所掠  
惟所乘馬在女念父不食其母因誓於衆曰有得父還者以此  
女嫁之馬聞其言驚躍振迅絕其拘絆而去數日父乃乘馬而  
歸自此馬嘶鳴不肯齧母以誓衆之言告父父曰誓於人不誓

於馬安有人而偶非類乎能脫我於難功亦大矣所誓之言不可行也馬跑父怒欲殺之馬愈跑父射殺之曝其皮於庭皮蹶然而起捲女飛去旬日皮復棲于桑上女化爲蠶食桑葉吐絲成繭以衣被於人間一日蠶女乘雲駕此馬侍衛數千人謂父母曰太上以我心不忘義授以九宮仙嬪矣毋復憶念也今冢在漢州什邡德陽三縣界每歲祈蠶者四方雲集蜀之風俗宮觀諸化塑女像披馬皮謂之馬頭娘以祈蠶焉周禮夏官馬質有馬訟則聽之禁原蠶者鄭玄註云原再也天文辰爲馬蠶書蠶爲龍精月直大火則浴其種是蠶與馬同氣物不能兩大禁再蠶者深究其理者道此一特論蠶之馬以氣類世

。雲華夫人

夏禹治水隨山濬川老君遣雲華夫人往陰相之時禹駐巫山之下大風卒至崖谷振隕力不可制忽遇雲華夫人禹拜而求助夫人卽勅侍女授禹策召鬼神之書因命其神狂章虞余黃

麾大翳庚辰童律巨靈神等助其斬石疏波決塞導阨禹嘗謁  
雲華於崇巘之巔顧盼之際化而爲石或倏然飛騰散爲輕雲  
油然而止聚爲夕雨或爲游龍或爲翔鶴千態萬狀不可親也  
禹疑其狡獪怪誕非真仙也問諸童律童律曰天地之本者道  
也運道之用者聖也聖之品次真人仙人也其有稟氣成真不  
修而得道者木公金母是也蓋二氣之祖宗陰陽之原本仙真  
之主宰造化之元先雲華夫人者金母之女也總名仙奇記受書  
爲雲華上宮夫人主領教童真之士理在玉映之臺隱見變化  
蓋其常也亦由凝氣成真與道合體非寓胎稟化之形乃西華  
少陰之氣也且氣能彌綸天地經營動植大包造化細入毫髮  
在人爲人在物爲物豈止爲雲雨龍鶴飛鴻騰鳳哉禹然之復  
往詣焉忽見雲樓玉臺瓊闕森然靈官侍衛不可名識師子抱  
關天馬啓途毒龍電獸八威備軒夫人宴坐於瓊臺之上禹稽

首問道召禹坐而謂曰夫聖匠肇興剖大混之一樸判爲億萬之體發大蘊之一苞散爲無窮之物故步三光而立乎晷景封九域而制乎邦國刻漏以分晝夜寒暑以定歲紀坎離以正方面山川以分陰陽城郭以聚民器械以衛衆輿服以表貴賤禾黍以備凶歉凡此之制上稟乎星辰而取法乎神真下以養於有形之物是故日月有幽明生殺有寒暑雷電有出入之期風雨有動靜之常類氣浮乎上而衆精散於下廢興之數治亂之運賢愚之質善惡之性剛柔之氣壽夭之命貴賤之位尊卑之序吉凶之感窮達之期此皆稟之於道懸之於天而聖人爲紀也性發乎天而命成乎人立之者天行之者道道存則有道去則無非道則物不可存也非修則道不可致也太上有言致虛極守靜篤萬物將自復復謂歸於道常存也道之用也變化萬端而不足其一是故天參玄玄地參混黃人參道德去此之外

非道也哉。長久之要者，天保其玄地，守其物，人養其氣，所以全也。則我命在我，非天地殺之，鬼神害之，失道而自逝也。志乎哉，勤乎哉！子之功及於物矣，勤逮於我矣。善格夫天矣，而未聞至道也。吾昔於紫清之闕，受書寶而勤之。我師三元道君曰：上真內經，天真所寶，封之金臺，佩之太微。則雲輪上往，神虎抱關，振衣瑤房，遨宴希林。長招仙公右棲白山，而下盼太空。汎乎天津，則乘雲騁龍，游此名山。則真人詣房，萬神奉衛，千精伺迎。動有八景玉輪，靜則宴處金堂。亦謂之太上玉珮金璫之妙文也。汝將欲越巨海而無魑輪，渡飛沙而無雲軒，陟阨塗而無所輦，涉泥波而無所乘，陸則困於遠絕，水則懼於漂淪。將欲以導百谷而濬萬川也，危乎悠哉！太上愍汝之至，將授汝以靈寶真文。陸策虎豹，水制蛟龍，斬馘萬邪，檢取羣凶，以成汝之功也。其在乎陽明之天矣。吾所授寶書，亦可以出入水火，嘯叱幽冥，收策虎

豹呼召六丁、隱淪八地、顛倒五星、久視存身、與天地相傾也。因命侍女陵容華出丹玉之笈、開上清寶文、以授禹。仍命狂章、巨靈等神、助禹誅爲民害、人力所不能制者、戮防風氏於會稽、鎖淮渦之神、巫支祇於龜山、皆其力也。禹後入陽明洞天爲紫庭真人。

姮娥

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妻姮娥竊而服之、奔月宮。

織女

織女上應天宿、牽牛則河鼓是也。舊說天河與海通、漢時有人居海上者、年年八月見有浮槎去來、不失期。人有奇志者、立飛閣其上、多齎糧、乘槎而去。十餘日至一處、有城郭、狀屋舍甚嚴、遙望室中有織婦人、又見一丈夫牽牛飲之。驚問曰：何由至此？其人與說來意、因問：此是何處？答曰：君至蜀郡訪嚴君平、則知。



之因還後以問君平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牽牛宿計年  
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時也東方朔神異記云郭翰嘗遇織女降  
其室衣玄霄之衣霜羅之帔戴翹鳳金冠躡瓊文九章之履張  
霜霧丹縠之幃施九晶玉華之簾轉會風之扇有同心龍枕翌  
日丹鉛書青縑一幅以寄翰漢書董永少失母養父家貧傭力  
至農月以小車推父置田頭陰樹下而營農作父死後自主人  
貸錢一萬自賣身為奴遂得錢葬父還於路忽見一婦人姿容  
端正求爲永妻永乃與俱詣主人主人令永妻織絹六百匹放  
汝夫妻乃當機織一月畢主人深怪其速疾遂放之相隨至舊  
相見之處而辭永曰我天之織女緣君至孝天帝令助君償債  
言訖凌空而去今泰州有漢董永所居天女綵絲井存焉

織女有

前嫁牽牛事見  
卷武丁傳

昌容

昌容者商王女也修道於常山下食蓬蒿根往來上下人見之  
二百餘年顏色常如二十許能致紫草鬻於染工得錢卽施於  
貧病者歷年如是奉祠者甚衆人竟不知其所修之道常行日  
中不見形影或云昌容能煉形者也未幾忽沖天而去

出傳列仙

女偶

南伯子葵問乎女偶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  
道矣南伯子葵曰可得學邪曰惡乎可子非其人也夫卜梁倚  
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  
欲以教之庶幾其爲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  
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  
之七日而能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  
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古今而後  
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爲無不將也無

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爲櫻寧櫻寧也者櫻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吾聞之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聃許聃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

### 李真多

李真多仙人李八百之妹也隨兄修道居綿竹中老君與玄古三師降授以飛昇之道先於八百白日昇天今有真多古迹猶在或來往浮山之側今號真多化卽古浮山治也一去八百嘗與妹真多來卜居於筠陽之五龍岡又名赤商寨今瑞州治是也復煉丹於華林山石室今隆興府奉新縣浮雲觀是新也八百兄妹俱蜀人也雖卜居筠陽間往來蜀中一日真多自蜀至八百候之今瑞州望仙門是也見真多手持蓮花身似有孕八百怒意欲引劍揮之真多覺之倏爾凌空

渡江產下童子經一卷遂乘雲氣冉冉昇天時人塑真多之像  
將奉祠焉像成而昇不動是夕真多見夢云吾祠宜在五龍岡  
翌日舉像甚輕乃祠于彼至唐玄宗天寶十年天師孫智涼始  
奏改元陽觀以顯聖迹憲宗元和七年高安縣今誕賁以縣治  
觀基兩易今瑞州城西二里逍遙山妙真宮是也其產經之地  
今額儀天觀觀中女真世傳其經郡人每備香信詣觀看經以  
保產難焉真多今號明香元君

羸女

秦繆公女羸氏名弄玉善吹笙無和者欲求得吹笙者以配有  
蕭史者善吹簫能感清風彩雲鳳凰羸女願嫁之羸女吹笙亦  
如史所感於是孟明爲媒蹇叔爲賓約而成婚宴於西殿座中  
不奏他樂惟二人自以笙簫間奏遂致鳳凰來儀二人乘之而  
去秦人因作鳳女祠

### 太陽女

太陽女者姓朱名翼敷演五行之道加思增益至爲微妙行用其道其驗甚速年二百八十歲色如桃華口如含丹肌膚充澤眉鬢如畫有如十七八歲者奉事絕洞子丹成以賜之亦得仙昇天也

### 太陰女

太陰女者姓盧名全爲人聰達智慧過人好玉子之道頗得其法未能精妙時無明師乃當道沽酒密欲求賢積年累久未得勝已會太陽子喟然嘆曰彼行白虎騰蛇我行青龍玄武天下悠悠知者爲誰女聞之大喜使妹問客土數爲幾對曰不知也但南三北五東九西七中一耳妹還報曰客大賢者至德道人也我始問一已至五矣遂請入道室改進妙饌盛設嘉珍而享之以自陳託太陽子曰共事天帝之朝俱飲神光之水身登玉

子之魁體有五行之寶唯賢是親豈有所怪遂教補導之要授以蒸丹之方合服得仙時年已二百歲而有少童之色也

### 毛女

毛女字玉姜

玉一美云

在華陰山中山客獵師世世見之形體生毛

自言秦始皇宮人秦亡入山避難道士谷春教食松葉遂不飢

寒身輕如飛百七十餘年所止岩中有鼓琴聲云

仙出傳

抱朴子

云漢成帝時獵者於終南山見一人無衣服身皆黑毛跳坑越

澗如飛乃密伺其所在合圍取得乃是一婦人問之言我是秦

之宮人關東賊至秦王出降驚走入山飢無所食泊欲飢死有

一老公教食松柏葉實初時苦澀後稍便喫遂不復飢冬不寒

夏不熱此女是秦人至成帝時三百餘歲也一云有魚道超魚

道遠者皆秦時之女真入武夷山隱焉後人常見之其地四

圍皆生毛竹故人因毛竹而亦呼此二魚爲毛女

梅姑

梅姑秦時丹陽縣人有道術能著履行水上縣有梅姑廟尙存  
女几

女几者陳氏酒家婦也有仙人過其家以素書五卷質酒几開  
視之乃仙方也私寫要訣依而修之數歲仙人復來笑曰竊學  
無師有翅不飛女几隨仙人去今所居女几山是也

孫氏

孫氏一云雍氏漢天師張道陵之妻也同隱龍虎山修道章帝元和  
二年俱到蜀居陽平化天師學道行滿功成至桓帝永壽二年  
九月九日太上詔使至孫氏同天師於雲臺峯白日飛昇三洞  
珠囊  
云天師昇天後一  
年夫人復昇天

張文姬

張文姬天師張道陵之長女也適陳郡袁公子家豪好道久之

白日抱五兒昇天

張文光

張文光天師張道陵之次女也。一云第四女爲陵王妃以得封犯父諱不食數月白日昇天一云入門三日於殿上白日昇天

張賢

張賢一云名賢姬天師張道陵之第三女也。一云第五女爲燕王妃好道集真人之法久之白日昇天

張芝

張芝一云名芳芝天師張道陵之第四女也。一云第六女適魏公第二子夫故犯父諱遂鬱鬱不樂於家白日飛昇

盧氏

盧氏嗣漢第二代天師張衡之妻也張衡得道盧氏同於陽平山白日飛昇



張玉蘭

張玉蘭張衡之女也。幼而潔素，不食葷血。年十七歲，夢朱光入口，因而有孕。父母責之，終不肯言。惟侍婢知之。一日謂侍婢曰：「我死爾當剖腹以明我心。」其夕遂歿。父母不違其言，剖腹得一物如蓮花初開，其中有白素金書十卷，乃本際經也。十餘日間有大風雨晦冥，遂失其經。成都記云：天師雲孫女無夫而孕，父疑之，欲殺焉。既產有異光，乃一軸書，則本際經也。父以爲神，乃擲其刀。其後於敦信村登仙。卽女郎觀也。今有聖女臺，拋刀池，洗經池存焉。一云得素金書本際經十卷，素長二尺許，幅六七寸，文明甚妙，將非人工，乃傳寫其經而葬。玉蘭百餘日大風雷雨失經，及玉蘭墳壙自開空棺而已。

屈女

東吳葛仙公玄嘗在荊門軍紫蓋山修煉。值天寒大凍，仙公跌

足衣衫藍縷時有屈家二女窺見憐其忍冷夤夜促成雙履次日欲獻之往煉丹之所仙公已去但存爐灰尙溫二女撥灰而得丹一粒姊妹分而服之自後神氣沖沖不飢不渴惟慕清靜後隱去時人謂得仙矣

謹姆

謹姆者不知何許人也其字曰嬰常居金陵丹陽郡之黃堂潛修至道忘其甲子耆老累世見之齒髮不衰容貌常少皆以謹姆呼之謂其可爲人師也吳大帝時行丹陽市中忽遇一男子年可十四五叩頭再拜願爲義子謹姆告曰汝旣成長須侍養所生何得背其已親而事吾爲母旣非其類不合大道於是童子跪謝而去又經旬月復過市中忽見孩兒年可三歲悲啼呼叫莫知誰氏之子因遇謹姆執衣不捨告云我母何來唯願哀憫謹姆憐其無告遂收歸撫育漸向成大供侍甘旨晨昏不虧

心與道合，行通神明，聰慧過人，博通經史，天文地理，百氏九流，窮物極玄，探微索奧，年將弱冠，姆謂之曰：我修奉正道，其來久矣。汝以吾撫育，暫此相因，汝既無天，將何以爲姓氏？兒曰：昔蒙天真授以靈章，約爲孝悌，明王請以此爲名號可乎？姆曰：既天真付授，吾何敢有違？復議求婚，兒跪姆前，說贊曰：我非世間人，上界真高仙，今與母爲兒，乃是宿昔緣。因得行孝道，度脫諸神仙，向前十五童，亦是我化身。今已道氣圓，我將返吾身。真凡自殊趣，何爲議婚姻？盍於黃堂壇，傳教付至人。母既施吾教，三清棲我神。謚姆聞讚，驚畏異常，遂於黃堂建立壇靖，嚴奉香火，大闡孝道。明王之教，明王告姆修真之訣曰：每須高處玄壇，疎絕異黨，脩閑丘阜，餌服陽和，委鑒太虛，靜夷玄圃。若非無英寶帙，黃老玉書，大洞真經，豁落七元，太上隱玄之道，不可偃息於流霞之車，眷盼乎文昌之台也。得此道者，九鳳齊鳴，萬萬萃止，竦

身御節八景浮空龍輿虎旂遊翔八方矣每宜寶之於是盡得妙訣兼授靈章已而辭母飛騰太空謹姆受訖寶而祕之積數十年而人無知者至西晉之末許真君遜吳真君猛聞姆有道遠詣丹陽求受道法姆知其名在圖籍應爲神仙於是授以孝道明王之教真仙飛舉之宗及正一斬邪之法三五飛步之術仍以蘭公所授孝悌明王銅符鐵券金丹寶經一遵元戒傳付許君仍語二君玉皇玄譜仙籍品秩乃令許君以道授吳君二君禮謝將辭歸許君欲每歲來禮謁姆姆止之曰子勿來吾卽還帝鄉矣乃取香茅一根南望擲之茅隨風飛去因謂曰子歸於所居之南數十里認茅落處立吾祠歲秋一至足矣語訖忽有雲龍之駕來迎凌空而去今新建豐城二縣之界有黃堂觀乃真君訪丹陽黃堂所立祠每年八月三日朝謁謹母之所也

劉仙姑

劉仙姑名懿靖安縣人年數百歲貌若童子謚姆嘗稱之真君往見則已飛昇矣遂留寶木華車遺之車因風飄舉三日而下因名其觀曰華車觀碑碣猶在今號棲霞觀

### 盱母

盱母者真君許遜之姊真君盱烈之母許遜以其孀居乃築室於宅西數十步間俾居之許遜隱西山修煉日夕講究真詮盱母與子烈日得參其妙焉許遜每出則盱母代掌其家事仙賓隱客咸獲見之許遊飛昇之日盱母暨烈母子並受玉皇詔部分仙眷昇天

### 許氏

許氏者許真君遜之女也適建安黃仁覽盡得真君道妙日究神仙之學任青州從事單騎之官留許氏侍翁姑一夕家僮報許氏院中夜有語笑聲姑訊之許氏曰黃郎爾姑曰吾子從事

數千里安得至此許氏曰彼已得仙道能頃刻千里戒在漏語故不敢令姑知姑曰若然當使我見之是夕仁覽歸許氏告以故比明仁覽不得已出謁父母曰仁覽雖從宦遠鄉夜必潛歸膝下仙道祕密不可泄言恐招譴累言訖取竹杖化爲青龍乘之而去後許真君輕舉之日許氏同仁覽公姑三十二口白日飛昇仙杖旣行許氏釵偶墜落今有許氏墜釵洲

薛練師

女真薛練師不知何許人也晉時世弊京邑不甯有道之士多棲寓山林以避世因居南嶽尋真臺外示同塵內修至道常騎白豹遊耆閣峯黃鳥白猿不離左右後於雲龍峯尸解出仙傳拾遺湘中記云晉女真薛練師冲舉之處梁武帝天監五年建觀至後周武穆公主周惠抃者生而有異光滿室幼不茹葷長思獨處慕魏夫人緱仙姑之志因居石室感西靈聖母降傳經籙修

三素之道潭衡之境士女景慕者數百人世代將亂告諸學者曰我當暫往約百餘年再來後學如市唐玄宗開元初賜額西靈後有女冠李太真曹妙本接踵得道卽今常住乃周公主所捨觀廢久馬氏復興宋朝特賜每歲度女冠一人以續焚修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二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上元夫人

上元夫人道君弟子也亦太古以來得道仙籍亞於龜臺金母金母所降之處多使侍女與聞邀爲賓侶漢孝武好神仙之道禱醮名山以求靈應元封元年辛未七月七夜二鼓後西王母降于漢宮帝迎拜稽首侍立久之王母令帝坐設以天廚言宴粗悉命駕將去帝下席叩頭請留殷勤王母復坐乃命侍女郭密香邀上元夫人同宴於漢宮事載金母元君傳宣帝地節四年乙卯咸陽茅盈受黃金九錫之命爲東嶽上卿司命眞君太元眞人是時五帝君授策既畢各昇天而去茅君之師總眞王君西靈王母與夫人降于句曲之山金壇之陵華陽天宮以宴茅君焉

時茅中君名固小君名衷王母王君授以靈訣亦授錫命紫素之榮固爲定錄君衷爲保命君亦侍真會王君告二君曰夫人乃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高尊統領十方玉女之籍汝可自陳二君下席再拜求乞長生之要夫人憫其勤志命侍女宋辟非出紫錦之囊開綠金之笈以三元流珠之經丹景道精經隱仙八術經太極錄景經凡四部以授二君王母復勅特地李方明出丹瓊函披雲珠之笈出玉佩金璫經太霄隱書經洞飛二景內書傳授二君各受書畢王母與夫人告去千乘萬騎昇還太虛矣

南極王夫人

南極王夫人西王母第四女也三一云第名林字容眞一號紫元夫人或曰南極元君理太丹宮受書爲金闕聖君上保司命漢平帝時降于陽洛山石室之中授清虛王君太上寶文等經三

十卷夫人著錦帔青羽裙左佩虎書右帶揮靈可年十六七形貌真正天姿奄靄乘羽寶車駕以九龍女騎九千居渤陽舟海長離山中主教當爲真人者

右英王夫人

右英王夫人西王母第十三女名媚蘭字申林總仙奇紀治滄浪山受書爲雲林夫人晉哀帝興寧三年七月降句曲山真誥云滄浪雲林右英夫人

紫微王夫人

紫微王夫人名清娥字愈音真誥云王母第二十女也昔降授寶神經與清靈裴真人行之得道晉哀帝興寧三年乙丑六月與九華安妃二十三真人十五女仙降句曲授道於真人楊羲也夫人鎮羽野玄隴主教當成真人者也夫人作服朮序在上清經

太真王夫人

太真王夫人，王母之小女也。衣服奇麗，姿容絕世。年可十六七時，以兒爲三天太上府都官司直被降主。東嶽夫人暫來往於岱宗山石室高崖重巖，深隱人迹，所不能到。去地千餘丈，中有玉几、金牀、珍物奇偉，每彈一絃之琴，卽百禽飛集，鼓舞聽之。時乘一白龍，周旋四海。仙人馬明生嘗爲縣吏，爲賊所傷，創甚殆。死遇夫人，救之數年後，夫人令明生師安期生，受金液還丹，修煉昇天。

靈照李夫人

北元中，玄道君李慶賓之女，太保玉郎李靈飛之小妹。受書爲東宮靈照夫人，治方丈臺第十三。朱館中夫人著紫錦衣，帶神虎符，握流金鈴，有兩侍女。年可二十許，夫人年可十三四許。

中候王夫人

女仙王觀香字衆愛周靈王第三女也是宋姬所生於子喬爲別生妹受子喬飛解脫網之道得去入緱外書作氏山中後俱與子喬入陸渾積三十九年道成白日沖天真誥云受書爲紫清宮內傳妃領東宮中候眞夫人子喬弟兄七人得道五男二女其眉壽是觀香之同生兄亦得道

### 鉤翼趙夫人

鉤翼夫人齊人也姓趙少好清靜病臥六年右手捲飲食少漢武帝時望氣者云東北有貴人氣推而得之召到姿色甚偉武帝發其手而得玉鉤手得展幸之生昭帝武帝尋害之殯尸不冷而香一月後昭帝卽位更葬之棺空但有絲履故名其宮曰鉤翼後避諱改爲弋

### 麻姑

麻姑乃王方平之妹修道得仙年可十八許於頂中作髻餘髮

散垂至腰其衣有文章光彩耀目世所無有也

按道觀無極云老君

三災九厄十芒八難示以禍除之法中有遺北方黑騎天官兵

馬倉老麻姑十五億萬騎等語則知麻姑浩劫之高真乘運應世

來矣自昔方平降蔡經家遣使邀麻姑同宴各進行廚皆金盤玉杯餽膳多是諸花而香氣達于內外擘麟脯如行柏炙進天酒如飲瓊漿麻姑曰接待以來見東海三爲桑田向到蓬萊水乃淺於往日會將減半也將復揚塵也麻姑手爪頗似鳥爪蔡經心言背癢時得此爪以爬背當佳也方平已知經心中所言即使神吏鞭之曰麻姑神人也汝可萌妄想哉宣州有麻姑仙壇建昌軍有麻姑山靈迹非止一處宋徽宗政和間寵褒麻姑爲真寂沖應元君寧宗嘉泰間改封虛寂沖應真人

### 南陽公主

漢時南陽公主出降王咸屬王莽秉政公主夙慕清虛崇尚至道每追慕文景之爲理又知武帝之世累降神仙謂咸曰國危

世亂非女子可以扶持但當自保恬和退身修道稍遠塵境必可延年若碌碌隨時與世進退恐不見免於支離之苦奔迫之患也咸儻俛世祿未從其言公主遂於華山結廬棲止歲餘精思丹道真靈感應遂捨廬室而去人或見之徐徐絕壑乘雲氣冉冉而去咸入山追之越巨壑昇層巔涕泗瞻望漠然無迹忽於嶺上見遺朱履一雙前而取之已化爲石矣因謂之公主峯潘安仁爲記行於世

### 郭勺藥

郭勺藥漢度遼將軍東平郭蹇女也少好道篤誠真人因授其六甲而得道今或遊玄洲或處東華方諸臺也

### 趙愛兒

趙愛兒者幽州刺史劉虞別駕趙該姊也好道得尸解後又受符見居東華方諸臺

王魯連

女仙王魯連魏明帝城門校尉范陽王剛女也

真諡云王伯綱女宋審孰是

剛得道於元洲魯連見父冲天遂勤志修道入陸沈山遇太一真人授以飛昇之法行之白日昇天

南嶽魏夫人

夫人姓魏名華存字賢安任城人卽晉武帝左僕射魏舒之女天才卓異性樂神仙年二十四父母強逼以事南陽劉文字幼彥爲修武令夫人隨之遂因請閑齋于別室謹修道法入室百日所期仙靈精思希感季冬夜半感四真人降于靖室而授道要後衆真再降令夫人託疾尸解鸞輪命訪王屋清虛洞天奉天帝君命傳玉札金文位爲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主諸學道生死圖籍攝御三官關較罪考又加南嶽夫人比秩仙公治大霍山洞臺後成帝咸和四年鸞輪下迎昇天杜甫望嶽詩云南



嶽配朱雀，秩禮自百王。歛吸領地靈，鴻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匪馨香。巡狩何寂寥，有虞今則亡。泊五隘世網，行邁越瀟湘。渴日絕壁出，漾舟清光旁。祝融五峯尊，峯峯次低昂。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翱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岡。歸來覬命駕，沐浴休玉堂。三嘆問府主，曷以贊我皇。性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夫人壇在南嶽中，峯之前，巨石之上，是一片大石，方可丈餘，其形方穩，下圓上平，浮寄他石之上，嘗試一人推之，以能轉動，人多則屹然而定。相傳以爲靈異，往往神仙幽人遊息其上，奇霧靈氣彌覆其頂。丹臺錄云：魏夫人爲紫虛元君，治南嶽，真誥云上真司命南嶽真人。

### 九華安妃

九華安妃，古之得道女仙也。晉哀帝興寧三年六月十五夜，紫

微王夫人降授真人楊羲道要與一神女俱來著雲錦襪上丹  
下青文彩光鮮視之年可十三四許左右又有兩侍女一侍女  
手中持一錦囊長一尺二寸以盛書有十餘卷以白玉檢囊口  
見刻檢上字云玉清神虎內真紫元丹章其一侍女捧一白箱  
以絳帶束絡之白箱似象牙形也二侍女年可十七八皆整飾  
非常神女及侍者顏容瑩潔鮮徹如玉香氣馥亂如燒香嬰也  
注香嬰出外國紫微夫人曰此是太虛上真元君金臺李夫人之少女  
也昔嘗詣龜山學上清道道成受太上書命爲紫清上宮九華  
真妃者也於是賜姓爲安名鬱嬪字靈籊真妃至良久手中先  
握三枚棗色如乾棗而形長大內無核其味甘美異常棗真妃  
以一枚與楊羲食之畢真妃作文相贈又紫微王夫人亦作文  
相曉諸真人皆受書畢各去獨真妃少留命侍女發檢囊中出  
上清玉霞紫映內觀隱書上清還晨歸童日暉中元共二卷皆

三元八會之書也付楊羲令寫之又云君若不耐風火之煙欲抱真形於幽林者且可尋劍解之道作告終之術也楊羲後果劍解隱化後遂飛昇

### 河北王母

女仙河北王母蓋有道者莫知其年紀惟見重白和一人和字仲理魏朝仙人也和每拜王母常坐而止之語諸人言阿和是吾鄰家兒吾少所長者晉武之末和別去云被崑崙召遂去不知所之惠帝元康二年相識人見和在華陰山中乘虎從王母四五人顏色更少寄謝其親甚分明

### 韓西華

韓西華者不知何許人也慈愛於物常行陰功至於肖翹微命皆愛而護之學道得仙今在嵩山洞天之中

### 王抱臺

女仙王抱臺不知何所人得道爲主仙道君之侍女居玄洲之宮洲之四面玄濤波天非人跡所到昔清虛王真人隨西城王君登此洲上詣仙都闕下朝謁主仙道君君命抱臺披綠韞瓊笈出隱書龍文八靈真經以授清虛真人

王妙想

女真王妙想幼年入道居蒼梧山黃庭觀辟穀服氣結宇臨選水之傍五十餘年貌如十八九歲人每持念黃庭精誠感通一日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震空光燭壇殿千乘萬騎浮空而下旌幢鶴蓋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見一仙官羽衣寶冠劍佩曳履陞殿而坐身有五色光妙想卽往瞻謁仙官謂妙想曰吾乃往昔有虞氏之君帝舜也勞厭萬國養道此山每欲誘教後人使之知道而世無可教授者夫道在於內不在於外道在爾身不在他人玄經所謂修之於身其德乃真也頃者地司

奏汝居山三十餘載初終如一守道不邪存念精誠遵稟科戒  
若無所成證此乃道之棄人也玄經云常善救物故無棄物道  
之布惠周普物物皆欲成之人人皆欲度之但世人福果單微  
道氣膚淺不能精專勤久道氣未應而已中怠是人自棄道非  
道棄人也汝精誠一志期以百生千生望於所證不忘不退深  
可愍也吾昔遇太上老君示以道德真經理國理身度人行教  
可以通天地貫萬物爲行化之要修政之本非言可諭但世俗  
浮詐嗤謙光爲懦怯輕退身爲迂劣笑絕聖棄智爲荒唐鄙絕  
仁棄義爲逕庭蓋末世之迷妄也玄聖之意將欲還淳復朴崇  
道黜邪斜徑既除至道自顯淳朴既立澆競自驅則裁制之義  
無所施兼愛之慈無所措昭灼之聖無所用譏譎之智無所行  
天下混然歸乎大順此玄聖之大旨也吾以曆數既往歸理茲  
山常以久視無爲之道分命仙官下教於人蓋上聖高真愍劫

曆不常，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還，俄爾之間，又及陽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於人，尤切於世人之求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萬中無一，天真憫俗，常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此山九峯，皆有宮室，真官主之，其下有寶玉、五金、靈芝、神草，三天所鎮之藥，太上所藏之經，或在石室、洞臺、雲崖、巖谷，皆有靈司主掌，無毒螫驚攫之物，可以度世，可以養生，可以修道，可以登真也。汝居山以來，未嘗游覽四表，俯睇岑巒，固不得而知也。勉而修之，佇駕景策，空然後倒景而研其本末也。於是命侍宸以道德二經及駐景靈文授之而去。自是一年或三五降於黃庭，觀後數年妙想向日昇天。所居觀改爲營道觀。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州。老君嘗以道德經授舜於此，可驗。故河上公云：吾著此書已一千七百歲也。

王奉仙

女仙王奉仙宣州人也家貧父母耕織爲業奉仙年十四於田中忽見青衣童少女十許人與之嬉戲良久散去他日往田所見之如舊月餘諸女夜集其家終夕言笑達旦方去或攜珍果穀饌而來非世所有其房甚狹來衆雖多不覺甚隘父母疑而伺之終無所見又疑妖物所惑詰責甚切每託他辭以對自是諸女書日往來與之遠遊無所不屆及暮乃返奉仙自此不飲不食漸覺其異一日近父母見在庭竹之杪墜身投地因問其故方乃言所遇皆是仙女每周遊天上自此竹竿上昇往來諸女又剪奉仙之髮前齊眉目後垂到肩積年不復長而肌膚豐潔若冰玉明眸異貌天人之相也又智辯明悟人所不及言論之理契合要妙嘗與高達之人言曰某所遇者道也所得者仙也所見之女皆女仙也每到天宮見上仙所居仙人多被服文繡雲冠霜簡執仙花靈草詠吟洞章或登雲門芝田瑤宮瓊闕

話長生度世之事行於星漢之上不知其幾千萬里也初到天  
上曰大有宮天尊處廣殿之中萬真侍衛天人無數也奉仙謁  
見天尊命左右以玉漿一杯賜之謂奉仙曰汝有仙骨法當上  
仙由世運未滿五十年方復還此百穀之實食之傷人真氣草  
木之果食之損人年壽汝宜辟穀養真自此不食二十年矣夫  
天尊化於天上主宰萬物若世人之父也世尊化於世上勸人  
以善若世人之母也儒典行於世間若世人之兄長也舉世人  
如嬰兒焉但識其母不知其父兄之尊故知道者少重儒者寡  
不足怪也奉仙所見天上事與今道無異了無菩薩佛僧之像  
也奉仙所圖畫功德多作天人帝王道君朝服之儀題云朝天  
圖遊於淮浙間所至之處觀者雲集奉仙唯以忠孝正直之道  
清淨儉約之言修身密行之要以教於士女故遠近欽仰金玉  
寶貨填委其前所施萬計皆委而不受奉仙與二女弟居洞庭



山後居錢塘頃山二女弟子奉香火建殿宇華盛力未嘗闕一  
旦而終年十八果符五十年之說也其平日宴坐居室則覩千  
里之事凝思遊神則朝九天之上將終雲鶴屢降異香盈室化  
後尸形柔澤肌膚如生識者以爲尸解

### 王氏

女仙王氏王丞相王徽之姪女也時值翰林王氏之父隨計入  
關王氏與所生劉及其母裴氏寓居義興山桂岩之下與洞靈  
觀爲鄰王氏幼年慕道不飲酒不茹葷立志端莊常樂在幽靜  
或撫琴怡悅或詞翰自娛持大洞真經及度人道德章句居室  
之間時有異香氣與衆香氣不同父母欽而異之嘗密謂母曰  
洞宮有召命當補仙官辭不獲免恐遠行耳母未解其意忽一  
旦微疾裴與劉皆所鍾愛爲於洞靈觀禱祈是日稍愈亦同詣  
觀中徧謁真像處庭焚香若有所祝及晚歸所居其門右有巨

石乃於石上題詩曰、翫水登山無足時、諸仙頻下聽琴詩、此心  
不戀居塵業、唯見天邊雙鶴飛、是夕奄然而終、及明有雙鶴捷  
於庭木、音樂盈空、異香滿野、遠近驚異、奔共觀之、舉形就本室  
衣而已、自是一家潔志香火、及長幼皆修道化、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三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紫素元君

有任生者隱居嵩山一夕美女至留詩曰我居籍上清謫居遊五嶽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生拒不納後三日至曰僕非精魅名列上仙冥數與君合爲配偶又贈詩曰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意何如生竟不對女又曰阮郎迷不悟何以伸情素明月海上春綵弁却歸去後數月生病卒爲吏所追道遇旌幢擁翠輦中有一女子笑曰是嵩山讀書薄命漢取吏所持文字視曰今既相遇不能無情索筆判云更與三年生再拜吏曰此乃紫素元君仙官之最貴者吏送回生乃活三年卒

此乃眞仙下試於人也任生能不失正是以延壽三載

趙素臺

趙素臺者漢幽州刺史趙熙之女也熙少有善行常濟窮困救王惠等族誅有陰德數十事熙得身詣朱陵兒子得遁形遊洞天素臺在易遷宮中已四百年不肯徙自謂天下無復樂於此處也數微服遊行盼山澤以自服易遷夫人者乃其品也

黃景華

黃景華者漢司空黃瓊之女也景華少好仙道常密修至要後師韓終授其岷山丹方服之得入易遷宮位爲協晨夫人領九宮諸神女亦總教授之真誥註云黃瓊江夏侯年七十九世英漢順帝時爲尚書令救活千餘人瓊子琬也  
章和帝時爲李催所殺夫活人亦不知出適未也

周爰支

周爰支漢河南尹周暢伯持之女也暢汝南安城人好行陰德功在不覺曾作河南尹遭大旱收葬洛陽城傍客死骸骨萬餘

人爲立義冢祭祀之應時大雨豐收所行多是此輩太上處以  
暢有陰行令爰支從南宮受化得仙今在洞中爲明晨侍郎爰  
支亦少好道服茯苓三十年後遇石長生教之以化遁化遁上  
尸解也二暢卽周嘉從弟也性仁慈和篤某帝應時爲河雨南至光祿  
真勳出

### 張桃枝

張桃枝者漢司隸校尉朱寓季陵母也沛人寓往與陳蕃俱誅  
寓母以陰德久聞在易遷始得爲明晨侍郎耳寓出真語注云朱  
八俊後同黨人之列李膺杜  
密俱下獄死非陳蕃同時杜

### 傅禮和

傅禮和者漢桓帝外甥侍中傅建之女也北地人舉家奉佛禮  
和常日日灑掃佛前勤勤祝誓心願仙化常服五星精身生光  
華得道仙去善爲空同之歌歌則禽鳥相舞而集飛聚其前以

聽之此乃至誠所感而獲道也久處易遷宮後主掌含真臺洞天

張微子

張微子者漢昭帝時將作大匠張慶之女不知何郡人也微子少好道因得尸解去先在易遷宮中後職掌華陽含真臺洞天微子自言師東海東華玉妃淳文期受服霧氣之道云霧是山澤水火之華精金石之盈氣久服之則能散形入空與雲氣合體微子修之得其仙道也真誥云文期青童之妹也微子曾精思於寢靜誠心感靈故文期降之

竇瓊英

竇瓊英者竇武之妹也其七代祖名峙常以葬枯骨爲事以活死爲心故祚及瓊英今得女仙在易遷宮

韓太華

韓太華者韓安國之妹也漢貳師將軍李廣利之婦也得道在易遷宮中利宿世有功德今亦在南宮受化

### 劉春龍

劉春龍漢宗正劉奉仙之女以其先世有陰德故皆得道化煉景入華陽易遷宮中劉春龍寶瓊英韓太華李奚子郭叔香並天姿嚴麗儀冠駭衆才識偉鑠皆得爲明晨侍郎以居洞中侍郎之任以良才舉之不限男女也

### 郭叔香

郭叔香者王修母得道在易遷宮中真誥注云王修字叔治北海人爲魏武郎中今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不知郭誰女也

### 孫寒華

孫寒華者吳人孫奚之女也師杜契受玄白之要顏容日少周旋吳越諸山十餘年乃得仙道而去一云卽吳大帝孫女也於

茅山修道道成沖虛而去因號其山爲華姥山山在茅山崇禧觀前是也

### 王進賢

王進賢者晉武帝尙書令王衍女爲愍懷太子妃洛陽亂劉曜石勒掠晉賢渡孟津河於河中欲妻之進賢罵曰我皇太子婦司徒公之女而胡羗小子敢欲干我乎言畢卽投河中其侍婢名六出復言曰大既有之小亦宜然復投河中時遇嵩高女真韓西華出遊而愍之撫接二人遂獲內救外示死形體實密濟便將入嵩高山今在華陽宮洞內易遷之中六出時年二十二三歲體貌亦整善有心節本姓田漁陽人魏故浚儀令田諷之孫諷曾有陰德之行以及於六出耳

晉書載  
小異

### 李奚子

李奚子者晉東平太守李忠祖母也不知姓氏忠祖父貞節丘



園性多慈憫以陰德爲事奚子每專一志務於救人大雪寒凍每積稻布穀於園庭恐禽鳥餓死其用心如此今得道而居華陽洞中

### 樊夫人

樊夫人者晉天師劉綱之妻也嘗與夫較術俱坐堂上綱作火燒碓屋從東起夫人禁之火卽滅庭中兩株桃夫妻各呪一株使相鬪擊良久綱所呪者不勝數走出籬外綱唾盤中卽成鯉魚夫人唾盤中成獺食魚綱與夫人入四明山路阻虎綱禁虎伏不敢動適欲往虎卽喊之夫人徑前虎卽面向地不敢仰視夫人以繩繫虎牽歸係于牀脚下夫妻將昇天綱仕上虞令縣廳先有大皂筴樹綱昇樹數丈方能飛舉夫人平坐冉冉如雲氣之昇同昇天而去唐德宗貞元中有湘媼者嘗以丹篆救疾一日告鄉人曰吾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至洞庭前一日有大

風濤一巨舟君山所載百餘人居島上有一白鼉遊沙上殺食之明日城如雪圍島其城漸窄陋東人爲簇其中不廣數丈岳陽人亦遙望雪城莫能曉也媼至岸飛劍刺之白城一聲如霹靂遂崩乃一白鼉長十餘丈蜿蜒而斃後有道士議湘媼是劉綱之妻樊夫人也

東陵聖母

東陵聖母者廣陵人也適杜氏師事劉綱學道能易形變化隱見無方行中部事道成能坐在立亡杜公不信道常恚聖母聖母盛行治病救人或有所詣杜怒之愈甚誣言聖母奸妖告官使收聖母付獄頃之卽從牕中飛去衆人皆望見之轉高入雲中遺所常著履一緇在牕下於是遠近立廟祠之民所奉事禱之甚有神效常有一青鳥在祭所有人失物者乞問所在青鳥便飛集盜物人頭上故路無拾遺後歲月稍久亦不復爾至今

海陵縣中不得爲奸盜之事大者卽風波沒溺狼虎食之小者卽復病也

### 雲英

裴航傭舟於襄漢同舟樊夫人國色也航賂婢裊煙達詩曰同舟胡越猶懷思況遇天仙隔錦屏倘若玉京朝會去願隨鸞鶴入青冥夫人曰妾有夫在漢南幸毋以諧謔爲意但與郎君小有因緣他日必爲姻懿也答詩曰一飲雲漿百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崎嶇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渴甚茅店老嫗緝麻航揖之求漿嫗曰雲英擎一甌漿來航接飲之真玉液也航謂嫗曰小娘子豔麗驚人願娶如何嫗曰老病有此女孫神仙遺一刀圭得玉杵白搗一百日方就欲娶此女但得玉杵白者許妻之金帛吾無所用航怏怏而去月餘果獲杵白挈抵藍橋嫗襟帶間解藥搗航卽搗之嫗夜收藥納室航

窺之有玉兔持杵雪光耀室百日足嫗吞藥曰吾入洞爲裴郎具帷帳俄見大第仙童侍女引航入諸親多神仙中人有一女子云是妻姊曰不記鄂渚同舟抵襄漢乎左右云是雲翹夫人劉綱天師之妻爲玉皇女史航將妻入玉峯洞中餌絳雪瓊英之丹超爲上仙

鮑姑

鮑姑南海太守鮑靚之女晉散騎常侍葛洪之妻也靚字太玄陳留人也少有密鑒洞於幽無沈心冥思人莫知之靚及妹並先世累積陰德福建於靚故皆得道姑及小妹並登仙品靚學通經緯後師左元放受中部法及三皇五嶽劾召之要行之神驗能役使鬼神封山制魔東晉元帝大興元年戊寅靚於蔣山遇真人陰長生授刀解之術累徵至黃門侍郎求出爲南海太守以姑適葛稚川稚川自散騎常侍爲煉丹砂求爲勾漏縣令

太玄在南海小女及笄無病暴卒太玄時對賓客略無悲悼葬於羅浮山容色若生人皆謂爲尸解覲還丹陽卒葬於石子岡後遇蘇峻亂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之聲顧之驚駭中間有刀旬然有聲若雷震之音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復葬之覲與妹亦得尸解之道姑與稚川相次登仙後有崔煒者居南海時中元日番禺人多陳設珍異於神廟煒往窺之見一老嫗足蹶覆人酒甕被當壚者毆擊煒趨解曰酒值幾錢當壚者曰值一貫煒卽脫衣爲之代償老嫗不謝而去異日復遇諸途乃曰昨蒙爲吾解難不敢忘也吾善醫贅瘤今有越井岡艾少許聊爲君謝若遇贅瘤卽可以治之不過一灼無不愈者後遇一僧人贅垂於耳一灼立愈僧因引至一大富室其人有贅一灼亦愈由是名顯延者甚衆一旦遂成富翁煒不敢忘日夕在念一日後遇一人告曰老嫗者乃鮑

靚之女葛洪真人之妻也行此灸於南海者積有年矣

### 丁淑英

丁淑英者不知何許人也有救窮之陰德度趙阜之危難上感  
皇人授以黃庭祕要之訣而昇仙今爲朱陵仙嬪數遊三清司  
命亦令德政也

### 黃仙姑

黃仙姑者東晉神仙黃仁覽之妹也前是神仙吳猛葬母於臨  
江軍之新淦縣石壁峭立有仙墓仙井仙壇在焉壇墓至今無  
恙地因名大墓嶺一名吳嶺時仁覽兄妹皆在會葬仙姑雅愛  
其地山水依吳母墓修行煉丹後白日飛昇留下煉丹石一片  
石受丹火歲久不冷每提餅水其上不火自湯名爲沸石宋哲  
宗旌異賜建仙姑觀復改爲黃仙靈應觀有沸石泉井至今存  
焉四方水旱疾疫祈禱輒應之

廣陵茶姥

廣陵茶姥者不知姓氏在鄉里間常如七十歲人而輕健有力耳聰目明頭髮俱黑晉元帝南渡之後耆舊相傳見之百餘年顏狀不改再持一器茗往市鬻之市人爭買自旦至暮所賣極多而器中茶常如新熟而未嘗減少人多異之州吏以冒法繫之於獄姥乃持所賣茗器自牖中飛去矣

羅女

萼綠華仙自云南山人是一女子年可二十著青衣晉穆帝昇平三年降羊權家一月中輒六過來贈權詩一篇末句云所期豈朝華歲暮於吾子并致火浣布手巾金玉條脫各一云君慎勿輕泄言訪問此人云是九嶷山中得道女羅郁也與權尸解藥今在湘東山此女已九百歲矣

梁母

梁母盱眙人也孀居無子舍逆旅于平原亭客來投憩咸若還家不異住客還錢多少未嘗有言客住經月亦無所厭物衣糲食之外所得施諸貧病曾有一少年住經月舉動異於常人臨去云我是東海小童母亦不知小童何人也宋蒼梧王元徽四年丙辰馬耳山道士徐道盛暫至蒙陰於蜂城西遇一青羊車車自住見一小童喚云徐道士前來道盛行進去車三步許上又見二童年十二三許齊著黃衣絳裏頭上角髻容止端正世無比也車中人遣一童子傳語云我是平原客舍梁母也今被太上召還應過蓬萊尋子喬經泰山檢考召意欲相見果得子來靈轡飄飄玄綱嶮巖津驛有限日程三千待對在近我心憂勞便當乘煙三清此三子見送玄都國汝爲我謝東方清信士女太平在近十有餘一好相開度過此無憂危也舉手謝云太平相見馳車騰遊極目而沒道盛還逆旅訪之正是梁母度世



日相見也

徐仙姑

徐仙姑者隋朝僕射徐之才女也。不知師奉何人。已數百歲狀貌常如二十四五歲。善禁呪之術。獨遊海內。三江五嶽。天台四明。羅浮括蒼。名山勝境。多所覽翫。多宿巖麓林窟之中。間寓止寺院。一日忽有強數輩。巧言挑侮。姑輒叱之。輩憤怒欲以刃制之。詞色愈勃。姑笑曰。我女子也。而能棄家雲水。不避蛟龍虎狼。豈懼汝鼠輩乎。卽解衣而臥。遽徹其燭。輩喜以爲得志。明日姑理策出山。諸一夕皆殭立尸坐。若被拘縛。口禁不能言。姑去數里。乃如故。姑來往江表。吳人見之。四十餘年。顏色如舊。其行若飛。所至之處。畏而敬之。若神焉。無敢以非正之意戲侮者。唐懿宗咸通初。因謂瞻縣白鶴觀道士黃雲陶曰。我先君仕歷周隋。以方術聞名。陰功及物。今亦得道。故我爲福所及。亦延年長生。

爾以此詳之卽實之才之女也

花姑

花姑者女道士黃靈微也年八十而有少容貌如嬰孺道行高潔世人號爲花姑蹠履徐行奔馬莫及不知何許人也自唐初來往江浙湖嶺間名山靈洞無所不造經涉之處或宿於林野卽有神靈衛之人或有不正之念欲凌侮者立致顛沛遠近畏而敬之奉事之若神明焉聞南嶽魏夫人平昔渡江脩道有壇靖在臨川郡臨汝水西石井山有仙壇遂訪求之歲月且久榛蕪淪翳時人莫得知之以唐則天長壽二年壬辰冬十月詣洪州西山謁道士胡惠超而問焉超字拔俗能通神明卽爲指南郭六里許有烏龜原古有石龜每犯田苗被人擊其首折則其處也姑訪之見龜之左右壇迹宛然立處當壇中矣於其下得尊像油甕鏐刀燈盞之類因葺而興之復夢夫人指九曲池於

壇南訪而獲之。塼砌尙在景雲中。睿宗使道士葉善信將繡像  
旛花來修法事。仍於壇西建洞靈觀。度女道士七人住持。洎玄  
宗醮祭祈禱不絕。每有風雨或聞簫管之聲。凡是禮謁必須嚴  
潔。不爾有蛇虎驚吼之異。時有雲物如鳥羣飛垂帶直下壇上。  
倏忽西出。如向井山前後非一而已。花姑盱蠶靈通密有所告。  
曰井山古迹汝須崇修。俄聞異香從西來。姑累得嘉兆。躬身葺  
構行宿洞口。聞鐘磬之音。雖荒梗多時。若有人接導。寓宿林莽。  
怡然甚安達。明入山果遇壇殿餘址。遂立屋宇。聞步虛仙梵之  
音。環壇數里有樵採不精潔者。必有怪異之驚。有野象中箭來  
投花姑姑爲除之。其後每齋前銜蓮藕以獻姑。玄宗開元九年  
辛酉歲。姑姑欲昇化。謂其弟子曰。吾仙程所促。不可久住。吾身化  
之後。勿釘棺。只以絳紗羃覆棺上而已。明日無疾而終。肌膚香  
潔。形氣溫暖。異香滿於庭堂之內。弟子依所命。棺不釘。以絳紗

覆之忽聞雷震聲紗上有孔大如雞子棺中惟有衾覆木簡屋上穿處可通人座中奠瓜數日生蔓結實如桃者二焉每至忌日卽風雲鬱勃直入室內玄宗聞而駭之使覆其事明日使道士蔡偉編入後仙傳開元二十八年庚辰三月乙酉勅道士齋龍壁來醮忽有白鹿自壇東出至姑冢間而滅卽花姑葬木簡之處又有五色仙蛾集于壇上刺史張景佚以爲聖德所感立碑頌述天寶八載己丑魏夫人上昇之所度女道士二人常修香火代宗大曆三年戊申魯郡開國公顏真卿爲撫州刺史見舊迹荒廢闕人住持召仙靈觀道士黃道進二七人住洞靈觀又以高行女道士黎瓊仙七人居仙壇院顏公述仙壇碑而自書之以紀其事迹焉

焦靜真

唐女真焦靜真因精思間有人導至方丈山遇二仙女謂曰子

欲爲真官可謁東華青童道君受三皇法請名氏則司馬承禎也歸而詣承禎求度未幾昇天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道高於陶都水之任當爲東華上清真人

### 王法進

王法進劍州臨津縣人也孩孺之時自然好道家近古觀雖無道士居之其嬉戲未嘗輕侮其尊像見必歛手致敬焉至十餘歲有女冠自劍州歷外邑過其家父母以其慕道託女冠以保護之與受正一延生籙因名曰法進而專勤香火護持齋戒亦茹柏絕粒時有感降是歲三川饑饉斛斗翔貴死者十有五六多採山芋野葛充飢忽有二青童降于其庭宣上帝之命曰以汝宿稟仙骨歸心精誠不忘於道今以青童召汝受事於玉京也法進卽隨青童騰身凌虛徑達天帝之所帝命以玉杯霞漿賜之飲訖帝謂之曰人稟三才之大體天地之和氣得爲人形

復生中土甚不易也而天運四時之氣地稟五行之秀生五穀百果以養人而人不體天地養育之恩輕棄五穀厭拾絲麻使耕農之夫紡織之婦身勤而不得飽力竭而不免寒徒施其勞曾不愛惜斯固神明所責天地不祐也近者地司嶽瀆各有奏言人厭賤五穀不貴衣食之本已勅太華之府收五穀之神令所種不成下民饑餓因示責罰以懲其心世愚悠悠曾未覺悟旋奉太上所勅以大道好生不可因彼惡民以害衆善雖天地神明罪之愚民亦不知過之所因起無懺請首原之路虛受其苦爾汝當爲無上侍童入侍天府今且令汝下世告諭下民使其悔罪寶愛桑蠶貴敬農事惜五穀百果知大道之養人厚地之育物宗奉正道崇事神明至於水火之用不可厭棄衣食之養儉已約身皆能行此明戒天地愛之神明護之風雨順調家國安泰此乃增益汝之陰功也卽命侍女披琅笈珠韞出靈寶

清齋醮謝天地法一卷付之俾傳行於世曰世人可相率於清  
靜之處置齋悔謝一年之內春秋再爲春則祈於年豐秋則謝  
於道力如此則宿業可除穀父蠶母之神爲致豐稔也龍虎之  
年復當召汝矣命青童送還其家已三箇月也所受之書卽今  
靈寶清齋告謝天地之法是也其法簡易與靈寶自然齋大都  
相類但人間行之立成徵效苟或几席器物小有輕慢濁汙者  
營奉之人有不公心者卽飄風驟雨壞其壇筵迅霆疾雷毀其  
器用自是三川梁漢之人歲皆崇事雖愚朴之士狂暴之夫罔  
不戰慄兢戒肅恭擎跼知奉其法焉又螟蝗旱潦害稼傷農之  
處有率衆誠勉於修奉炷香告天旦夕響應必臻其佑與不虔  
不信之徒立可較其徵驗矣里南謂之清齋蜀土謂之天功齋  
蓋一揆也法進以唐玄宗天寶十一載壬辰歲雲鶴迎之而昇  
天此乃亦符龍虎之運神人之言矣

費妙行

費妙行唐孫天師智涼之妻也玄宗天寶七年天師奏乞置觀度女道士七人立堂祠之五代亂觀遂廢宋初復興始命男道士居焉遂立天師像并妙行並祠于觀今額真福屬隆興府奉新縣

緱仙姑

緱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於南嶽魏夫人仙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虎狼常人遊者須結侶執兵器方敢入仙姑深隱其間曾無所畏數年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鵲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曰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爲伴爾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緱乃姑之聖祖也聞姑修道勤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爾宜勉於修勵也每有人遊山必青鳥預說其姓字及其日一



一皆驗又曰河南緱山王母修道之處故鄉之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當有暴客至勿以爲怖也其夕果有十餘人來魏夫人仙壇乃是一片巨石方可丈餘其下宛然浮寄他石之上或一人以手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屹然而住是夜羣人持火杖刀將害仙姑入其室姑在牀上而不見旣出門卽推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不能動相率奔去及明有至遠村者分散九爲虎所噬殺一推壇之時不同其惡免爲虎害夫人仙壇儼然無損姑亦無恙歲餘青鳥語姑遷居因徙居湖南鳥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唐相國文昭鄭公旼自承旨學士在遷梧州牧師事於姑姑謂文昭公曰此後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卜隱九嶷矣一旦遂去

### 王女

王保義爲荊南高從誨行軍司馬生女不食葷血五歲能誦黃

庭及長夢渡水登山見金銀宮闕云是方丈山女仙數十人中  
一人曰麻姑相結姊妹授以琵琶數曲自是數夜一遇歲餘得  
百餘曲其尤者有獨指商以一指彈一曲後夢麻姑曰卽當相  
邀明日庭中有雲鶴音樂女奄然而化去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四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明星玉女

明星玉女者居華山服玉漿白日昇天山頂有石龜其廣數畝高三仞其側有梯磴達背見玉女祠前有五石曰號曰玉女洗頭盆其中水色碧綠澄徹雨不加溢旱不減耗祠內有玉石馬一疋焉

江妃

江妃二女者不知何所人也出遊於江漢之涓逢鄭交甫見而悅之不知其神人也謂其僕曰我欲下請其佩僕曰此間之人皆習於辭不得恐羅悔焉交甫不聽遂下與之語曰二女勞矣二女曰客子有勞妾何勞之有交甫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

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採其芝而茹之以知吾爲不遜也願請子之佩二女曰橘是柚也我盛之以筥令附漢水將流而下我遵其傍采其芝而茹之遂手解珮與交甫交甫受而懷之趨去數十步視珮空懷無有顧二女忽不見詩曰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出列仙傳

### 太玄女

太玄女姓顓名和少喪父或相其母女皆不壽惻然以爲憂常曰人之處世一失不可復得一死不可復生壽限之促非修道不可延其生也遂訪明師洗心求道得玉子之術行之累年遂能入水不濡盛寒雪之時單衣水上而顏色不變身體溫暖可至積日又能徙官府宮殿城市屋舍於他處視之無異指之則失其所在門戶櫝櫃有關鎖者指之卽開指山山摧指木木折更指之卽復故將弟子行所到山間日暮以杖扣石卽開門戶

入其中屋宇牀几幃帳廚廩供給酒食如常雖行萬里所在常爾能令小物忽大大物忽小或吐火漲天一噓卽滅又能坐炎火之中衣服不然須臾之間或化老翁或爲小兒或化車馬乘騎出入三十六術甚著起死回生救人無數不知其何所服食亦無得其術者顏色益少鬢髮如鴉後白日昇天而去

### 西河少女

西河少女者神仙伯山甫外甥也山甫雍州人入華山學道精思服餌時還鄉里省親如此二百餘年容貌益少入人家舍知其家先世以來善惡功過有如目擊又知未來吉凶言無不效見其外甥女年老多病將藥與之女服藥時年已七十稍稍還少色如桃花漢遣使者經西河於城東見女子笞一老翁頭髮皓白跪而受杖使者怪而問之女子答曰此是妾兒也昔妾舅氏伯山甫得神仙之道隱居華山愍妾多病以神藥授妾漸復

少容今此兒不肯服藥致此衰老行不及妾妾悲之故與杖爾使者問女及兒年各幾許女子答曰妾年百一十歲兒年七十爾此女尋入華山

園客妻

園客妻神女也園客者濟陰縣人也美姿貌邑人多欲以女妻之客終不妻常採五色香草積數十年服食其實一旦有五色蛾集香草上客收而薦之以布生桑蠶焉至蠶時有一女夜至自稱客妻道蠶狀助客養蠶亦以香草飼之客與俱收蠶得一百二十頭繭皆如甕大繅一繭六十日始盡訖則俱去莫知所在故濟陰人祠桑蠶設祠室焉或云陳留濟陽氏

程偉妻

漢期門郎程偉妻得道者也能神通變化偉不甚異之偉當從駕出行而服飾未備甚以爲憂妻曰止闕衣耳何愁之甚邪卽

爲致兩匹縑忽然而至偉好黃白術連時不成妻乃出其囊中藥少許以器盛水銀投藥而煎之須臾成銀偉欲從求方終不可得云偉骨未應得之逼不得已妻遂蹶然而化尸解而去

### 張姜子

張姜子西川人張濟妹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末西涼州人爲董卓將後攻瀼城被射死卽張繡族叔也其妹不顯外書亦瀼城知出適未

### 李惠姑

李惠姑齊人夏侯玄婦也得道今在易遷館東廂中出真誥注人與李豐俱爲晉人文王所誅不知知此婦亡在玄之前後李豐乃獨翊人非齊人誅不知知此婦是李誰之女

### 施淑女

施淑女山陽人施績女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施績吳興人孫皓時爲驛或騎將軍守西陵今云山陽恐女

### 鄭天生

鄭天生鄧芝母也得道在易遷館東廂中野鄧人芝字伯苗南陽新  
殺騎因將軍威念而行見蠟抱子行引弓射

文女真

廬山青霞觀後有石名黃龍云文女真跨黃龍昇天因得名焉  
又有文女真昇仙臺其世代名字事迹並不詳或云名惠通晉  
人

裴元靜

裴氏道名元靜緱氏縣令裴昇之女鄆縣尉李言之妻也幼而  
聰惠母以詩書示之覽誦不忘及笄不以華艷自飾迥然好道  
請於父母置一靜室披戴父母亦崇道深念許之日以香水瞻  
禮道像以女使伴之弗納也其獨居若別有女伴言語者父母  
窺之不見人詰之堅不言潔思閑澹雖骨肉常拘之以禮曾無  
慢容及年二十父欲歸於李言聞之深以爲不可唯願入道修



真以求度世父母抑之曰女生有歸是爲禮婦時不可失禮不可虧倘入道是畢世無所歸也南嶽魏夫人亦嘗從夫後爲上仙遂逼之以事李言及奉箕箒婦禮臻備未一月間告於李言曰某素修道神人不許爲君妻請絕俗李言早慕道聞妻之言甚異乃獨居靜室焚修夜中聞言笑聲李言稍疑之未敢驚乃壁隙窺之見光明滿室芬郁異香有二女子可十七八鳳髻霓裳恣態宛麗侍女數人皆雲鬢綵服綽約在側元靜與二女言笑李言異之而退及旦問於元靜曰有之此崑崙仙女相省更來慎勿窺也恐君爲靈官所責且元靜與君宿緣薄暫會人間爾仙人亦念君未有後俟真仙再降當爲祈請後一夕有天女降李言之宅經年復降送一兒與李言曰此君之子也元靜卽當去矣後三日有雲盤旋仙女奏樂白鳳載元靜冲天向西北而去

戚逍遙

戚氏道名逍遙翼州南宮人也父教授生徒以自資而逍遙十餘歲情頗靜澹不爲兒戲有好道心父母亦知之常行陰德於人而父以女誠授於逍遙逍遙覽之曰此常人之事爾遂取老子仙經誦之不輟及笄媒氏詣其家聞之以爲不祥迨二十歲父母以適同邑薊潯耕織之家而舅姑嚴酷責之以蠶農怠惰而逍遙晨暮以齋潔爲事殊不以家產經意薊潯亦屢責之逍遙白舅姑請退返父母亦逼回於是以不能爲塵俗事願獨居靜室修道以資舅姑薊潯與父母俱有他疑乃棄之於一室而逍遙但以香水爲資絕食靜想自歌曰笑看滄海欲成塵王母花前別衆真千載却歸天上去一心珍重世間人薊潯一家及鄰里悉以爲妖狂夜間室內有人言語聲及曉見其獨坐亦不驚之又三日晨起舉家聞屋裂如雷但見所服衣履在室內仰

視半天有雲霞煙靄煥赫鸞鶴飛鳴復有屈樂香輶綵仗羅列  
逍遙與衆仙俱在雲中歷歷聞分別言語薊潯馳報逍遙父母  
既至猶見之也邑郭之人咸奔觀望無不驚嘆

何仙姑

何仙姑廣州增城縣何泰之女也唐天后時住雲母溪年十四  
五一夕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因餌之誓不嫁常  
往來山頂其行如飛每朝去暮則持山菓歸遺其母後遂辟穀  
語言異常天后遣使召赴闕中路失之廣州會仙觀記云何仙  
姑居此食雲母唐中宗景龍中白日昇仙至玄宗天寶九載都  
虛觀會鄉人齋有五色雲起於麻姑壇衆皆見之有仙子縹緲  
而出道士蔡天一識其爲何仙姑也代宗大曆中又現身於小  
石樓廣州刺史高輦具上其事於朝

謝自然

謝自然蜀華陽女真也賦性穎異幼而入道其師以黃老仙經示之一覽皆如舊讀再覽誦之不忘及長神氣清爽言談迴高好琴書善筆札能屬文常鄙卓文君之爲人每焚修瞻禱王母麻姑慕南嶽魏夫人之節操及年四十出遠遊往青城大面峨眉三十六靖廬二十四治尋離蜀歷京洛抵江淮凡有名山洞府靈迹之所無不辛勤歷覽後聞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居玉霄峯有道孤高遂詣焉師事承禎正三年別居山野終日採樵爲承禎執爨而歸又持香果專切問道承禎訝其堅苦曰我無道德何以勝此然子何所欲自然曰萬里之外嚮師得度世之道故來求受上法以度爾非他求也承禎以女真罕傳上法恐泄慢大道但唯諾而已復經逾歲月自然乃嘆曰明師未錄毋乃命邪以每登玉霄峯卽見滄海蓬萊亦應非遠人間恐無可師者於是告別承禎言去蓬萊罄捨資裝布衣絕粒挈一席投于

海泛之於波上適新羅船見就載及登船數日但見海水碧色日落則遠浪相蹙陰火連天船在火焰中行逾年船爲風飄入一色水如墨又一色水如粉又一色水如珠又一色水如硫黃氣忽風轉船乃投一澳中有山日照如金色亦有草木香霧走獸與禽皆黃色船人俱上山見無大小悉是硫黃賈客遽棄別貨盡載其石凡經四色水每遇一水皆三五日晝夜風帆所適莫知遠近復行月餘又橫風所飄海師惶戚舟人恐懼遙見水上湧出大山上列紅旗千餘面海師言是鯨魚揚鬣又晴天忽見氣直上高百餘丈傍若暴風雨此魚腦中噓吸氣如此復見海人怪獸鬼神千態萬狀自然乃焚香想蓬萊禱祝須臾俄到一山見林木花鳥煙嵐若春海師登山望有屋舍人家甚衆自然謂曰豈非仙山乎海師言船中人可登山歇泊以俟風便俄而人皆登山散遊而自然獨遊一處有道士數人侍者皆青衣

有木風動如金石聲花草香薰人徹骨綵鸞霜鶴碧雞五色犬  
遊於庭除中有一人花冠霞帔狀貌端美青衣引見自然曰蓬  
萊尋師求度世法道士笑曰蓬萊隔弱水此去三十萬里非舟  
楫可行非飛仙莫及天台山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真  
良師也可以回去俄頃風起聞海師促人登船言風已便及揚  
帆又爲橫風飄三日却到台州岸自然欣然復往天台具言其  
實以告承禎并謝前過承禎曰俟擇日陞壇以度於是爲傳授  
上清法後却歸蜀於果州南充縣金泉山修道功成唐德宗貞  
元十年甲戌十月十六日老君命召之白日飛昇節度使韋臯  
奏聞于朝一云自然臨昇天時書于堂之東壁云寄語諸眷屬  
莫生悲苦可勤修功德修立福田清齋念道百劫之後冀有善  
緣早會清源之鄉卽得相見其書迹存焉上昇後三日再自天  
降謂刺史李堅曰天上有玉堂最高老君居焉白玉爲壁上皆

金題神仙之名時有朱書注其下云降世爲帝王或爲宰輔凡神仙謁見老君皆四拜焉予恐世人不信有神仙之事故暫來語君語訖遂卽昇天堅以表聞有詔褒美白紫清云謝自然今爲東極真人

王氏

王氏者中書舍人謝良弼之妻也東晉右將軍王逸少之後會稽人也良弼進士擢第爲浙東從事而婚焉歲餘良弼應詔入長安歷尙書郎中書舍人王氏幼而好道常誦黃庭經時方臥疾竟不果行疾且彌甚時天師吳筠遊四明天台蘭亭禹穴駐策山陰王氏之族詣入師求救治遂得禁水吞符信宿卽愈王氏感道力救護乃詣天師受籙精修焚香寂念獨處靜室志希昇飛因絕粒嚙氣神和體輕時有奇香異雲臨映居第髣髴眞降密接靈仙而人不知也一日忽謂其侍女曰吾昔之所疾將

近十年賴天師救之而續已盡之命悟道既晚修奉未精宿考  
往過懺之未盡吾平生以俗態之疾頗懷妬忌今猶心閉藏黑  
未通於道當須陰景煉形洗心易藏二十年後方得蟬蛻爾吾  
死勿用棺器可作柏木帳致尸於野中時委人檢校也是夕而  
卒家人如其言殯之凡事儉約置之園林間偃然如寐亦無變  
改二十年有盜發殯棄形於地隆冬之月帳側忽聞雷震之聲  
舉家驚異馳行看之及舉其尸則身輕如空殼肌膚爪髮無不  
具備右脅有坼痕長尺餘卽再收瘞焉南嶽夫人嘗言得道者  
上品白日昇天形骨俱飛上補真官次者蛻如蛇蟬亦形骨騰  
舉肉質登天皆爲仙人而居靈山矣良弼亦執弟子之禮躬侍  
天師仍與天師立傳詳載其事

蔡尋真

蔡尋真侍郎蔡某之女也李騰空宰相李林甫之女也二人少



有異越生長富貴無嗜好每欲出家學道父母不能奪其志唐德宗貞元中相友入廬山尋真居詠真洞天屏風疊南五老峯東騰空居屏風疊北凌雲峯下大溪噴激白雲蒼崖物象勝處咸有道德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遠近賴之每於三元八節會于詠真洞以相師資講道爲事九江守許渾嘗聞於朝德宗加敬焉及其蛻解門人收簪簡瘞于舊居鄉俗歲月祀之後渾入朝會昭德皇后崩因言二女真其故居可賜觀名以伸追奉乃詔以詠真洞爲尋真觀騰空所居爲昭德觀李白詩送李云羨君相門女愛道愛神仙素手掬秋靄羅衣曳紫煙一往屏風疊乘鸞著玉鞭

### 麻媼

盧杞少時與麻媼者廢宅賃居一日見有全犢車子在麻媼門外杞窺之一女子年可十四五神仙人也明日潛訪之麻媼曰

莫欲一見不杞然之麻媼曰諾後三日見樓臺華麗輜輶降空  
乃前女子也謂杞曰更七日奉見呼麻媼付藥二丸斷地種之  
頃刻生二葫蘆漸大如甕麻媼以刃剗其中與杞各處其一風  
雲忽起騰上碧霄杞謂麻媼曰此去洛陽多少路答曰八萬里  
良久葫蘆上見樓閣以水晶爲牆女子居殿中從女數百麻媼  
立於諸衛之下女命杞坐具酒饌曰郎君合得三事取一長者  
留此宮壽與天齊次爲地仙時得至此下爲人間宰相杞曰處  
此爲上願女子喜曰此水晶宮也某爲太陰夫人仙格已高郎  
君處此便是白日飛昇乃爲箋奏上帝少頃朱衣使者宣帝命  
曰盧杞欲求水晶宮住否欲爲地仙否欲爲人間宰相否杞曰  
人間宰相朱衣趣出太陰夫人失色令麻媼速領回推入葫蘆  
却至舊居塵榻儼然葫蘆與麻媼俱不復見

此乃開化於麻媼以神變

盧杞貪昏不悟遂致墮落

盧眉娘

唐順宗朝南海貢盧眉娘稱北祖帝師之裔自大足中流落嶺表幼而慧悟工巧無比能於一尺綃上繡法華經字如粟米又作飛仙蓋以絲一縷爲蓋五重中有十洲三島每日食胡麻飯二三合憲宗嘉其聰慧而奇巧遂賜金鳳環以束其腕知眉娘不願住禁中遂度爲黃冠放歸南海仍賜號曰逍遙大師後神遷香氣滿室弟子將葬覺舉棺輕卽徹其蓋惟存藕履焉其後有人見眉娘乘紫雲遊於海上時羅浮處士李象先作盧逍遙傳

吳綵鸞

唐文宗太和末有書生文蕭海內無家因萍梗抵鍾陵郡蕭性柔而治道貌清而出塵與紫極宮道士柳棲乾善遂止其宮三四年矣鍾陵西山有游帷觀卽許真君遜上昇之第也每歲至

中秋上昇日，吳蜀楚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多攜挈名香珍果，繪繡金錢，設齋醮以祈福。時鍾陵人萬數，車馬諠闐，士女櫛比，連臂踏歌。蕭因往觀之，覩一姝歌唱稍異，因聽其詞理，脫塵出俗，意諧物外。復歌詞有文蕭綵鸞之句，蕭驚曰：吾姓名其兆乎？此必神仙之儔侶也。竟植足而不能去。蕭詰左右，或云：洪井青衣女子也。其居洪崖壇側，亦不得其實。蕭伺之歌罷已四更矣。姝與三四輩告別，獨秉燭穿大松徑，將陟山捫石，冒險而昇焉。蕭亦潛繼其蹤，燭將盡，有仙童數十輩，持松炬出迎之。蕭失聲，姝乃覺，回首而詰曰：非文蕭邪？蕭曰：然。姝曰：吾與子數未合，何遽至此？因相引至絕頂，侍衛甚嚴，有几案幃幄，金爐國香與蕭坐定。有二仙娥各持簿書而前，其間多指射江湖覆溺之事，適至一婦女名，而姝意有不得所。又云：某日滄湖風濤，亦有誤殺孩稚者。姝怒曰：豈容易而誤邪？執簿書曰：但嬰孩氣弱未足自

不禁也。非不救，莫奈之何。蕭聞之，因詰其事。姝竟不對。蕭又請益堅。姝答曰：「此陰機，不合泄於子。吾當與子受禍爾。」仙娥執書，既去，忽天地黯晦，風雷震怒，擺裂幃帳，傾覆案几。蕭恐悸，不敢傍視。姝倉惶著衣，秉簡叩齒，肅恭伏地，待罪。俄而風雲恬息，星宿陳布，而仙童自天而降，持天書宣曰：「吳綵鸞以私欲而泄天機，謫爲民妻一紀。姝遂流涕，與蕭相同下山，竟許成婚而歸。鍾陵遂止。蕭所居之室，蕭方知姝姓名，因詰姝先世之譜系。姝曰：『我父吳仙君，諱猛，豫章人也。晉書有傳。濟人利物，立正去邪。今爲仙官，名標洞府。吾昨爲仙主陰籍六百年矣，但無何得罪於帝，俄遭謫也。然子亦因吾可出世矣。』蕭處清貧，不能自給。姝寫孫愔唐韻，日一部，運筆如飛，每鬻之，獲金五緡，盡則復寫。如此僅十載。至唐武宗會昌二年，稍爲人知，遂與蕭潛往新吳縣，越王山側，百姓鄒舉村中，夫婦共訓童子數十人。忽一夜，聞二虎

咆哮於院外及明失二人所在凌晨有負薪者自越王山下見二人各跨一虎行步如風陟峯巒而去

杜蘭香

湘江漁父於洞庭之岸得三歲女子憐之養十餘歲天姿奇偉非常忽有青童自空而降攜女昇天女謂其父曰我女仙杜蘭香也是時不還家其後於洞庭忽出降張碩家碩乃修道之士蘭香初降時授玉簡玉唾盂紅火浣布以爲登真之信又一夕命侍女齎黃麟羽帔之服以授于碩曰此上仙之服也

諸葛氏

九華山樵者婦諸葛氏感時疾數日起白舅姑曰新婦不惟疾平復且得仙矣俄出門乘空而去又數日復降云天上樓觀皆碧玉琢成牕戶悉以珠玉綴蛟絲帳幔五色相照仙女行明中然不死之香我今暫來相看俄有五色車駕雙龍力士御之女

童爲從婦乘之冉冉而去

韋女

鄭德璘家長沙往江夏省親將返有醯賈韋生同宿洞庭湖畔  
韋氏女水牕中垂釣德璘以紅綃題詩曰纖手垂釣對水牕紅  
蘂秋色豔長江既能解佩投交甫更有明珠乞一雙以紅綃惹  
鈎女收之及明順風張帆而去將暮漁人曰賈客巨舟沒於洞  
庭德璘悲惋爲弔江姝詩曰洞庭風軟荻花秋新沒青娥細浪  
愁淚滴白蘋君不見月明江上有輕鷗醉而投之水神持詣水  
府府君曰德璘異日吾邑明宰召主者送韋女事鄭生女視府  
君一老人也德璘夜半覺有物觸舟拯之乃韋女遂納爲室後  
數年果爲巴陵令至洞庭有老叟曰昔日水府活爾性命韋女  
拜謝曰父母在水府可省覲否曰可須更舟沒然無所苦父母  
居止與常人無異向所溺之物皆至此但無火化所食惟菱芡

爾俄船出湖畔

楊保宗

女冠楊保宗不知何許人也自幼爽秀及笄許娉矣忽有感悟遂乞爲道士父母從之乃入廬山棲於上霄峯崇善觀頓忘塵念達清靜之源却粒煉形而勤行播于遠邇玄風大振南唐元宗聞之特詔赴闕延入禁中俾妃嬪之樂道者與之相見問其所欲保宗因言舊宇湫弊不能容衆元宗乃命賜以金錢而六宮競施服翫珍珠綵繡計逾千萬令新其宇仍勅尙書郎韓熙載撰記賜觀額以真風賜保宗以紫衣又詔臣下作詩頌以送之皆所以旌道也保宗素慕蔡尋真李騰空之爲人亦能以丹藥符籙救人疾苦暇日或至屏風疊之南北瞻禮二祠焉保宗年已老而色如孺子旣歿容貌如生舉棺甚輕人以爲尸解先是崇善觀始於梁武帝大同初其後歷四百年而名人高士寂



無所聞暨保宗風聲遠著學者大集而道門稱盛

無名氏

李定記宋徽宗宣和中太學士人會飲于任氏酒肆忽有一婦  
人妝飾甚古衣亦穿弊肌膚雪色而無左臂執拍板乃鐵馬之  
唱詞云闌干曲紅颺繡簾旌花嫩不堪纖手捻被風吹去意還  
驚眉恨蹙山青敲鐵板閑引步虛聲塵世無人知此曲却騎黃  
鶴上瑤京風冷月華清諸公怪其詞異即問之曰此何詞也答  
曰此是上清蔡夫人法駕導引也妾本唐人遭五季之亂左手  
爲賊所斷今遊人間諸公飲酒願求一杯爾遂與之一杯飲畢  
而去諸公送之出門杳無所見聞據五代通鑑歐陽脩家論曰齊之嘗  
其間子爲號其州遣骸以參軍東過卒封于止官疑旅舍素主貧人一子向李幼氏願氏天攜  
已暮不肖去主爲人牽其所執耶即引之斧氏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  
能守節而此手爲人牽其所執耶即引之斧氏斷其臂見者爲之嘆泣  
開封尹聞自之古其忠事至于孝至厚貞恤至烈李蛻形而出世俱爲人神仙前一傳  
閱道書見自古其忠事至于孝至厚貞恤至烈李蛻形而出世俱爲人神仙前一傳

豈所  
非載  
五婦  
代人  
之隱  
李其  
氏名  
乎氏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五

# 歷世眞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六

浮雲山聖壽萬年宮道士趙道一編

## 錢女眞

女眞錢氏二姊妹依陶居誦黃庭經卽茅山燕洞也至今有碧桃紫菖蒲焉其姊尋披白練衣得道入洞及妹至洞已蓋矣宋太宗淳化五年巡檢夏侯嘉貞與建隆道士五人往彼投龍是夜雷震其洞復開莫測淺深一廳吏深入遇道士與林檎一枚食之遂絕粒田霖有詩板在焉燕口龍泓氣象清錢眞此處有遺靈仙鄉去後師猶在女弟同時洞已扃雲片尙如飛白練泉聲猶似誦黃庭碧桃花發菖蒲紫留與人間作話評

## 曹文姬

曹文姬本長安倡女也生四五歲妙文字戲每一卷書能通大

義人疑其宿習也。及笄，姿貌絕倫。尤工翰墨，自箋疏外，至於羅綺牕戶，可書處必書之，日數萬字。人號爲書仙，筆力爲關中第一。當時工書周郎中越馬監察端一見稱賞不已。家人教以絲竹宮商，則曰：「此賤事，吾豈樂爲之哉？」惟墨池筆冢，使吾老於其間足矣。由是籍籍聲名，豪傑之士願輸金委玉，求與之爲偶者，不可勝計。女曰：「皆非吾偶也。」欲偶吾者，可先投詩，當自裁擇。自是長篇短句，絕辭麗語，日馳數百。女悉無意，有岷山任生客於長安，賦才敏捷，聞之喜曰：「吾得偶矣。」或問之，則曰：「鳳棲梧而魚躍淵，物各有所歸爾。」遂以詩投之。詩曰：「玉皇前殿掌書仙，一染塵心謫九天。莫怪濃香熏骨膩，霞衣曾惹御爐煙。」女得詩喜曰：「此真吾夫也。」不然，何以知吾行事邪？吾願事之，幸勿他顧。家不能抑，遂以爲偶。自此春朝秋夕，夫婦相同，微吟小酌，以翫一時之景。如是五歲，因三月晦日，送春對飲，女題詩曰：「仙家無夏亦

無秋紅日清風滿翠樓，況有碧霄歸路穩。可能同駕五雲虬，吟畢嘆曰：吾本天上司書仙人，以情愛謫居塵寰二紀。又謂任曰：子亦先世得道仙人，謫於人世。吾於子有宿緣，故吾得託於子。今日當偕行矣。俄聞仙樂飄空，異香滿室。家人驚異，共窺見朱衣吏持玉版朱書篆文降曰：李長吉新撰玉樓記就天帝召汝寫碑，可速駕毋緩。家人曰：長吉唐之才人，迄今三百年矣，焉有此說？必妖也。女笑曰：非爾所知。人世三百年，仙家猶頃刻。爾女與任生易衣拜命，舉步騰空。但見雲霞燦燦，鸞鶴繚繞。于時觀者萬許，以其所居地爲書仙里。宋仁宗慶歷四年甲申作記。

○趙仙姑

趙仙姑名何，永州零陵人也。家居墪下，年十二因隨衆摘茶行。未數里，仙姑失伴，又行里餘，視東峯岩谷尤美，泉石清漱，花木相倚，岩鳥好音，煙霞去來，有一人行於其中，長髯秀目，星弁銖

衣視仙姑而笑仙姑意其可居此因再拜求度願侍巾几髻仙曰汝未可居此遠來必餒也因袖間出一桃令姑食之復曰汝若能食盡他日必當飛昇不然且居地中也仙姑啖之但能食其半因懷其半欲以爲親髻仙曰汝可疾歸毋久留此仙姑因還母兄曰汝去何久也詢之則逾月矣仙姑自茲不食但果食暨水而已往往不喜與俗人語話終日促膝靜坐默默不言母兄知其異乃建竹閣以居之仙姑惟兄嫂同居其所居閣至夜往往有人語話聲其兄一日登閣竊聽則見仙姑與一長髯秀目星弁銖衣相對而語仙姑呼長髯爲仙翁因曰前日約下顧何事爽期仙翁曰適會符下當行雨彭蠡澤一千三百里雨三尺一夕要足以大暑一龍恐不足乃召弟子輩六人分道而去呼雲召龍驅雷走電故其事乃集是以爽前夕之約語方已復曰汝兄母竊聽玄言恐泄天機吾今去矣惟見白光透牖而去

暨明仙姑謂兄曰幸毋再來聽伺恐於兄爲不利耳兄曰當不復聽但願聞夜來之事既爲仙又須行雨乎仙姑曰今之得仙未能居於天上者亦有數千百人皆在十洲三島名山洞府中積功累行方可昇舉或治江湖或主陰府或掌山嶽興萬世之利去天下之害救病除患振難扶傾拯濟柔弱陰功密施德行潛修非可以一端舉但神仙不自矜伐惟恐人知故世人莫得與聞兄曰如此則神仙功行何以計之仙姑曰神仙功行亦有仙官主之故每歲籍其事進於帝所然後第其高下進補仙階矣道州知州周廉夫替回闕下道由零陵及見仙姑坐中有客風骨甚異顧望尤踞不揖廉夫廉夫意似怒其人乃引去廉夫曰彼何人而簡傲若此仙姑曰此乃呂仙翁也廉夫急遣人追之已不見矣仙姑曰仙翁意欲往何所卽至其地不逾一刻身已千里廉夫因問仙姑曰仙翁今往何處仙姑四望曰仙翁已

在荆南府矣。又有士人夏鈞過永州，問仙姑曰：「呂先生今何在？」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至潭，至寺取齋歷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潭州李正臣多爲遊商往來江湖間，妻得疾，腹中有物若巨塊，時轉動於腹中，卽痛不可忍。百術治之不愈。正臣乃往見仙姑。仙姑曰：「子之妻常殺有孕婢，今腹中乃其冤也。」正臣求術救之。仙姑曰：「事在有司，已有冤對，不可救也。」其腹塊後浸大，或極痛，楚腹坼而死。正臣視妻腹中，乃有一女子身體，間尙有鞭撻痕焉。好事者時時往問，休咎過皆有驗。湘東士人翕然稱神會。楊公作憲，按行近郡，至永聞之，甚愠。公剛正者也，乃鎖扁封號其閣而去。月餘復還，開閣則仙姑貌如故。公亦頗信，無復害仙姑意。滕子京謫守岳陽，一夕大雷雨，旣霽，華容西峯石壁上有「謝仙火」三字存焉。字體怪異，公命模字於廳壁。使人往問仙姑。仙姑曰：「此雷部中一鬼耳。兄弟二人好以鐵筆。」



書字其身各長三尺丁晉公之南遷道出永往見仙姑曰能復迴乎仙姑曰復迴再見聖人乎仙姑卽不答後果如仙姑言狄右相之南征過永見仙姑曰奉詔討賊願知勝負今破賊乎仙姑曰賊必破曰能獲其兇首乎仙姑卽不答後悉如仙姑言凡有事過永者無不見仙姑問休咎一日仙姑謂其兄嫂曰天地不先以禍福示人慮泄機也今賓客盈門問事旣不可拒卽將告之是泄天地之隱祕也寧免獲譴於上吾將有所往矣乃沐浴冠服端坐而化今其真身猶存閣上

○鄭仙姑

鄭仙姑徽州人也父八郎學道仙姑自幼惟與父居一閣上客至父見之閣下姑捧茶與湯而下率以爲常人未嘗見其閣上有炊火父死殮棺中不葬曰吾父非死也仙姑初不出郭門而或有見於百里外者所居屋歲久朽敗秋大風雨一夕屋仆傍

側大驚人疑其壓死矣。且往視之。有一木倚榻上。得不壓而仙姑尙未寤也。蘇轍子由爲續溪令。見之云。年已八十尙處子子。由曰。室家人理之常。姑不嫁何也。曰。吾誦度人經。故爾詰其故。曰。此經元始所說。元始生於天地先。立於天地外。安得不爾。子由曰。安有人能出天地上乎。曰。道乃爾。子由曰。道何與。乃事曰。我身何者。非道子由心異之。翌日設饌禮致仙姑。旣至。略能飲酒。食葷子由徐問以養生之事。曰。君器敗矣。難以成道。子由因就質導引諸方。皆曰非是。但當養成嬰兒。爾子由曰。嘗有見姑於百里外者。豈非嬰兒往邪。姑笑而不答。其後不知所終。

劉妍

仙姑劉妍。代州妓女也。宋哲宗紹聖中有老姥至其門。旬錢其家。延之爲設食。食已。姥謂曰。汝甘心在是乎。曷不從我去。我將誨汝道。仙姑許之。告其母曰。大人橐中裝直萬金。又有他女可

奉養乞我去學道母不從卽斷髮披布衣徑入太行山居庵廬  
日出乞食如是數年一日忽辭常所往乞食者曰久溷若等翌  
日吾行矣人如期往而視之見火發其庵廬仙姑跌坐火中而  
化世以爲火解云

虞真人

虞真人本女流遇異人不食隱終南山士大夫多敬之宋徽宗  
崇寧初首於茅山詔劉混康海陵詔徐神翁終南詔虞真人弋  
陽詔張虛靜日集祕殿講究道妙

莫州女

莫州任丘縣境有滹灤市積魚如阜宋徽宗大觀中有貧女不  
知所從來常居叢祠中晨入市鬻魚跳而燒啗之他不見有所  
食也或予之衣則以刀裂壞人近之輒詬罵甚者以刀刺傷以  
故莫敢近者其姿媚好膚理凝脂州兵始萌意犯之忽見其座

有大蟒懼而却走回視則座爲寶蓮華貧女曰吾不可居此矣  
俄不知所在

于仙姑

于仙姑鳳翔人也始其家業淪茶居闔閭鬻之仙姑雖小家女  
少獨喜潔清不肉食日誦老子書父母予之錢輒儲之以市棄  
箋敗牘紐爲衣施丐者無幾何於箋牘中得道家嘯呵咽吹嘻  
之說行之久乃辟穀年十四不肯嫁傍近女子好神仙者爭來  
謁仙姑一日相與媒田華山有石室其深有玉函中貯丹方往  
聞人數求之手拊玉函而不能啓殆上清寶章非有道者不可  
往吾觀于氏女學道不嫁已能辟穀意者可以啓玉函焉遂往  
請仙姑仙姑許諾諸女子共俟其傍仙姑既入果見玉函發之  
而得大洞經懼爲衆所奪出告其衆曰誠有之吾不能啓也衆  
悵悵云仙姑還家讀其經夙夜如其方遂得度世煉形之法能

行於熏籠上。或時臥櫬中累月。其徒開視之。皆凝塵也。仙姑徐振衣而起。宋徽宗聞之。召至東都。錫真人號。且賜詩曰。身是三山雲外侶。心無一點世間塵。欽宗靖康初。語其徒曰。吾將逝矣。後六十年當還。已而遂化。其徒遵其言。爲大棺兩傍。通達置終南山谷。人知之。觀者狎至。閱數月。仙姑忽起。語其徒曰。吾戒汝毋使衆觀之。今云何如是。汝亟穿壙深二十尺。置吾棺。其徒既穿。已仙姑卽臥棺中。命其徒瘞之。曰。衆復能撓我乎。世傳有向湍者得其道。

### 張仙姑

張仙姑南陽人也。莫詳其所以得道者。人有疾。仙姑輒對坐。瞑目潛爲布氣。攻之疾者俄覺其臆溫溫。然發緇火色。已而鳴聲如雷。雖沈痼者無不愈。一時貴人多敬慕之。宋徽宗嘗召至東都。其後不知所之。

徐道生

徐道生山陽軍婦也後入神光觀爲道士聞徐神翁在海陵卽往事之從容問神翁曰人之軀污穢集成爾而古有白日昇天者審能如是邪神翁曰吾聞太行山有換骨岩將輕舉者先往換骨然後乃得登上清列仙籍也道生旣得神翁語後卽求換骨岩而觀焉至則峯頂崇崛殆不可陟道生志堅決雖委命不憚乃援葛藟蹈不測徑抵其危巔果有大屋渠渠四周有仙人鎖子骨千餘趺坐廡下道生以熏陸香各納之喙中而歸自是去不知所之

陳瓊玉

陳氏名瓊玉婺州金華縣人年十七一日邀兄遊四明海中兄乘舟而瓊玉行水上越數日衣裳不濡旣還語人曰我水中遇婺女星君相導往蓬萊始知元是第十三洞主遂省悟從此絕

粒更能詩詞及知人間禍福公卿士庶日往叩之戶外屨滿宋徽宗政和七年郡守劉安上部使者盧天驥王汝明等聞于朝召至京師賜號妙靜鍊師對訖卽乞還山復賜肩輿郭崇師所居前面葛仙峯後枕仙姑壇獨處一室政和中邑宰何庭堅贈詩曰絕粒棲神是幾年閉關終日更翛然高峯默與麻姑契妙法親從婺女傳功行素超三界外姓名清徹九重天憑誰與問西王母師是金華第幾仙人贈詩多師獨喜此篇師作詩前後不下數千首多預言人休咎其弟昭嘗曰詩詞所言其應如響何從而知師曰聲其里系卽仙宮持簿來五百年過去未來皆知恐泄天機故託風花雪月爲詠而吉凶寓其中耳非特知之又且掌之昨權無常尉管人間生死後權陰典管人間六犯事謂通官錢五逆不孝奸盜踰濫故殺也世人冒犯故多天厲不犯者三世中出神仙近又管月臺仙籍凡事夫聰明者皆上籍

若有功行可作月臺仙大抵勉以忠孝誠信至八九十歲容貌不衰後不知其所終

吳氏

妙明真人吳氏句容縣士人女也幼遇異人得訣修煉不食雖水亦不飲宋徽宗宣和間召赴闕館之蔡京第京贈之詩有姑射神仙猶飲露龜臺王母未忘桃之句既而得請復還錢塘未幾欲他往人或問之曰城中皆黑氣可速避去纔經旬浹卽有金人之禍真人肌膚明秀語論歷歷可聽未嘗觀書質以古今無不知者後隱惠州羅浮

武元照

武真人名元照會稽蕭山民女也方在孩抱母或茹葷輒終日不乳及菜食則如初母異之疑年稍長議以妻邑之富人既受幣乃怏怏不樂訓以女工坐而假寐母乃笞之謝曰非敢怠也



昨夢金甲神告以后土見召與之偕往入雲霄間廣殿下見高  
真坐殿上玉女列侍招我陞殿戒曰汝本玉女頃坐累暫謫塵  
世三紀復來汝歸休糧棄俗修道及覺欲不食而母見強又夢  
神怒曰命汝勿食違吾戒也剖腹取腸胃滌諸玉盆復納于腹  
而緘之因授靈寶大洞法及大洞大法師回風混合真人印俾  
治世之有疾者母聞言驚悟曰兒異人也予爲兒絕姻事俾遂  
乃志自是獨居靜室間以符水療人疾遠近奔湊求符或邀過  
家視病則命二僕肩輿以行不裹糧至中途從者餒但市桃兩  
顆呵氣授之人食一桃往數十里不飢侍御史陳某居錢塘以  
天心法治人疾舍傍別圃建層樓圃人告有騎而行其上者陳  
叱去曰焉有是薄暮攜劍宿於下亦聞馬聲未幾家人扣門趣  
之歸曰幼女繫空中如物羈縻狀視之信然女昏不知人累日  
陳詣樓設醺厭之火起壁間倉卒奔下火亦止又召道士攝治

及門亡其巾家人亦恐致書招元照元照衣冠造之陳女起迎門笑語若初無疾者元照攜之宿樓上越三晝夜咸無所睹女亦泰然韓子辰太尉公裔官輦下嘗自書章擬奏于天述遭遇太上興運事人無知者邀元照奏之俯伏良久乃起誦章中語無一非是且曰上帝嘉公恬靜無覬幸批答云謹守千二日辯曹賞厥功後皆應如元照言韓自幼患足疾每作至不得屈伸元照爲按摩覺腰間如火熱又摩其髀亦熱拂拂有氣從足指出登時履地厥疾遂瘳韓僕宿於廬側隘舍夜夢鬼物厭其身叫呼而出值元照至不告之故與縱步至其處元照及戶而返曰室有自縊者鑿首出舌見吾求度卽書符命僕焚之夜夢人謝過曰吾得真官符超生不復來矣啓關而出韓氏設榻留元照寢不聞喘息徐見青雲起鼻端一嬰兒長三寸許色如碧琉璃光射一榻盤旋腹上頃之不見張循王家婢有娠過期不產

請元照往諸婢雜立元照獨視孕者咨嗟曰爾宿生爲樵夫掌  
擊殺大蛇今故讎汝在腹中食五藏盡乃已急白王出之書二  
符授婢婢如戒焚符以水飲訖產一大蛇王聞之大駭敬禮之  
贈以金繒不受復如韓氏留歲欲歸止之不可嘆息而別曰予  
不再至矣衆疑其將羽化旦日拏舟歸蕭山至家無疾而卒先  
是邑中十餘家俱見元照衣道服各詣其家聚話移時乃去數  
日或詣元照家訪之家人云死矣邑人數輩先後至者同曰昨  
方至吾家何遽爾驗其訪諸人日乃尸解日云宋高宗紹興十  
一年也

（孫仙姑

仙姑孫氏名不二號清靜散人寧海豪族孫忠翊之幼女也金  
太祖天輔二年戊戌春母夢七鶴毳舞于家庭一鶴漸入于  
懷覺而有娠至三年己亥正月五日乃生生而聰慧柔淑真懿

之態挺乎自然擇配之時父忠翊聞煉師無夢讚馬宜甫有真仙之材遂妻之而生三子咸教以義方宜甫以家鉅富常濟人貧乏仙姑必承順而輔之世宗太定七年丁亥重陽祖師自終南來化宜甫泊仙姑入道構全真庵以居之夫婦敬之若神事之若君嘗畫一枯髑志期夫婦之從化題之以頌云堪笑人人憂裏愁我今須畫一枯髑生前只會貪冤業不到如斯不肯休仙姑始然未純信是冬祖師誓鎖庵百日約五日一食宜甫親爲供送屢示神變權以化之十回拯於地獄警三業之爲愆十度食以交梨示九丹之妙用又賜之以芋栗告之以道戒以見其留連貲產之汨沒始終不悟一日見祖師大醉徑造其宅臥於仙姑寢室姑責其非禮怒鎖之門使家僕呼宜甫於市而告之宜甫曰師與予談道不離几席寧有此事至家開鎖其室已空窺所鎖之庵祖師睡正濃矣姑始生敬信又一日祖師復畫

天堂一軸示之曰果能出家決有此報後一載己丑夏四月郡人周伯通捨宅爲金蓮堂邀祖師丹陽等住持重五日仙姑拋棄三子屏絕萬緣詣堂以期開度是旦祖師逐丹陽出堂姑至令燒誓狀於道前賜名不二號清靜散人仍贈以詩云分梨十化是前緣天與佳期本自然因甚當時不出離元來只待結金蓮祖師導之上街乞化令別作庵以居繼傳道要時仙姑年五十一矣是年秋祖師挈丘劉譚馬歸汴梁翌年祖師昇仙十二年壬辰丹陽歸仙柩於終南劉蔣乃祖師結庵之地襄事既終丹陽持服守墳尸居環堵十六年丙申仙姑亦過潼關將以參同至理而決疑情丹陽作浪淘沙以寄姑姑致禮遙謝二處環庵行其所傳東遷洛陽有風仙姑者俗呼小二娘按進士王宇作姑銘序云風仙姑始自皇統關西來寓東周不顯姓氏壽亦不言何處人以語音較之似秦人也乞食度日垢面鬚頭以穢

汚身而遠世魔晝則佯狂於塵市夜則棲泊於荒祠不起愛憎  
不言非是無爲淡泊任性自然蓋內修仙道外隱仙蹤而能信  
口放言以暢玄旨有云綠葉漫天長黃花滿地開千里覓不得  
萬里捉將來又曰油盡盡乾燈自滅隨風却見剔燈人若此語  
言不可殫錄仙姑至洛陽依而居焉風仙姑之居有二洞命仙  
姑居下洞已居上洞常積磚石於前凡男子過下洞者必以磚  
石擊之而外魔不能作障加之訓獎則六年道成行化度人而  
歸向者甚衆嘗作卜筮子示衆云握固披衣候水火頻交媾萬  
道霞光海底生一撞三關透仙樂頻頻奏自飲醞醕酒妙藥都  
無頃刻間九轉丹砂就二十二年壬寅季冬晦日忽謂門弟子  
曰師真有命當赴瑤池期卽至矣遂沐浴更衣問曰左右以天  
道時刻對曰午刻矣命具紙筆寫頌以遺世云三千功滿超三  
界跳出陰陽包裹外隱顯縱橫得自由醉魂不復歸寧海書畢

跣趺而坐奄然而化香風散漫瑞氣氤氲竟日不散時丹陽居  
寧海環堵中聞仙樂駭空仰而視之見仙姑乘彩雲而過仙童  
玉女旌節儀仗擁導前後俯而告丹陽曰吾先歸蓬島矣逮大  
元辛丑春京兆總管田侯將葬重陽祖師仙蛻清和宗師偕祖  
庭諸師泊總管僚屬於終南縣李舍人莊瓶慶真觀首發仙姑  
之墳移葬于觀之金蓮堂永爲十方女冠歸依之所甲辰歲奉  
朝命改觀爲宮至元己巳正月褒贈清靜淵貞順德真人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後集卷之大終



是書甫成或者曰此不編年類傳何名通鑑愚曰通鑑者是通天下之人可得而照鑑也何必局於編年乎且神仙傳記每有不記年代者不可編年一也應世見身歷千百載倏前倏後難究始終不可編年一也茫茫四海目力難周安能盡搜傳記考校異同而使一傳一事無遺落者不可編年一也況一編年只可提其大要其事迹不載年代者難以鋪張若是削除毋乃太略如是刪略事迹學者何以準繩深思熟慮不可編年紀事是故質諸淺見究觀諸家神仙傳記歷代史傳參考成書他日得暇又當效儒家資治通鑑體搜諸仙傳年代可考者編年紀事作歷世眞仙傳道通鑑然其書但能提綱次序不能詳述事迹矣後有博學高人別立高見修撰是書者亦各從其志也趙道一再拜焚香謹跋



## 孫 跋

歷代真仙體道通鑑，爲宋趙全陽道士所輯錄，首自黃帝始共錄真仙一千三百餘人。黃帝爲我中華民族之開國始祖，亦爲我中華文化之所共祖，先秦之際，黃老之言盈天下。故司馬遷曾云：「黃帝學者所共術。」黃帝征蚩尤，平定天下，先後師事七十二人，當時且戰且學仙，其問道於廣成子一段衣鉢心脈，尤爲千古所盛稱。最後於「鼎湖仙去」故復又爲天上神仙之所共祖。歷觀通鑑所載神仙，無莫非自聖君賢相、忠臣孝子、節婦義夫、碩學隱士中來。故丹家恒謂：「神仙之道，是以聖人之道作基礎。」又謂「欲修仙道，先修聖道。」至於烹鉛煉汞，燒丹服食，以冀長生不老之事，則純屬命功範圍，乃術而非道矣。性命雙修，內外兼養，道德圓融，形神併妙，方爲神仙極致。其境界正所謂：「能超天地外，不在五行中」者是！神仙家中人，十九能薄帝王而不爲，超聖佛而不名；蓋以其能視天下如蔽屣，棄名位如草芥。莊子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有此三無境界，方得稱爲神仙境界。在此境界中人，正如莊子所謂：「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秕糠，猶將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爲事！」以物爲事者，必役於物；以名爲事者，必役於名。凡有所事，必爲所役，役則死矣！心中無一事，方是老神仙！至此，則自如莊子所說：「其寢不夢，其覺無憂。」而亦「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訴，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其爲人也，與醉生夢死於富貴功名、聲色犬馬中者，又豈可同日而語哉！

本書搜羅廣博，審訂精嚴，非一般神仙傳記書可比。書中所選錄神仙中人，類皆超虛涉曠，

恬淡空靈，韜隱自樂，妙契自然，而爲塵世所不能拘，天地所不能限者。讀其傳，概可想見其爲人。如能潛參默會，身體力行，語默動靜，行住坐臥，一一以古眞爲師法，感而通之，則自無爲自化，使人不期然而自超物外矣。

文山邂逅蕭天石先生，當今天下之有心人也。十餘年來，獨力以復興中國道家文化自任。選刊道藏精華十集四百餘種，尙有不少宋元明孤本珍笈，在待印中，故張知本與趙恒惕二大老，恒以「刊萬世不刊之書，傳千聖不傳之學」許之，並稱其爲「道學權威，眞宗冠冕。」如邂逅者誠足當之無愧。斯書在坊間，早已絕版，昔曾朝夕伴余，來港後，求之十餘年而未得，常引爲憾事。今先生不自珍秘，影刊以公之於世，其有功於道家人物史記，要亦有足多者焉。

鏡陽幼習儒，長好道，迄今垂五十載猶未明道！不能修持，日常僅以導引健身，因德淺福薄耳。生平對於丹經道籍，嗜愛搜藏，尤好隨收隨送，并自印送，不敢自私，蓋欲使古眞血脈，廣留於天壤，普傳於人間也。

先生因余不時購書，特馳函告以斯書即將景行，深以爲快！特跋數語，以誌其盛舉焉！

中華民國五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孫鏡陽序於香港醫廬

道藏精華第十集之一  
歷世真仙體道通鑑

(全集精裝二冊  
平裝二冊)

總主編者 文山遯叟蕭天石

編輯者 宋趙全陽真人

輯訂者 太乙山人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者

台北郵政信箱八六五號  
郵政劃撥〇〇〇三三八九一四號  
自由出版社

電話：九一一二〇三六九一四

發行人 曹哲士

本社登記  
證字號  
行政院新聞局  
出版台業字第〇五七五號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一月

